



## 上篇

### 兵不厌诈

战国时期的晋国，晋文公重耳在其舅父狐偃的辅佐下，励精图治，具备了与楚国抗衡的格局，但晋国比楚国弱得多。于是一场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春秋风水与兵法大战「兵不厌诈」发生了。

# 风水五煞

## 第一回

多情是否遗恨？

苍天是否有情？

自古多情空遗恨。

天若有情天亦老。

天无情，天永恒。

剑无情，剑不朽。

风水兵法家狐偃又如何？

他是否如苍天无情？

他是否追求不朽与永恒？

此刻，他就伫立在旷野的星光下，凝注山丘上的一座巨坟——晋武公姬称之墓。

夜色深沉，四野孤寂，翼城（今山西翼城）城郊偌大的晋国王陵，了无人迹，天地间仿佛只余狐偃孤身一人。

狐偃左手执剑，剑很奇特，很短，也没有剑鞘。

光裸的剑身杀人十分方便，没有剑鞘的剑自然是光裸的剑身。

但狐偃的剑似乎并非为了杀人，因为他凝注的是一座已历数十年的古坟，坟中的人无论生前如何显赫亦不必去理会，因为在坟中的必已是死人。

狐偃右手捏一个八面体黑盒，黑盒上面布着上、中、下三针，三针此时滴溜溜地旋转着，狐偃的目光也紧盯着黑盒上的三针。

终于，黑盒上的三针重叠一处，笔直地指向那巨型古墓。

终于，狐偃微叹口气，喃喃地仰天长叹道：“此墓位于嘴尖、翼爪四张之地，好一座蝙蝠龙脉！当今晋国王君献公，乃墓中晋武公姬称嫡传血脉，献公姬诡诸虽承蝙蝠龙脉荫庇，有一番作为，但他的祖脉既是蝙蝠龙脉，那他的江山，亦必定坏于阴人手上，葬送于妇人身上！祖脉势格如此，岂能幸免？”

狐偃心念电转，忽然又喃喃地道：“再者蝙蝠龙脉肢爪五伸，第一代专注于嫡传血脉晋献公身上，尚可有一番作为；但到第二代则龙气必一分为五，气势大弱，不但无助，反而因弱龙之气，招强邪煞气入侵，其第二代之命途必乖桀戾气重重也！吾与献公次子重耳之母大戎狐姬，分属同宗兄妹，重耳即吾甥儿，我狐偃又怎能坐视不救呢？但其祖宗脉气已定，又将如何施救？”

狐偃心中左思右想，为难之极。

原来蝙蝠其性不但属阴寒之物，且极淫，专喜夜间出动。而蝙蝠龙脉所出之人，虽有作为，但亦必性犯奇淫，极喜女色，其性又属阴，与妇人相合，阴上加阴，一发而成“阴淫邪煞”，必对其子孙血脉有极大侵害。狐偃是当世一位异人，早年曾于昆仑山受教于隐世高人昆仑奴，不但精于风水堪舆奇学，亦擅长于兵法战阵，武功亦罕有其匹，是当时一位尚未被世人惊悉的隐士，他自然知悉“蝙蝠龙脉”的利弊。

而且狐偃与晋献公次子姬重耳的生母狐姬，同属高丽氏族，又同出一脉，姬重耳是狐偃的同宗外甥，一脉相连，他自然十分担心姬重耳日后的命运。

狐偃在晋武公姬称的坟前，再伫立了片刻。终于，他仰天长啸一声道：“罢！罢！罢！为吾妹之血脉，且与天运斗上一斗吧！”

狐偃说罢，身形即电射而去，疾如箭矢，向晋国都翼城（今山西省翼城）飞掠。

晋国原是周成王同母弟唐侯权虞的封地，到权虞的儿子燮父时，因国土依傍晋水改国号为晋。

晋国地处当时中国的北疆（今山西及附近地域），黄河环绕，峰壑纵横，地势险峻。国民长期与戎狄等少数民族杂居，按戎狄的生活习惯分配牧地，并不按中原诸国按周制分地，因此经济比较落后，西周时期与中原诸国交往也不易。

到春秋初年，晋侯同宗大族武公的力量强大，取得了君权，被周王任命为晋侯。武公在位三十九年，死后葬于翼城西郊。当年蒙一异士卜得一蝙蝠龙脉，终令子孙后人伏下极深的利与弊。

武公去世，他的嫡子姬诡诸即位，是为晋献公。

晋献公即位后，即发动兼并战争，统一汾河流域，国土跨越黄河南岸，逐步形成了一个有地盘之利、地险马多的大国。同时，献公又用异姓人为卿大夫，加强君王之权，晋国的国力也逐渐强大起来。

其时献公已在位二十八年，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垂老之年了。但不知怎地，献公人到晚年，性欲之心却突然暴炽起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献公在为太子时，已娶了一位名贾姬的女子为妻，即位后即封贾妃为夫人（诸侯的正室），但过了十多年，贾姬仍无所出。初时献公尚不以为意，但到了中年过后，却焦急起来。他看中了自己的庶母（父亲武公的姬妾）齐姜，竟不顾一切，娶齐姜为姬妾。几年后，齐姜替献公先生一女，取名姬姜；再生一子，取名申生。

献公大喜，即废贾姬的夫人号，把齐姜封为夫人，又封申生为太子储君。女儿姬姜，长得亭亭玉立，后来嫁到秦国穆公为妻，即后来的秦穆夫人。因此晋国与秦国有姻亲之谊。

自儿女诞生后，献公的欲念益发强烈。夫人齐姜的美貌，亦随着岁月的流逝，渐而衰退。献公对齐姜也逐渐冷淡起来了。

一方面宫中无满意的姬妾，另一方面献公的色欲之心大炽，这不可开解的矛盾，日夜煎熬献公。终于，他按捺不住了，便派心腹宠臣梁伍和关伍二人，外出为他私访美女。

不久，二人便兴冲冲地回来奏报，说狐戎国国君有两个妙龄女儿，大的叫狐姬，小的叫狐夷，均为当世无双的绝色美人。

狐戎、骊戎、姜戎、犬戎等部落之国，分布于晋国的四周，领土不多，国力甚弱，平日均十分畏惧强大的晋国。故晋国有所求，皆莫敢不从。

接了梁伍和关伍二位宠臣的讯息，献公迫不及待，立刻派二人携了重礼，直奔狐戎国，向狐戎国君求娶两位女儿。不必费甚唇舌，便把狐戎国的两位公主狐姬、狐夷接回晋都翼城来了。

献公审阅狐姬、狐夷二女，果然是艳色佳丽，不由大喜过望，当即厚赏梁伍、关伍二人，又下旨纳狐姬、狐夷姐妹为姬妾。

当晚，献公便与狐姬、狐夷姐妹二人一道快活风流。献公但感异常舒畅，把狐姬、狐夷二人视为心肝宝贝。凡赴宴会，均让二人陪侍，狩猎又让二女戎装相随，晚上则三人同床，肆意淫乐。献公但感生平无此欢娱，今尝之下，

快慰犹胜神仙。

这一面献公与狐姬姐妹二人快活如仙，那一面夫人齐姜却形单影只，孤衾冷寂。齐姜自感年老色衰，根本无力与狐姬姐妹争宠，也根本无法挽回献公的欢心。她绝望之下，悄悄于宫中自缢身亡。齐姜的儿子太子申生，受此打击，他虽年仅六岁，亦知生母之死因狐姬姐妹而起，因此小心灵中深恨狐姬姐妹。也因此之故，与父亲献公的感情日差，并不得献公的欢心。

夫人齐姜的自杀身亡，为日后的宫廷惨变埋下一根导火线了。

献公却毫不为意，丝毫不影响他对狐姬姐妹的宠幸，对她两人爱悦如初，甚至更沉迷在她两人身上。

一年后，狐姬、狐夷皆喜得儿子。狐姬所生的儿子名重耳，狐夷所生的儿子名夷吾。献公自然大喜过望。

他的儿子多了，便感到疆土不够大了，日后分封土地大受限制，于是便大举向四邻征伐，以扩展疆土。

位于晋国东南面的骊戎国，是一个贫穷的山国，已有三年无法向晋国朝贡。

献公找着这个借口，亲率大军攻打骊戎国。

骊戎国的国君名骊戎男，甚有胆色勇气，面对晋国的强兵进侵，居然毫不畏惧，率子民英勇顽抗。直到退守最后一座城地，依然顽战不降。晋军久攻不下，损失十分惨重。

献公大怒！传书晓喻骊戎君民道：降则一城人皆赦，否则破城一入，鸡犬不留。

但骊戎男依然下令死守不降。献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总算攻陷骊戎城。

晋兵入城后，首先捉住伤重昏迷的骊戎男，接着大举屠城，城中的骊戎族人，几乎被屠杀殆尽。只有女骊戎人，凡年轻的一律不杀，作为战利品，准备运返晋国。

献公见骊戎女子姿色甚佳，意料骊戎国君宫中必藏有绝色佳人，于是便亲领兵卫，入骊戎宫中搜掠。经一番掠杀，献公亲到宫后林园搜寻。在一条长满青草的路上，献公忽然发现一只精美的绣花鞋。

献公拾起来左右端详，他明白这绝非寻常的骊戎女子所穿，若与这只绣

花鞋相配，其主人必定艳绝人寰。献公近年对女色，越来越有独特见识了。

献公于是下令亲兵仔细搜索绣花鞋的主人，并且严令不许损伤一丝半分，定要活捉前来见他。

不久献公突听兵卫的叫喊声，他执剑前去，走到一丛树后，只见两位披头散发，但衣饰华美的少女，正紧抱着树干，不肯随兵卫离开。

兵卫正欲动粗强拉硬拖，献公心中忽然一动，便发声制止兵卫的粗暴。他走近去一看，其中一位少女，果然赤着一足，便知她必定是绣花鞋的主人了。

献公走到她面前，用手替她拢起散披脸上的秀发，定睛一瞧，不由心中一阵跳荡。但见她面孔光洁白嫩，鼻梁高挺，嘴唇丰厚红润，眼如凤目，活脱的一位绝世西域美女。献公再看另一位少女，发觉她的美貌，与绣花鞋的主人不相伯仲。

献公的心潮一阵激荡，在他的眼前，这两位美女简直犹胜整个骊戎国的疆土。而且，与这两大美人相较，晋国宫中的姬妾，包括他一度极为宠爱的狐姬、狐夷姐妹在内，皆成粪土了。

晋军班师回朝，献公乐不可支，把骊戎国灭掉，国土归入大晋的版图，生俘骊戎国君回去，以向四邻示警，大批财物运回晋国，这一切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献公又喜获一对美人姐妹。不知是狐姬姐妹二人对献公的启示，还是他从中领略到无穷的妙趣，献公自此之后，所求的美女，便必是一双美人姐妹。

骊戎国这双美艳的姐妹花，竟然是骊戎国君骊戎男的女儿，大的叫骊姬，小的叫骊姜，大的十六岁，小的十四岁，在北方人的眼中，这恰好是少女最佳最妙的年龄。

晋献公姬诡诸，对着这双美艳绝伦姐妹花，早已神魂飘荡，存心纳娶为姬妾。但又怕臣属反对，便心生一计，欲借卜卦来堵塞臣民口实。

恰好此时狐偃抵临晋都翼城，他是新封夫人狐姬的兄长，按辈分属晋国的国舅兄，他自审察晋献公的祖脉后，深知晋国已面临一场残酷惊变，且必定祸及姬氏一脉的子孙后人，亦即狐偃的外甥重耳和夷吾等姬氏血脉，他不得不加以援救。于是进城后，便立刻赴宫中拜见妹婿晋献公来了。

晋献公自娶纳狐戎公主狐姬、狐夷姐妹二人后，十分高兴，待狐戎国也

恩宠有加，因此视狐偃为国舅，恩宠信任，十分厚待。他听说狐偃求见，心中大喜。他对心腹宠臣梁伍、关伍二人道：“听闻国舅狐偃精于卜算之术，寡人待他不薄，料他亦必忠心为寡人卜算一番，那等力加反对寡人迎纳骊姬姐妹之人，彼等口实，大可借狐偃卜算之术，堵塞住也，快传寡人之口谕，请国舅狐偃入宫见寡人吧！”

梁伍一听，连忙道：“大王，此事似有不妥呢！”晋献公道：“有甚不妥？”

梁伍道：“大王试想，那狐偃既然是夫人狐姬的兄长，兄妹情重，自然站在狐姬夫人的一面。大王纳姬妾，狐姬夫人岂会高兴？因此狐偃亦必定心存不满，他又怎会尽心尽力助大王达成纳姬妾的心愿呢？因此务请大王三思。”

梁伍所思，也有其道理。不料献公却自负地呵呵笑道：“不然，梁伍所虑差矣，试问当今世上，哪一位诸侯没有众多姬妾？寡人纳姬妾，乃天经地义之事，狐姬夫人深明大义，哪有抗拒之理？狐姬夫人既不抗拒，她的兄长得寡人恩遇，又怎会存偏心歪意坏寡人好事哉！不必犹豫，快传狐偃进宫便了。”

梁伍见献公主意已决，不敢再有异议，果然便把狐偃引领进宫中来了。

狐偃进内，向晋献公参拜毕，趁机举目向他凝注一眼，但见献公满脸青黄之气把印堂、山林诸命宫位皆罩住了，心中不禁微叹口气，暗道：青乃煞气也，黄乃色欲之气，由此判断，献公果然已受其祖宗龙脉的淫煞之气笼罩，而不可自拔矣，晋国姬氏一脉的祸煞，看来已无可避免也，吾将如何施救？

狐偃转念之际，晋献公已欣然的道：“狐卿家来得正好，寡人正有事求你相助定夺呢！”

狐偃一听，心中不由一动，他已知献公刚好征伐骊戎国回来，便得了一对骊戎国的美女，心道：他的“淫煞气”正盛炽，那他的心思，必与“淫煞”之兆有关矣。狐偃微笑道：“噢！那大王的心意，莫非与女子有关么？”

晋献公的心曲被狐偃一口道破，他不由又惊又喜，喜的是纳姬之事若得他相助，必水到渠成，用他的卜算之术，堵住群臣的口实；惊的却是，他是夫人狐姬的兄长！若狐姬反对，他又站在狐姬一面，那纳姬妾之事便有麻烦了，但事到如今，已不容献公犹豫，况且他又怎舍得下骊姬这对妙人。

献公呵呵一笑道：“狐卿家果然目力超群，把寡人的心思瞧中了，实不相瞒，寡人正是因纳姬妾之事，欲请狐卿家你替寡人卜算，其中是否吉利。若然大吉大利，那反对的人，也就无话可说啦！此事务请狐卿家相助一二也！”

狐偃一听，心中登时明白！献公果然难逃其祖宗蝙蝠龙脉的“淫煞”也！为了求证明白，狐偃也不拒绝，点点头道：“既大王有令，狐偃只好献丑。但吾所施之法，乃龟卜大法，宜于朝廷圣殿施为，不能于寝宫施法，此点尚望大王鉴谅。”

晋献公见狐偃欣然相助，大喜道：“这有何难，传寡人旨意，明日早朝后，即于朝廷圣殿卜法罢了。”

第二天早朝后，献公把朝中的大夫、上卿等要臣留住，一道移驾往“三圣殿”，观审狐偃的龟卜大法。献公的用意是借助狐偃的卜算术，堵住臣属反对他纳骊姬姐妹的口实。

晋献公率领群臣，来到“三圣殿”，所谓“三圣殿”，即供奉“老子、元始天尊、太上老君”三位大仙人的殿宇，但凡朝廷举行重要的卜算仪式，均于此“三圣殿”上进行。

狐偃作为卜官，早已在三圣殿中备受一切。群臣待晋献公拜过卜案上供奉的龟壳，上了王座，才环立四周，仔细观审狐偃的卜术施为。

只见狐偃毫不犹豫，燃起一道红火，然后拿龟板于红火烧灼。渐而，龟板上便现出裂纹，上下共有五条，裂纹之状分四虚一实，清晰玲珑。

群臣一见，均急于知其结果，齐声道：“狐先生快解释龟纹之义也！”晋献公也心痒难熬，急道：“狐卿家，想必这是大吉之兆吧？”

不料狐偃却微一摇头，神色肃然地道：“大王，此乃艮下坎上之蹇卦也。蹇者，即脚踏难行之意也。卦文曰：专之渝，攘公之。一薰一莸，十年尚闻其臭。”

献公一听，神色不由一变，脸色也立刻一沉，道：“狐卿家，这卦文是甚古怪意思？”

狐偃坦然的道：“大王，渝者，变也，若意所尊者，其心亦变乱，故曰‘专之渝’也。攘，夺之意也。美之意也。又薰，即草之香者也。莸，臭之陶染也。香不胜臭，久而臭气未消，故谓‘十年尚闻其臭’也。”



献公一听，心先凉了一半，脸色阴沉的道：“狐卿家，然则按此卦象，则寡人纳姬妾之事，大大不吉，不宜进行啦？”

狐偃明知献公已深受“淫煞”笼罩，必对此事反感，但他已决心挽救他的外甥重耳的厄运，便犯颜直说道：“大王，何止不吉，既‘十年尚闻其臭’，对大王之江山基业，晋国国运，亦为祸极深也，一切尚望大王明鉴，幸勿逆此卦兆。”

献公听了，心中不由又恨又惊，他既知狐偃之神算本事，对他的卜兆，不能不惊；但因此而令他失了骊姬、骊姜这一对绝妙美人，他又不能不恨。但身处三圣殿，面对群臣，献公又不便公然反悔，他无奈阴沉的道：“此事容寡人再思谋定夺吧！”

献公说罢，即恨恨的拂袖而去，也不理会殿中群臣的惊惧。大夫赵衰趋近狐偃，悄声道：“狐先生，所卜之兆端的如何？”

狐偃苦笑道：“晋国将亡，无可奈何。”

赵衰大惊道：“亡晋者何人也？”

狐偃微叹口气，道：“龟兆中言，十年尚闻其臭，即此谓也。”

赵衰不解其说，又道：“狐先生所指，莫非骊戎国美人么？但大王既知此警兆，难道不知醒悟？”

狐偃仰天一笑，喃喃地道：“大王之命运已定，岂能轻易逆转，晋国只怕势须历劫受难了。”

赵衰尚不太相信，犹豫地道：“大王历来甚知为国着想，该不致如此糊涂吧！狐先生，且待吾入宫见驾，看大王是否回心转意。”

赵衰说罢，即急忙入宫，求见晋献公去了。

晋献公惊恨交杂返回内宫。他的心腹宠臣梁伍一见，即趋前拜迎，又悄声道：“大王神色有异，莫非卜兆之事有甚不如意么？”

献公恨恨地道：“狐偃这妖人，想必听了什么谗言，所卜龟兆，竟如此不吉利！且事涉国运，兹事体大，寡人一时也取舍两难。”

梁伍察言观色，已知献公心意，若要他因此而舍弃那骊戎美人，只怕比杀了他更令他难受。梁伍于是微笑道：“大王，龟卜之兆虽然不吉，不必过于忧惧，卜算之术，奴才亦略知一二，待奴才以蓍草（锯齿草）筮测，替大王分清其中的吉凶吧！”

献公一听，大喜道：“好啊！原来你亦精于此道，为甚不早向寡人告知？免教寡人白受了一场虚惊！你快施展你的蓍草筮术测算罢了。”

梁伍道一声遵命，即取出“蓍草”四十九根，开始替献公蓍筮。

只见梁伍把蓍草任意分为两份，左手拿一份，右手执一份，左手的一份象征‘天’，右手的一份象征‘地’，于右手的蓍草中任取一根，夹在左手的小指与无名指之间，象征“人”，于是，“天、地、人”三才之道均具备了。

梁伍再从左右手的蓍草中，以四根为一组，分配下去，连演三变，把四十九根蓍草减去每变所余之数，再除以四，即得一爻，六爻定为一卦，例如三十六除以四得九，即为“阳爻”，三十二除以四得八，即为“阴爻”，而六爻为一“卦”，据卦辞而定吉凶。

梁伍默算一番，即欣然一笑，对晋献公道：“大王，刚才所施蓍草筮卦，得‘观’卦，乃大吉之象也！”

晋献公一听，大喜道：“如何大喜？你快告寡人知晓，若卜筮得法，重重有赏。”

梁伍道：“此乃观卦之六二爻，卦辞曰：‘窥观，利女贞。’‘窥’，即居内观外，见女子之正，当属大吉之象。”

晋献公大喜道：“如此甚好，寡人纳妾之意，当不变更矣！”

晋献公正说时，宫人进奏，说大夫赵衰求见。晋献公一听，即呵呵笑道：“快传！寡人正有大吉之象，向彼等异议之士传晓也！”

大夫赵衰进见，拜见毕，献公即喜吟吟的笑道：“赵大夫，梁内侍为寡人纳妾之事，再蓍筮一卦，却得大吉之象呢，你来得正好，快听梁内侍详细解释。”

赵衰一听，先就呆了一呆，心道：狐偃所料如神，大王果然已被深迷而不可自拔矣，他正欲进言，那内侍宠臣梁伍，却已抢先把他以蓍草筮所得之象细说一遍，他的用意，似乎是借此来堵住群臣的异议。

赵衰听罢，沉吟道：“大王，臣闻自天地开辟以来！先有象，然后有数。龟卜，象也；蓍草筮，数也，因此从筮不如从龟卜。”

献公一听，老大不高兴道：“卜与筮皆鬼定之术，若信之岂分先后？若不信，则二者皆然，岂有轻重之分，寡人之意已决，大夫请勿再多言，退出去吧！”

赵衰见献公果然已无法醒悟，微叹口气，快快不乐而出。

晋献公第二天果然便下旨纳骊姬、骊姜姐妹二人，姐妹虽有国破家亡之恨，但已身为阶下囚，父王的生命，又捏在献公手里，她二人不敢不从；而且，骊姬、骊姜姐妹二人，尚潜伏深远目标，为达成此深远目标，她姐妹二人只能先向晋国君献公屈从。

当晚，献公就把骊姬、骊姜姐妹二人“御用”了。骊戎国民精于“床第之术”，少女很小便接受“媚男”的训练，骊姬姐妹虽然是公主，亦不例外，身怀此种令男子神魂颠倒的绝技。

晋献公在骊姬姐妹二人的曲意逢迎下，被弄得腾云驾雾，欲仙欲死。他但感往昔所御之女，与骊姬姐妹相较，绝无此销魂的滋味，因此简直不屑再回顾了。

第二天，晋献公“元龙高卧”，累臣僚在朝廷空等一场。此后一连数月，常常出现“君王从此不早朝”的恐慌局面。而夫人狐姬，以及她的妹妹狐姜，早被晋献公抛到脑后去了。太子申生，欲拜见父王，也无门而入。

献公对骊姬姐妹的沉迷，引起朝臣的强烈不安。狐偃因是夫人狐姬的兄长，为了避嫌，不便再向献公进言。大夫赵衰，却不忘狐偃卜之警兆，不顾一切地向献公进劝，希望能令献公清醒。

赵衰向献公进言道：“大王，当今之世，有男兵便必有‘女兵’，阴阳相克。吾晋国男兵攻灭骊戎国，骊戎国的男兵不敌，难道不会以‘女兵’来报应阴阳相克之兆么？想当年夏桀伐有施国，得女妹喜，后来夏亡于妹女之手；殷纣伐有苏国，获妲己，终因妲己而亡国；周幽王伐有褒，获褒姒，为博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周不是被诸侯所弃吗？如今大王灭骊戎，得骊姬姐妹，迷宠不已，正是前车之鉴，万望大王警醒！”

晋献公一听，怒道：“大胆赵衰，竟敢以古讽寡人，骊姬温柔贤顺，弱质女子，说甚是可亡晋？一派胡言，危言耸听，若不念你有功于晋，必斩你以儆效尤，不必多言，退出去吧！”

大夫赵衰无奈长叹一声，退出内宫。从此，赵衰以及朝中臣僚，皆不敢再向晋献公劝谏了。

# 祸起深宫

## 第二回

骊姬、骊姜姐妹二人，日夜向晋献公献媚！施展“骊戎媚男”之术，把晋献公迷得七颠八倒，不知人间何世，更休提昔日的励精图治了。

其实，骊姬、骊姜姐妹，身为骊戎国公主，决没有忘记国破家亡之恨，她二人既身入晋国，便决心以女人的身体做武器，向晋国实施残酷的大报复。

晋献公是骊姬姐妹的第一个目标，这第一个目标很快便达成了，晋献公的身心，已被骊姬姐妹二人彻底俘虏，成了姐妹二人的“裙下之囚”，欲想逃脱，那当真是千难万难了！

骊姬姐妹的第二个目标，是夫人狐姬，因为骊姬深知，她要实现自己的心愿目的，便必须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实力，单凭迷住君王是远远不够的。最稳妥的计谋，亦是最妙绝的计谋，是从晋国的宫廷中下手，把晋国的权力逐步攫抓到自己的手上。而“君夫人”之位，是实现攫抓晋国权力的惟一踏脚石。因为取得了“君夫人”的地位，才能进行象征晋国权力的“太子位争夺战”。

骊姬、骊姜姐妹二人的“宏图大计”加速运作。不久，姐妹二人竟同时怀孕，前景绝妙，骊姬决定，立刻着手进行第二个目标的“决战”。

半月后的一天晚上，骊姬的卧宫，晋献公又如往常一样，迫不及待地进来了。献公笑嘻嘻的，神色欣快之极，骊姬也曲意逢迎。

晋献公正欲与骊姬共上龙床，同赴巫山相会之际，骊姬忽然以手按头，哎哟呻吟一声，说有点头痛，献公不以为意，安慰说稍会便好了，便过了一会，骊姬捂着头说越来越痛。献公慌了，正欲起来传唤御医。

但见骊姬揪着头发，大汗淋漓，在床上翻滚，痛不堪言。献公连忙爬起来，披上刚脱下的外衣。就在此时，有宫女进来禀报，说骊姜娘娘也在卧宫翻滚喊痛。

献公视骊姬姐妹心肝宝贝，当下大急，连忙传召御医，分头替骊姬、骊

姜姐妹二人诊治，御医替骊姬姐妹分头诊脉，却根本分辨不出是何病症，只好开了止痛药方，服下仍不济事。

眼见骊姬身子蜷曲喊痛，献公心如刀割，他抚着她的玉手，轻声道：“宝贝，就会好，就会好……”别的献公也不会说了。

骊姬的俏目忽然微张，颤声道：“大王，妾生于西戎，身体有病，必请巫师诊治。大王是否要请巫师来试试呢？”

献公此时已急得六神无主，别说巫师，但能医好这对心肝宝贝的神仙鬼怪，他也乐意延请之极。当下立刻问骊姬，西戎有哪位巫师最灵验？骊姬说大巫师巫和最有本事，在西戎便精于捉鬼驱邪。献公立刻传令，快速把西戎的大巫师巫和请入宫中施法。

不一会，衣饰怪异的大巫师巫和便进宫来了，献公也不待他参拜，立刻命他替骊姬施法医治。

巫和走到骊姬身边，他先翻起骊姬的眼皮，审视一会，即吩咐随行的小巫，从包中取出一个小纸人。巫和接过，摊开手掌罩住小纸人，口中念念有词。一会后，巫和把小纸人倒放于骊姬身上，对献公道：“大王，且静观其变吧！”说完，他又率小巫到骊姜的卧宫去了。

献公在骊姬身边屏息瞧着！渐而，骊姬不再呻吟叫嚷，安静下来，似睡非睡，偶尔发出一声轻叹。

一会后，巫和返回骊姬的卧宫来，他向献公禀报说：“大王，骊姜娘娘也无恙了。”献公长长的松了口气，连声道：“好好极了！巫大师果然大有神通！”

巫和神秘地笑笑道：“大王，可惜病根未除，娘娘之病，不久尚会发作。”

献公一听，不由大急道：“为什么？”

巫和道：“此乃有人暗中加害娘娘，我虽然用‘禳移大法’，暂时解除，但过后其法仍会为害。”

献公怒道：“是甚邪术？谁敢害吾爱姬？”

巫和道：“施法之人，用的乃是狐戎国特有‘巫蛊术’，用纸或木做成人形，在纸人背面写出被施法人的姓氏、生辰、性别，然后用针刺扎其脑及心，边念其名，被施法之人，自然头痛心痛而亡。”

献公又惊又怒，沉声道：“待寡人召集群臣，查悉谁敢害吾爱姬……”献

公话音未落，他身边的骊姬忽然失声叫道：“君夫人，请勿扎我……妾与你无仇无怨，何必如此害我？”

献公大惊，连忙俯身问道：“爱姬，谁害你？快告知寡人！”

骊姬俏目忽然一张，似大梦初醒，以手抚玉胸，惊悸的道：“大王，妾做了个梦，好可怕啊！梦中只见君夫人狐姬手持金针，追扎妾的头和心，欲置妾身于死地！这梦可怕极了！”

献公一听，脸上不由勃然变色，怒道：“这便是了，定是狐姬这妖妇，嫉妒汝等姐妹二人，暗中施此妖法！当今朝中，亦惟有这贱人的兄长狐偃，有此鬼蜮之术！寡人立刻前去搜查清楚，以正其罪！”

巫和一听，却又立刻道：“大王，巫蛊之物，邪气极大，大王不宜沾身，待小人替大王查索吧！”

献公道：“不错，巫大师乃此中高手，便由你代寡人去查办吧！”

巫和领旨去了。不一会，巫和派小巫来报，说在狐姬夫人的寝宫，发现邪物，献公立刻赶去查看，只见巫和正扳开狐姬寝宫的一座神案，里面果然现出一个三寸大小的木偶人，巫和捧过来让献公过目，献公但见木偶人的背面，果然刻着骊姬、骊姜姐妹二人的姓氏、生辰、性别，他不由大怒，恨恨地道：“狐姬！你这贱人，嫉妒心太毒，竟敢害吾爱姬！寡人怎能轻饶！哼！”

夫人狐姬哭道：“大王！妾根本不知神案藏有此物，冤枉啊！”献公此时正愤怒攻心，不由狐姬分辩，怒吼道：“贱人！还敢呼冤？一切由寡人亲眼目睹，汝竟敢巧言辩说么！来人，先把这贱人收监，再行处置。”

第二天上朝，献公便搬出人证巫和，物证木偶人，宣示夫人狐姬的罪状，并下旨废夫人号，贬为庶人，打入冷宫。

大夫赵衰、国舅狐偃，不知底细，又人证物证俱在，一时无法替夫人狐姬分辩，其余众大臣虽明知事有蹊跷，亦有口难言。于是，狐姬的夫人位便被正式废掉了。

狐姬在向隅而泣，骊姬却得意而笑。原来这一切均是骊姬的计谋，巫和早就被她姐妹二人收买了，况且巫和本身便是骊戎人，他岂有不助骊戎公主之理。

此事后，骊姬又把献公的内侍宠臣梁伍和关伍收买了，从此，在献公身

边的一举一动，均难逃骊姬的严密监视，据梁伍回报，献公最宠爱的儿子是狐姬亲子重耳，亦不因狐姬的获罪而改变。骊姬深知，她要攫取晋国，尚须逾越第三重障碍，亦是最大的障碍，这便是献公的三位儿子——太子申生、二子重耳、三子夷吾。

似乎是天助骊姬姐妹，不久，骊姬姐妹竟同诞贵子，骊姬生的儿子名奚齐，骊姜所生的名卓子。

因此之故，晋献公便自然而然把“君夫人”的桂冠，戴到骊姬的头上了。

骊姬的两大目标已达，自然向第三大目标进击。这第三大目标，自然是未来的晋国君——太子位，骊姬发誓要以自己的亲儿奚齐取代太子申生。如此一来，他日晋国便必定落入她骊姬的血脉手上，晋国夺她的骊戎国，她相反要控晋国于骊戎血脉手上。

但要实现这第三大目标，殊不容易。因为现时的太子申生，已册立多年，在朝中甚得人心，晋献公也绝无意改立，要改换太子，谈何容易？况且除了太子申生，尚有献公十分宠爱的二子重耳，甚至三子夷吾也比骊姬的亲儿奚齐更有利。

骊姬十分工于心计，她审察时势形格，决定暂时尚须忍耐，箭收于腰而不发，一切且待时机。

在晋献公的日夜荒淫中，不觉又过了几年，晋献公因纵欲过度，又已步入老年，因此精神已比前懈怠多了。

这一天午后，晋宫内苑一派乐声悠扬，随着乐声，一位青年英俊的舞者且歌且舞。

唱的是《诗经》中表现晋地风情的《椒聊》：“花椒串串挂树上 结子繁盛满升量；艳丽妇人子孙多，身材窈窕世无双；华茂花椒一囊囊，远闻四野扑鼻香。”

这是献公专门为骊姬姐妹而召来的唱艺人。

骊姬在这几年中，由于心结难解，一直闷闷不乐，特别是她的父王骊戎男，已在晋国郁郁而终，骊姬但感此时就算让她重复故国，也难泄心头痛国破家亡之恨，她发誓要把晋国夺到手上，这才算遂了她的心愿。骊姬的心愿惊人之极，要实现起来自然千难万阻，虽然她此时已贵为晋国的君夫人，但“太子储君”这一障碍，她却无法逾越。因为晋献公尽管已深迷于色欲，

但“太子储君”之位，关乎晋国的根基大事，晋献公也不敢贸然行事。如此这般，骊姬又怎会展露欢颜？

但此时听着歌者的《椒聊》歌，内中的赞美之辞，无不打动了骊姬的心扉，她不由随声低唱起来。

晋献公见着，心中十分高兴。一曲既终，献公特意令歌者上前拜见君夫人。

歌者上前向骊姬参拜毕，垂首肃立一旁。骊姬就近一看，只见这歌者年若二十许，飘逸英俊，神采不凡，心中不由一动，骊姬含笑点头，问歌者道：“你姓甚名谁？”

歌者尚未回话，献公已抢着笑着道：“他叫优施！是唱舞者中的佼佼者！”骊姬向优施嫣然一笑，那优施登时诚惶诚恐的拜谢，然后便退出去了。

自这一天后，骊姬的心却荡起了涟漪。她自十六岁入晋宫，惟一对的便是晋献公这老儿，少女的心哪能充实？起初报仇复国心切，为了攫取晋献公的心，尽施女人的媚术，这还不觉什么，如今年岁渐长，性欲却日旺，这么一位老头子，便决计不能令骊姬满足了。

一天，趁晋献公心情愉快，骊姬便对献公道：“大王，蒙你厚爱，我姐妹二人无以为报，决意学习中原的歌舞，以愉悦大王你。”

献公一听，大喜道：“很好，这也是爱卿对寡人的一番美意，寡人怎会不答应？但教歌舞者，须得能人，不如便由优施教授吧！”

骊姬一听，正合心意，连忙谢恩。

自此之后，优施便被召进内宫，专门教授骊姬姐妹的歌舞。孤男寡女对面接触，优施初时尚有点胆怯，但禁不住骊姬的眉目传情，暗中挑逗，优施也已神魂飘荡，只差一个欢会的时机了。

刚好不久便是每年一度的“祭祖”大典。晋献公身为一国之君，自然得去亲自拜祭祖先的恩典。从都城出发往祭祖地曲沃（晋国姬氏的发祥地）需五日路程，因此献公这一去，来回十日，祭祖五日，起码也需半个月，而且祭祖不得妇人参与，因此骊姬等众姬妾，只能留在晋都翼城宫中。

夜深人静，晋国王宫内苑万籁俱寂，但君夫人骊姬的卧宫的一扇窗户，依然向外敞开。

忽然，一条黑影滑如泥鳅，蹿地一下，从窗户中穿了进来，黑影刚落地，



随即便被一具赤裸的女体拥抱住了。黑影触着此滑腻丰美的裸体，不由浑身一颤，双手一紧，也抱住了裸体，然后向龙床上跃去，身手竟十分敏捷。

一阵狂热，床上的两条黑影均有点气喘，上面的黑影发觉，下面的裸体已迫不及待，伸出玉手在解自己的腰带。然后这玉手便伸了进来，触着黑影最敏感的地方，很快，黑影便奋力的挺耸起来，下面是一阵快活之极的女人低吟声。

这已是黑影三次的艳遇了。此时女的枕着黑影的裸胸，在微微的喘息。黑影轻声道：“夫人 我初见你时 便见你一脸忧郁 莫非有甚难解心结么？”

夫人——骊姬微叹气道：“哀家本骊戎公主，国破家亡，君父客死异乡，你说哀家会快活么？优郎，哀家也不瞒你，吾儿奚齐，哀家正思谋替他争占太子之位，但苦思无计，你可有妙策？”

黑影原来便是教授骊姬姐妹歌舞的歌者优施，只见优施默默思忖，如此重大的难题，他一时间也不敢遂下判断。好一会，优施咬一咬牙，下决心似的道：“夫人，若要达此目标，先得把太子申生、二子重耳，三子夷吾挤出都城，再慢慢疏淡他父子间的感情！这样奚齐才容易得大王之宠。远者日疏，近者日亲，太子位自然会生变数。”

骊姬点点头，又道：“吾若发难，该从谁入手？”

优施毫不犹豫道：“太子申生！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

骊姬悄声道：“你有甚奇谋妙计？”优施低语了一句，随即两个光裸的男女玉体，又纠缠到一起了。

春花秋落，乾坤运转。这一天傍晚，用过晚膳的献公，正精神不振的在打盹，内侍宠臣梁伍前来侍奉。梁伍忽然问献公道：“听说蒲城有赤狄来犯，未知战况如何呢？大王。”

献公无精打采地道：“哼……虽把赤狄击退，但吾军亦损失甚巨。”

梁伍进言道：“大王，边关屡遭敌犯，乃因缺乏得力之将。因此百姓不从，将士不听令，因而被赤狄轻觑。”

献公心中一动，他此时已失往昔的英雄气概，但得安逸过活足矣，其余的什么民生国事，最好便是不必来烦扰他。因此他接口道：“梁伍，依你之见，如何方可杜绝赤狄的野心？”

梁伍立刻趁机进言道：“大王 如陪都曲沃、边城蒲、屈 皆为要地 须

有权威之士坐镇，若派太子申生、王子重耳、夷吾等出镇，便可令百姓畏服，士卒听令，赤狄慑惧，不敢来犯矣。而且此举尚可彰显大王的功业，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哉？”

晋献公一听，连连点头称善。他却决计没有料到，梁伍早已与夫人骊姬联成一线，他刚才所说的一番话，以及其中所含的深意，便是骊姬与她的内宠优施定下的密计，用以打动献公的心思。

果然晋献公不久便下旨，诏令太子申生出镇陪都曲沃，次子重耳守蒲城，三子夷吾守屈城。独剩尚年幼的奚齐、卓子留在宫中。

骊姬的令献公诸子“远者日疏、近者日亲”的妙计，已初战告捷了。

不过，申生、重耳、夷吾三人出镇边城，却谨慎行事，并无痛脚被骊姬抓住，因此虽然她屡在献公面前中伤申生、重耳、夷吾，献公却仍留父子亲情，并不加追究。骊姬一时间竟亦无计可施。

彼此相安无事，眨眼又六年过去，骊姬的亲子奚齐已十二岁了，骊姜的儿子卓子亦已十一岁多。眼见儿子已是少年儿郎，即将是弱冠之人，却仍是庶子的身份，骊姬心中不由恨得要死。

终于，骊姬与内宠优施一番密谋后，决定不顾一切，决然发动她的“大攻势”。

又一天晚上，献公又一次在骊姬身上快活后，忽感有水滴滴在手臂上，忙侧起身察看，只见骊姬正泪流不止，献公慌问何故？

骊姬伤心地说道：“大王啊！太子仁爱民众，很得百姓拥护。他在百姓中散布，说大王被我所惑，终将祸乱国家，朝中大臣附和者亦不乏其人。我担心太子为了国家和百姓，将会对你下手。若如此令大王不得善终，不如先把我杀了，大王别为‘女色祸国’啊！”

晋献公怒道：“吾儿若爱民众百姓，难道竟不爱君父吗？”

骊姬意味深长的道：“世上之仁者有二，其一以爱其私亲为重，其二以爱国爱民为先，太子该属于后一种仁者。彼必不以己亲为亲，而以百姓为亲，若其认为于国于民有利，必不惜大义灭亲，彼即使弑杀君父，臣民也必归附。例如大王君父武公，不是弑晋室嫡长子而自立吗？臣民拥护，天下归心，国政稳固。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啊！”

晋献公一听，他的雄心斗志本已因色欲过度而尽失，听骊姬如此危言耸

听，竟不但不以为惑，反大为惊恐，急道：“如此！如何是好？”

骊姬故意以退为进道：“大王啊，不如称老退位，让君权于太子，太子得其所求，自然便不会因此发难矣。”

晋献公极害怕失去他目下的权势享受，闻言果然被激怒了，气道：“岂有子逼君父让位之理，寡人以武威称著于世，若未死而失政，是为不武，有子而不能御，是为不威。不武不威之君，天下诸侯怎会慑服？只怕吾国立刻便有亡国之危也！爱卿别担心，寡人自会妥善处置太子的野心！”

骊姬却又进言道：“大王，妾倒有一法，即派太子前去讨伐狄族的东山皋落氏，以察军心是否归附于太子，若胜，则说明军心依附，大王日后便须小心防范，若不胜，大王亦可趁机治太子败军之罪。”

晋献公道：“爱卿乃吾女谋士也！此计一石二鸟，妙之极也！”

不久便到了寒冬时节。晋献公偏在此时下旨，派太子申生率军攻打东山皋落氏。

大夫赵衰十分担心太子的安危，犯险向献公劝谏道：“大王，君居守而令太子单独带兵外出，此举并不合晋国之礼制啊！”

晋献公冷笑道：“太子若不怕死，便勇敢去吧！寡人尚有诸子，太子之位尚未最后确定呢！汝担心什么？”

赵衰丧气而退。

太子申生率军临出都城门，献公驰至，向太子赐一件左右颜色不同的衣服，还有一块缺了口的金环。军中将士以及申生自己均已明白，衣服一分为二，表示父子之情已分开，金环缺口，表示从此诀别，也并不希望太子生还晋都。

献公的意思已十分清楚了，太子申生见父亲对他如此冷酷无情，心中不由悲愤万分，他又知无法分辩，惟有抱着一死以谢天下，率军前赴边关。

太子申生抱着必死的决心，奋勇出战。不料将士受其感动，拼死杀敌，因此大败皋落氏。太子申生率军回朝报捷，献公倒有点高兴，但骊姬却暗恨于心。

不久，献公率众到崤山围猎，这一去便是三天。到第二天，骊姬以君夫人身份召太子申生来见。骊姬对申生道：“昨晚你父亲梦见你母亲齐姜，诉说她于阴间苦于饥饿。你父王临走托吾传知你，速备上食品，拜祭你母亲，

你快去办吧！”

申生一听，眼泪差点掉下，连忙回去祭母。

当时晋礼 臣子祭祀后 须将祭品部分酒肉馈送君父 称为“归胙”；胙”即祭祀的酒肉。

申生祭母后，也照礼制，把酒肉送进宫中，留给献公吃。骊姬欣然道：“好啊，太子倒有你君父孝心！”

第三天献公围猎归来，骊姬把申生送来的酒肉献上，说明因由，献公很高兴，赞骊姬贤淑。然后端起酒便欲喝，骊姬连忙道：“虽是太子申生所献，但由外人送来，不可不防，先试试为妥。”

献公闻言，果然把杯中酒倾了少许于地上，地面立刻泛起泡沫。献公大惊，灌给狗饮，小狗倒地死去。献公大骇，又强令身边的小臣饮了几口，小臣亦立刻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骊姬惊呼道：“天啊！天啊！如此狠心？连君父亦下此毒手？这是谋夺君权，弑杀君父的弥天大罪啊！须知君父已是垂老之人，太子便连最后这几年也等不及了吗？天啊，这是什么心肠啊！”骊姬这一番话，是专为献公而说的。

果然，献公被激怒了，一迭连声地大喊：“拿逆子申生！拿逆子申生……”

此时太子申生尚在曲沃。献公派出使者到曲沃，传谕申生：“汝干出这等弑杀君父之事，如何自处？汝自行定夺吧！”

申生明白献公的意思，是要他立刻自杀了。他正犹豫间，骊姬已赶到曲沃，一见申生，便哭喊道：“汝怎地如此残忍，欲借酒肉弑杀君父，几乎连我也拖累了！汝既然干出此等丑行，汝还有颜面继承王位吗？汝犯下此等罪行，若知机自绝以谢天下，尚可留全尸，否则只怕难逃五马分尸的酷刑也！”

申生心道：此事分明是骊姬这妖妇施计陷害，不料父王竟如此糊涂，受此妖妇迷惑，竟三番数次欲杀自己而后快，父子之情竟不敌一妖妇人！申生不禁一阵心灰意冷，绝望地仰天长叹道：“罢！罢！罢！想吾生母因妇人而死，吾亦难逃此厄运！吾便一死以表清白吧！”

申生话音未落，即拔出佩剑，向自己的脖子猛地抹去！自杀而亡。

骊姬赶回晋都翼城，对献公道：“太子已畏罪自杀，临死前供认王子重

耳、夷吾二人，均参与弑君夺位之谋。”

献公大怒，下令追捕重耳、夷吾。此时重耳、夷吾尚蒙在鼓里，早已返回他们的封地去了。

献公接报，益发断认重耳、夷吾二人心虚潜逃，于是派军攻打重耳、夷吾的封地。夷吾死守封地屈城，一时难破。

重耳被困蒲城，大惊失色，他欲献城投降，一死以示清白，此时大夫赵衰，国舅狐偃二人，恰好及时赶到蒲城，与重耳会合。

重耳年方二十，弱冠之年，阅历尚浅，一见赵衰、狐偃二人之面，即大哭道：“赵大夫、狐国舅，重耳身背弑君杀父的弥天大罪，如何尚能留存人世啊！你等快快离去，免身涉险地，惹祸上身，吾已打算献城出降，一死以表吾清白也！”

大夫赵衰急道：“不然，目下太子已被屈杀，大王受妖姬之惑，已失常性，晋国根基危在旦夕，公子怎可以一死逃避救国救民重责？”

重耳叹道：“父王已断吾等三兄弟父子之情，吾与夷吾均蒙上弑君杀父之恶名，世人岂会原宥？重耳便不死又有何作为呢？”

赵衰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劝导。只好目注狐偃，希望他能于此危急之际，力挽狂澜。

狐偃目注重耳，忽然微笑道：“重耳，你难道忘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古训吗？难道忘了晋国的根基大业，千百万百姓的生命均握在你手上吗？你难道不知道，你若一死，晋国的根基大业，以及晋国的千百万百姓生命，势必随你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吗？”

狐偃一连几大问号，把重耳绝望的心震动了，他不由喃喃地道：“吾已是死罪之身，尚敢奢望救国救民大业吗？垂死之人，尚敢萌宏图大志吗？”

狐偃肃然道：“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定劳其筋骨也。救国救民大业固然千难万险，但只要公子一息尚存，此宏图大志也绝非无望也！况且此乃晋国姬氏一脉的运数、天数，公子势须经历艰苦磨难，方可望有成，公子又怎能逃避？”

重耳一听，不由微吃一惊，道：“舅父，甥儿素知舅父精通卜卦之术，何为吾姬氏一脉的天数、运数呢？”

狐偃微一沉吟，简略的道：“晋国当今之危，乃姬氏祖脉运格使然也，吾

于十数年前已察勘你姬氏祖脉，知乃‘蝙蝠龙脉’，因此有你父王之强，亦有你父王晚年之隐祸。骊姬入晋宫之时，吾已替献公卜一卦，断定此女入宫，必‘十年尚闻其臭’也，如今一切开始应验。天数、运数如此，决避无可避！”

重耳一听，不由又惊道：“舅父当年卜卦之事，甥儿亦有所闻，可惜父王受妖姬所惑，一意孤行，终有今日的亡国奇祸！但请问重耳之命运又如何呢？”

狐偃沉吟不语，好一会才微叹口气，道：“你既为先祖武公血脉，先祖‘蝙蝠龙脉’主生五煞，你父王已首当其冲，先受一煞，你兄长申生又受一煞，尚有三煞，必应验于姬氏血脉。由此而判，你乃历劫重生之命运也。”

重耳既知自己的命运，心道：“原来一切皆身不由己，非己之罪。”因此心中稍宽，求生奋斗之志亦开始萌发。他眼神一亮，目注狐偃，道：“依舅父之言，重耳尚有重生之日吗？”

狐偃微一点头道：“当然，但须先历劫，且看你是否有此坚强意志。”狐偃心中暗道：力由心生，你若有此意志，吾誓以人谋逆转天数，施用“请龙压煞”大法，助你克制祖脉煞气，虽千难万险，吾亦无所畏惧也！

只见重耳沉默不语，似在紧张思忖自己的命运。终于，他仰天长叹一声，决然的道：“吾既乃历劫重生之命，那便顺天而行，先行历势，然后再求重生吧！”

狐偃一听，与赵衰相视，欣然而笑。激发重耳的奋斗重生意志，是两人不畏艰险，身入围城的惟一目标。

# 妙攫龙气

## 第三回

就在此时，公子重耳府外，又涌进数人，原来均是晋朝中大臣，计有先轸、司空季、狐射姑、颠颉、介子推等人，随后一人目露精光，太阳穴高耸，一望便知乃武功极高之人。

重耳自十七岁懂事起，便广结贤能，因此在朝中甚有人缘，进来的数人，均是平日与重耳结交甚深的晋朝大臣。重耳一见，大惊道：“吾已处危城中，公等在朝，何以至此？”

先轸等人齐声道：“主上失德，宠妖姬，杀太子，晋国早晚必大乱矣！吾等素知公子宽仁下士，乃晋国他日振兴之望，因此愿追随公子。”

狐偃、赵衰道：“晋大将勃鞞兵围城下，你等如何进得蒲城？”

先轸向后一人拱手道：“吾等幸亏贾壮士仗义相助，方得入城，勃鞞惧于贾壮士之神勇，竟不敢阻拦，放开一条路，让吾等进城。贾壮士武功盖世，举世无双也！”

重耳一听，即向贾壮士拱手道：“高人仗义相助，患难之际，重耳无以为报，日后必不敢忘怀。”

贾壮士姓贾名佗，幼从异人学剑，武功之高，当世无双，便是随后而进那位目露精光、太阳穴高耸的奇人。只见贾佗微微一笑，道：“重耳公子言重，实不相瞒，吾今日出手，并非助公子，而是欲救晋国万千黎民百姓，亦是遵从师训之救国救民大旨而已。”

狐偃目注贾佗一眼，但见此人目中精光湛蓝，太阳穴高耸，心中不由一动，暗道：此人目现蓝光、太阳穴高耸，是精忠护主、豪气干云之士，重耳有此人相随，当不畏千难万险也！

狐偃心中转念，便向贾佗含笑道：“贾壮士快人快语，果然豪气干云，令人敬佩。但贾壮士的师训既为救国救民，为甚却入蒲城，投奔重耳公子呢？”

贾佗道：“当今晋国，行将大乱，且有亡国之危。贾佗一人之力，决难力挽狂澜，因此只好良禽择木而栖吧！”

狐偃呵呵笑道：“不错，当今之世，能力挽晋国危亡之势者，惟重耳公子矣。因此贾壮士护住重耳公子的安危，即保住晋国的根基，晋国根基得保，百姓黎民自然不至沦为亡国奴也。”

贾佗默然不语，似在思忖，他忽然向重耳倒身下拜，决然的道：“草野之士贾佗，拜见重耳公子，公子日后所作所为，若不违贾佗师训救国救民，贾佗誓保公子周全，此誓永志不忘。”

重耳百感交集，泣道：“诸君子同心协力相辅，如肉附骨，重耳生死不敢忘此大德。”

当下诸人商定，蒲城难于久守，决定弃城他去，先行投奔翟国，安下身来再做打算。

贾佗执剑领先而行，后面狐偃、赵衰、先轸、介子推、颠颉等人，以及重耳的数十亲兵，护住重耳，杀出蒲城西门。

晋将勃鞞的晋军，正四面围困蒲城，正欲下令攻打，忽接报重耳欲从西门逃遁，勃鞞闻报大惊，连忙策马飞驰而至。但见一队人马从西门冲出，领先一人，手执长剑，剑如人，人如剑，身剑合一，御剑而飞，剑气如长虹贯日，晋兵挡者披靡，余则如潮水般向后溃退。

勃鞞见状，心头大骇，暗道：公子重耳，身边竟有如此高人，出入千军万马如入无人之境，吾拼死阻截，徒送一命而已，但王命在身，却又不能不有所交代。

只见勃鞞拍马飞奔而驰，一面大叫道：“重耳，吾奉大王之命，擒你入宫受审，王命在身，不敢有违，你就算不从而走，亦须留一信物，好教未将回去交差。”

勃鞞一面大喝，一面拍马单人匹骑，向重耳飞驰而至。狐偃见状，正欲指挥亲兵阻截。重耳却微叹口气道：“勃鞞奉王命擒吾，已处处留有余地，吾又怎能累他为我而命丧呢？且放他进来便了。”勃鞞果然飞驰而至，只见他驰近重耳身边，却弃枪拔剑，左手执住重耳的衣袍，喝道：“公子若逃，未将自知阻拦不了，且借公子衣袍一用罢了！”勃鞞说罢，挥剑断重耳衣袍，然后倒驰而去，任由重耳等人冲出西门，向西面的翟国逃奔而去。

翟国是晋国西面一个小国，国王翟君据说数日前，曾梦见一尾苍龙，蟠于城楼之上，昂首舞爪，状极威雄，今日，便见晋国公子重耳投奔而来。



翟君预料重耳他日必有雄大前程，正好趁此时巴结，便打开城门，让重耳等人进入。

重耳等进入翟君宫，拜见翟君，翟君故意试探道：“公子久居蒲城，听说蒲城人皆感公子仁德，若翟国助公子，再出动蒲城军民，杀人晋国翼城，诛杀妖姬，朝中积债已深，必有人做内应。公子趁机清除君侧之恶，安社稷抚万民，难道不胜于四处流浪做逃客吗？”

重耳叹道：“翟君之见，壮则壮矣，但重耳亡命之人，岂敢再动兵戈，惊震君父？此等大逆之事，重耳决不敢为也！”

翟君又道：“公子畏妖姬如虎，何日方能成大事？”

重耳默然不语，狐偃在一旁微笑道：“翟君，重耳非畏妖姬，而是担心出师无名也。晋国根基雄厚，献公尚依然健在，若子发兵攻父，此乃逆忠孝之举，晋国臣民必认定公子乃叛逆之人，岂肯附从？然则凭区区蒲城之军，又岂能与晋国雄师相抗衡？翟君之议，乃促重耳自陷万劫不复之境地也！”

翟君一听，脸色便一沉，暗道：重耳日后虽有成就，但绝非短期之内，翟国与强晋近邻，岂能因重耳而与强晋结怨？于是便萌逐客之意，草草安排一所别馆给重耳等人居住，一面又密派使者到晋国，通报重耳到访翟国，是放是留，请晋君示下。这实际上即向晋国效忠，而不顾重耳等人的前途了。

不料翟君派出的密使，被功力通玄的贾佗发现行踪，用偷龙转凤的手法，把狐偃仿照翟君字迹另写的一封密函，换出原来的告密示忠拜函。

翟君向晋献公密报示忠的密函，落到重耳的手上。重耳阅罢，不禁长叹一声道：“晋君势大，诸侯莫敢不从，天地虽大，只怕并无重耳容身之地也。”

贾佗一听，怒道：“翟君如此可恶，待吾即入宫，取其人头回见公子。”按贾佗的功力，在弱小的翟国宫中，取翟君人头，简直犹如探囊取物。

重耳却摇头道：“翟君此举，虽不义于吾，却是忠于翟国臣民，免百姓遭生灵涂炭，重耳又岂可因吾一人之故，而累及千百无辜。”

贾佗道：“但公子虽然仁厚，却苦无容身之所，如何践行救国救民大业呢？不如趁机把翟国灭了，取而代之，公子以翟君自居，有何不可。”

重耳决然的道：“不然，若如此，重耳便是不忠不义之人，天下必群起而攻之，则重耳虽生犹死矣！”

贾佗顿足道：“公子前怕狼后畏虎，何日可成大事？”

重耳默然无语。

狐偃微一沉吟，忽地决然的道：“狄国乃公子的娘家，外孙归来，狄国决无拒纳之理，可先到狄国，安顿下来，再做打算。”

重耳道：“舅舅所言虽善，但吾若投奔狄国，必令妖姬忌恨吾母，若因此而令吾母受罪，则重耳罪孽更为深重矣！”

狐偃一听，却微微一笑，意味深长的道：“公子放心，若不出吾之所料，你父王不久便无力追究此事矣。”

重耳吃了一惊道：“舅舅所判，莫非妖姬敢对父王下毒手，谋夺晋国江山么？”

狐偃微笑道：“这倒不然，因骊姬虽有‘煞君’之力，却无为君之命。献公不存之日，便是骊姬败亡之时也，总之一切且顺应天命而行，暂且先到狄国安身便了。”

重耳深知狐偃之龟卜神术，莫测高深，当下见他如此判断，也就再无异议，决定先行投奔狄国，再做打算。

这天晚上，重耳、狐偃、赵衰、先轸、司空季等人，由贾佗亲率数十亲兵护卫，潜离翟国都城。翟君接报，知重耳不辞而别，却也不加阻拦，任其离去。

重耳虽从此亡命天涯，但身边有狐偃、贾佗等能人异士相随，信心渐增，救国救民的决心和勇气也日渐坚定。

重耳等人到了狄国，狄国君是重耳的外公，果然欣然接纳，并不惧激怒强晋。

不久，狄国攻打邻近的一个部落，俘获了两个女人，一个叫隗三姐，一位叫隗四姐，狄国公见公子已届当立之年，便把两位姑娘送给重耳。

重耳自己娶了隗四姐，却因随行的大夫赵衰无妻，把隗三姐送给赵衰为妻。

过了一年，重耳的妻子隗四姐生下一位儿子叫权刘；赵衰的妻子隗三姐也生下一位儿子叫赵盾，这两人后来均大有作为。

重耳等人，在狄国安顿下来，果如狐偃所料，晋国并未追究狄国收留重耳之罪，因为晋国本身，因宫廷内乱，而陷入危机四伏之中了。

晋献公自听信骊姬摆布，逼杀太子申生，逼走二子重耳、三子夷吾，骊

姬尚不肯罢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诱逼献公把诸子全部放逐出晋国，只留下骊姬之子奚齐，骊姜之子卓子二人。

不久，晋献公姬诡诸，便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奚齐其时年仅十二岁，一切毫无自立能力，任凭其母摆布。至此，骊姬以“女色谋国”的惊天大计，已成功大半了，只差太子奚齐正式即位，而由母后骊姬摄子执政了。

不料晋国宫廷内乱演变至此，除了骊姬的心腹内侍梁伍、朝中的公卿荀息等二人外，却把朝中的其余大臣激怒了。其中特别是一位武公时的老臣里克，目睹宫廷剧变，深知晋国势将落入骊姬之手，心中怒火中烧，秘密与朝中大臣商议，准备一旦时机成熟，便向骊姬做狠狠的反击。对此毫不知情的，除了已因“淫煞”迷失本性的晋献公外，只有内侍梁伍、公卿荀息等二人不知而已。

晋献公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的同年九月，深秋天气，献公出外受寒，回宫便患病不起。

骊姬见献公之病来得突然，她和儿子奚齐尚未立稳脚跟，不由心中大骇。她立刻奔到献公床前，以手抚献公之足，泣道：“夫君虽立妾之子为储君，但君一旦不讳，妾妇人也，奚齐年幼，倘诸公子挟外援而入城求君位，妾母子将无容身之地矣。”说罢哀哀而泣，状极哀怜。

献公已奄奄一息，但又被骊姬的“淫煞”激起最后的一点生命之火。只见献公忽地挺起身来，捏紧拳头，似仍紧握晋国大权，沉声道：“夫人勿忧，太子太傅荀息忠心于寡人，寡人当以幼君托付于他。”

于是立召荀息至病榻前，问荀息道：“寡人闻士之立身，忠信为本，何以称为忠信呢？”

荀息道：“尽心事主叫忠，死不食言曰信。”

献公道：“寡人欲以弱孤托付于大夫，大夫答应尽忠于幼君么？”

荀息连忙叩头道：“臣当竭尽全力扶助幼君。”

献公点点头，忽然泪如泉涌，似乎是忆起自己数子均届已立之年，亦可独当一面，为甚自己竟沦落到只有幼子送终的悲惨境地？

当天晚上，晋献公姬诡诸黯然逝世了。

骊姬见献公逝世，立即把幼子奚齐牵到荀息面前，拜他为仲父，荀息于是把奚齐定为主丧人，以储君的身份主持献公的丧礼。

骊姬拜荀息为上卿，梁伍为兵部司马，统率大军，日夜巡视，以防万一。

大夫里克在奔丧哭祭献公后，即赴荀息府上，直率地质询道：“主上驾崩，公子重耳、夷吾俱在外未返。上卿为辅国大臣，而不迎长子即位，反而立妖姬之幼子，如何服众呢？况且跟随二公子的大臣甚众，与妖姬母子积怨甚深，所以未动手，全因主上的脸面而已。如今主上驾崩，彼等必有异动，而国人亦必附应于内，上卿有甚妙计应付呢？”

荀息道：“吾受先君遗托，辅助奚齐，奚齐即吾君也，其余人等吾不欲知闻，万一力不从心，惟有一死以谢先君。”荀息心如铁石，无可动摇。

里克知不可共事，当即告辞。回府后与下大夫郑父商议，定下迎重耳、杀骊姬母子的密计。

于是派武士乔装守丧侍卫，接近正在守父丧的幼太子奚齐身边，一剑把奚齐刺死，奚齐年仅十二岁，毫无反抗之力，首先成了宫廷剧变的冤死鬼。

荀息闻讯赶至，抚奚齐尸大哭道：“我受遗命辅孤，不能保护太子周全，生又有何颜。”

荀息欲撞柱自杀，骊姬闻讯，连忙制止道：“先君的遗柩尚在灵堂，公难道弃此而去？况且奚齐虽死，尚有卓子，公可辅其为君也。”

荀息于是尽诛守丧卫士数十人，又召百官合议，更立骊姬妹骊姜之子为君，卓子时仅十岁。但大夫里克、下大夫郑父拒不赴会，亦即拒认卓子为晋君。

早已为骊姬收买而效忠的兵部司马梁伍，见里克和郑父二人拒不赴百官之会，便对荀息道：“太子奚齐之死，实里、郑二人为先太子申生报仇也。如今公然不赴公会议，其心迹已暴露无遗，请公下令以兵讨伐！”

荀息道：“里、郑二人，均晋之老臣，根深蒂固，朝中士大夫，其门下占一半。若出兵讨而不胜，则朝中大臣必乘机闹事，则吾等大事去矣。不如暂且按兵不动，以安其心而延缓其谋。待诸事大定，则可一举而克之！”

梁伍见荀息不从己议，回去对他的助手关伍道：“荀卿忠而无谋，做事迂腐，并不可仗靠。里、郑二人不除，必成吾等心腹大患！”

关伍问道：“公以何计策除之？”

梁伍道：“先君即将出殡，里、郑二人必出而送丧。选一勇士，伏于道旁，可一举击毙二人！”

关伍道：“此计甚妙！吾有一心腹死士屠岸夷，臂有千斤之力，若差此人行事，必可马到功成！”梁伍同意了。

于是关伍把屠岸夷召来，托以行刺重任。不料屠岸夷除了与关伍相交，与朝中的另一位大夫骀骀亦素有交往！便私下把关伍的付托告之骀大夫，并问道：“此事可行不可行？”

骀大夫恰好是大夫里克的门生，闻言便肃然道：“先太子之死，乃千古奇冤也，皆因骀姬母子之毒计，举国上下，无不深为痛恨。如今里、郑二大夫，欲谋歼骀姬之党，迎立公子重耳为君，此乃仗义行道之举也。你若替关伍干此不义之事，吾等必不容你，你便受后世唾骂矣，怎可答应！”

屠岸夷吓出一身冷汗，忙道：“此等宫廷惨变，吾何知之？既然如此，吾便遁逃不理吧！”

骀大夫道：“你若遁逃，关伍等人必另遣高手行事，不如反戈一击，诛杀逆党，迎立重耳公子，则汝必有义名留传后世，这胜于为不义亡身多矣！”

屠岸夷道：“骀大夫之教甚是，吾当遵而行之。”

骀大夫立刻把此事密告里克和郑父。里、郑二人即聚集亲兵，严密戒备。

到晋献公出殡之日，大夫里克称病不去送殡。梁伍闻讯，即与关伍等人商议。屠岸夷道：“诸大夫均去送殡，独里克留在城中，此天夺其命也！吾愿率三百甲兵，围其府而诛之！”关伍大喜，毫不生疑，即拨三百甲兵，由屠岸夷率领，前去围攻里克的府邸。

屠岸夷领兵前去，途中却先派人密告里克。里克接报，知屠岸夷已坚定投向己方，心中大定。他故意派人到献公墓前告知荀息，说有人攻他的府第。荀息闻报大惊，忙追问关伍为甚不听他的命令行事？

关伍道：“吾闻里克将作乱，故以兵杀之，成则大夫之功，败亦不累大夫也！”

荀息无奈，只好派梁伍、关伍亲率兵马助攻里克府第，自己则陪储君车子坐于朝堂，以观其功成。

关伍所率之兵先到东市里克府第前面。屠岸夷先行来见，说有要事禀告。关伍已视屠岸夷为心腹，毫不生疑，即让其趋近。

屠岸夷走到关伍身边，突然以臂扣关伍之颈，喀嚓一声，关伍的颈立刻断掉，连一声也哼不出。关伍所率之兵大乱。屠岸夷大喝一声，如平空响雷：

“汝等听住！公子重耳引秦国、翟国大军，已围城外，吾奉里大夫之命，为先太子申生伸冤，诛杀奸党，迎立重耳为君。汝等愿从者，来吧！不愿从者，大可自行逃命！”

军将闻欲迎重耳为君，无不踊跃愿跟从屠岸夷诛杀奸党。于是，关伍所率的大军，反成了诛彼等的武力了。

梁伍惊闻关伍被杀，军将阵前兵变，大惊失色，连忙直奔朝堂，欲率兵保护荀息和卓子离开。不料屠岸夷所率之兵已赶到，把梁伍等人的去路堵住。稍后，里克、郑父、骖大夫三人，亦率亲兵赶到，朝堂被重重围困。

梁伍自知不能逃脱，且与里克等人积怨甚深，便拔剑自刎，免受凌辱。不料一割脖子未断，反被屠岸夷一手执住，擒到手上。里克冲前，手起刀落，把梁伍斩为两截。荀息自知已不能免，却毫无惧色，手抱卓子，以袍袖掩盖。卓子惊恐大哭。荀息对里克道：“幼子何罪？杀我可也，请留此先君一块血肉！”

里克笑道：“先太子申生又如何？他难道不是先君的一块血肉么？”说罢，目视屠岸夷道：“速下手除后患！”

屠岸夷冲前，在荀息手上夺过卓子，掷于阶下，只听一声闷响，已化为肉饼。荀息大怒，挺剑来杀里克，里克避而不战，屠岸夷手起一剑，把荀息斩为两截。

里克与屠岸夷又率兵杀人后宫。骊姬闻讯，惨笑三声，走入后园，从桥上投水自尽。骊姬之妹骊姜，因并无多大劣迹，里克饶她一命，囚于冷宫，终生不复出世。另外又尽杀梁伍、关伍的家族。

里克见大事已平定，便召集百官于朝堂商议。里克道：“今妖孽已除，新君位缺，诸公子中，惟重耳最长，且最贤德，吾意可立为晋君。若诸大夫以为然者，请联合签书为证！”

诸大夫三十余人，皆签书己名于表上。里克又令屠岸夷，带书表于狄国，奉迎公子重耳。

屠岸夷率亲兵快马飞驰，赶到狄国，向公子重耳奉上里克等大臣的迎进表。

重耳接表，与狐偃、赵衰、贾佗等人商议。赵衰劝重耳受表返国为晋君。狐偃却道：“不然，目下晋国内乱未定，大臣在内而向外求君者，必对

君有所求，万一不允，则祸乱立生；况且公子亲随兵将寡微，毫无根基，贸然返国，则无疑自投火海，自置于火坑上也，再者公子命运之劫，十之仅历其三，若过早贪图富贵，反招祸煞，于公子日后命运大大不利。因此公子暂不返国，静观其变为妙。”

赵衰道：“目下正是返国振兴之机，若加延缓，公子大业何日方成？”

狐偃微笑道：“公子先祖武公之墓，乃蝙蝠龙脉，虽可令其血脉富贵，但同时亦受其‘淫煞’，骊姬乱国之祸，绝非偶然而发也。蝙蝠龙脉有五煞，其一已应验于先君献公身上，其二是太子申生；其三恰好落于骊姬之子奚齐身上，其四则是骊姜之子卓子也。一脉五煞，已应验四煞，尚有一煞悬而未决，公子若过早返国，难道不怕此最后一煞落在其身吗？”

狐偃以天机时势命运来判论重耳是否返国，重耳连连点头称是，赵衰也不好多辩了。于是重耳对前来迎接的屠岸夷道：“重耳得罪于君父，逃亡四方。生既不能尽侍奉君父之诚，死又不得哭丧于灵前，岂敢乘乱而贪国？请回去转告里大夫，宜更立他子，重耳亦不敢有违也。”

屠岸夷无奈，只好返国晋都翼城，向里克回报。里克尚欲再差遣使者往请，大夫梁麋进言道：“莫非重耳并非君王人选吗？天意如此，夫复何言？但舍重耳外，诸公子中尚有三子夷吾，难道不可以迎而立君吗？”

其余大臣亦纷纷附和。里克无法，只好差屠岸夷辅梁大夫，一同前去迎立夷吾返国。

晋献公的第三子夷吾当日出逃，投奔梁国，梁国君把自己的女儿许配夷吾为妻。夷吾安居于梁国，日夜盼望国中大乱，他好乘机返国谋位。不久前听闻献公已逝，即令人攻袭晋国屈城而据之。当时晋国内乱，大夫荀息无暇兼顾，被夷吾长久占据。后来又闻奚齐、卓子、骊姬、荀息、梁伍、关伍等被杀，诸大夫往迎重耳返国为君，夷吾大怒，正欲带兵入晋都争位。

不久又接报重耳竟拒绝返国即位，夷吾以手加额庆幸得意道：“此天夺重耳之国，而授于吾也！”说罢得意大笑。

随从的谋士却芮进言道：“重耳并非不想返国，他之所以拒绝，必有其因由。且重耳身边有足智多谋的狐偃辅助，又有大夫赵衰等匡扶，亦虑返国不利，由此足见返国危机重重也，公子宜三思后行！”

夷吾惊道：“如此何为上策？”

却芮道：“如今晋国大权，落于大夫里克、郑父等人手上，公子宜先以厚利重赂。但如此尚未足够，犹有危机重重。吾又闻凡身入虎穴者，必先操利器也，因此公子若返国，非借强国之力不可。而邻晋之国，惟秦国最强，公子何不先去拜求秦国，若秦允相助，则公子返国安稳也！”

夷吾毫无主见，便依却芮之计而行。他当下手书二契约，赠里克汾阳田八十万，郑父田七十万。又先交契约到屠岸夷手上，托他回去向里克、郑父致意。另一面又派却芮西入秦国，拜求秦国相助。

当时秦国的国君是秦穆公。秦穆公闻晋国公子夷吾差人求助，即对谋臣蹇叔道：“晋之乱须寡人平定，上天已示梦也！寡人闻晋公子重耳，贤公子也，而且亦有才干，若其返国为君，乃吾秦之隐患也！卿以为如何？”

蹇叔微笑道：“良禽择木而栖，强国择弱为邻，如此道理，大王难道不知吗？”秦穆公闻言大笑。

当下即派人前往重耳、夷吾两公子驻地，以实地观察，再做下一步行动。秦国派出的使臣叫公子絳，公子絳先到狄国，求见重耳。公子絳故意露口风道：“公子宜乘时图国，吾国愿助一臂之力。”

不料重耳事先已得狐偃警示，说秦国使者，有探索公子心迹之意，便毫不犹豫，断然的回公子絳道：“吾已却国中诸大夫之请即君位，今若借外援以求国，重耳何颜立于天下？”说罢大哭而退。

公子絳无奈离去，他抵达梁国，见到公子夷吾，公子絳微露其意，夷吾即喜形于色，连忙入内求计。

却芮道：“秦人为何独喜欢公子？此必有取于公子也，宜答应割地而迎合秦国之意。”

夷吾犹豫道：“但割地岂非有损晋国基业吗？”

却芮大笑道：“公子若不能返国为君，不外是梁山一匹夫而已！又能拥有晋国一寸土地吗？反正均乃他人之物，公子有何惋惜呢？”

夷吾于是出来，与公子絳握手为誓，道：“若蒙秦君相助，河外五城割赠于秦，以便秦君狩猎，东至虢地，南及华山，内以解梁为界，均赠予秦君，以报君德之万一！”说罢，在袍袖中取出写有上述割地的契约，呈奉公子絳。

公子絳见夷吾为返国为君，竟肯割让大片晋土于秦，而且神色欣然自得，就如晋国土地，与他根本毫无相干似的，不由暗叹口气，心道：晋国落



入此子手上，吾秦国果然少一劲敌，大可高枕无忧矣！

夷吾见公子絳默然不语，还道他嫌自己毫无得益，心中不满，便连忙又道：“吾尚有黄金四十镒，白玉六双，奉献使臣，望使臣在秦君面前为吾美言。”

公子絳使命在身，只好收下。

公子絳回报秦穆公，仔细把两公子的回应说知。秦穆公道：“如此看来，重耳比夷吾贤能得多也，只有重耳才是晋君的最合适人选啊！可惜合适于晋，却不利于秦，奈何？”

公子絳微笑道：“大王为立晋君助力，是为晋国分忧呢？还是欲成名于天下？”

秦穆公笑道：“晋国乃秦之邻也，莫殃及秦足矣，余则关我何事？寡人自然欲成名于天下也！”

公子絳道：“大王忧晋，则为之择贤君，重耳乃最合适人选；大王若欲与天下诸侯竞逐，成名于天下，那便应择不贤者，则夷吾便是最佳的人选也。”

秦穆公大笑道：“子真知吾心也！”

于是秦穆公决助夷吾返晋为君，派出三百战车，兵将三千，护送夷吾返国。

当时齐国齐桓公，闻晋国内乱，便欲集合诸侯密谋，瓜分晋国。齐桓公又亲自到高粱之地，窥探动静，发兵攻晋，已如箭在弦。

后来闻报秦穆公亲派兵骑三千，护送夷吾返国，深知秦晋结盟，中原诸侯绝非其敌，这才打消侵晋的主意。

由此足见，当时晋乱所引起的情势何等严重，若不结秦，则齐必图之，若然结秦，则又必失大片国土；于此时若无实力，贪图一时富贵，必陷自己于火坑危地。狐偃劝重耳暂缓返国之谋，的确深谋远虑。

# 小人得志

## 第四回

夷吾有秦穆公做靠山外援，三千秦军护他入晋都，晋国诸大夫莫敢不从。而且里克、郑父、屠岸夷等人，已受了夷吾重礼，早已附和众议，同迎夷吾入都即位，是为晋惠公。但晋国百姓素闻重耳之贤，见夷吾抢占君位，均大失所望。

夷吾即晋君位，即封跟随他的心腹谋士却芮为大夫，屠岸夷因迎立有功，亦被封为兵司马大夫。其余晋国旧臣，里克、郑父等，一律依循原来官位。

各国亦派出使臣朝贺。夷吾一一拜谢助立之恩。但秦国派来的使臣公孙枝，却奉秦穆公之命，坚要取夷吾许诺割让的河西五城，才肯返国。

夷吾心中好生反悔，问计于却芮。却芮笑道：“兵法尚有不厌诈之论，何况一国之本？君当日所以割地贿秦，乃因未得国为君也；如今大事既定，国乃君之国矣，当寸土不让也，秦能奈君何吗？”

大夫里克劝道：“君始得国，而失信于强邻，此不智也，容徐图商议应对。”

夷吾冷笑道：“当日乃不得已而行险着，想五城之数，寡人国土十去其五，岂可退让！”

于是夷吾修书一封，由秦使臣公孙枝带返国，呈交秦穆公。夷吾的函书道：“始夷吾以五城许君，今幸入守社稷，夷吾本欲践诺，但朝中大臣皆言地者先君之地，君出亡在外，岂能擅让他人？寡人力争而不能服众，尚望君容稍缓，夷吾必不敢忘诺也。”

当下又派自愿入秦辩白的大夫郑父，随秦使臣公孙枝入秦，原来郑父所以自愿入秦，乃因夷吾即君位后，当日许诺封赠的田地七十万，以及封赠里克的八十万，均诈作忘得一干二净。里克、郑父均恨在心头，郑父入秦，正是欲在秦穆公面前火上加油，加深秦穆公对夷吾之恨。

秦穆公接夷吾书函，果然大怒，拍案恨道：“寡人原知夷吾轻诺寡信，不

堪为国君，如今果然被此贼所欺也！”

秦穆公一怒之下，竟欲杀郑父，郑父自辩，说书函中意，均夷吾与却芮的主意，并非晋朝诸大夫之意。秦穆公咬牙切齿，发誓先杀却芮，后起兵攻晋。

郑父以为得计，暗自喜悦，欣然返晋，静候秦军杀入晋都，驱逐夷吾。

不料郑父的行踪，却被大夫却芮察觉，立刻禀知夷吾，说里克和郑父心怀不忿，初则欲迎重耳，后来才被逼附众。如今见未得封地，心生怨恨，欲做秦国内应，须立刻诛杀，以绝后患。

晋惠公夷吾故作犹豫道：“里克、郑父有功于寡人，以何罪杀二人呢？”

却芮冷笑道：“里克、郑父弑奚齐，又杀卓子，再杀遗命大臣荀息，其罪大之极也！君念其返国之功，乃私人恩惠，讨诛其杀逆之罪乃公义也！明君当不以私恩而废公义，里、郑二人非杀不可！”

夷吾故作无奈道：“那就任卿自便行事吧！”

于是却芮率兵马，逼里克自杀于府第。却芮回报夷吾，夷吾欣然道：“里克之心久向重耳，如今伏诛，吾去一心腹大患也！”

夷吾不久又把不满里克之死的大臣祁举、共华、贾华、驷大夫等人均杀死。

夷吾断定大局已稳，一晚，淫心大发，竟把先父献公的姬妾贾妃强行奸淫了。

夷吾干下此有失伦常五行，连他的心腹大臣却芮亦认为不妥，劝谏道：“贾妃，君之母也，亦即诸公子之母；如今君失礼于贾妃，诸公子知悉，必心怀怨愤，君日后麻烦便甚多也。”

夷吾冷笑道：“寡人江山大定，诸公子又岂能奈我何？却大夫担心什么？”

却芮道：“不然，诸公子中，惟重耳最可怕，他身边贤能之士忠心护主，目下正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便足以动摇君之根基也！”

夷吾怒道：“重耳如此可怕，那就先行把他除去！却大夫，此事便交由你去全权办理吧！”

此时屠岸夷因里克被杀，已投到却芮门下，二人合谋，于朝廷杀掉郑父、共华等九大夫。晋国军政大权，已由夷吾及却芮、屠岸夷等人牢牢把握住了。

却芮把除掉重耳的任务，交到屠岸夷手上，屠岸夷积极密谋准备派兵攻打狄国，目的是擒杀重耳。而秦国方面，秦穆公虽对夷吾恨之入骨，但不巧碰上大旱，秦国粮荒，自顾不暇，只好暂时隐忍不动，因此表面上看来，夷吾一切已大局稳定，再无人可以动摇其根基了。

夷吾密谋除掉重耳之事，却被宫中一内侍知悉，他感重耳的贤能，深知晋国的安危，日后必靠重耳支撑，于是便写了一封密信，冒死派人送去狄国。

这一天，重耳正与狄国君于渭水之滨狩猎。忽然，有一名汉子，突破兵士的阻拦，来到重耳不远处，大喊道：“晋国有密函交付重耳公子！”

重耳一听，即把汉子召到面前，汉子呈上书信，叩了个头，一言不发便走了。

重耳立刻拆函，函中写道：“吾乃晋宫中内侍，公子不必知吾名，但知晋君夷吾，不日将派大军攻狄，目的是擒杀公子，公子乃晋国之栋梁也，吾不忍见栋梁倾折，冒死相告，公子宜速做决断。”函中并没留名，显然书函之人，对夷吾亦畏惧之极，书此匿名信函，乃拼将一死以存晋国栋梁，其勇诚可泣可歌。

重耳阅罢，慌忙与狐偃、赵衰、贾佗等人商议对策。

赵衰道：“目下秦君穆公对夷吾恨之入骨，公子可趁此良机向秦国求助，若秦国肯出兵相助，公子大事成矣！”

重耳道：“若如此借助外力以攻己国百姓，岂非国贼之所为吗？徒然增添杀戮，绝非重耳所愿也！赵大夫幸勿再以此向重耳相劝！”

贾佗怒道：“闻说屠岸夷这反复小人，贪图利禄富贵，向夷吾、却芮卖身投靠、更欲亲率兵马攻狄国，如此卑鄙小人，留世何益？不若待吾潜入晋都，一剑把此人杀掉罢了！”

重耳微叹口气道：“贾壮士勇气可嘉，但此行却万万不可，一来你未必杀得了屠岸夷，二来吾不欲贾壮士因此而夭折也。”

贾佗顿足道：“这又不行，那又不可，却如何保护公子周全？”

重耳叹道：“重耳运逢劫数，不知何日可断？若天降灾难，便由重耳一人承担，以一死谢天下，无谓累及狄国君臣百姓啊……吾意已决，待晋兵杀到，吾将只身自缚出降，是刚是杀，任由吾弟夷吾尊便吧！”

狐偃在一旁一直沉吟不语，此时却忽然微笑道：“阴极即阳，物极必反，

衰极必旺；目下已届公子转运之机，为甚于此时灰心气馁？”

赵衰忙道：“莫非狐先生已有良策应对吗？”

狐偃微一点头，随即决然的道：“目下晋兵势必攻狄国，其志在必得公子也，公子既不欲借外人之力量屠戮家国百姓，又不愿祸及狄国臣民，那便惟有尽快离开狄国，再求安身之所也。但此行利大于弊，恰好是公子历劫的时机，只要再过此劫难，距坦途也就不远了，吾将为此而预做布局！”

赵衰忙追问道：“狐先生将施何妙法，以替公子逆变劫难命运？”

狐偃微微一笑，道：“此非逆转，乃是公子的运势使然，一切日后自有分晓。赵大夫不必犹豫，尽速安排公子离去之事吧！狐某先去办一件事，十日后于齐国重聚。”

狐偃说罢，便欲离去，贾佗见狐偃身子瘦弱，乃一介寒儒的模样，不由替他担心道：“狐先生孤身上路，晋国君夷吾恨你入骨，必欲杀你而后快，狐先生难道不惧吗？”

狐偃微笑不语，他已知贾佗心思，心道：“他必然以为自己是一介寒儒，手无缚鸡之力之辈矣！”狐偃抑郁多时，此时骤然豪气大发，只见他仰天一啸，身形已随啸声骤起，犹如电光一闪，众人眼中，已失了狐偃的踪影。

贾佗这才暗暗吐舌，心道：单凭这一手“如影化形”的绝顶轻功，便决不在我贾佗之下，甚至我贾佗全力施展，也未必及得上他的灵幻神奇！狐偃先生原来身怀绝世神功，又精于玄学兵法，重耳有此人相助，真如虎添翼也！当下贾佗也信心大增，决心拼尽全力，助重耳成大业。

重耳早知舅父狐偃之能，倒也不甚惊奇。但赵衰平日只闻其名而未睹其技，今日一见，不由叹道：“狐先生兵法、玄术、武功皆称绝顶，有他相扶公子，实乃晋国百姓之福啊！”当下赵衰也再不犹豫，立刻着手准备重耳离去的工作去了。

重耳匆匆入内，向其妻隗四姐告辞道：“晋君将使人攻狄，为免祸及狄国君臣百姓，吾惟有远赴他处。你须尽心抚育儿子，二十五年后，吾若不至，你方可再嫁作他人妇。”

隗四姐哭道：“男儿志在四方，妾不敢留君。但妾今日已经是二十五岁了，再过二十五年，便该进棺柩矣，还去嫁什么他人妇！妾一直等到君回来就是了！”

重耳别过妻子隗四姐，走回厅中，贾佗和赵衰匆匆而进，对重耳道：“接狄国探子回报，晋兵已距狄城不远，公子宜快速离开！”

于是匆匆奔出狄城东门，慌忙之间，所有财物均未及携带，十分狼狈。重耳不由叹道：“若舅父狐偃在此，便不致如此张皇失措了！”赵衰、先轸、司空季等随臣，闻言不禁暗自惭愧，均道：若狐偃在此，果然进退从容，看来运筹帷幄、指挥驱策之能，当真非狐偃莫属啊！可惜狐偃另有要事，也不知他现下隐身何处？

但此时也再无法等待狐偃到来，晋兵已逼近，重耳尚未脱离险境，只好依狐偃的预先安排，一路向东，准备东入齐国，以避过夷吾的暗害。

入齐国须经卫国，重耳等一行人，抵达卫国边关时，已又饥又疲，却身无分文，亦无财物，连换点充饥口粮的值钱物品也没有。

赵衰等无奈，只好直趋卫国关城下。城上关吏问其来历，赵衰道：“吾主乃晋国公子重耳，避难在外。今欲往齐国，望贵国给些许方便，日后必不敢忘贵国大恩。”

关吏闻讯，连忙飞报卫国君文公姬毁。卫国上卿宁连主张让重耳入城招待，并判断重耳日后必得晋国。但卫国文公道：“吾祖好鹤亡国，吾复国于楚丘，乃得齐国桓公之助，晋国袖手旁观，更欲乱中取栗。卫晋虽然同姓却未通盟好。而且逃亡之人，成得什么气候？根本无足轻重！吾若迎接，便须设宴招待，徒费钱财物力，把他逐走便算了吧！”

于是关吏拒不让重耳等人入城，重耳等人只好绕城而行。贾佗怒道：“卫文公姬毁如此可恶，待吾入城，把他一剑杀了！”

赵衰道：“蛟龙失势，犹如蚯蚓而已，贾壮士且忍怒气，待日后再临城相责便了。”

贾佗又道：“不杀便不杀吧，但彼等既如此无礼，吾等剽掠其村庄富户，以济燃眉之急，彼亦怪不得也！”

重耳叹道：“剽掠者即盗贼也，重耳运逢磨劫，当有此难，吾宁肯饿死，亦不可因此干盗贼之为！”他自逃亡在外，迄今已十一年了，年岁渐长，意志也日渐坚强。

贾佗等无法，只好保护重耳缓缓向东面而行。众人饥疲难耐，十分艰辛。眼看已到中午时分，亦即午膳之时，众人的肚子更如鼓作鸣，十分痛苦

难受。

不久抵达一处叫五鹿的地方，见田野中有数个农夫，正在田间吃饭。赵衰见状，上前向农夫求赐一饭。农夫道：“你等从何处而来？”

赵衰道：“吾等乃晋国之人，远行缺粮，请赐吾主人一顿饭食。”

农夫冷笑道：“堂堂男子汉，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反而向我等求食？我等村野农人，吃饱了才能耕作，岂有余粮赠予他人！”

赵衰无奈道：“吾主正饥渴，若不赐食，请借盛水器皿好吗？”

农夫不语，忽然挖了一块泥土，捧给赵衰，笑道：“你若有本事，此土便可化为器皿也！”

重耳一听，认为农夫辱他，不禁脸色涨红，十分难受。贾佗忠心护主，见状不由大怒，疾冲上前，把农夫食饭的碗夺过，运力一捏，碗即碎裂。

贾佗再欲出手教训农夫，赵衰急制止，向重耳贺道：“恭喜公子！”

重耳仰天长叹道：“吾竟受农人欺辱，沦落至此，尚有何喜之有？”

赵衰道：“不然，得饭易，得土难。土地乃国之根基，今天竟借农夫之手，以土地授予公子，此乃得国之兆啊！岂非天大喜讯么？公子快上前拜领吧！”

重耳一听，猛忆起狐偃临别之言，果然快步走上前去，跪下接过那一块泥土。

众农夫见了，均大笑道：“这等人真的疯了！”

翼城郊晋国王陵，晋武公之墓的碑位，此时又耸起一座石碑，石碑上的主人，却是半昏半醒、半英明半荒淫的晋献公的名号。

原来晋献公死时有遗命，将其遗体，葬入其父武公的陵墓，与先父合葬。献公的心思是，他蒙父陵祖荫，总算稳守基业，再大大扩展了晋国的疆土，父陵有此威力，他自然亦希望荫庇他的儿子奚齐，毕竟奚齐亦是他的亲生骨肉、姬氏的血脉。晋国遗命大臣荀息，果然依照献公的遗命，把他入葬武公的陵墓。

在这座父子二人合葬的神秘陵墓前，此时有一人凝神而立，目注陵前的两块墓碑，久久沉吟不语。

忽地，他仰天长叹一声，喃喃地道：“献公呵献公！你虽有荫庇子孙之意，但可知你尚未入踞此墓，你欲荫佑的子孙血脉，便已连遭杀戮之劫，连

亡三子？此墓虽有灵气，也荫佑你光辉了一段日子，但此墓属‘淫蝙蝠’之格，一脉必出五煞，你自身已遭一煞，才至于晚年如此昏败荒淫！哎，四煞已然应验，尚有最后一煞，不知落在你姬氏子孙的哪一位身上也！”

墓前之人，原来便是在狄国与重耳分开去办要事的狐偃，他当日一路飞掠、向西而行，重耳等人尚在半途饥疲难忍，十分难受之际，狐偃便已掠抵晋国王陵前面了。

狐偃负手凝注了一会，忽然跃身而起，即从袍袖中取出六幅纸符，纸符上面，分书六人姓氏，竟是：晋献公姬诡诸，太子申生、次子重耳、三子夷吾、四子奚齐、五子卓子等六人姓名。

狐偃把六张纸符分别列于陵墓石碑前面，却并非晋献公姬诡诸的墓碑，而是放在晋武公姬称的王陵碑前。然后狐偃俯身向墓碑拜道：“吾狐偃虽出生狄国，但人士晋国，身为狄国人，心向晋国土，此心可鉴日月！今为晋国基业着想，欲施‘血染请煞’大法，以定晋国姬氏子孙血脉命运，以便运筹应对，以助晋国。衷衷此心，天日可鉴！”

狐偃拜颂毕，忽地咬破中指，向晋武公的墓碑上喷去一口鲜血，顿化一股血箭，射于晋武公的陵碑上面，把墓碑染红了。狐偃又沉喝一声道：“血染请煞！有煞现煞，有灵显灵，速请应验！”

狐偃喝声未落，晋武公的墓碑上面，忽地射出五道光华，光华分七色，分为青、黄、赤、白、黑、橙、紫。七色光华，又分为五股！分别射向墓前排列的六道纸符，怪异之极。

更诡异的是，其中黑、白两色光华，竟同时射落书有晋献公姬诡诸的纸符上面。狐偃一见，即不由微叹口气，暗道：七色中白者主气运平稳，虽不算大旺，但亦有所作为，黑者主凶兆，若为君王者，则主行为乖戾昏败，如今黑、白两色光华，齐聚于献公命符上，恰恰应验了他既承纳“蝙蝠祖脉”的龙气，但同时又受五煞中的一煞侵扰，他的半昏半醒、半英明半昏败荒淫的命运，便绝非偶然而发也！

再看太子申生的纸符上，射落的竟是黄色光华。狐偃知“黄”乃主七月凶劫之灾，申生遇难恰在七月，由此可见“蝙蝠龙脉”五煞之一，已应于申生身上。

狐偃沉吟间，但见“赤”色光华射落于四子奚齐的纸符上，而“青”色



光华，则射于五子卓子的命符上。狐偃不由微叹口气，心道：青、赤二色，皆“凶煞”之色，若逢于九月，则大凶之极，必死无疑，四子奚齐、五子卓子，果然均横死于九月，“蝙蝠龙脉”的五大煞气，果然十分可怕！

狐偃转念又暗道：如今四煞已然应验，那尚有一煞，未知落于谁人身上呢？而剩下的姬氏子孙血脉，亦仅为夷吾、重耳两人而已也！两人之中，到底谁受此可怕劫煞呢？狐偃心中转念，不由盯着那“橙”色光华不放，因为他深知，七色中的“五煞色”，便只剩下“橙煞”一色了，此“橙煞”落于谁人身上，谁受的灾劫亦必十分可怕！

狐偃心念未了，突见那“橙”色光华，竟呼地射落于三子夷吾的纸符上面。狐偃一见，不由猛吃一惊，暗道“橙”色乃“微贵”之色，落于夷吾身上，他贵为晋国君王，便绝非侥幸了！

果然，在“橙色光华”射落夷吾的命符上一霎，“赤色光华”重又快如电奔，射落重耳的纸符上面，且在纸符上跳跃，状态十分灵敏！

狐偃心头不由如遭电殛，他不由仰天长叹道：“若然如此兆应，则重耳危也！晋国姬氏子孙，谁能抵御如此可怕的‘蝙蝠龙脉’！”

狐偃心念电转，抬头又见那至贵的“紫色光华”，竟悬空不动，久久不肯降下，似乎未定这股尊贵之极的“蝙蝠龙气”授纳谁家。狐偃暗道：“紫气”乃“蝙蝠龙脉”至尊至贵龙气，而“赤气”乃“蝙蝠龙脉”中最可怕的“凶煞”如今“赤煞”既已落在重耳身上，也惟有至尊至贵的“紫气”才可以化解了！但那“紫色光华”仍悬而未决，未知射落谁家，万一再落夷吾的命符上，那便是“橙紫并济”、“微贵加大贵”夷吾的“龙气根基”将不可动摇，而重耳所受的“极凶赤煞”，势必牢不可破了！

如何是好？如何处置？如何化解？一连三大疑难，在狐偃脑际翻涌，一时间，就连这位惊世的“风水兵法大师”亦怔怔地呆住了。

忽地，一缕意念，犹如电光闪耀，于狐偃脑际掠过：“天之道，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化八卦……无藏而有余，无为而笑大巧！这不正是地脉学上之‘大空而大旺’的道理么？”

狐偃脑际灵光一闪，忽地欣然而笑，喃喃地道：“重耳命运，既然如此险恶，那便顺其势而逆变其格，来个先置诸死地而后生吧！”

狐偃主意已决，便毫不犹豫，猛吸一口真气，凝运于指，先向墓碑排列

的‘重耳命符’射去一道指气，先后指势一挑，‘重耳命符’便飞升而起。狐偃的指势一旋，射向墓顶，只听嗤嗤嗤的一阵破空尖啸，凌厉无匹的指力，挟带“重耳命符”，竟透墓而入，片刻不见！这等绝世神功，若非亲眼目睹，简直决计不可相信，因为太匪夷所思了。

但狐偃这一着却意味深长之极，因为重耳的“命符”入墓，便犹如把他的“命运”射入墓中，置他的“命运”于死地，亦即犹如把重耳活生生的葬入墓中了。这便是狐偃的‘置诸死地而后生’风水妙法，但是否可以“重生”，那不但须看狐偃的施法，亦须凭重耳自身的命数、天数，一切均缺一不可，这等惊天妙法，果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匪夷所思。

狐偃毅然施此大法，此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座晋国王陵，连眨眼亦不敢，他的全副身心，均聚于这座神秘的“蝙蝠龙墓”中了。

因为狐偃深知，重耳目下已身受“赤煞”之磨劫，这是他在过去的十多年艰难岁月的命运根源，此时他再把他的“命运”置诸死地，若不能“重生”而破墓而出，那重耳不出半年，必定遭劫横死，决避无可避！这便有如把重耳的生命做赌注，是生是死，是衰是旺，便由此“大空大旺”的风水大法定夺了，试问狐偃身为重耳的舅父，又怎敢有丝毫的大意？

狐偃心中正焦切不安之际，眼前偌大的晋国王陵，忽地一阵啸鸣，就如地火于墓中奔腾呼啸似的，狐偃的心情更焦虑了，因为他知道“重耳命符”入墓后已生感应，是否可以“重生”，很快便可见分晓了！

稍一会后，墓中的啸响越发急剧，似乎墓内的反应异常激烈，忽地，墓顶之上，射出一道强烈的紫光，形如一尾横空紫龙，腾空而上，竟欲飞舞而去！

狐偃一见，不由惊喜交集，喜的是“重耳命符”与“蝙蝠龙脉紫气”已汇合一体，惊的是若一旦飞遁，那不但这座“蝙蝠龙脉”龙气尽泄，连带重耳的惟一转机也从此烟消云散了！

狐偃不敢有丝毫的犹豫，猛一顿足，身形电射而起，快如电光射向那道“紫龙光华”，他于虚空中右手疾伸，攫住“紫龙光华”的“龙角”，沉喝一声，便使出“旋乾坤”的绝顶神功，硬生生地把“紫龙光华”扯降墓碑之前，狐偃的双脚刚触着墓地，他手中扯住的“紫龙光华”，竟已化回写有重耳名姓的“纸符”上，惟一不同的是，纸符原来是赤红色，此时却已变作十

分悦目的紫色了！

狐偃一见，不由长长地松了口气，因为他已断定，重耳身上所受的“赤煞”已于墓中得“紫龙气”相助，化解消融掉“赤煞”，更进而与“紫龙气”混融一体，亦即承纳了“蝙蝠龙脉”惟一至尊至贵的龙气了。

狐偃见大事已定，他亦再不敢逗留，因为他深知，刚才所施的“大空大旺——置诸死地而后生”的风水大法，对重耳的肉体必定产生强烈的冲击，若抵受不住，肉体的衰败，反过来亦会影响他的命运。

狐偃把手上捏的“重耳纸符”小心地藏于袖中，然后运指连射，把墓碑前排列的其余五道纸符击碎，被风一吹，顷刻化为乌有。然后他便电射而起，疾如闪电般地向东面方向飞掠而去。因为他早已安排重耳向东而奔，他此行便恰好与重耳等人的去向同一路径。

狐偃施展绝世轻功，快如日行千里的骏马，重耳等一行人虽然比他先走三日路程，但狐偃仅花了二个时辰，便追及重耳等人的行踪了。

远远地，狐偃只见前面的树林中，有人影急慌地来回走动。狐偃一眼便认出，那是大夫赵衰的身形，他不由猛吃一惊，因为赵衰如此慌惶，那重耳便必定有甚不测，果然也遭受“置诸死地而后生”风水大法的磨劫了！

狐偃片刻也不敢拖延，猛一运力，身化电光，划进林中，果见重耳躺在林中之地上，身旁的赵衰、贾佗等人，慌惶得团团乱转。贾佗功力甚高，首先便发现了狐偃，他不由大叫道：“狐先生！快设法救重耳公子生命！”

赵衰抬头一看，见是狐偃驾临，不由以手加额道：“天幸狐先生及时赶回！公子他果然多灾多劫，今回也不知他是否逃得出此生命之劫矣！”

狐偃也不做声，向前一掠，抢到重耳身前，只见他面色红如鲜血，双目紧闭，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狐偃见状，心中不由微叹口气，暗道：他的肉体果然已遭“赤煞”之劫，若非及时赶回，只怕一切均化作云烟消散了！

当下狐偃也不及细加解释，立刻吩咐贾佗，以树叶盛一掬清水备用。他取出衣袖中的“重耳紫命符”，生火烧成灰烬，融于清水中。他扶起重耳的头部，以树叶当汤匙，把“符水”喂重耳饮服。狐偃犹怕重耳吞咽困难，暗运一股真气，直抵重耳的咽喉，重耳张口一吞，“符水”便全数饮进腹中去了。

赵衰、贾佗等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狐偃施为，心中均不由一阵惊奇，暗

道：为甚狐偃竟似神仙，未卜先知，不但及时赶至，且早就备好救命“纸符”呢？

狐偃却从容而立，对众人的疑惑如浑然不察。

就在此时，忽听躺在地上的重耳大叫一声：“热煞我也！”然后便霍地睁开眼睛，视线首先落在狐偃身上，惊喜的嚷道：“啊！舅父你终于回到重耳身边啦！舅父可知刚才几乎热煞重耳也！”

狐偃微笑道：“公子目下总算安然无恙，且从此劫磨渐消，你的‘磨劫之命’亦已届转机之时矣。”

重耳迷惑道：“舅父，为甚会如此呢？”

赵衰在一旁忍不住了，插口道：“狐先生，刚才端的是怎么回事？好不教人惊惑！”

狐偃目注重耳，微笑道：“公子乃当事人，一切且由他说说吧！”

重耳微一思忖，即迷惑的道：“重耳刚走近林中，大概是午时时分吧，忽感一道赤红如血的光华射入体内，随即热不可挡，心胸沸腾，神志也昏昏迷迷。迷糊间，但感仿佛被人扔进一座灰而黑的万丈深渊中，耳际响着凄厉厉的尖啸。正惊惶间，忽见一尾紫色真龙，飞舞而至，龙首疾伸，叼住重耳，腾空而上，心胸的涨热也逐渐消减。待冲出万丈深渊，但见天际光华灿烂，大地一片光明雄浑……重耳心中一喜，也便苏醒过来也！舅父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重耳说着他不可思议的异事、他的疑问，绝不仅限于他，他身边的赵衰、贾佗、先轾、司空季等随从，亦迷惑得很，急欲知悉其中的缘故。

但狐偃深知，他以“大空大旺——置诸死地而后生”的风水大法，令重耳与祖坟蝙蝠龙气融汇，从此晋国姬氏一脉中，便只有重耳承纳祖脉至尊至贵的“紫龙气”，他的命运亦从此“光明宏大”，不过“龙脉之道，贵在潜移默化，才能成大器，否则一旦亢进，便成“龙气过盛”的暴君了！他因此不敢向重耳轻泄他的施为。

只见狐偃微微一笑，意味深长地道：“公子不必疑惑，吾临别之际，已向公子详释乾坤天道，乃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易，循环往复，繁衍万世，岂有穷期？是故世间万物可演化，阴极即阳，物极必反，衰极必旺，旺极必衰，一切皆于此天道演化也！”

就如公子刚才所见，热极转凉，黑暗的尽头，不就是光明灿烂吗？但依此天道之势而行，终可达光辉命运之彼岸也。”

狐偃说至此，忽地戛然而止，再不肯吐露多半句了。重耳心中虽然似懂非懂，但他深知狐偃的神通本领，他既然不肯泄秘，便必有他的道理，因此他也不敢再追问下去，只在心中默默思忖狐偃论释的“天之道”罢了。

# 攻心之战

## 第五回

众人续向东行，不久便进入齐境，齐国的君王是齐桓公，此时是诸侯的盟主，正欲借重耳来牵制晋惠公夷吾，因此不但准其进入，而且隆重接待，齐桓公见重耳只身出逃，妻儿留在狄国，便把本族的一位姑娘齐姜嫁给重耳。又赠重耳二十辆用四匹马驾驭的大车！为他安置一座宏华的府第，齐桓公又答应待时机成熟，即助重耳返国为君。

重耳十分感激齐桓公，对眼前的豪华生活亦十分满意。他酒饱饭足之际对妻子齐姜叹道：“想起往昔逃难四处奔波的日子，如今却享尽荣华，当真是从地狱步进天堂啊！莫非吾之命运当真由衰极而转大旺吗？吾愿终老于此也！”齐姜却不以为然，但也无可奈何，因为齐姜奉齐桓公之命，不但要重耳快活、乐不思国，而且要监视他的行踪动向。但齐姜自嫁给重耳为妻，她发觉重耳待人处世十分谦和，他的命运与她已密不可分，因此她绝不希望重耳便如此终老异乡。齐姜左右为难，无计可施。

很快，在安乐的日子中，重耳在齐国已过了七年岁月了。在这段日子中，齐国本身发生了一系列的剧变。先是齐桓公病死冷宫，诸公子争位，国内大乱。到齐孝公即位，平定诸公子之乱，又改变齐桓公联中原诸侯抗楚的国策，归附楚国，与中原诸侯宋国等交恶，中原诸侯均纷纷改变与齐结盟的策略。

赵衰与先轸、司空季等面议道：“吾等投奔齐国，原以为齐国乃中原诸侯盟主，可助吾等复国，但如今齐孝公已更改祖训，改国策，诸侯反叛，齐国尚有能助公子复国吗？”

先轸道：“依赵大夫之意如何？”

赵衰道：“惟今之计，只有另投大国，以作良图。”

先轸道：“狐先生精通天机地理，何不先询问其意？”

赵衰等人称是，于是齐来拜访狐偃。此时狐偃正在府中沉思，见赵衰、先轸、司空季、贾佗等人神色仓皇而进，他微一思忖，即微微一笑道：“公等深夜到访，莫非为公子复国之事感为难么？”

赵衰等忙道：“是啊，狐先生果然料事如神，非吾等所及也。如今公子沉迷女色酒乡，吾等十日难见其面，长此下去，吾等均得客死异乡也！还谈甚复国大计呢？此事务请狐先生速做谋略！”

狐偃微一沉吟，即决然的道：“昨晚吾夜观星象，已有异兆现世矣！诸位且随吾到郊外一观，再做决断！”

于是众人随狐偃来到郊外一处叫桑阴的地方。举目望去，四周均是百年以上的老桑树，绿荫重重，格外幽寂。桑林侧，却有一座山丘，高高突耸于平原之上，果然是一座天然的绝佳观天台。

狐偃领众人登上山丘之巅，负手而立，含笑不语。赵衰等抬头仰望，但见满天星斗，闪烁不定，令人眼花缭乱，不明所以。

贾佗内功高强，目力超乎常人，但亦仅能瞧得稍远之星斗而矣，根本不知其神秘诡异。他本就心直口快，此时按捺不住，先就大叫道：“狐先生呵狐先生！请快开解谜底，不然便把贾佗闷杀也！”

赵衰、先轸、司空季三人亦不约而同道：“是啊！狐先生到底见甚天象异兆了，我等怎地一无所察呢？”

狐偃微一笑道：“乾坤天道，亦即天运之势，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也。三大变一千五百年聚为一纪变，三纪变四千五百年天道循环也。治国者皆须知其三、五之变数，而欲知三、五变数，又岂可不察天象星斗所主人间、国土气运呢？”

贾佗心急道：“狐先生，如何可察天象星斗所主的人间、国土气运呢？”

狐偃甚喜贾佗的忠勇，日后必定是一位将帅之材，便有心传授他以天机之学，以便他于日后行军布阵时应用。于是伸手一指天际之东道：“贾佗，你且细察，东面星空，是否有星斗布成苍龙盘踞？”

贾佗闻言，运内力注目，仔细瞧去，不由惊奇的叹道：“果然！果然有星斗排列，布成一尾东方苍龙也……狐先生，这叫甚名堂？”

狐偃微笑道：“此乃东宫苍龙也，东宫苍龙又分七宿，分别为房宿、心宿、角宿、亢宿、氏宿、尾宿、箕宿，乃主人间之君王宫殿、农作谷物，以至人间吉凶祸福。此外又分为南宫朱雀、西宫白虎、北宫龟蛇玄武四大宫宿也。”

贾佗悟性奇高，稍点即通，忙追问道：“四大宫宿除东宫七宿外，其余

二十一宿如何分布？”

狐偃不禁欣然而笑，不厌其烦解释道：“南宫朱雀，所布乃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西宫白虎，所布为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北宫龟蛇玄武，则布为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四宫共计二十八宿，包含天地乾坤之吉凶，以及国家人事、兵灾兴亡等诸种异兆。”

狐偃释说到此，不但贾佗全神贯注，用心领会，连赵衰亦大感兴趣，追问道：“狐先生昨晚所见异兆，莫非与此二十八宿天象有关么？”

狐偃道：“不错，二十八宿主天下人间、君王、国土、气运之兴衰，当今天下大势，周天子已日渐式微，是故主天下之主的‘中宫’‘帝星’昏暗不明，而二十八宿主天下十二州，则诸侯各国于其中有迹可寻。”

赵衰忙道：“如何察寻？”

狐偃道：“西宫七宿位于秦域，则秦国之气运，当以其中的太白金星为其兆星，同时须察以参宿的狼星、狐星；吴国、楚国位于南，故主其兆者乃南宫七宿之柳宿也。而燕国、齐国位于北面，由北方玄武之虚宿、危宿星宫主兆，宋、郑住于东，‘古人以为宋国、齐国位于中国的东面’是故主其兆者，乃东方苍龙之房宿、心宿也。”

司空季、先轸二人一听，忙道：“那吾等之故国呢？何星主之？”

狐偃微笑道：“天下诸侯，皆有位属，独吾晋国位踞西北，因此西宫白虎、北宫玄武，均须审察，其中又以北宫之辰星，西宫之参宿为主兆星也。”

听狐偃释论至此，贾佗忽若有所悟道：“狐先生，既然吾晋国位于西北，那岂非与秦国之兆星有甚大渊源？”

狐偃见贾佗悟性奇高，不由欣然点头道：“好！贾壮士之忠勇，再加上辨察天机之学，他日不难成一代将帅之材也！你所问果然大有深意，吾晋国与秦国同以西宫参宿为兆星，秦晋之气运兴衰，果然有甚深渊源。兴晋者，秦也；他日亡晋者，亦必秦也。是故夷吾得秦之助，可踞晋君之位；但一旦秦若攻晋，则晋国必危，夷吾的运数，也就届临衰亡之期矣！”

赵衰毕竟阅历丰富，他微一思忖，即恍然悟道：“狐先生如此论断，莫非西宫白虎参宿星已有异兆可见么？”

狐偃微一点头，伸手向西面天际一指，道：“西宫参宿，共有七星，形如白虎，又名白虎星宿，而七星之中，有三星成一直线，位于七星的正中，



称为‘衡石’，在衡石三星之下，有三星成尖锐下垂之状，名为‘罚星’，乃主斩杀之事，诸位且看，目下参宿之‘衡石’大亮，‘罚星’闪烁不定，此乃主秦晋两国将有兵战斩杀之事也！”

赵衰惊道：“若然如此，那秦晋两国，谁胜谁负？战事延续多久呢？”

狐偃道：“晋位于西北，所主之星，除西宫参宿外，尚须察北方辰星，目下北辰星暗淡无光，乃主晋国气运晦暗不明；而秦之兆星‘衡石’却光华灿烂，主秦国气运正旺盛，相形之下，优劣立分，胜负亦可断定矣！”

赵衰一听，不必狐偃明言，已知晋国必败无疑。他沉吟道：“既形势如此凶险，吾等将如何处之？”

狐偃道：“因主晋国运之参宿，亦赖‘衡石’之余庇，衡石大明，主秦国气运旺盛，但亦主晋之国运尚有转机。秦晋之战，必不会拖延，虽以晋败而终，但亦是由衰转旺之兆也！而于此关键时刻，公子重耳的气运，亦属于逆变之期矣！”

赵衰、先轸、司空季等人一听，均急道：“是好是坏？是否因此可以得国呢？”

狐偃微笑道：“这便须看重耳自身的本命如何了！若其本命与此天机大势相配合，则便可以一飞冲天；若不然，则失此千载良机，他便从此沉沦，终生仅为一贪图享受的安乐公而已。”

贾佗怒道：“重耳公子敢贪图安逸，置国家危难、百姓困苦而不顾吗？吾甘愿舍生相随的人，绝非如此昏庸之辈啊……有道人谋亦可逆转天命，狐先生何不施展妙法，令重耳公子早日觉醒？”

赵衰亦忙道：“公子目下沉迷酒色，贪图安逸，不思进取，是否其本命与其父献公一般遭煞劫呢？”

狐偃道：“不然，自离狄国始，公子的命运已渐得祖脉龙气荫庇，因此入齐国后，他的命运已安稳下来，且步入富贵之境了，此乃其祖脉龙气荫庇的使然，根基雄厚，绵绵不绝，并非如献公一般的遭煞劫命运。不过，虽然如此，但若其本命不能冲破玄关，与天机运势相汇，则便只能永远保持安乐公的命运而已。”

赵衰、先轸、司空季等人一听，不约而同的齐声道：“狐先生，如何方可令公子本命冲破玄关？”

狐偃微笑意味深长的道：“这便是吾约同诸位夜上桑阴地之意也！此地幽静，远离齐人耳目，正好商议大计！

于是，众人在桑林中，悄言密语，商量行动大计。

不料此刻在桑林深处，却潜伏着重耳夫人齐姜的一位采桑奴，因晚上缺蚕料，因此夜采老桑叶。桑林茂密，桑奴的身手敏捷，而贾佗、狐偃等又忙于审察天象，因此谁也不知桑奴的潜伏。众人的密议，便被女桑奴听到了。

女桑奴回去，把狐偃等人的密谋，尽向重耳夫人齐姜泄漏。齐姜一听，立刻脸色一沉，喝道：“汝胡说八道什么？狐先生等对公子忠心耿耿，所做一切皆为公子着想，汝竟敢暗中挑拨彼等主仆关系吗？可饶你不得，来人，把她幽禁起来，不许外出半步！”女桑奴被齐姜关进幽室，失去一切的行动自由，她所偷听到的秘密，自然无法向齐人泄露了。

此时，重耳仍在卧室中熟睡，毫不知觉。齐姜走进卧室，把重耳推醒，悄声道：“我知道公子志在四方，计划离开齐国，这很好啊！但你可知公子的密计被女桑奴偷听到了，为防她向齐君泄露公子秘密，我已把女桑奴禁闭起来，公子宜尽速决断行事！”

重耳愕然道：“夫人怎的了？谁说吾将离齐？人生安乐，谁管其他？吾愿终老于此，再不往他处！”

齐姜一听，知重耳留恋齐国的温柔安乐窝，意志渐已消沉，不由幽幽地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只盼重耳早日觉醒，亦盼狐偃等人助他重新振作。

匆匆又过了半月，秦晋方面，忽然传来惊人的讯息，说晋惠公夷吾得秦之助，才得以返国为晋君，但却忘恩负义，在秦国饥荒时，不但不粮援秦国，反而派兵攻打秦国。秦国君穆公大怒，在粮荒稍缓，即挥军攻晋。晋国因夷吾的叛逆，已失天下人心，诸侯皆坐视不救，晋军因而大败，夷吾亦被秦军生俘。夷吾被囚于秦牢三月，得同父异母姐穆公夫人以死向穆公相求，又把晋国当初答应割让的五城交出来，秦穆公才放夷吾归国，不过，却把夷吾的太子留在秦国做人质不放。夷吾经此惊吓，已卧病在床，眼见时日无多了。

狐偃、赵衰等人接报，不由心急如焚，连忙密聚商议。赵衰惊道：“如今晋国夷吾将逝，太子被囚于秦，君位虚悬，诸侯虎视眈眈，人心惶惶，晋国危矣！”

先轸亦急道：“情势之急，狐先生宜早做决断。”

狐偃微一沉吟，即决然的道：“天机大势果然已生逆变，目下已是促重耳本命冲破玄关，与天机运势相汇之时矣，事不宜迟，吾等明日便行事吧！”

第二天一早，狐偃、赵衰、贾佗、先轸、司空季等人，早就守在重耳的府外，向重耳传话，说请公子到郊外狩猎。

此时重耳尚高卧未起，接报拒绝道：“吾染疾，不宜狩猎，狐先生等请回，改日再来。”

齐姜在旁听到，不由大吃一惊，她故意喝住欲出传话的侍婢，由她亲自出去回话，以示对狐偃等人的尊重。

齐姜深知狐偃之能，便邀他入静室！屏退左右，问狐偃的来意。狐偃答道：“公子小时，终日驰骋奔马，伐狐击兔，如今在齐国却久不出猎，只恐身体四肢也懈惰了，故特来邀猎，并无他意。”

齐姜笑道：“狩猎的场地，只怕不在宋国，便在秦楚两国疆域吧？”

狐偃大吃一惊，忙掩饰道：“狩猎而已，哪有以此遥远地做猎场？”

齐姜正容道：“实不相瞒，妾虽为齐国人，但嫁做公子妻，即公子之人也，当以公子之荣辱为妾之荣辱。此前妾已知先生等，欲施计劫持公子逃离齐国，以做振兴复国之壮举，先生又何必瞒我？妾今日又苦劝公子，以家国为重，可惜公子固执不从！不愿再涉风险，不肯再拼搏，妾有一计，未知先生以为如何？”

狐偃一听，这才知齐姜深明大义，乃女中丈夫，不由肃然起敬，忙道：“夫人有何妙计？但说不妨！”

齐姜道：“吾今晚便会设宴，把公子灌醉，狐先生准备车马，密载公子出城，到他醒来，已离齐国甚远，公子便欲反悔也不可能矣！”

狐偃向齐姜拜道：“夫人割私爱而存公子大义，贤德千古垂名也，吾等当依夫人之计而行。”

狐偃向齐姜辞别，返回别馆，与赵衰等人再做准备。凡车马人众，精刀武器粮草之类，皆收拾妥当，由赵衰、先轸等先押往城郊停泊等候。狐偃和贾佗，则备小车二乘，伏于重耳的府第外面，等待齐姜的讯息。

当晚，齐姜果然殷勤侍宴，又着奴婢歌舞，重耳十分快活，果然饮得酩酊大醉，倒于席上。

齐姜立刻传知狐偃。狐偃与贾佗火速进入，把重耳连人带席，用重褥垫

好，抬出府外，于车上安置好，另一小车安置齐姜，狐偃和贾佗亲推小车，趁夜静疾驰而出。到了城外，只见赵衰等人已在守候，众人把重耳抬上马车，他依然沉醉未醒，由齐姜亲于马车上照应。然后一众人马，便连夜驰奔，直奔行了百里，但闻雄鸡高唱，原来已是黎明时分了。

重耳忽然醒来，但迷迷糊糊的，尚不知身在何处。他探手触摸，但感软玉温香，原来夫人齐姜尚在他身畔，心中不觉稍为安定。他连忙道：“夫人，吾身下怎地不停颤摇晃，吾不是尚在齐国家中么？”

齐姜微笑道：“不为什么，只因公子身已在返家途中了。”重耳一听，不由大吃一惊，人也清醒了几分，忙道：“人生如梦，半生奔波，方得乐土，齐地即吾家也，又返甚家呢，夫人说笑么？”

齐姜肃然道：“此确然乃返家国途中，但须先入楚秦，若得楚秦相助，则公子返家国有望也。”

重耳一听，把尚留三分的酒意也吓掉了，他挺身而出，怒道：“如此，岂非未得晋，先失齐吗？岂有此理，必定是狐偃诸人害吾再度颠沛流离。”重耳喃喃地骂着，喝令停车，御者只好照办。

重耳蓦地跳下车来，见侍卫执戟守在一旁，便一手夺过长戟，向狐偃刺去。

狐偃不闪不避，从容镇静之极。重耳的戟尖距狐偃胸口只差三寸，重耳猛地醒起狐偃为他的多年辛劳，而且又是他的嫡亲舅父，刺出的长戟不由猛地顿住了。重耳见狐偃从容微笑，心中不禁又一阵恼怒，喝道：“狐偃，你如此害我，难道不怕死么？”

狐偃微笑道：“若狐偃真的害你！你手中的长戟如何近得吾身前，我狐偃并非害你，因此大可不闪不避。”

重耳怒道：“你与诸人使计将吾从齐国家中弄出来，累我辛苦奔波，这难道不算害我么？”

狐偃微笑道：“不然，吾等此举，令公子失去的只是苟且安乐，得到的却是整整一座家国大宏图，孰轻孰重，是得是失，公子自会判断。”

重耳沉吟不语，似有所警悟，但仍有余恨未息，恨恨地道：“此行有成则已，若无所成，吾欲食舅父之肉。”

狐偃慨然大笑道：“事若不成，狐偃不知葬身何地，岂能让公子吃得了？”

但若事成，公子当列鼎任食天下珍品，狐偃之肉嫌腥，公子岂吃得下了？”

贾佗怒道：“大丈夫当努力事成，救国救民，留传万世，岂能留恋安逸，贪图苟安，不思进取也，若公子再不觉醒，只怕令天下人心尽失也！届时公子将不得不永留异国，长做异乡之鬼矣！”

重耳沉吟半晌，眼见赵衰等人默不做声，显然均附和狐偃、贾佗等的见解，自己若再固执纠缠，不但失去家国，只怕连生命也保不住，更凭什么去做异国的安乐公呢？重耳终于把欲刺狐偃的长戟掷于地上，不但不怪责，反而向狐偃、贾佗二人拱手道：“两位苦口婆心，重耳一时误解，万望勿放于心。”

狐偃微笑道：“吾等欲助公子的大事矣，公子既已觉悟，吾等高兴尚来不及，怎会放在心上也。”

贾佗亦慨然道：“重立大志，吾辈永保公子周全，决无异志。”

于是众人重复入齐前的精诚团结，同心同德，誓要为振兴晋国而尽心竭力。

一行人到了曹国，曹国君共公虽年已成人，但性如孩童，他听说重耳身上的筋骨生成一片，乃大贵之象，便忍不住好奇，先把重耳等接待到别馆，然后趁重耳沐浴时，潜伏于别馆中偷看。

后来有人对曹共公说，他此举十分不妙，因重耳日后必成晋国君，且必令诸侯臣服，届时晋国强大，曹国便必定遭殃了。

曹公听了大惊，连忙送了一盒美食到重耳的别馆，食盒中内藏了一块美玉，意即希望重耳不要记恨，日后晋、曹两国的关系如美玉一般美好。

重耳自离了齐国多时，许久没尝到如此美食了，见了食盒，忍不住便要大嚼，却被狐偃制住，把食盒中的美食退了回去，却留下了那块美玉。

重耳不解道：“舅父啊，你好不古怪，现下美玉虽然是宝，但并不能换美食，美食不要，却要这块美玉做甚？”

狐偃道：“曹共公窥浴无礼，他此举乃欲修好。但美食乃口腹之惠，受之则被天下人视为贪图享乐忘自重之小人；美玉却是暗喻日后晋曹修好之意，公子他日得国，欲振兴强大，岂能不与邻近之小国修好而共抗强敌？今收美玉，乃表示公子不念旧恶，他日愿与曹国和平友好之美意也。”

重耳一听，这才明白狐偃的深长用意，不但不怪责他，反而向他殷切拜

谢教诲。

重耳等人，不久来到南方的大国楚国，楚国当时被中原诸侯视为“南夷”，即南蛮的意思，并不与之相交来往，但狐偃却劝重耳入楚，拜见楚国王成王。

楚成王听说晋国流亡公子重耳到访，十分高兴，又十分得意，对手下大臣道：“堂堂晋国公子，亦向吾行君臣之礼，看中原诸侯尚敢小觑寡人的楚国么？”

于是楚成王下令隆重接待重耳诸人，又摆设盛宴招待他。在席间，楚成王带醉问重耳道：“寡人大楚之强，比之中原诸侯如何？”

重耳正欲回答，狐偃已抢先回话道：“大王国强尚复修德，德政之下，民心向背，诸国孰优孰劣便立可分判也！”

楚成王呵呵笑道：“这位想必是以智谋闻于世的风水兵法大家狐偃先生？你既说修德，难道寡人所行朝政尚未称为德政吗？若然未达，寡人将如何再行修德呢？”

楚成王这一问，正是狐偃所求，他毫不犹豫，立刻道：“目下晋国内乱纷纷，百姓受苦，而公子重耳甚得晋国民心，假若大王助公子返国处政，则此德行，天下绝不能及也。”

楚成王目注狐偃一眼，意味深长的笑道：“狐先生果然足智多谋，欲借楚国之力，扶重耳公子返国，但听说当初秦助晋君夷吾返国，夷吾却忘恩负义，不但承诺反悔，更见秦有难不救，甚至欲趁火打劫，这等反复小人，天下皆不耻也，未知重耳公子是否一如夷吾这类人呢？”

狐偃大笑道：“若公子乃如此之人，又何必千里奔波，辗转辛劳二十载，大王莫非并未听闻，公子以仁义著称于天下吗？”

楚成王却毫不放松，立刻道：“如此好极，假如寡人助公子返国，公子将如何报答寡人呢？”

狐偃微笑道：“美女和宝玉，大王有的是，漂亮的雀翎、名贵的象牙和兽皮，本是楚国的特产，流散去晋国去的，只是大王享用后剩下的余唾罢了，大王想必也不稀罕吧！吾以为知交在于知心，日后公子返国，必保证与楚国友好共存，这岂非比区区财物、地土更珍贵吗？”

楚成王笑道：“话虽如此，但于寡人总该有所报答吧，不然怎知是否重

义守诺呢？”

狐偃一听，目注重耳，示意他按事先教授的意思回话。重耳悟性奇高，即依计而回答道：“若蒙楚君相助，重耳有幸返国，日后万一晋、楚交战，彼此大军于战场相遇，重耳必定令军先行退避三舍，以报答楚君之盛情。”

楚成王大笑道：“好！一舍为三十里，晋军届时退避三舍，亦即退让九十里，但假若届时楚、晋两军仍要交战，公子将如何处之？”

重耳又依狐偃之授计，慨然道：“若如此尚未能求谅于楚君，吾只好左手执鞭和弓，右手拎弓箭袋，与楚君较量一番了。”

楚国大将军子玉此时在廷上陪酒，见重耳志气宏远，知日后必为楚国争霸中原之大患，便劝楚成王把重耳杀掉。楚成王却另有计较，他认为目下楚国尚未有足够的国力与中原霸主齐国较量，而晋国又位于楚国入中原的要冲，假若两国结盟友好，日后借晋道而行，可直入中原攻齐，一举慑服中原诸侯。因此楚成王不但不想杀重耳！反而希望他能够返国为君，日后晋楚两国便有深厚交情了。

楚成王拒纳子玉之劝谏，派出兵马，把重耳等人护送入秦国。又答应假如秦国不助重耳返国，楚国必出兵以助重耳。楚成王惟一的要求是，希望重耳日后不要反悔承诺。重耳也郑重其事地答应了。如此一来，重耳的背后，便获得强大的楚国做其后盾，这对于他的返国处政，将有莫大得益。

# 中原逐鹿

## 第六回

重耳一众人，抵达秦国疆域，此时与晋国已近在咫尺！但重耳却过门而不能入，心中不由感慨万分。此事对他的日后处政将有莫大启发，这便是若国人弃之，虽身为君王子孙，亦一样要做流浪天下的逃亡人，因此如何令国人不弃，便成为重耳处政的根基了。

秦穆公接报，重耳等人驾临，而且有楚军护送，闻之不禁怒道：“晋国乃反复小人！想这重耳与夷吾同出一脉，也不见得有甚作为也！他明知寡人与楚君有仇，竟敢先去求楚君相助，再来求寡人么？吾怎可让此人人秦？”

秦国左庶长（即左丞相）百里奚闻言，忙进奏道：“楚君幸勿以夷吾与重耳相比较也！若此时拒助重耳，则正中楚国之计矣！”

秦穆公道：“百庶长何出此言？”

百里奚道：“重耳非等闲之士，素以贤能称著，晋人虽慑于夷吾的淫威，立其为君，但心多向重耳也。楚君成王深悉此点，料重耳日后必为晋君，因此隆重相待，交结重耳，更派兵护送其入秦，却并不直接送其返国，此乃楚君之嫁祸于秦的毒计也。”

秦穆公道：“楚君如何嫁祸于秦？”百里奚道：“楚派兵护送重耳入秦，其用意一方面乃向重耳示好，以便日后楚晋结盟，以利楚北图中原；同时又故意以此来激怒大王，料你必因此而拒助重耳，则重耳必然死心塌地投靠楚国。如此若重耳返晋为君，则晋楚结盟，秦国便危机四伏矣！况且重耳身边不乏能人，狐区文武全才，更精于风水奇术，长于兵法战阵；贾佗有万夫不敌之勇，赵衰亦忠心护主；重耳有此等能士相助，他返国为君，乃迟早之事。为吾秦土安全计，大王宜善加应对，以破楚国之计。”

秦穆公沉声道：“然则寡人将以何法破楚之计？”

百里奚道：“大王宜因势利导，拒楚兵入城，但隆重接待重耳，进而相机出兵助其返国，则重耳必感激大王德义，与秦国交好，只要秦晋相好，则南不惧强楚，更不虑齐国之威霸也。同时秦国以此义称天下，则霸业可成，



诸侯拜服矣！

秦穆公沉吟半晌，终采纳了百里奚的劝谏，但仍余怒未息，沉声道：“如此，那便先让重耳入城！看其情形再做打算吧！”

秦穆公派百里奚往迎重耳入城，但安置于别馆，秦穆公仍不愿接见重耳。

当晚，秦穆公因心情烦闷，于晚膳时多饮了几杯，不觉酩酊大醉，这一醉便一连五日五夜不醒，秦国臣属均大骇，百里奚亲自入宫诊视，但感秦穆公脉息如常，只是双目紧闭，口微张而不能言语。

秦穆公的太子嬴营时年已二十岁，已甚懂事，他见父王如此情状，不由大骇，忙召群医会诊，但均束手无策。

嬴营心性至孝，不由大为着慌，忙问左庶长百里奚道：“百庶长，父王如此，如何救治？”

百里奚沉吟半晌，方道：“按大王目下之状，似乎是与邪煞神灵有关矣，寻常的医道并无能救之。除非请得一人肯施援手，否则大王危矣！”

嬴营一听，急道：“此人是谁？但能请得此人，吾秦国王室必重加赏赐！”

百里奚道：“可惜此人非贪图富贵之辈，再重再厚的赏赐，也未必能令他心动！若能求他援手，除非能满足他的一番未了心愿吧！”

嬴营毫不犹豫道：“他若能救得父王性命，凭秦国之力，他有甚心愿不可达成！百庶长快说此人是谁，吾保证必令他达成心愿便了！”

百里奚似乎有心玉成此事，因此他一听便含笑道：“太子，实不相瞒，此人便是晋国公子重耳的舅父狐偃，此人有洞天彻地、神鬼莫测之能，更精于风水玄法，若他肯倾力相救，必可保大王安然无恙。可惜此人等闲请他不动，其中有甚大难处呢！”

嬴营忙道：“有甚难处？”

百里奚道：“太子试想，狐偃为助公子重耳返国，不辞劳苦，耗尽心力，跟随重耳奔亡二十载，他的心愿正是要让重耳返晋复国啊！但大王因恨晋君夷吾反复无常，背信弃义，祸及重耳，不肯相援，虽让彼等入秦，仍不肯相见，狐偃的心愿又怎能达成呢？在此情势下，又如何令他倾力相救大王生命？此等为难之处，望太子鉴谅。”

嬴营为父王的病危焦心，因此一听便断然的道：“百庶长，请去与狐偃传话，他但能救得父王，吾必在父王面前保他公子重耳返国便了！”

百里奚一听，不由欣然笑道：“很好，有太子亲口承诺，犹如大王准矣，这便必能令狐偃倾力救助也！吾这便立刻前去求请便了！”

百里奚说罢，果然立刻出宫，到城中别馆，拜访狐偃去了。

不一会，百里奚便领着狐偃进宫而来，太子嬴营一见，立刻趋前拱手道：“但得狐先生肯慨施援手，相救父王，嬴营感激万分！”

狐偃却微微一笑道：“救人危难，乃仁义者所为，嬴太子不必客气，只是太子所做承诺，狐偃也先代重耳公子谢过了！”狐偃的意思非常明白，他之所以肯施援手，完全是由于太子对重耳返国所做的承诺。

嬴营亦明白狐偃的用意，便忙道：“狐先生放心，但能施救父王之危，不但嬴营感激万分，父王亦必对狐先生另眼相看，届时狐先生但有所求，吾秦国君臣，断无拒绝的道理！”

狐偃一听！这才欣然一笑，大步走上前去，就近仔细审视秦穆公的状况。但见他脸色潮红，双目紧闭，口微动而不能言；又见秦穆公的印堂上，现出一股淡而柔的紫气，他微一沉吟，已瞧破秦穆公的奥秘了。

太子嬴营见狐偃久久沉吟不语，似乎脸露难色，心中不由大骇，忙趋前问道：“狐先生，父王的病情如何？”

狐偃微笑道：“秦君亦非患病，而是梦有奇遇，且所遇必与阴性有关，而此阴性又贵不可言，于秦国将有莫大裨益也！”

百里奚一直在旁注视，此时亦惊喜道：“狐先生神相之术惊人，既有此判，想必有其实！但未知如何方可证实呢？”

狐偃心中暗道：能否令秦国助重耳复国，便全在此一举了，吾自然要令秦国君臣信服，否则便被其轻觑吾晋国之人也！狐偃心中转念，便断然的道：“百庶长放心，狐偃当然可以验证也！”

嬴营却急道：“狐先生，不忙验证！且先把父王救醒过来再从长计议啊！”

狐偃道：“若要验证，先要救醒秦君，此乃二而一之事也。”

狐偃说罢，即默运真气，贯于双手，蓦地自秦穆公的“灵台穴”按去，一股强盛的阳刚真气，即从秦穆公的“灵台穴”注入，直抵入他的五脏六腑。

狐偃又以内力贯于音，向秦穆公的耳际“听宫穴”沉喝一声道：“秦君！秦君！何必留恋所遇阴人？人神两隔，只可神交，岂可身迎？既已获神示大吉，还不回身！”

狐偃喝声未落，忽见床榻上昏迷不醒的秦穆公，突然惊喜地大叫一声道：“你到底是谁？怎的教寡人既惊且喜，不能自持也？”

秦穆公说罢，双目便霍地张开，身子也一跃而起，他虽然昏睡了五日五夜，滴水未进，但依然神采奕奕，比日夜守在他床边的太子嬴营更精神十分。嬴营一见，大喜上前拜贺道：“好啊！父王终安然无恙了！狐先生真神人也！秦国的安危，多亏了狐先生啊！”

秦穆公的目光此时也落在狐偃身上，但见他含笑而立，神色从容镇静，并不以救人有功而沾沾自喜，心中不由一动，含笑道：“你便是跟随公子重耳的狐偃先生吗？刚才吾于惊喜中，忽然听到一缕劲音，透耳而入，直震吾之五脏六腑，然后吾便霍然而醒了，这劲音是狐先生所发的么？”

狐偃微笑道：“秦君留恋梦境所遇阴贵之神，不肯回身，狐偃怕秦君于迷幻中耽搁太久，有损元神，才唤秦君回返罢了，秦君不必惊疑。”

秦穆公一听，却更感惊奇，他目注狐偃，叹道：“狐先生果然有洞天彻地之能！竟连寡人所梦，亦了如指掌，真神人也……”

原来秦穆公当日心情烦闷，因晋公子重耳入秦之事不知如何处置，多饮了几杯，返宫后即沉醉不醒。秦穆公在梦中，忽感眼前一亮，现出了一位华服妇人，其身上衣饰如仙如幻，十分美貌，肌肤如冰雪，手握一副似有若无的令牌，向秦穆公微笑一下，即道：“吾乃九天玄女麾下太白宝夫人也，今奉天机使者之命，召大王往见，请随吾一行！”

于是也不待秦穆公答应，素手一拂，衣袖轻扬，秦穆公即身不由己，飞升而起，处身缥缈无际之间。正感惊疑，眼前现出一座华宫，宫中仙影幢幢，似迷似幻，莫名其妙。秦穆公正奇疑之际，虚空中忽地降下一幅素色之卷，卷上有数儿争逐一头白鹿，争斗得头破血流，十分惨烈。

秦穆公虽明知是卷上画像，但心中仍忍不住恼怒，喝道：“汝等面貌相似，似是骨肉血脉之亲，为甚同室操戈，为争一只白鹿好不胡闹！”

秦穆公喝声未落，画上数儿，忽然失去，只剩一位重瞳肋连的男子，骑跨于白鹿之上，在云际间奔驰往返，其状十分得意。

秦穆公正不明所以，耳际又传入一妇人脆声道：“大王，天机使者已向  
你展示三十年内之天机大势矣，你且遵而行之，不要迟疑！”秦穆公正欲回  
话，眼前一花，那位“太白宝夫人”又悄立于前。

秦穆公忙问道：“夫人，假若寡人依此处置，于吾秦国有甚好处？”

太白宝夫人微笑道：“天机使者有言，若大王遵而行之，将令吾助大王  
以成霸业，这好处还嫌小吗？”

秦穆公一听，虽不知“天机使者”要他“遵而行之”是甚，但若能让秦  
国称霸天下，决是他梦寐以求之事，他连忙道：“吾依天机使者言谕行之罢  
了，但未知夫人如何助我？”

太白宝夫人道：“吾居太白山下，大王往寻，不难发现，吾之夫君，弃  
吾而去，居于南阳，可惜与大王无缘，不然，君将万世留名也！”

秦穆公说到此处，忽地戛然而止。

太子嬴营忙道：“父王，以后又如何了？”

秦穆公微叹口气，道：“吾正思忖间，留恋不舍遂还，忽感有人于吾胸  
前，送入一股热力，十分猛烈，竟连身边的太白宝夫人亦惊得无踪了……吾  
正感失望，耳际又传来声声呼唤，令吾猛吃一惊，也就醒过来了！因此往  
下的事，吾百思不解，如何知悉？”秦穆公言下之意，似仍对那“太白宝夫人”  
留恋不已。

秦太子嬴营忙道：“父王，狐先生既有此神通，为何不向他求示呢？”

秦穆公一听，果然向狐偃探问道：“寡人梦境，历历在目，最难明白的  
是，吾曾见数儿惨烈，被吾一喝，即立消散，仅剩一重瞳肋连之儿，身跨白  
鹿，纵横驰骋，不知预兆什么？务请狐先生不吝赐告。”

狐偃微一沉吟，即欣然笑道：“此象所兆，并不难明，只是秦君一时疏  
忽了身边之人罢了！”

秦穆公奇道：“吾身边之人，谁有此福气，竟能跨乘白鹿，于天地间驰  
骋？”

狐偃微笑道：“白鹿者，有所喻也。史称中原争霸为‘逐鹿中原’，然则  
‘白鹿’者，岂非隐示‘中原大地’之意么？而跨乘白鹿，实乃日后将为‘中  
原盟主’之兆啊……但这一切须仰赖秦君之助，秦君亦因此而名动天下，受  
诸侯所景仰也！”

秦穆公若有所思道：“狐先生如此推断，那骑乘白鹿的儿郎，莫非便在吾秦国中么？此人到底是谁？”秦穆公因狐偃推断此人绝非他自己，心痒难熬，连忙追问道。

狐偃道：“秦君明鉴，吾王重耳恰好乃重瞳肋连，且恰好与公子夷吾等争逐晋君之位，既蒙秦君当头棒喝，便息纷争，而重耳亦因而跨乘白鹿，驰骋天际，如此天兆，岂非授意秦君慨助，以平晋国之乱吗？”

百里奚在旁亦连忙插口道：“大王，天意如此！决不可违啊！”

秦穆公沉吟道：“看来重耳公子甚有来历，吾今助他返国，他日贵为中原盟主，却如何谢我呢？”

狐偃决然的道：“秦秦咫尺为邻，若公子有幸返国为君，他在位一日，必保晋秦永结盟好，守望相助，以谢秦君！”

秦穆公一听，这才欣然一笑道：“很好！狐先生代重耳之诺，胜于空许割城让土十倍也！秦晋只要修盟结好，又何惧中原诸侯虎视眈眈呢！而且天意已示！授意寡人助平晋乱，吾当不容推辞也！”

狐偃一听，他亦知秦穆公乃一守信之人，既答应相助，便绝不会反悔，如此一来，重耳返国之事，也就水到渠成了！

狐偃欣然间，不料秦穆公却意犹未尽，又郑重地问道：“狐先生，天意既授吾助晋平乱，想必对吾有些好处，先生能揭示一二么？”

狐偃沉吟半晌，竟难推断，便试探的道：“天降大任于斯人，必有异兆，秦君且细思是否如此。”

秦穆公道：“吾于梦境所见，亦即太白宝夫人所示，皆已告知先生，余者绝无所知。”

太子嬴营此时忽然接口道：“父王，儿臣三日前果然遇有异兆呢！”

秦穆公忙问道：“有甚异兆？你快说知！”

嬴营道：“儿臣三日前出狩猎！至太白山脚，忽遇一自称陈仓之人，说其曾于土中得一异物，形如球体，浑身尖刺，短尾四足，嘴尖锋利。陈仓欲持之上献父王，途中遇见二名童子，均年约十五六，不辨男女，见陈仓手持之物，一齐拍手笑道：‘此物肆虐地下之人，如今却落入地上人之手矣！陈仓大吃一惊，忙问究竟……’”

秦穆公听到此处，又惊又奇，追问道：“二童子如何回答？”

嬴营道：“那二童子即回话说，此物名刺猬，于地下喜吃死人之脑，吸其精气，便能变化，状似死物，实变幻无穷，需小心抓紧！陈仓大惊，连忙用力捏紧。不料陈仓猛捏之下，他手中的猬状物似负痛，吱吱作响，随即发人声道：‘吾亦知以是非做人情也！这二童子，其实乃一雌一雄，名叫陈宝，乃野鸡之精。世人遇之，得雄的贵为天下之王，得雌者亦可称霸四方，汝不追而擒之，便是得小芝麻失大西瓜也！’那陈仓一听，连忙一手抛掉猬状之物，转而去捉那二童子！”

秦穆公听说“得雄者可为天下之王！得雌者亦可称霸四方”不由心痒难熬，连忙追问道：“那陈仓捉到了么？”

嬴营道：“那陈仓正欲去追捕二童子，二童子忽然化作野鸡，扑飞而去，快如闪电！陈仓连影子也瞧不清，却如何捕捉？到底被其逸遁了！”

秦穆公不由跌足叹道：“这便白白走宝矣！苍天为甚作弄寡人？不让寡人遇之亲手捕捉此称王称霸千载良机！可惜啊可惜！”

此时狐偃却微微一笑，胸有成竹道：“秦君勿虑，其实天意已示此宝物去处矣！”

秦穆公一听，不由大喜道：“狐先生快道其详，只要让寡人得此宝物，吾当竭尽全力助重耳公子返国！”

狐偃欣然而笑道：“秦君既顺天意而行，狐偃又怎敢隐瞒？那二童子既自称‘陈宝’，实即化名‘陈仓’之人也，且与秦君梦中所遇‘太白宝夫人’为同一化身。彼等既现身于太白山下，那于太白山仔细搜寻，必有所获也！”狐偃一顿，又加了一句道：“天意如此，秦君还犹豫什么呢？”

秦穆公却笑道：“话虽如此，但寡人却需先得此宝物！才可确然相信啊！”

第二天，秦穆公果然下令太子嬴营、左庶长百里奚相随，亲赴太白山狩猎，实即搜寻那“惊天异物”。众人于太白山狩猎，一面仔细搜寻，但均无所获。直到抵达陈仓山，山脚忽然腾飞一雌鸡，玉色无瑕，光彩照人，十分艳丽。

秦穆公一见，心中不由一动，就如他在梦中见着那“太白宝夫人”一般。他连忙下令生擒活捉，绝不许损伤雌鸡分毫。几经辛苦，终于把雌鸡捉住，献到秦穆公的手上。秦穆公十分高兴！笑道：“汝不是那‘太白宝夫人’么？”

寡人对你可是梦绕神回啊！”

秦穆公话音未落，他手上的雌鸡已忽然不动，化作石鸡，但色彩依然艳丽非凡。

百里奚一见，连忙向秦穆公拱手道：“恭喜大王，此宝物即狐先生所称之‘太白宝夫人’也，得雌者可称霸四方，乃秦国之大吉兆也！宜于陈仓山上建祠供奉，当可佑吾秦国千秋万世！”

秦穆公果然下令于陈仓山上建祠，供奉此石雌鸡，祠名称为“太白宝夫人祠”，又把陈仓山易名为宝鸡山。

秦穆公返回秦都咸阳，重谢狐偃。但秦穆公仍意犹未尽！对狐偃叹道：“闻说得雄者为天下之人王，得雌者称霸四方！吾虽已得雌，狐先生是否可助吾再得雄呢？”

狐偃一听，不由呵呵笑道：“秦君，天意如此，又岂能既得雌鸡而望雄哉！”

秦穆公无言以对，深感但能“称霸四方”，已是莫大功业，岂可再奢求“天下为王”。于是，秦穆公不再犹豫，决定派兵相助重耳返国。

说也玄妙，秦国自在陈仓山供奉“太白宝夫人祠”后，每年春秋两祭，每祭的早晨，山上即闻鸡鸣，声可传二三里外。

而秦国自穆公助重耳返国，继晋国之后，果然亦国力日盛，终贵为“中原盟主”称霸四方。

至于秦穆公当日所渴盼的“得雄者为天下之王”的“雄鸡”，他在梦境中已获“太白宝夫人”告知“别居南阳”。而南阳恰好是四百年后汉光武帝刘秀的出生地，刘秀后来也果然贵为“天下之王”。如此玄奇之说，一笔带过，也就不提。

此时晋国君惠公夷吾，病重卧床不起，但他病越重，杀机便越盛，为重耳返国夺其君位，竟下令大杀重耳的旧臣亲朋，把晋国弄得昏天黑地，狐偃判断，目下已是返国的最佳良机！于是但向秦穆公提请，派兵护送重耳返国平乱。

不料重耳等尚未离开秦国，晋惠公夷吾便已病逝，传位给他的儿子姬圉，是为晋怀公。狐偃断然决定，趁晋怀公根基未稳，民心未定，即刻返国。

秦国派出的大军由百里奚亲率，护送重耳，大军走到黄河边上，狐偃拿

了一块宝玉献给重耳，道：“我跟着公子风尘仆仆走遍天下，一路上得罪之处甚多，连我自己亦深感有愧，更不必说公子了，如今快将返国为君，我亦不好意思再留在公子身边！便让我告辞退隐吧！”

不料重耳接过宝玉，想也不想便扔进河里，一面叹道：“舅父于我，如再生父母，区区一块玉石，怎及得舅父的价值于万一？若拿宝玉与舅父相较，吾宁愿弃玉千万，而独留舅父一人也！”

狐偃见重耳意态真诚，知他的“祖脉蝙蝠龙气”，果然已与他的本命潜移默化，从此再难摇撼，便打消了告退归隐之意。

护送重耳的秦国大军一路向晋国进发。渡过黄河，便进入晋国国境，接连攻下了令狐、桑泉等几座城邑。晋国新即位夷吾之子姬圉闻说重耳打回来，便派遣军队前去堵截。

二月初四这天，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广柳，重耳派赵衰赴晋军营，晓以大义，晋军便退到郇城。十一日狐偃代表重耳，与秦、晋两国大夫在郇城签订盟约。第二天，重耳便接管了晋军。十六日，重耳顺利进入晋都曲沃城，第二天，举行了朝见祖庙的仪式，晋国军民上下归心。

晋怀公姬圉见大势已去，赶紧出逃。重耳遵从狐偃“势须顺从应劫天意”的主意，派人赶到高粱城，把逃到该地的姬圉杀死了。

重耳终于接位晋国君，是为晋文公。不久又平定了夷吾旧臣的叛乱，晋国大局初定。

重耳时年已六十二岁，处事十分稳重。他平定了夷吾旧臣却芮等人的叛乱，却不滥杀，甚至连当日曾逼他割袍脱身的大将勃鞞也不加追究，仍任大将之职。而重耳很快平定却芮叛乱勃鞞出力不少。重耳的宽宏大量，很快便赢得了晋国军民臣属的拥戴，他的晋国君位，也很快稳定下来了。

重耳已重用跟随他的旧臣狐偃、赵衰、司空季等人，把三人封为上卿大夫。

重耳又依狐偃的建议，励精图治，整顿内政。先行安定社会秩序，进而改革内政。实行减轻关税，便利交通，促进商业，宽恤农业等政策。坚持论功行赏，赏罚分明的治国之道。

依狐偃的安排，扩充并加强了军备。全国建立上、中、下三军，各军设将佐二人，位同朝卿。上军大将由勃鞞出任，中军大将地位最尊，等同统率



三军的元帅。狐偃又力举贾佗出任三军元帅之职。

当时晋国的国土甚广，在晋献公的积极拓展下，据有今太原以南的山西南部，及陕西的韩城、澄城、白水、谷阳、大荔、骊山、临潼、华县、华阴、潼关等地，以及河南的灵宝、陕县、济源等广大地域。

在重耳的锐意整政变革下，晋国重现生机，一派和平安定的景象，财富日丰，国力渐盛。

重耳又采纳狐偃的主张，承认晋秦共处同一命运，合则两盛，分则俱败。与秦穆公积极修好，互以照应。秦穆公亦深知秦国的国力，尚比不上晋、齐、楚三国强盛，也欣然与晋盟好，晋秦两国和平互助，晋国的后顾之忧彻底消除了。

不久，又发生了一宗大事，周襄王姬郑被其子姬带与戎狄密谋夺位，赶了出来，投奔到郑国暂避。天下诸侯为此大为震惊，国力强盛的诸侯欲趁机图谋“王”位，国力弱小的诸侯却胆战心惊，均盼周襄王复位，以保平安。

此时晋文公重耳即晋君位不久，又刚平定了夷吾旧臣却芮之乱，虽然大局初定，但一切尚未足与强大的诸侯抗衡，特别是位处南面日益强大的楚国。

就在此时不利的形势下，上卿大夫狐偃却主晋国派兵护送周襄王返国。但重耳和下卿大夫赵衰却疑虑重重，未知是否派兵。

重耳道：“周襄王目下被困郑国，若护送他返周，必经强楚地域，楚王素与周王有仇怨，晋国此举，无疑大惹楚国反感，若因此攻晋，则吾势危矣！”

大夫赵衰亦进言道：“且闻秦穆公亦有意派军送周王返国，若晋国抢先派兵，必惹秦国猜忌，则晋秦盟约，便毁于一旦，晋国后顾之忧必大增也！”

狐偃胸有成竹的微笑道：“不然，目下楚国势盛，中原诸侯皆大感忧惊，急需有人带头结盟，以抗强楚。因此‘尊王攘夷’，乃晋国目下最佳之策略也。尊王者！即尊周王朝，攘夷者，即与被中原诸侯视为‘夷’的楚国抗衡，只要有人敢于带起‘尊王攘夷’的旗号，则天下诸侯必然归心也。而赵大夫所虑，惹秦国猜忌，吾自有妙计，以息秦穆公的疑忌，保证不但不惹秦国之疑，相反大大加固晋秦之盟好也！”接着，狐偃又向晋文公重耳建议他的一番妙策谋略。

晋文公重耳听罢，沉吟半晌，终抚掌叹道：“狐大夫谋略之佳，其鬼神莫测也！吾意已决，便按狐大夫之计而行吧！”

# 兵不厌诈

## 第七回

晋国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果然甚得中原诸侯的拥护。晋国的军队，顺利把周襄王护送返国都洛阳，周襄王十分感激晋文公，赏赐他“南阳之田”即今河南济原西南的阳樊 河南温县的温城 河南济原县的原城 河南修武县的赞茅。晋国的疆土，一下子顺利拓展到中原的腹地，声势大盛。

与此同时，中原诸侯对晋国也另眼相看，纷纷表示拥护晋国的“尊王攘夷”主张，隐隐然晋国已成为中原诸侯的“盟主”了。

更妙的是，与晋国同样有“拓展争霸”之心的秦国，不但不嫉恨晋国的成功，反而十分感激晋国的重诺守信，秦穆公甚至对他心腹大臣百里奚叹道：“幸得卿当日力排异议，与重耳修好，不然，哪得今日的秦晋盟好，令吾免却后顾之忧哉！”

原来当日按狐偃的谋略，晋国在出兵护送周襄王返国之前，重耳先行派狐偃入秦，与秦穆公协定，护送周襄王返国打的是“秦晋共勤王”的旗号，但由于晋国距周国都洛阳不远，由晋国就近派兵护送。让秦穆公不费一兵一卒，便可坐享“勤王”的美名，又使自己获南阳之田的实惠，而又绝不惹秦国的猜忌。

同时，又与秦穆公约定，若秦国攻楚的商密，晋国必派兵相助，以利秦国向南发展。这一着，果然甚合秦穆公的心意，不久秦国派兵攻占楚国的商密（河南淅川县南），晋国亦依约派兵协助，这令秦穆公十分感激。

不料这又是狐偃的谋略，他一方面以此来诱秦国向南发展，不做中原谋图，减少秦晋为争夺中原盟主的机会，同时又导致秦国与楚国为敌，增加楚国的后顾之忧，反过来却大大有利于晋国与楚国的“中原争霸”。

晋国此时虽已有一定实力，但楚国是强盛几十年的大国，兵力对比仍然是晋弱楚强，如此拉拢秦国，便可以部分改变这种不利之势，增加“中原争霸”的实力，狐偃的谋略，可谓一举三得，一箭三雕，神妙之极。

晋国上有晋文公重耳励精图治，下有狐偃、赵衰、贾佗等大臣辅佐，国

力日盛。

此时楚国亦力谋向中原进军，在楚国强势之下，宋国先败于楚，向楚称降，及后曹、卫等中小弱国，亦纷纷归附于楚。中原诸侯中，只剩下晋、秦、齐三大国尚未屈服于楚。楚国要称霸中原，便非要与三国为敌不可。

楚国趁齐国与鲁国交恶的时机，齐国内乱未息之时，不惜劳师远征，向东北进军，进攻齐国。楚国的战谋显然是先克齐，控制黄河以南广大地域后，再转锋对付秦晋两大国。

晋国国力日盛，又与秦有盟好之约，引起中原形势的变化，楚国因晋秦结盟而大增后顾之忧，不敢放手进取中原。而晋国却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视楚国为“南夷”以拒之，以稳保中原，进而称霸中原。如此一来，晋楚两国在战略上针锋相对，旗鼓相当，两国的最后战略决战便势不可免了！而导火线便是楚国的进攻宋国。

宋国君襄公一向标榜仁义，在他为太子时，便曾向他的父亲宋桓公请立庶兄目夷为宋君，因此得了“让国”的贤名，当时的中原霸主齐桓公非常器重宋襄公，把自己的太子姜昭即位之事拜托宋襄公。

齐桓公死，王子争位，宋襄公仗义兴兵，领导诸侯平定齐国内乱，立太子姜昭为齐孝公。宋襄公自以为“仁义可服天下”，便以“仁义”为旗号，欲会盟诸侯，继齐桓公之后为中原盟主。

宋襄公见楚国欲图中原，便想起而领导诸侯，与楚抗争，他的口号便是“仁义”抗楚，与诸侯会盟于孟（今安徽霍邱县）。不料楚成王却带了军队来会盟，把孟包围起来，活捉了宋襄公，并押着他反攻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县）。楚国攻宋数月不下，才把宋襄公释放了。

中原宋襄公归国后，恨郑国亲楚，发兵攻郑。郑国求救于楚，楚国于是攻宋救郑。宋襄公被逼从郑国撤军，回到宋境内的泓水（涡河的支流，经今河南商丘一带），与楚军相遇，发生了楚宋之泓水之战。

当时，宋襄公的军队已在岸边列好了阵势，楚国渡河求战。当楚军渡到了泓河一半时，宋国大将子鱼进言道：“敌众我寡，宜利用敌立足未稳之机进攻，请君下令出击！”

宋襄公道：“不可，此乃不仁之举也。”当楚军渡河完毕，尚在列阵之时，子鱼又请求趁机进攻楚军，宋襄公又道：“未可，否则即不义之师也！”

最后，当楚军一切部署妥当，宋襄公才下令进攻，之前更擂响战鼓，以向楚军示警备战。楚军便就强于宋军十倍之数，待立稳脚跟，弱小的宋军如何是楚军之敌，结果楚军大败宋军，宋襄公自己也被楚军箭伤，幸得大将子鱼拼死相助，才带着残兵，逃回宋都。宋襄公身边的虎贲护卫，死伤殆尽。

宋襄公逃回宋都后，自知难与楚国抗衡，无奈只好向楚国求降。

但宋襄公降楚是被逼的，万般无奈的，因此当晋国由重耳为君后，日渐强盛，晋秦结盟，宋襄公反楚之心复萌，不久便派使者赴晋，向晋国归附，并发誓反楚，以报泓水一箭之仇。

泓水之战后，重耳曾与狐偃谈论宋襄公的得失，重耳道：“襄公自称仁义之君，不加害已受伤的士兵，不擒捉有白发的兵士；又称古训遗戒，战争不可以辟隘拒敌，因此虽然亡国，亦不能在敌军未排好阵前迫攻也。宋襄公似乎十分仁义，但为甚却反招其败？”

狐偃道：“襄公于战谋无知也，楚军本是强劲之敌，当其处于险隘之地，而又尚未排好阵势，正是宋军击敌的良机。乘敌困于险境，然后勇而击之，乃取胜之道，有何不可？就算如此，宋军也未必可以取胜，再者宋军面对的是十倍强敌，即使敌军中有年老的士兵，但只要尚未放下武器，便是致命的敌人，该俘获的也要俘获，只有大量杀伤敌军，才能有效保存自己，攻敌之不备，克敌于必胜，此乃用兵之道。宋君连此基本法则也不懂，如何指挥战争，如何克敌制胜，其败乃其愚仁蠢义之必然也！”

晋文公重耳不禁连连点头道：“宋襄公假设若有舅父如此高人相扶，或可挫败楚军，舅父于吾晋国，当真不世奇珍也！”

狐偃却淡然一笑道：“君不必如此奉赞狐某，成功之道，乃在于上下齐心，治国处政，指挥战争亦如是也。战时须靠将士用令，血战杀敌，单凭狐偃一人，成得什么气候，目下宋国有意归附于晋，且誓言反楚，此举必惹楚国大动杀机，一场大战，只怕已迫在眉睫矣。”

晋文公重耳尚未尽信，疑惑道：“楚国既知晋秦结盟，其力足以抗衡其敌，尚敢贸然攻吾晋秦大国吗？彼若不攻吾，吾亦暂不会攻楚，然则大战何来一触即发也？”

狐偃微笑道：“晋楚均欲称霸中原，中原任何之国发生战争，晋楚皆难置身事外，所谓唇亡齿寒，唇之受创，必危及强齿，两相猛烈撞击，乃势所

必然也。”

狐偃当日与晋文公重耳论述天下大势，半个月，楚国果然发兵进攻宋国。宋国君襄公箭伤未愈，岌岌可危，中原诸国大为震惊。

楚军进攻宋国的联军，包括郑国、陈国、蔡国、曹国、卫国等众多附庸国的军队，声势十分浩大，把宋国的国都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包围。宋国连一个楚军也打不赢，更何况是面对众国的联军。宋襄公绝望之下，曾欲向联军投降，以免百姓遭殃，保持他的“仁义”之风。但他的儿子（即后来的宋成公）却力主坚持拒敌，宋国的大司马公孙固和子鱼，亦坚决主张坚守待援，于是宋襄公才派出大司马公孙固潜出商丘城，向晋国求救。

公孙固几经艰辛，终于进入晋都翼城。晋文公接报，立刻接见公孙固。公孙固请求晋国出兵救宋！晋文公重耳一听，心中便吃了一惊，暗道：狐偃的推断，果然一一应验，中原的战火，已烧近晋国，吾是否可以置身事外呢？晋文公沉吟未决，公孙固只好先行退出待令。

晋文公当即把狐偃、赵衰、贾佗等文武大臣，召到偏殿，商议大计。

晋文公重耳道：“宋国使臣公孙固，向吾请求出兵救宋，此事令吾十分为难。想吾返国仅只四年，虽大局初定，但晋弱楚强之势未变！若吾救宋，势须远征宋国，侧背必受楚与曹、卫之威胁，月吾势必以劣势之兵，与强盛楚军决战，此大不利也！若不救宋，宋必因援绝而降楚，吾进取中原便大受阻滞矣，两难之局，卿等有何高见？”

大夫赵衰从晋国的安定出发，立刻进言道：“目下之势，晋国决难与楚国抗衡，一动不如一静，吾宜静观其变，按兵不动为上策也！”

大元帅贾佗却奋然道：“如此退缩，岂非被楚国视吾晋国软弱可欺吗？吾愿率五千轻骑，直闯楚都，取楚君的人头回献大王。”

晋文公重耳微叹口气，道：“贾元帅虽其勇可嘉，但五千晋军，须面对百万楚兵，犹如鸡蛋碰石，岂有完卵？此乃匹夫之勇，不足取也，舅父为甚默不做声，又有高见教吾？”

原来上卿大夫狐偃，一直在一旁沉吟思忖，并无论议。直到重耳发问，他才微微一笑，道：“大王，报施救患，取威定霸，在此一举也，因此宋国不能不救，但也不能轻出远救。”

重耳道：“如何不能不救，又如何不能轻出远救呢？”

狐偃道：“目下大势，中原诸国，惟晋、秦、齐尚未向楚国屈服，亦惟吾三国尚有力与强楚抗衡。宋国若不救而降楚，则天下皆感寒心，逼向楚国降服，则楚国更不可一世也，且楚若得宋，而曹、卫两国又已属楚附庸，则楚军矛头所向，下一步必定是吾晋国，届时缓冲之地尽失，晋国危矣，因此宋国目下之危，吾非救不可也。”

狐偃一顿，又续道：“但亦不能远道赴宋而救，因楚国率六国联军，兵力已胜吾三倍，再远道驰救，必成疲兵，楚联军以逸待劳，吾军不战而自败也。”

重耳急道：“既不能不救，又不能出兵远救，却如何处之？”

狐偃微笑道：“曹国、卫国皆距晋国不远，且同属楚国之附庸，更有份派兵加入联军攻宋，吾出兵攻曹、卫，明则救宋，实则调楚军远道救曹、卫两国，则吾便可以以逸待劳，反客为主，予楚军以迎头击之。”

大元帅贾佗一听，大声叫好道：“好一个攻曹卫救宋之策，如此一来，吾军大可预做准备，楚军远道救曹，趁其立足未稳，吾即予以痛歼，此上上妙策也。”

晋文公重耳眼神一亮，但仍有点犹豫，沉吟道：“此计甚妙，但吾当日曾向楚君承诺，若吾返国，他日与楚军战场相遇，必先退避三舍，‘一舍为卅里，三舍即九十里’，若守承诺，则岂非让楚军有备而战，失了以逸待劳的妙处么？若不守诺，则必被天下人耻笑吾晋国言而无信，两难之处，却如何化解？”

狐偃微一吟，即胸有成竹的微笑道：“大王放心，吾自有应对之策，保证既被天下人赞吾晋国言而有信，又令楚军人吾圈套，大败而回。”狐偃一顿，又含笑补充一句道：“这叫兵不厌诈、惟胜之道么！”

晋文公重耳大喜，决然道：“如此甚好，寡人意决矣，救宋大军，便由狐大夫统率，兼领大将军之职，即日开赴。”

不料狐偃却没有接旨，重耳大奇，忙道：“舅父文武全才，难道不愿领此重任么？”

狐偃微一摇首，道：“不然，但为君之道，当赏罚分明，任用得当，文尽其材，武尽其责，国家才能兴盛。大王既已封贾将军兼领统率三军的大元帅之职，于此紧急关头，临时易帅，此大不吉利之举也，因此大王宜命贾佗

统领三军为帅。”

晋文公道：“吾亦虑及此点，但当今世上，运筹帷幄，挥军布阵之材，谁能与舅父相比，因此委决不下，惟有偏劳舅父你也。”

狐偃道：“不然，文臣之材，乃于处政中磨练；武将之能，乃于战场历练，铁不打造成器，剑不磨不利也。贾将军宜出任统领之帅，狐偃甘愿做其军师，从筹策，望大王恩准。”

晋文公重耳一听，大喜道：“如此甚妙，文有狐大夫之材，武有贾将军之能，与楚军周旋，吾无后顾之忧也，便依狐大夫之意行事吧！”

当时即决定，把晋国的军队扩编一倍，由狐偃、贾佗亲自教授布阵、攻击之法，成为一队进可攻、退可守的坚甲阵大军。

周襄王二十年正月，晋国调动大军，云集边境，打出“伐曹助夷为虐，派兵攻宋”的旗号，宣示天下，从而揭开了晋楚大战的序幕。

狐偃于晋军中安排调策，由三军大元帅贾佗指挥，大军迅速逼近曹卫边境。狐偃派人向卫国借道伐曹国，卫国因已降服楚国，与曹国同一阵线，自然拒绝借道。

狐偃于是不动声色，秘密撤军，绕道从南河（河南汲县黄河渡口），渡过黄河，以闪电进击之势，突然攻占卫国五鹿（河南清丰县西北）。然后又进军斂孟（河南濮阳东南），与齐国君昭公会盟。

卫国君成公被晋军攻围，晋齐已会盟于斂孟，不由大骇，慌忙请求背楚加盟，却被狐偃坚决拒绝。卫成公无奈，只好向楚国告急求救。不料楚军未到，卫国臣民因卫成公无能昏庸，已起而逐之，迎入晋军，晋军兵不血刃便占领了卫国。于是就近直捣曹国，很快便攻陷了曹国，生俘了曹共公。

晋攻曹卫，依狐偃之意，乃为了调动楚军解宋之围。不料楚军统兵主帅子玉亦精于谋略，不受晋军攻曹卫所动，却加紧围攻宋都商丘（河南商丘县）。

宋国危在旦夕，宋襄公于惊急中突然去世，其子成公接位，向晋国紧急求援。晋文公接报，不由又惊又急，连忙奔赴军中，与狐偃、贾佗商议。

晋文公重耳进入中军大营，未坐下便忧急的道：“吾攻曹卫，意在调动楚军远道赴救，不料楚军不为所动，攻宋益急，宋国危在旦夕，吾若不救，宋国必亡，则楚国更形坐大矣！但吾若出兵救宋，顿成远道疲兵，楚军以逸

待劳，则吾胜机甚渺茫也！这却如何是好？”

狐偃沉吟不语，暗暗道：从战略而论，楚军不受吾调动，而急攻宋国，便化被动为主动，反而迫使晋军非南下救宋不可，吾军虽已攻占曹卫，解除南下救宋之侧背威胁，但面对楚国与郑、许、陈、蔡诸国联军，兵力仍处劣势。以劣势之兵远道救宋，则不但救宋不成，反而有被楚联军歼灭之危！如何化解此危呢？

狐偃沉吟良久，终决然的道：“惟今之计，既暗调楚军不成，便实施明动之策吧！”

狐偃此言一出，不但晋文公重耳不明所以，连三军统帅贾佗亦迷惑道：“狐大夫如何动楚军？”

狐偃道：“楚军不派兵救曹卫，反攻宋益急，显见其已识破吾之围曹救宋策略也；且若攻陷宋国，则中原腹地便落入楚国之手，楚国图取中原，便势所必然也。因此于楚国而言，攻取宋国，远胜于救曹卫……”

重耳急道：“楚若不救曹卫，则必陷吾军不利之势，如何可令楚军之优势逆转呢？”

狐偃胸有成竹的微笑道：“这便是吾欲实施明动楚军之策也！楚国挟诸国联军之势，如虹贯日，强盛无比，独吾晋军，实难攫其锋；因此势须令楚国有后顾之忧，然后可令其分兵兼顾，则吾军便可化劣势为优势也！”

晋文公重耳道：“如何可令楚国分兵兼顾？”狐偃道：“当今天下大势，周室已然衰落，无力排解诸侯之事，惟诸侯自救也，楚国势大，各诸侯纷纷降附，惟一尚可与楚抗衡的，只有齐、秦、晋三国而矣，而楚最忌惮的，亦即齐、秦、晋三国联盟，三国之中任何一国之力，甚至是二国联盟，亦未足以令楚国分心。因此目下最佳的策略，是设法令齐秦两大国与晋国联盟，共同抗楚，若达此目标，则楚军之强势便会消解也！”

重耳沉吟道：“此策虽妙，但秦国穆公有百里奚匡扶，齐国新君孝公姜昭，亦非等闲之辈，轻易不肯卷入漩涡，于此危急关头，如何肯与吾晋国结盟呢？”

狐偃微笑道：“晋国与秦国有盟助之好，且乃近邻，秦穆公自然不会弃晋而助楚，因秦楚乃世仇也；而齐孝公姜昭，乃宋襄公扶助登位，宋国有难，齐国若见死不救，必被天下人耻笑忘恩负义也，因此齐、秦两国均有弱点可



令其与晋结盟！”

狐偃一顿，又胸有成竹的续道：“因此目下上上之策，乃密使宋国送一些好处给齐、秦两国，请两国向楚国说情，解宋国之围。另一面吾则把曹共公扣押，逼其分曹、卫两国国土部分于宋国。楚国与曹、卫乃盟国，知曹、卫两国的土地被宋国分占，必定不肯接受齐、秦两国的调停撤围宋之军。齐、秦两国既已得到宋国的好处，必定不满楚国的强硬，届时齐、秦两国出于自身的利益，便不得不出兵参战矣！齐、秦若出兵参战，楚国三面受敌，必然三面分兵，于吾晋军之压力便大减，吾则寻机与楚军决战，必可一战而胜！”

晋文公重耳喜道：“此乃以楚之矛，攻楚之盾妙计也，吾决行之！”

果然，宋国很快便接受晋国的建议，派出使者，携带大批财宝，分赴齐、秦两国，请求两国出面调停，求楚国撤攻宋之兵。齐孝公与宋国交情甚深，他的君位，亦赖宋襄公匡扶才能即位，如今宋国有难，又得了宋国的大批财物，若不出面援救，便被天下人耻笑为忘恩负义之徒，日后便在诸侯中尽失威信，因此齐孝公很快便答应代宋国向楚国求退兵。

而秦国方面，秦穆公得了宋国的财宝，他亦亟欲向中原进取，而趁机结交位处中原腹地的宋国，便是向中原进军的最佳策略，秦穆公与他的谋臣百里奚等商议后，亦很快答应担当楚宋两国的调停人。

而宋国又蒙晋国答应分曹、卫两国土地于宋，有了退路，宋国抗楚的决心便更增加了。宋国民奋勇抵抗之下，楚国主帅子玉久攻不下，被拖在宋国动弹不得了。

楚成王闻报宋国竟分了曹、卫两国的国土，而他这位霸主什么都未到手，不由十分恼怒。恰于此时，齐、秦两国均先后派人前来替宋国求情！请楚成王撤攻宋之兵。楚成王自然十分震怒，向齐、秦两国的使臣大吼道：“宋国私分曹、卫国土，视寡人于何物？宋国如此无礼，寡人誓要灭之，这与齐、秦毫不相干，插手做什么！”楚成王一口便拒绝了齐、秦两国的撤兵请求。

如此一来，秦穆公的面子挂不住了，且与他的进取中原战略产生极大冲突。秦穆公很快便做出决定，与晋国结盟，共同抗击野蛮无礼的楚国。

另一方面，齐孝公的调停，被楚国断然拒绝，亦十分恼怒，认为楚成王太强横，连这点人情也不卖给齐国，而且齐国又欠了宋国人情，在公在私、在情在理，齐国亦不能不出兵援宋。

恰好此时齐孝公听闻晋秦结盟，共抗楚军，他便立刻向晋秦两国示意，齐国亦愿加盟齐、秦、晋三国盟会，共同抗击楚军。

齐、秦两国的使臣，赴晋军军营，谒见晋文公重耳。晋文公听说齐、秦两国不但愿意加盟，还表示愿意派出大军，开赴中原，与晋军会合，组成三国联军，与楚军来个大战。晋文公不由喜出望外，正欲答应，不料耳际突地传入一缕劲音道：“且慢……此事容后再做决策……！”

晋文公重耳一听便知是他的舅公狐偃的“真气传音”因为在场中人只有狐偃有此神妙传话秘法。晋文公心中不由大奇，连忙借故走开，转入密营，狐偃果然随后跟至。晋文公迫不及待的道：“拉拢齐、秦两国加盟抗楚，乃舅父原定的战略大计，如今已实现在即，为什么却要延缓而决呢？”

狐偃微笑道：“大王少安毋躁！晋国不是欲图中原之霸吗？如今已实现在即也，千载良机，稍纵即逝，岂能轻率而行？吾晋国为达此目标，已付出甚大代价，若齐、秦两国加入，败楚之功，便三国平分矣；晋之霸业，何日可成！”

晋文公重耳一听，正好切中了他的隐衷，因为他自知已年迈，实现中原霸业，已时日无多，目下正是千载良机，若因此被齐、秦分享战果，他毕生追求的晋国霸业，便顿成泡影，他又怎会甘心。

晋文公不由微叹气道：“晋国霸业，吾所求也，舅公真知我心！但晋弱楚强，若单独抗衡，胜算无多，却又如何呢？”

狐偃道：“齐、秦既肯加盟，吾计成矣。因此只须齐、秦两国各自从东西两面，集结大军，逼向楚国边境，或直接攻取楚国的城池，则楚国必然被逼分兵以抗，楚军在宋境的兵力，便被大大削弱，吾再于国内增兵五万，合共十万大军！彼消我长，足可与楚军战矣！”

晋文公一听，不由抚掌喜道：“舅父妙计，鬼神莫测，吾决与楚军一战！”

晋文公依照狐偃的定计，向齐、秦两国的使臣宣布，晋国十分欢迎两国的加盟，但由于彼此相隔遥远，疲兵必败，因此希望三国于就近三面出击，令楚国首尾不能兼顾，则胜算甚高。

齐、秦两国的使臣返国，向穆公、孝公禀告晋文公之意，穆公、孝公均同意晋国的策略。

于是，秦国在西面集结大军，向楚国的边城重镇进逼，见楚军兵力薄弱，

便趁势一举攻陷了楚国三大城关。

齐国在东面向楚国的边境进攻，与守边的楚军激战，楚军十分顽强，寸土不让，齐军进展十分缓慢。齐孝公不得不服晋国定下的分兵进击的策略，亦更不会怀疑晋国拒绝组联军合击的用意了。

楚成王接报，齐、秦分从东、西两面进攻楚境，不由又惊又怒，但面对这等不利之势，他又不得不先求自保，不敢贸然向齐、秦两国反攻。

楚成王无奈下令楚军主帅子玉撤出宋都回防西秦，又下令申公叔撤离与晋军对峙的谷邑。楚成王在给子玉的训示中，着子玉“知难而退”，徐图后进。申公叔接令，当即撤出谷邑，楚军骤减其半，只剩下子玉的十五万联军在宋都。

不料子玉亦甚精于谋略，他向楚成王进言道：“此乃晋国欲分吾楚军优势之策略也，以坚决攻击宋都为宜。晋军于此势态下，必然被逼远道救宋，吾便可寻机歼之！”

楚成王沉吟不决，他一方面极恨宋国叛楚，又私分曹、卫两国的国土，因此极欲一举攻灭宋国，子玉的请战，部分迎合了楚成王这方面的企图。但另一面楚成王亦不能不重视齐、秦从东西两面的进攻，东面的楚军虽然把齐军的进攻阻挡住，但西面秦军却势如破竹，已接连攻陷楚国多座边关重镇，发展下去，楚国都的安全亦大受威胁，他不能不分兵抵御。在如此两难之下，楚成王惟有既不完全同意子玉的请战，但也没有坚决反对，他怀着侥幸的心理，希望子玉的楚军创出奇迹！因此也就容许子玉继续围攻宋都。

子玉知楚成王心动，便更加自负，他急欲与晋军决战，以便提高他在楚成王眼中的分量，为达此目的，子玉故意玩了一着妙招，派使者向晋文公提出一个和解的条件，即晋军允许曹、卫复国，楚国也可以从宋国撤兵。

楚国使者来到晋国军营，向晋文公提出了子玉的条件。晋文公顿感十分为难，因若不允楚军的条件，便违反了曹、卫、宋三国的利益，必遭三国的怨恨，于晋国的“中原霸业”十分不利，但若答应楚国的条件，则几经辛苦才得来的有利形势，便被楚国轻轻化解了，这对晋国的霸业亦同样不利。

晋文公一时难决，便与元帅贾佗、军师狐偃商议，贾佗奋然道：“吾尽可不理楚国的求和，吾愿统率大军，直捣商丘，与楚军决一死战！”

狐偃一听，即微笑点头，以示嘉许贾佗的勇气，但却没做声，似仍有所

保留。

晋文公大奇道：“难道舅父不同意贾元帅之议么？”

狐偃微微一笑，道：“与楚军决战，目下正是最有利的时机，乃势所必然之举也。但决战之前，宜先安抚曹、卫、宋三国之心，免三国暗生怨恨也。”

狐偃的主意，大合晋文公的心意。于是一面暗中许诺曹、卫复国，条件是必须与楚国绝交。一面又把楚军主帅子玉派来的使臣扣押起来，以激怒子玉，令他急于求与晋军决战。狐偃这一妙着，便把主动权始终稳据在晋军手上了。

# 城濮之战

## 第八回

楚军主帅子玉，在接获曹、卫两国与楚国绝交，并退出攻宋联军的消息，又见晋国把他派去的使臣扣押，不由大怒，深感在楚成王面前下不了台，惊怒之下，子玉连提防被晋军调动的戒心也抛开，当即下令楚军退出宋都商丘，奔赴曹都陶丘，寻求与晋军决战。

楚军经半个月的长途跋涉，终抵达曹都陶丘（河南定陶县）外围重镇成武，距陶丘西北面的晋军只有三十里的路程了。

子玉不让楚军稍做休整，便令楚军向成武发起攻击，守城的晋、曹联军稍触即弃城而逃。楚军迅速攻占了成武重镇。

晋军的软弱，令楚军主帅子玉十分得意，他向下属大笑道：“大王以为晋军真有三头六臂，怎料其一触即溃？此乃晋军虚张声势、徒有其名之实证也！大王若再怀疑！吾必全歼晋军，教楚人皆知吾子玉不惧什么‘勤王之师’也！”

于是子玉不再犹豫，也不准楚军稍做休整，下令全速向曹都陶丘进发，以逼晋军决战，期一战以求奇功。于是，十五万楚军日夜兼程，向曹都陶丘方面的晋国大军进逼，其势十分浩大。

陶丘方面，晋军已严阵以待，元帅贾佗已准备狠狠迎击逼近的楚军。此时狐偃却忽然向贾佗道：“元帅宜先退九十里，再做反击也。”

贾佗不解，晋文公亦十分迷惑，忙道：“为甚不待楚军疲困之际发动攻击，反而要向后撤呢？”

狐偃微笑道：“出兵打仗，理直气壮的军队士气旺盛，理亏的军队士气必然低落。吾晋国君当日于流亡时曾受过楚国的恩惠，曾亲口答应，日后晋楚两军于战场上相遇，必先让晋军‘退避三舍’，一舍为卅里，三舍岂非九十里么？我军后撤，便是向天下人昭示，晋国君乃重信守诺之人；若不后撤，便被楚军视为背信弃义，彼等理直气壮，士气高昂，晋军反而理亏，士气必然低落，这场仗便很难取胜也。况且吾军之所以‘退避三舍’，尚有更佳妙

着，稍后贾将军便会清楚明白了！”

贾佗深知狐偃精通兵法，更擅长于天机大势演绎，他的论证，必有其理，便不再犹豫，下令晋国大军向卫国境内撤退。

狐偃又派出使者，亲赴楚军军营，求见楚军主帅子玉。使者向子玉道：“吾主因有承诺，故先行退避三舍，望将军幸勿以晋军为怯也。”

子玉一听，他求战以建奇功心切，便傲然大笑道：“空言承诺，岂是为将之道？晋军若不畏怯，为何当初出兵攻曹、卫两国？见吾楚军逼近，却又说什么守诺‘退避三舍’，实即畏惧吾楚军大势，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汝不必多言，速回去告知晋君，除非他肯自缚以降，否则楚军决不停战，直捣晋都，把汝主生擒活捉！”

子玉果然不领晋军“退避三舍”之情，反而更断认晋军畏怯，下令楚军长驱直进，追击晋军，誓要把晋军全歼才肯罢休。

不料楚军将士，连日奔驰，日夜不停，早已疲困不堪，极盼休整。闻报晋军在前面已“退避三舍”，均认为晋国已给足面子于楚国，大可不必再苦苦相逼，因此均不想再追击晋军。但主帅子玉却硬要楚军日夜不休不眠追击晋军，楚军将士皆心生怨愤，士气越来越低落了。

虽然如此，楚军毕竟连克曹都陶丘，逼近卫国，眼看很快便可全歼晋军，子玉的傲气因而更足，决不肯就此罢休。他颁下军令，三军将士凡畏苦不前者斩，楚军将士对子玉的怨恨越来越强烈了。

晋军使者回去向晋文公、贾佗、狐偃等主将告知子玉的狂傲，晋文公气得脸色涨红，贾佗亦大叫道：“吾岂惧楚军？愿即与其决一死战！”

狐偃却从容微笑道：“很好！吾计成矣，管教子玉必死无葬身之地！”

晋文公半惊半喜道：“吾军已后退九十里，退避三舍之诺已践行矣，如今已快接近国境，再退便把战火引入吾国土上了！下一步将如何行动？”

狐偃微笑道：“吾军退避三舍，目的乃向楚军示之以弱，令其拼命追击，楚军因而疲上加疲！其战力已消耗三分之一；吾以此向楚军礼让，晋军则理直气壮，楚军则理亏士气低落，楚军之战力又内耗其三分之一也。但如此尚未足够，仍须再设法消耗楚军余下的战力！”

此时不但晋文公迷惑不已，连贾佗亦忍不住追问道：“依狐大夫之论断，楚军战力三已去其二，为甚尚未足以决战而胜之？”

狐偃道：“楚军虽已疲困，且士气低落，但其军力达十五万，加上所率陈、蔡两国之军，足达二十五万，所余战力并不可轻视也。再者楚军武器优于晋军，尤以战车为优，吾尚未足决战决胜也。因此尚须再耗其兵力，减其战车之数，届时吾军才可稳操胜算也！”

贾佗忙道：“然则如何方可再耗其军力，减其战车之数？”

狐偃微一沉吟，道：“吾军目下身处何地？”

贾佗自经狐偃多年教授行兵布阵之法，已比前稳重，更知每到一地，先审察地势地形，才下令驻扎，因此对晋军的态势，了如指掌，立刻道：“吾军已退出卫国边境，已抵黄河之畔，过了黄河，便是吾晋国之边关重镇城濮。因此若然再退，便把战火烧入吾晋国国土矣！”

狐偃一听，却欣然笑道：“好极了！贾将军之退兵路线果然依吾安排，一丝不苟，吾军取胜乃旦夕之事也！”狐偃一顿，又略述了他事先的周密安排部署。

原来晋国当时与卫国隔河相望，黄河东岸是卫国，黄河西岸是晋国。渡过黄河西行十里，便是晋国边关重镇城濮（今河南省濮城县），地理军事形势均十分险要。越过城濮，便可向晋国腹地长驱直进了。

狐偃当日率军进取曹、卫两国时，事先已部署五万大军，由晋军大将先轸、狐毛二人统领，留驻城濮，秘密潜伏，以备实施狐偃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而城濮这一座边关孤城，亦很快将因晋楚的一场惊世大战而名闻遐迩。

狐偃当下决然令晋军迅速西退，渡过黄河，进入晋境，又再迅速退回城濮地域，于险要之地隐伏下来，一面派人秘密召令城濮晋军大将先轸、狐毛二人，入晋军主帅大营候令。

此时，在黄河的东岸，子玉所率的楚军及陈、蔡联军二十五万兵力，已横扫卫国，逼近晋国边境黄河之畔。

子玉接报，说晋军仓皇后撤，已退入晋国境内。子玉不由大笑道：“黄河乃晋国之屏障，晋军竟不加防卫，反而退入晋境，这不是畏怯吾军还是什么！吾只要渡过黄河，便可直捣晋国腹地，灭晋之千古奇功！非吾莫属矣！”

子玉在中军正得意之际，前锋探子又回报，说黄河沿岸遗下大批晋军兵

器，黄河东岸晋国境内一片宁静，看来晋军已如丧家之犬，逃回晋国腹地去了。

子玉一听，不由又狂笑道：“晋军主帅如此无能，乃天降灭晋奇功于吾也！”于是子玉毫不犹豫！下令楚军及陈、蔡联军，不得稍歇，立即抢渡黄河，直捣晋国腹地，违令者斩。

楚军及陈、蔡军虽已疲困不堪，但子玉军令如山，不敢违抗；同时又见晋军果然仓皇而逃，渡过黄河便可直捣晋国腹地，晋国物产甚丰，届时必有所获，于是战意稍复，不畏黄河的惊涛骇浪，以小船乘渡，涌向黄河东岸。

但小船负荷太重，渡河之时，不少翻沉，连同船上的战车也沉入黄河水底去了。因此楚军渡河，未届实战，其战车便已损失三分之一，兵员也折损甚巨，渡河之后，楚军及陈、蔡联军，合计的兵力只剩二十万不到了。

不过，虽然如此，但与仓皇而逃的晋军比较，楚军及联军依然兵力占优。因为子玉沿途侦悉，晋军的兵力，其实仅十万而矣。因此渡河之后，楚军虽然损失甚巨，子玉仍傲气十足，对下属大笑道：“晋军以为区区一道黄河，便可令吾退却么？彼等兵力仅得十万，吾二十万大军以战之，何足惧哉！”

子玉下令，二十万大军分成左、中、右三军。中军最精锐，由楚军主力组成，子玉亲自统率，右军由陈国、蔡国的联军组成，战斗力最弱，而左军则由子玉的副将统带，战力次于中军。三军并进，向晋国的边关重镇城濮迅速逼近。

此时，在城濮左侧的一座山头上，布置了一座隐蔽的军营，居高临下，城濮四周三十里内外的地形地物，一一尽收眼底，地势非常险要。

这座隐蔽的军营，外表毫不起眼，只似一座普通的营帐。但营帐内，却由晋文公重耳、晋军军师狐偃、主帅贾佗等晋军首脑亲自坐镇。原来狐偃特地拣选了这座山头，做与楚军决战的“主帅营”。此时狐偃于“主帅位”上肃然端坐，右侧是晋国君文公，主帅贾佗，反而陪坐于左侧候令。原来贾佗深感刻下已届晋国生死存亡关键时刻，他的能力已应付不下，便坚决把指挥三军作战的大权交到军师狐偃的手上，贾佗自己以一员普通将领的身份候命。

狐偃到此时也不再犹豫推让了，因为他深知天机大势已届转移之时，晋文公重耳承纳的祖宗“蝙蝠龙气”，是否可助他成霸业，便须看此战的结果



如何了。不但如此，此战的胜败，甚至决定晋国的存亡，以及中原诸侯的生死；胜则晋国霸业可成，中原安定；败则晋国覆灭，中原大乱。因此狐偃深感责任重大，丝毫不敢因谦让而坏了大事。

主帅位下，是先轸、狐毛二将，接主帅军令，立刻便赶到中军主帅营中来了。

只见狐偃此时仍肃然无语，似仍在等候什么。上至晋文公重耳，以及贾佗、先轸、狐毛等晋军将领，均越来越焦虑，不知狐偃打甚主意。因为众将均知楚军已逼近国边境了！

就在此时，有前锋探子飞速进营，禀报道：“禀报军师，奉军师之命，未将于楚军右侧侦知，楚军已渡过黄河矣！”

狐偃一听，微一点头，道：“汝可知楚军右侧渡河情形？”

右路探子道：“据未将所知，楚军右侧以小船渡河，所载战车沉重，不胜负荷，已翻沉三分之一也。”

狐偃微一点头，沉声道：“汝再赴楚军右侧查探！”

右路探子出去不久，左路探子亦飞速进营，向狐偃回报左路楚军的情形，所报与右路探子相差无异。但狐偃仍沉着不动。不久中路探子终于赶抵中军大营了。

狐偃一见，便问道：“楚军已于中路渡过黄河了么？”

中路探子回道：“果然如此！军师所料不差！”

狐偃又续问道：“然则中路楚军，于渡河时所损战车，必多于三分之一，是否如此？”

中路探子奇道：“果然！果然！中路楚军渡河时所损战车甚巨，比左路、右路更多呢！”

狐偃点点头，着中路探子再去查探。然后仍按兵不动！似乎仍在等候什么。

此时晋文公再也按捺不住了，虎地站起，问狐偃道：“军师既知楚军必渡黄河，为甚不于其过河之际予以截击？军师难道忘了宋襄公不肯击敌半渡，以致受伤身亡的教训么？”

狐偃从容一笑，道：“不然，此一时彼一时也。当日宋襄公于泓水与楚军相遇，楚军仍为旺盛之兵，泓水乃宋军惟一消耗楚军优势的地形，宋襄公

竟因空言仁义而战，不趁楚军半渡而击，而待其安全渡河，列好阵势，才去接战，自然连仅有的一分胜机也失去了！”

狐偃一顿，又从容的续道：“而泓水之险，不及黄河之一二，宋襄公不知把握，乃自取其败也。但如今楚军从宋都陶丘远道而来，本已成疲困之兵，再加黄河天险耗其军力三分有一，沉其战车甚巨，则楚军虽然渡河，但已成强弩之末矣。此乃利用地形地物做无形大军，先挫敌于悄然无形之法也。”

晋文公道：“虽然如此，但若于半渡而击，岂非可予楚军更大创击吗？”

狐偃道：“不然，兵法无常规，惟胜而取法，此所谓取胜之道，兵不厌诈也。一诈而敌军不动，则二诈；二诈敌仍不动，则三诈。吾不予半渡而截击，乃三诈，令楚军以为吾军已溃不成军，连截击半渡的能力也失去，因此放心长驱直进，入吾布下的天罗地网中来！再者吾若予楚军半渡而击，楚军虽受重创，但仍可保存其大半军力，退回黄河西岸卫国境内，只要稍加整顿，其战力尽复，届时晋军与楚军隔河相峙，优势顿失，胜败便未足定夺矣！”

狐偃这一番“兵不厌诈”的论述，十分精辟，亦十分奇特。晋文公不由连连点头，先轸、狐毛亦深感敬佩。贾佗心性豪爽，忍不住大笑道：“军师妙论，当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子玉碰上军师运筹帷幄，乃天亡彼也！”

狐偃淡然一笑道：“兵法无常规，战法无常法，岂能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据吾所料，东面齐国境内，约二百年内外，必连出二位惊天兵法奇才！吾狐偃又何足相提道哉……”

晋文公一听，不由猛吃一惊，忙追问道：“此二位惊天兵法奇才谁？彼等既为齐人，于吾晋国岂非十分不利么？”

狐偃一听，不由呵呵笑道：“此乃二百年后之事，届时只怕在座中人，皆已千古多时矣，尚能论断什么利与不利么？”

晋文公重耳沉吟不语，他虽然不再追问，但心中已被深深触动，十分担心日后二位“惊天兵法奇才”对晋国不利。他暗暗打定主意，待目下的战事告一段落，便非要向狐偃探索明白不可。

狐偃在城濮山头晋军“主帅营”内，运筹部署，不觉又过去半个时辰。贾佗、先轸、狐毛等晋军将领，战意旺盛，等得越来越不耐烦了。

终于，狐偃派出去的左、中、右三路探子，不约而同，飞驰回报说，楚军二十万大军，分为左、中、右三军，成扇形向城濮方面直逼过来！其势

十分浩大。

晋文公一听，不由十分担心，忙对狐偃道：“不料楚军战力尚如此强盛！吾军只怕甚难应付也！”

贾佗亦大叫道：“军师！敌军来势如此强盛，吾军宜趁敌立足未稳，全军出击，予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重创！”

先轸、狐毛等大将亦跃跃欲动，情绪高涨，战意十分旺盛。

狐偃见状，暗暗欣然一笑，心道：军心可以用矣！于是他也不再犹豫，于“元帅案”上端然而坐，忽地肃然道：“诸位不必焦切，敌军虽然来势汹汹，强弩之末而矣！吾军宜以智、以力配合取胜之！”

晋文公重耳一听，心稍安稳，重新坐下。贾佗、先轸、狐毛、胥臣等晋军大将，亦肃然挺立，听候狐偃差遣。

只见狐偃十分从容镇静，他目注众将一眼，忽地下令道：“胥臣将军听令！”

胥臣是晋军中以勇力著称的一员虎将，他一听便立刻高声喜道：“是！末将胥臣听候军师差遣！”

狐偃道：“胥将军的下军是否已全数把战车蒙上虎皮呢？”

胥臣将军统率的是晋军三军中的下军，他立刻回道：“遵军师吩咐，末将已把战车全部蒙上虎皮！”

狐偃欣然点头，决然的下令道：“很好！胥将军速领下军，迅速逼近楚军右路，待听一通炮响，即向楚军右路发动进攻！不得退却，直至全歼楚军右路！”

胥臣将军领令，立刻疾速而去。

狐偃又下令道：“狐毛将军听令，速率上军一部，以战车拖带树枝，伏于楚军中路，待听二通炮响，即率战车向后退却，战车树枝须拖地而行，灰尘扬起越多越好！”

狐毛将军亦领令而去。

狐偃目注先轸将军一眼，道：“先轸将军，吾给一个艰难任务，你肯肩承么？”

先轸对晋国忠心耿耿，闻声即凛然道：“但能令晋国转危为安，末将万死不辞！”

狐偃微笑道：“如此甚好！先轸将军率上军一部，听一通炮响，徐徐向前。听二通炮响，即于战车上竖起两面大旗！向后疾退，务必令楚军左军相信吾军畏怯退却！”

先轸一听，为难的道：“军师，如此不战而退，岂不影响军心士气么？”

狐偃肃然道：“先轸将军不必犹豫，依吾部署行动，不得有违！”狐偃见先轸十分为难的神气，便又含笑补充一句道：“待听三通炮响，即率上军一部，回师向楚军左军发起冲击，届时便须有进无退！”

先轸一听，这才恍然大悟，知此乃狐偃的破敌妙计，便欣然领令，出帐去了。

此时军帐中只剩下贾佗这一位大将主帅未被差遣，贾佗不由怒道：“军师为甚置吾不用？难道贾佗乃怕死之辈么？”

狐偃微笑道：“贾将军乃晋军之刀锋，宜用于关键之处。”

贾佗喜道：“闻楚军中军战力最强，且由楚军主帅子玉亲自统率，莫非军师差吾与楚军决战么？”

狐偃却微一摇首道：“不然，楚军左、右两路均须痛击，力求全歼，独其中军避而不攻。”

贾佗不禁又恼怒道：“军师亦怕了子玉么？”

狐偃从容笑道：“战争之胜负，不以匹夫之勇为定夺，唯智勇相全乃取胜之道。贾将军不必疑虑，且依吾部署，军令如山，切勿违抗！”

贾佗一听，这才无奈的道：“是，贾佗听令！”

狐偃肃然道：“贾将军率吾中军主力，伏于楚军左军向吾上军追击中途，切记隐蔽不让敌方察觉，待听三通炮响，即拦腰向楚军左军发动猛烈进攻，务必将其左军全数痛歼！不得有误，知道么？”

狐偃未了特别叮嘱一句，因为他深知此战的成败，关键便在贾佗统率的中军上了。

贾佗亦明白自己原来身负重任，狐偃最信任的，原来是他贾佗，不由豪气勃发，高声道：“军师放心！贾佗拼将血溅沙场，亦必把敌左军歼灭！”

贾佗说罢，亦毫不犹豫，疾步而出，统领晋军中军主力，开赴埋伏地点去了。

晋文公重耳见狐偃如此部署，心中不由又惊又奇，忙道：“军师之部署，

果然诡秘神奇，高深莫测！但吾以中军主力，击楚军左翼，独剩楚军中军主力无兵迎击，任其纵横，万一让其突破吾军城濮防线，长驱直进晋国腹地，则吾危矣！军师有否虑及此点？”

狐偃从容微笑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吾料楚军主帅子玉，虽精谋略，但好大喜功，急于在楚国建功立业，此战表面为楚，实即为他一人功业而战，此乃子玉致命之弱点也。因此若对他自己之功业、生命稍有不利，子玉必顿生退意。吾因此避其刀锋中军主力，而以吾刀锋中军主力击其左军，若楚军左、右两翼皆灭，子玉必率中军退却再寻战机，吾则于此时集合上、中、下三军之力，合击其中军主力，其中军必一败涂地也。”

晋文公一听，不由大喜道：“舅父果然神机妙算，洞天彻地，对敌方的态势了如指掌，定下如此妙计！但不知此是否是‘兵不厌诈’的兵法呢？”

狐偃一听，不由呵呵一笑道：“兵不厌诈，乃指用兵之大略也。具体实施，却是集己三倍之力，击敌必溃之处的战术也。大王不必犹豫，吾等亦届时开赴战场，指挥策动此城濮之战矣！”

狐偃和晋文公重耳，率一千亲兵，秘密潜行到与楚军相接的前沿，安排火炮讯号，准备与楚军决战。

约半个时辰后，但见三路尘埃，冲天而起，方圆达十里，成一扇形，向城濮方面滚滚而来。狐偃对晋文公重耳道：“子玉果然分左、中、右三军，向吾压逼，逼吾决战，他自己亲率中军，稍后推进，楚军前进的扇形之底部，便是其中军所在位置也。如此一来，其左、右两翼便成了突出之势，正利于吾军先行歼之！”

狐偃说罢，即毫不犹豫，断然下令道：“速发第一通炮响讯号！”

主帅营亲兵早就准备妥当，狐偃一声令下，即点火引发，但听“轰”的一声巨响，响彻方圆三十里，春秋时期的一场惊世战争——城濮之战，便终于拉开序幕，展现于世人眼前。晋军下军主将胥臣，早已伏军于楚军的右翼，一闻第一通炮响，即毫不犹豫，指挥已蒙上虎皮的战车，向楚军右军发起猛烈的进攻。晋军的战车由于蒙上虎皮，出其不意扑出，就如万千猛虎下山，其势惊人之极。

楚军右军由陈国、蔡国的联军组成，不论军心士气，还是武器，均比楚军军队弱了一截，乍睹如此惊人阵势，登时未战先怯，冲在前面的陈、蔡联

军，如倒退潮水卷了回去，把后面的军队亦冲了回去。胥臣立于虎皮战车，举戟大叫道：“冲杀过去！敌不降者死！”

晋军下军如出山猛虎，向陈、蔡联军猛压过去，不消半个时辰，五万陈蔡联军，便非死即降，全数被歼。

在胥臣的下军冲击楚军右翼的同时，晋军的上军由狐毛、先轸两大将统领，亦已伏于楚军的左翼。乍听一通炮响，狐毛即率上军部分向楚军左翼前锋发动攻势，但攻势并不猛烈，徐徐而进，似乎十分畏惧楚军的左翼。

楚军的左翼由楚军军队组成，战力强盛，兵力亦达五万，军心士气、武器均优于右翼的陈、蔡联军。对晋军的攻击，楚军左翼毫不惊惶，从容接战。

楚军主帅子玉，此时身在中军主帅营，闻报晋军向在左右两翼发起攻击，攻右翼的晋军虽然十分猛烈，但攻左翼的晋军，却徐徐而进，其状十分畏惧。子玉不由大笑道：“晋军技只此矣，彼等遇吾楚军主力而怯，足证其必败无疑！”

当下子玉毫不犹豫，下令楚军左翼依然全速推进，他自己亦率中军随后接应，准备把晋军逼入扇形袋口，加以痛歼。

就在此时，晋军的第二通火炮响起。

狐毛听闻二通炮响，即下令于战车后面放下树枝，拖地而行，向后退却。晋军上军主将先轸，亦于此时率军闪出，于战车上高竖二面大旗，与狐毛一道，向后退却。一时间，晋军中尘土弥漫，于其中闪着两面大旗，向后溃逃，其状十分狼狈。

子玉接报，不由傲然大笑道：“晋军稍遇吾楚军主力，便如此惊惶畏怯溃不成军，足见晋军徒有其表，吾何足惧哉，传令左军，不必理会右翼战事，全速追击溃逃晋军，直捣晋军腹地！”

楚军左翼接子玉军令，果然毫不理会右翼的陈、蔡联军，肆无忌惮，全速追击溃退的晋军。

此时狐偃与晋文公正挺立于一座山峰上面，对下面战场的态势，一目了然。

晋文公重耳见晋军的下军正与楚军的右军激战，胜负未分，另一面晋军的上军，未与楚军的左翼相触，便不敌后退，晋文公虽知此乃狐偃的部署，但心中仍惊疑不定，他忍不住对狐偃道：“如此作战，虽有妙计隐伏，但若

被楚军趁机突破吾军城濮防线，直捣吾国腹地，则晋军危矣！舅父宜小心为重！”

狐偃目注下面的战场，但见楚军右翼，即陈、蔡联军，在胥臣统领的晋下军猛烈攻击下，已失去任何反击之力，而楚军左军竟置右翼不理，孤军深入，追击狐毛、先轸的晋上军，与楚军主帅子玉所率的楚军中军主力的距离，已拉远到二十里外，子玉的中军就算全速驰援，亦须花半日的光景。狐偃目中精光闪烁，暗道：歼灭楚军左翼的时机届临矣！

狐偃也不及回答晋文公的疑问，断然的下令道：“速点火引发三通炮响！”

立刻，轰！轰！轰！三声巨响炮鸣，声传三十里内外，四野清晰可闻。

伏于楚军左翼前进中途的晋中军主力，兵力达五万多人，战车数千，武器精良，是十万晋军的中坚力量。统领中军的，正是晋军三军主帅贾佗。贾佗一听三通炮响，即向战车飞跃而上，大叫道：“截杀楚军，有进无退！”一面一车当先，向楚军左翼拦腰冲去，身后数千战车，紧紧相随，形如滚滚惊雷，直向楚军左翼击去！

楚军左翼虽由楚军军队组成，战力强于右翼的陈、蔡联军，但被贾佗所率的晋军中军主力，拦腰冲杀，一下子便被斩成两截，首尾不能相顾，登时慌乱起来。

此时在前面乍退的晋上军，在先轸、狐毛二将的率领下，听闻三通炮响，即依计猛地调转战车，向楚左军的前锋冲杀过来。晋军的上军兵力有三万多人，与贾佗的中军合汇，兵力便达八万多人，比之楚军的左翼五万兵力，单在兵力上便占了绝对优势。而武器装备由于子玉集中武装他统率的中军，因此亦不及晋军的精良。

更要命的是，楚军左翼肆无忌惮，追击晋上军，以为大可长驱直进直捣晋军腹地，因此毫无防备，孤军突进，两翼全失，前后空虚。如今乍然被晋军中军主力拦腰断成两截，前锋又被突然回杀过来的晋上军冲击，登时成了前无退路，后有死亡陷阱的绝境之军，哪还有顽强的战意？不消半个时辰便已乱作一团，争先恐后，向两面溃逃，正好被八万晋国主力，斩成七零八碎，逐一歼灭。

在晋军下军胥臣，全歼楚军右翼陈、蔡联军后不到一个时辰内，晋军主

力在贾佗、先轸、狐毛等晋军大将的指挥下，已把楚军左翼的五万大军，歼灭三万，投降二万，全数吃掉了。

在后面推进的楚军主帅子玉，但闻前方杀声震天，连忙下令加速推进援救。但当他的中军主力十万兵力，推进到距城濮不到十里时，前沿已有噩耗传来，先是其右翼陈、蔡联军被歼，接而是他的左翼的五万楚军被晋军全数歼灭，无一幸免。

子玉闻报不由大骇，他至此犹弄不清晋军到底于城濮集结了多少兵力，心惊之下，他也不及细思，连忙下令中军退却，以便保存主力，寻机再战。

正当子玉的中军后卫变前锋，循原路退兵之际，晋军在大将贾佗、先轸、狐毛、胥臣统领下，集结全军十五万兵力，向子玉的中军发起猛烈的全线出击，十五万晋军士气如虹，奋勇冲杀，如排山倒海的撞击向退却中的楚军。

子玉的楚军中军主力，虽然骁勇善战，武器精良，但一来连日不停奔袭，已疲不能兴，又军心厌战、士气不振，再加上闻报两翼大军皆已被歼，被迫退军之际，被士气如虹的十五万晋国大军追杀过来，哪还有心苦战，当下哄地四散奔逃，溃不成军。

子玉拼死突围，也不敢退渡黄河，绕道而行，狼狈万分，在逃跑的途中，又跑散了一半兵力。到他终于突破晋军的重围，逃回楚国边境时，他所率的二十五万攻宋击晋大军，只剩下不到三万兵力了。

直到此时，子玉才弄清了晋军在是役中所运用的策略大旨，竟是四字一一兵不厌诈。子玉不禁仰天长叹道：“狐偃用兵，兵不厌诈，一诈吾未动，彼则二诈；二诈吾亦未动，彼则三诈；终能令吾大动，奔波数百里，无数险阻地形地物，亦成了晋军杀敌的利器，如此用兵如神，吾不如也。楚王交吾二十五万大军，吾带回的仅剩三万，楚王便不降罪，吾亦无颜苟全于世也！”

子玉说罢，即拔剑自杀。至此，春秋年代的惊世一役，晋楚城濮之战，也就正式落幕了。



# 风水受法

## 第九回

晋楚城濮之战，晋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全歼楚国二十万大军，威震中原。

战后不久，晋文公重耳便在践土（河南郑州市北）为周王朝修筑王宫，同时召集宋、齐、鲁、郑、陈、蔡、邾、莒诸国诸侯，九国会盟。向周襄王献上俘楚的战车一百乘 兵士一千人。周襄王封晋文公为“侯伯”亦即“诸侯之伯或诸侯之长”，晋文公的“中原霸主”地位，也就此确立。

晋楚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十分关键性的一仗。

楚国君成王于泓水一战，击败宋襄公，宋国向楚臣服，楚国威震中原，中原诸侯郑、许、陈、蔡、宋、曹、卫诸国，皆已向楚臣服；中原大国齐国亦内乱而岌岌可危，秦国因国力不及楚，亦只能偏安于西方。中原大国中，只剩下晋国尚可与楚国周旋，楚国的强势，天下畏惧。

在如此情势下，晋文公重耳返国四年，在狐偃、贾佗、先轸、司空季等文武大臣的鼎力匡扶下，励精图治，晋国很快便恢复了生机，日渐强盛。领导中原诸侯抗强楚的重任，便落在晋国身上了。

到晋、楚城濮之战的前夕，晋、楚两国的军力、财力、人力、物力相较，晋国均是弱。特别是军力方面，楚国拥有陈、蔡、许、郑等诸国派兵参加的联军，再加上楚国本身的强大军力，晋国根本不能与之相较。在如此不利的情势下，晋国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向楚国臣服以求自保苟安；一是沉着应付，与楚国巧妙周旋，于进取中逐步克制楚国的强势，舍此别无他途。

而处于如此不利的艰难情势下，晋国若然与楚国硬碰，以力拼力，那便有如自取灭亡了。

对晋文公争霸的成功，有史评家评曰：春秋五霸，以齐桓公最盛大，而晋文公谲而不正 齐桓公正而不谲。意思是说 晋文公的“霸业”是以“狡猾”得来，并不足效法，因由不公正；而齐桓公是依靠正道、公正得来，才称之为“中原霸主”而无愧。

这其实是迂腐之论。狐偃深明晋、楚两国的强弱悬殊，除非向楚国臣服而求苟安，否则若图进取，便只有巧妙运用机谋策略，才能与楚周旋。“兵不厌诈”的兵法运用，便是狐偃根据如此不利的艰难情势而创造出来，晋国因此而对敌诡诈，以劣胜优，终能一战而定霸业。

狐偃的兵法才华，在他于当日决战前夕预见的，两百年内将出的两位兵法奇才之一，即将惊世而行的兵法家孙武的“孙子兵法”中，便有如此论述：“兵法，实即诡诈之方法，因此已能而故意表示不能，已用而故意示之不用；明明已近却示之已远，明明已远却示之以近；以利益去引诱，趁敌乱而攻取；己方实力须强上加强，敌强则己须先行回避；敌若怒则设法令其更怒，敌若畏怯则设法令其骄傲；敌以逸待劳便须设法令其疲困而战，敌之亲盟便要设法加以离间；攻敌于不备，令其意料之外。”

“孙子兵法”中的论述，其实便是对狐偃“兵不厌诈”的谋略，加以总结，进而更精妙的运用。

晋文公重耳，在狐偃的“兵不厌诈”谋略的辅助下，与楚军巧妙周旋，终于以城濮一战，一跃而为“中原霸主”，领导中原诸侯，与强楚对峙了百年之久。晋文公重耳去世后，其子晋襄公即位，狐偃、先轸、贾佗等文武大臣，仍然在世匡扶，因此晋国的霸业，能维持百年之久。

不过，天机大势变幻不定，到楚庄王时，楚国便击败了晋国，继晋国之后成为一代“霸主”，这便是“春秋五霸”中的“楚霸”了。继“春秋五霸”后，便是“战国争雄”，兵法奇才的故事，更风起云涌，这是“风水兵法传奇”的另一个故事了。

当日晋文公重耳于践土大会诸侯，献楚俘于周襄王，被周襄王封为“诸侯之长”，一跃而成“中原霸主”。

晋文公返国之时，晋国百姓万人空巷，拜迎于途中，均大赞文公苦尽甘来，历尽劫磨，终能令晋国一举而成霸业，其艰难卓绝之处，当世无双。

重耳却仍能保持清醒自律，在他临朝受贺时，面对群臣赞美之辞，晋文公肃然的道：“若论晋兴之功，吾实短而近，而狐大夫却是长而远也。”

群臣均感迷惑不解，为何晋文公有此自谦之辞？

晋文公肃然道：“当日于城濮决战前夕，楚军逼近，军心士气不稳，均有恐楚之意。当其时也，吾欲与楚军决一死战，以定晋国国运。狐大夫却劝

吾信守当日吾对楚君承诺，与楚相遇，晋军先行退避三舍。吾采而纳之，才有城濮决战之胜，亦令晋国一举而成霸业也。”

有大臣不解道：“然则退避三舍与否，与晋国之霸业有甚关系呢？”

晋文公道：“当日若不退避三舍，便贸然与楚决战，就算决战而胜，晋军亦必死伤惨重，根本无力再与诸侯会盟于践土也；且天下人必耻笑吾背信弃诺，诸侯轻之，又岂会甘心乐意前来会盟？因此吾当日之见，乃短而近也。而狐大夫力主吾先行退避三舍，一方面是巧妙运用兵法上的‘兵不厌诈’策略，己强而故意示弱于弱，令楚军戒心尽失，孤军深入，士卒疲困不堪，才有城濮之战，晋以伤亡万人，歼敌昭示，吾晋国重言守诺，诸侯拜服，晋国才可以践土以盟天下诸侯也。是故狐大夫之功，岂非长而远也。”

晋文公一番论断，令晋国群臣均心悦诚服，同时亦暗赞晋文公慎始慎终，不失为一代贤君。于是晋国君臣振奋，万众一心，晋国的国力日益强盛，雄霸中原，中原诸侯臣服，甚至令强大的楚国一时间亦不敢再轻举妄动，天下大势，亦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达百年之久。

晋文公重耳贵为“中原盟主”但他的年岁已达六十三了。城濮决战、践土盟会诸侯的第三年，晋文公便日感精神不振，他深知自己已届垂老之年，说不定什么时候便会突然仙逝，便更加依恋他的舅父狐偃，极欲趁自己有生之年，吸取狐偃的兵法才华，以便传授他的太子姬驩，即日后的晋国君襄公。于是留狐偃于宫中，日则同食，夜则同榻，随时随地向狐偃求教。

这一天，晋文公特地把太子姬驩召到身前，推其向狐偃跪下，口称“太傅”意即拜狐偃为“太子师傅”。狐偃有感晋文公与狐氏有血脉之亲，且诚意拳拳，不便推却便欣然受拜，成为太子姬驩的老师——太子太傅。

晋文公见太子依仗有人，深知狐偃日后必会鼎力匡扶太子，他再无后顾之忧，心中十分高兴。到晚上与狐偃同榻，正欲与狐偃说话，忽感十分困倦，连话也说不出。

朦胧中，晋文公忽感自己来到当年逃亡的路上，历尽艰辛，终于抵达楚国，又与楚成王角力相戏。不料重耳自感气力不继，偏偏此时楚成王的身子一分为三，围攻重耳。重耳不敌，仰面倒地，被楚成王最小的一具化身一扑而上，伏在重耳身上，以掌击破重耳的脑袋，挖他的脑汁而大口吞食，重耳大骇之下，惨叫一声，惊醒过来。

重耳侧身一看，狐偃仍在酣睡，便连忙把他唤醒，告知狐偃梦境的恐怖。

狐偃一听，微一沉吟，即明白重耳梦境的凶兆，他不禁暗叹口气，心道：此乃晋、楚百年大势之演绎也，重耳与楚成王角力，主晋、楚争锋势必不断，楚成王的身子一化成三，亦即到楚成王的第三代孙子，必出一位强人，其人将吸取晋楚争锋的教训，此即“挖脑汁而食”之兆也；此人不鸣则也，一鸣必惊人极，届时晋国必大势已去，再难与楚国抗衡了，但这番推断，又如何向重耳告述呢？狐偃心中十分为难。

重耳见狐偃沉吟不语，面有难色，他亦是聪慧之人，见状便知其梦境必非吉祥之兆了，于是肃然的道：“此梦无论是吉是凶，舅父皆不可隐瞒，吾自知在世已时日无多，欲求的不过是令太子警戒罢了，因此务请舅父如实相告，切勿隐瞒。”

狐偃沉吟半晌，终无奈的略示端倪道：“实不相瞒，此梦乃隐示晋楚间之百年大势也，其中楚成王身子一化成三，亦即应验于楚成王的第三代孙子上，届时只怕天下大势已然逆变，目下的一切，也无复存在也。”

晋文公重耳仍心犹未足，连忙追问道：“依舅父之判，莫非届时晋国之霸业已易，中原霸主的地位，已由楚成王的孙子代替吗？”

狐偃一听，微笑不语，不置可否。晋文公见状，不由微叹口气，心有不甘道：“既然有此警兆，舅父难道不能以妙法化解除此隐忧吗？”

狐偃一听，不由呵呵笑道：“楚成王正值盛年，在位时间尚久，到其第三代孙子即位，想必已是百年后之事也。届时吾等皆已灰飞烟灭，如何尚能化解？况且天机演行，变幻无定，吾等凡夫俗子，又岂能一一参透，且把握现在足矣，百年之后事大可不必忧虑啊！”

晋文公重耳知狐偃决不肯再往下透露此天机大势了，便无奈的叹了口气，忽地转了一个圈子，向狐偃试探道：“虽然如此，但舅父于城濮山头与楚决战前夕，曾向吾透露，于二百年后，天下必出二位惊世兵法奇人，且皆生于齐地，未知舅父如何推断？且与舅父刚才所判，百年内楚国将兴不是有所矛盾吗？舅父快告吾知，可不准再瞒于寡人也。”

狐偃见重耳忽然以君王的身分，向自己询示，做臣属的自然不便推却。狐偃终无奈的微叹口气道：“此段天机奥秘，与吾晋国亦大有相干，虽然是二百年后之事，狐偃身为晋国之臣，不敢不向晋君揭示一二也，待明日早朝

后，吾引领王上到一处地方，王上去后自然便会明白了。”

晋文公重耳眼见自己终可一睹这一段惊世天机奥秘，这才转忧为喜，不再向狐偃苦苦追逼，却迫不及待，一夜不眠，等着明日的奇会。

第二天，晋文公在赴早朝后，果然狐偃便备好快马！随行只带了贾佗等数十亲兵亲将，一路向北面疾驰，半日后，已远离晋都翼城五百里了。

晋文公但见前面一片山高水险，不由奇道：“舅父领吾至此，可近目的地了么？”

狐偃在马上微笑道：“七年前，王上曾与狐偃亲临此地不远，王上难道忘记了么？”

晋文公微一思忖，即醒悟道：“七年前吾返国不久，念吾外祖狐突因吾冤枉而死，故下令于外祖父坟处建庙志记，又曾与舅父一道前来拜祭，莫非目的地便是外祖父狐突的墓陵所在地么？”

狐偃忆起父亲狐突，因自己跟随重耳出亡，被晋惠公夷吾下令杀害。死后尸身三日无人收殓，狐偃闻讯，冒死潜返晋都，把父亲的遗骸偷运出城，奔赴数百里，葬于距此地不远的清城城郊一座形似马鞍的山上。但自此之后，狐偃一直无法回来拜祭。直到重耳返国为君，下令替狐突建庙于葬地，名为“狐突庙”，身为晋文公的外祖父，狐突才重新受晋国人拜祀。

狐偃微叹口气道：“正是先父葬身之地……哎！”

重耳道：“舅父为甚又忽然叹气？”

狐偃道：“吾忽然想起各国宫室内斗之惨烈，犹如各国诸侯之争锋，其残酷激烈，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先父之死，亦是宫室内乱所致啊！”

重耳道：“舅父之先父，即吾外祖父也，吾已替其恢复荣耀，舅父何必叹息？”

狐偃道：“不然，荣耀虽复，生命难回！先父的寿数，按吾所判，应有百岁高龄，却于六十夭折，能不令人嗟叹吗？”

晋文公重耳闻之亦感惻然无语。

说话间，众人的快马，已驰上一座山峰，山峰形似马鞍，惟妙惟肖，十分奇特。原来此山亦以此命名，叫马鞍山。

贾佗是初临此地，他举目一看，但见马鞍山上桃杏盛放，山上更有九道溪流环绕，十分美丽，亦十分奇特。在九水回环的中央，耸起一座坟墓，坟

墓的左侧，建了一座庙宇，山门匾额上大书“狐突庙”三个金漆大字。贾佗知狐突是狐偃的先父，亦是晋文公重耳的外祖父，贾佗视狐偃如师如友，他不敢怠慢，连忙滚鞍下马，肃立一旁。

贾佗素来心高气傲，轻易不肯服人。晋文公见状，不由奇道：“贾将军为甚不敢上前呢？”

贾佗肃然的道：“狐突大夫乃主公之外祖父，又是狐偃大夫的先父；吾为晋臣，当视狐突为国父也！再者狐偃如吾之师，其父即吾之师祖，吾于国父、师祖灵前，岂敢放肆？”

晋文公见贾佗十分信服狐偃，视之如师，晋国有此文武贤臣匡扶，料必可保持长治久安，心中不由十分欣慰，连原来的忧虑亦冲淡了。

前面那座坟墓，便是狐偃先父狐突的墓地。晋文公领先来到外祖父的坟前，殷殷下拜。狐偃亦跪下随拜，贾佗连忙跪下，随晋文公、狐偃二人叩拜一番。

在叩拜时，贾佗却突然醒悟，狐偃不但精于兵法，亦精通风水天机之学，心道：他当年既亲选此地为先父的墓穴，必定有其深意！但到底是什么？这与狐偃的风水天机兵法神通，又是否有渊源呢？

待拜祭毕，晋文公重耳、狐偃二人站起来时，贾佗便欲向狐偃探索心中的疑问。

就在此时，距众人的十丈远处的溪水草丛中，忽地跃出一头毛色雪白、模样十分奇突的狐狸，两只小眼珠滴溜溜地闪烁着，盯着狐偃，却一动不动，就如与狐偃是乍然相逢的知交似的。

晋文公重耳乍见这头白狐，便感心中一荡，不觉十分喜爱，他连忙低声道：“众亲兵听着，谁能把这白狐捉获献于吾，便赏他黄金百两！”当时的黄金百两是很大一笔财富了。

因此众亲兵一听，均争先恐后，一拥而上，竞相捕捉这头奇特的白狐。重赏之下，众亲兵的动作均快如闪电，晋文公的话音未落，众人便已掠到距白狐不到三尺之地了……不料众亲兵的动作快，白狐的身法更快，只见它的白影一晃，便远在十丈之外，与原来一般，不多一分亦不少一毫。

众亲兵不舍，又快如闪电的掠上前去，岂料白狐的身影又一晃，依然距众亲兵保持十丈距离。一连试了数次，众亲兵累得气喘吁吁，但谁也无法越

出那十丈距离。众亲兵中有人已惊奇的停步不前 喃喃地道：“神异 怪物？老天爷，似这般神速啊，只怕连神仙降世，亦难把你捉获也！”

贾佗见状，有点不大服气，正欲飞身上前，亲自捕捉。不料狐偃的动作比他更快，身形一闪，已电射而出，一面低声叫道：“主公！欲知二百年兵法天机，快随吾来！”狐偃话音未落身形如电光，已紧随白狐向“狐突墓”的右侧划去。狐偃全力施展下的身法，竟与白狐的神速不遑多让。

晋文公惊疑间，贾佗已把他拦腰一抱，扶着晋文公，紧随狐偃的身影电射而去，此时狐偃已远在百丈外了。

贾佗抱扶晋文公，一路向右面掠去。忽见前面的狐偃，已伫立不动，目光凝注着一座形如坟墓的土堆，沉吟不语。

贾佗和晋文公奔上前去，只见狐偃凝神目注的土堆，果然是一座土坟，土坟已显残破，似乎时日甚久了。晋文公不由大奇道：“舅父啊！这土坟与二百年后的兵法奇才，到底有何相干呢？”

狐偃不答，却伸手向土坟前的墓碑一指，道：“王上且看，墓碑上刻甚名堂？”

晋文公重耳闻言，凑近墓碑，仔细一看，但见墓碑上果然刻有文字，道：齐人孙氏之墓。晋文公不由奇道：“此墓中人，怎的只有国籍而没有地名，更没有名字呢？”

狐偃道：“墓中孙姓的人，必因某种原因，难于在齐国容身，才偷偷逃亡到吾晋境僻地，又自选了此山为墓。他为防墓地被发觉他的来历，因此只能刻上姓氏而不敢表明名字也。此人更算出日后其墓旁，必有另一座墓穴，因此为了区别，才刻上国籍‘齐’。此人神机妙算，鬼神莫测，吾不能及也！”

晋文公一听，有点醒悟道：“舅父如此推测，莫非与吾外祖父墓穴有关吗？”

狐偃点点头道：“果然如此！实不相瞒，二十年前，吾偷潜入翼城，运出先父遗骸，早已发现此山潜伏上佳之风水龙脉也，因此偷运上山安葬先父。到吾勘点墓地妥当，把先父下葬毕，才偶然发现此山早有另一座惊世大龙脉潜伏，且早已被人捷足先登，筑墓碑于其上了！至此！吾惟有叹一句技不如人，夫复何言！”

贾佗不由大奇道：“狐大夫为何出此感叹之言？难道墓中此人的神通本

事，犹胜于狐大夫吗？”

晋文公亦道：“是啊！舅父之风水兵法神技，当世已罕有其匹，竟仍自叹不如墓中人么？”

狐偃微叹口气，道：“实不相瞒，吾当日仔细勘察，已知吾所勘点的是一座山狐龙脉 而墓中人孙氏勘点的 却是一座尊贵无比的‘天狐龙脉’其地力之绵长深远，山狐龙脉根本难与之比拟。但事已至此，吾亦无可奈何矣。”

晋文公不由更奇道：“山狐龙脉有甚好处？天狐龙脉为甚更为惊人？舅父快告知吾！”狐偃亦不加隐瞒，坦然的道：“山狐乃大地之狐也，山狐龙脉所荫庇的血脉，必如狐之机智聪敏，因此必于兵法之学、治国精明上有独到之处。而狐偃之所以于兵法上终有所成，与先父据此山狐龙脉，实有甚深渊源也。但虽然如此 山狐龙脉却只能有‘一地之尊’绝难与‘天狐龙脉’相较……”

晋文公的心神已被深深触动，忙追问道：“为什么？”

狐偃道：“天狐者，天之狐也。不仅及地，中可涉世，上可探天，无远弗届，绵绵无尽，其力无穷。天狐龙脉所荫庇出世之人，必上知天机，中察人世国运，下悉兵法战阵，彼等既有狐之机敏，又上可达天，其力将可无远弗届，雄浑之极。吾所判二百年后，世间必有二位兵法奇人降生，亦源于此也。吾之山狐龙脉，怎及其地力雄厚？”

贾佗忍不住大奇道：“狐大夫，风水堪舆之学，真有如此神妙吗？”

狐偃微一沉吟 忽地伸指运气 射向身前的墓碑 然后沉喝一声道：“虽分高下，源出一脉，山狐传人在此，天狐难道不肯现身一见吗？”

狐偃喝声未落，眼前“孙氏之墓”，忽然自墓顶飘出一团紫气，冉冉上升，越聚越浓密，更渐而成形，有头有尾，四足腾跃，欲上天际，果然是一尾活灵活现的“紫色狐形”！

众人正惊疑之际，“紫色狐形”忽然一抖 从中一分为二 其一在前 四足奔腾，十分活跃，随后一尾，却不见两只后足，只靠前足爬伏而行，其状十分艰辛……令人既奇又感怜悯……晋文公目睹之下，正欲发问，但“狐形紫气”突地一沉，又很快的于墓顶消失了。

晋文公不禁惊叹道：“不料世事竟有如此神幻！”



贾佗迫不及待地问道：“狐大夫！那‘狐物’为甚会一分为二？又为甚其中一尾似乎足跛，十分艰辛？当真奇哉怪也！”

狐偃道：“一分为二者，即隐示此天狐龙脉，荫生二位绝世兵法奇人。而后者足跛，状甚艰困，及隐喻其中一人本命难与其祖脉龙气相配！所受折磨必十分残酷也！虽然如此，但其亦终成一代兵法奇人！”

晋文公此时喃喃地道：“孙氏既为齐人，日后必为齐国效力，二位兵法奇人同降齐地，辅助于齐，齐国日后必无敌天下也……难道不可以事先克制吗？”

狐偃一听，不由肃然的道：“决计不可！王上外祖即吾先父，彼此血脉相连；又吾之祖墓与孙氏之墓同处一山，同源一脉！伤彼即伤己也，岂能克制？且王上祖脉乃蝙蝠龙脉，地力所限，并不足以保王上国运长久，尚复赖此外祖之山狐龙脉匡扶也。”

晋文公重耳一听，不由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斯神妙！怪道吾当日逃亡，历尽艰辛，尚未有转机；自二十年前始，才渐入佳景，原来吾祖脉仅能荫吾生命！此山狐外祖龙脉，才令吾终成霸业之贵啊！吾姬氏血脉，果然已与‘狐’密不可分也！天意如此，果然难于撼动分毫啊！”

晋文公至此，才终于明白天机风水的奥妙，他也不再向狐偃苦苦纠缠。返晋都翼城后，切便随遇而安了。

当日晋文公梦中与楚成王角力相戏，后被楚成王的一分为三化身扑倒，挖其脑汁而食。狐偃判断，此梦兆的应验，必在百年后楚成王的孙子身上。

果然在百年之后，楚成王的孙子楚庄王熊侣，继承了楚君王位。即位的最初三年，楚庄王没有发布一条政令，没有理会国中的任何一项政务。三年后，他的大臣右司马问楚庄王道：“一只鸟落在南山上面，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未知为何？”

楚庄王熊侣大笑道：“这只南山之鸟啊，三年不动，是为了养长羽翼；不飞不鸣，是为了静观人世之变幻奇情！这南山之鸟啊，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必惊人至极！”

右司马这才醒悟，楚庄王原来是“潜龙在渊”，先是静伏不动，吸纳世间精华，待时机成熟，便可一跃而成横空矫龙了！

果然，不久楚庄王便临朝亲政，日理万机，不休不歇；整顿吏治，任贤

用能，励精图治，楚国很快强盛起来。不久又打败了中原霸主晋国，一跃而成就楚国的霸业。晋文公当日所梦的被人“挖脑而食”，其实是暗喻楚庄王吸取了晋文公成就霸业的治国经验，然后果然取而代之。狐偃当日的占梦判断，果然神妙之极。



## 中篇

### 兵略大法

如狐偃预言，百年之后，天狐龙脉传人孙武降生齐国。孙武得玄机谋略大师白石公的亲传，通晓「天机道、地脉道、人间道」和兵略大法。孙武发扬光大了偃狐兵不厌诈的精髓，辅佐吴王化险为夷，终成霸业。

# 天狐龙脉

## 第十回

电闪雷鸣，乌云密布，笼罩着春秋战国之间的晋国都，翼城北面五百里外的一座山峰。山峰十分奇特，形如“天马腾空”，仿如“天狐起舞”，时众人难形容其状。因山麓建有晋文公重耳外祖父狐突的庙宇，当地人便称为“天狐峰”。

天狐峰上是否有天狐？无人知道。

天狐峰之巅，此时却有一位不知年岁的白衣人，屹立于天狐峰巅一块巨石上，凝目四射，似欲探究这个迷人的千古之谜。

白衣人的功力通玄，他的目力，竟可穿透低垂笼罩山峰的乌黑烟云，直视十里外的落叶飞花、风吹草动。

就在此时，距白衣人所站巨石五里外的地方，一个耸起的土堆之上，忽然冒出白云，白云越冒越多，越多越浓，渐而竟凝聚成形，竟隐约现出四头雪白的狐狸！

白衣人目中精光一闪，屏气凝神注视。

那雪白的狐狸烟云，在乌黑的低垂的烟云下，竟爪舞足蹈，跳起十分迷人的狐步舞——左三步，右四步，前三步，后四步，形左实右，形前实后，妙曼诡异之极。

白衣人心神一阵激荡，暗道：眼前此情此景，岂非天狐之舞么？而“天狐”显然是大地龙脉所现的真形，那如此奇贵的“天狐龙脉”，到底隐于何处……

白衣人立刻便窥破天狐峰的千古奥秘。原来他来自晋地衡山的白石洞，绝少现世，他自号为白石公，至于他的身世来历，真名实姓，便无从查究，也无从知道了。

白衣人——白石公思忖间，那“狐形烟云”，在妙曼的狐步舞中，身形突地一旋，随即向南面的一处山陵跃飞而去。

白衣人一见，即毫不迟疑，身如闪电，向那“狐形烟云”如影随形，飞

掠而去。

他的身形忽地一顿，原来此时那狐形烟云，于半空中忽地一沉而降，坠落在一座土坟之上。

白石公一见，立刻纵步上前，只见土坟正面，竖着一块墓碑，上书“齐人孙氏之墓”六个刻字。他心中不由奇道：“此墓中人，怎的只有国籍而没有地名，只有姓氏而没有名字呢？”

白石公沉吟间，转念又暗道：是了，墓中孙姓之人，必因某种原因，难于在齐国容身，才偷偷逃亡到晋境僻地而隐，又自选了此山做墓。他为防墓地被人发觉他的来历，遭受破坏，因此只能刻上姓氏而不敢显示名字，他又早已料算日后此峰必有另一座墓穴——狐突之墓，为了区别，才特意标明国籍“齐”，如此不致两相混淆了。此人果然神机妙算，鬼神莫测！

白石公纵目四射，只见土坟位于天狐峰巅土陵之腹，土陵前面昂起一块大石，石面各向前延伸一道土坡，其形恰如一头蹲伏蓄势欲动的狐狸。当下心中不由又暗道：此峰形如狐，狐中生狐，一跃冲天，遂成天狐，此乃天造地设，千年难求的“天狐龙脉”啊！天狐龙脉所荫庇的血脉，必如狐之机智聪敏，用于兵战之法，则必定算无遗策，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用于治国，则必精明干练，洞察秋毫，当世贤臣，皆莫出其右也！

白石公判断及此，不由以手加额，喃喃地道：“天降此上佳人才于吾也！想吾隐居白石洞数十年，苦心精研洞中白石壁上‘无字天符’，顿悟天机，洞悉世运奥秘，更领悟天地乾坤，无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玄机，又进而演悟兵机韬略，玄门奇阵，一身本领，正欲寻一传人，代吾演运于世，光大吾白石门之秘，不料竟天降此‘天狐龙脉之子’于吾也！如此璞金琢玉，只要稍加雕琢，必可成一代奇才，吾又岂可轻易放弃……不错！不错！吾且入世，先行寻此‘天狐龙脉之象’的形迹吧！”

白石公心念电转，身形猛地一旋，已飘离“齐人孙氏之墓”三数十丈，然后又妙曼如飘风，冉冉而移，眨眼间便已掠下天狐峰了。

白石公一路向东面掠行，他已判料，“天狐龙脉”的孙姓血脉，是介乎于晋、齐之间的人，因此毫不迟疑，一路向晋国相交接的东面掠去。

他的功力通玄，奔行如电，不一会，便掠抵齐晋之交的泰山脚下。

那是一道深溪，白石公正感口渴，便微伸一指，射向溪流，一道水箭，

蓦地激射而起，直冲向白石公的口中，但感甘甜清新，不觉渴意尽消。如他这般的饮水之法，简直匪夷所思，当世绝无仅有。

白石公喝水之际，忽听一阵怪风，起自泰山西面，山上山下树木飒飒作响，树上的虫鸟一齐打个忽哨，呼呼呀呀，一阵乱啼，四散飞走。眼底溪流，淙淙作响，卷起无数波纹，把众多鱼虾卷得身不由主，上上下下，翻来滚去闹了好一会，一下子又波平水静，全沉到水底去了。

白石公不由微叹口气，心道：虫鸟鱼虾安居山水之间，本属乐土，却偏受如此威烈罡风之厄，这岂非有如当今肆虐天下的战火，把万千苍生烧得体无完肤吗？当真可悲可叹可恨！

正出神间，蓦地又起一阵大风，比刚才那怪风更急骤，势也更猛烈。树声、水声、虫鸟悲叫声，石卷沙飞声，争相呼应，汇成一片凄惨之声。

白石公见状，即袖占一课，却得“周易”的“蛊”卦，道：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白石公心中不由一动，暗道：“蛊”乃腐败之虫，象征天下大乱，战火蔓延；而风向山吹，必令草木果实散乱，亦为天下始乱之象也；于此天下大乱之际，吾又岂可坐视不理，无动于衷？天意催吾有所作为也！

就在此时，又听轰然一声，起于半山，比雷声更猛烈。白石公微一沉吟，即向山上掠去。刚向山上掠了三数百丈，突见一斑斓巨豹从山中跃了出来。巨豹一面狂奔，一面回头张望，状甚惊慌，似甚惧后面追袭的物事。

白石公心中大奇，暗道：如此威猛巨豹，难道还怕了谁吗？

心念未了，便见一位男娃儿，年仅八、九岁，赤手空拳，奋勇跃来，势如疾风。口中一面高呼道：“豹子呵豹子！闻说你豹胆如斗大，怎的却不耐玩，逃避我小娃儿孙子啊！”

白石公一听，目中精光不由一闪，暗道：眼前此子长相俊奇，胆大犹胜豹子，又自称孙姓，倒不可轻轻放过了！但巨豹之力，犹胜狮虎，莫被它伤了才好！他心中转念，便欲上前助那姓孙名子的男娃儿把那巨豹截住，看那孙子如何处置。

不料他刚横步移出，巨豹见有人阻它去路，登时大怒，凌空一跃，便向白石公猛扑而噬。白石公身子一挫，伸指便向巨豹的腹部戳去，巨豹似知抵受不住白石公这一指之戳，凌空上纵，有一丈来高，避过白石公的指戳。白

石公不由暗奇，心道：巨豹似已通灵，居然知道吾“一指乾坤”的厉害！

这般一戳一避之间，后面那男娃儿孙子已然纵跃而至，趁巨豹腾空未落之势，猛地伸出手去，把豹子的一条腿扯住了。

巨豹忌惮白石公的“乾坤一指”但似乎更害怕姓孙娃儿的这般一扯，它登时痛苦万分，大吼一声，张开大口向姓孙的娃儿咬去，欲拼死挣脱他的拉扯，显见姓孙的娃儿天生神力，足与武林绝顶高手并驾齐驱。

此时巨豹的血盆大口，与姓孙的娃儿的小头儿相距不足三尺，这般猛咬而下，便十个小头也吞掉了！白石公见状大骇，正欲施展他的独门神功“乾坤一指”，把巨豹立刻击毙，以挽救娃儿的生命。

不料这姓孙的娃儿，却不知死活，不但不避，反顺势把小头儿向豹子口中送去，相距竟不足几寸了！此时白石公就连他的“乾坤一指”，亦不能救得这小娃儿，因为他固然可以一击毙掉巨豹，但巨豹在临死前的狂咬，也必定把小娃儿的脑袋咬掉，白石公不由一阵目瞪口呆，心中作痛，对小娃儿枉送生命十分惋惜。

白石公猛一咬牙，正欲不惜一切，横身一跃挡在小娃儿身前，拼着受巨豹一咬之厄，也要保住小娃儿的生命。

他却意料不到，姓孙小娃儿的小头儿向前一送，却另有目的，只见他在与巨豹之口相距不足数寸时，小身躯猛地拔起，已翻到巨豹的背上，双手揪住豹背长毛，稳如眼前的巍然泰山。

巨豹左奔右跳，但无论如何甩不脱背上的娃儿，倒弄得它气喘吁吁，无奈躺下，伏伏贴贴，再不敢与小娃儿逞凶争勇了。

姓孙的娃儿此时哈哈一笑，从豹背上一跃而下，小手儿拍拍巨豹的花头，笑道：“豹子呵豹子！你既降服，便算了，你只管自去觅食罢了！”

那巨豹一听，如鞭的巨尾向娃儿一摆，呜呜的啸叫一声，向前跑了几丈，又回过头来，望着娃儿呜呜的低叫，似十分依恋，但见娃儿无挽留之意，才无奈的纵跃而起，一溜烟似的跑上泰山去了。

白石公此时不由欣然笑道：“喂，小娃儿，你是否真的姓孙呢？你的祖宗来自何处？”

姓孙的小娃儿一听，哈哈笑道：“我当然姓孙，名孙子，孙子，姓孙之子！这还有假的吗？只是你问我的祖宗来历干么？我与你并不认识，也未知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便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啊！”

白石公一听，心中不由又一动，他也不再追问，因为他凝神一瞥之下，已清楚见到孙子的额角“山林”位，竟冲起二道紫气，直贯印堂，其状有如“狐形烟云”妙曼而舞，活灵活现，心道：这岂非“天狐龙脉”暗发之象么？由此足证，此子与那孙姓“天狐龙脉”，必有极深渊源。

白石公向孙子微笑点头，道：“唔，很好，未知对方底细，便不贸然行事，你倒甚有主见。但未知你持之主意，却以何为依据呢？”

孙子笑道：“这便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

白石公欣然一笑，又问道：“那你遇豹之口，不退反进，引巨豹向前，再乘机跃上其背，将其制服，所用又是什么妙计呢？”

孙子道：“这叫‘诱敌深入，攻其不备’的取胜之道啊！”

白石公不由点头微笑，心道：他所推据的，已是兵略之大道了。他心中转念，便又不太相信地考究他道：“孙子，你刚才所说之计，皆出自兵法之道，然则你可知道，古今兵法论著，有名的是哪些呢？”

孙子不假思索，便朗声的道：“古今兵法，最原始者当数黄帝战蚩尤时，得自九天玄女的‘阴符经’，又称‘无字天书’，而当朝开国六百年前姜太公牙辅周灭纣，著有‘六韬’，分计‘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等六卷。直至近年老子李耳的‘道德经——兵略之道’等等，均可视为一代兵法韬略之祖。”

白石公心中不由一阵狂喜，暗道：吾所寻的“兵法传人”，不料便在眼前了！但仍不太放心，又仔细问起“阴符经”、“六韬”中的论述，不料孙子竟亦对答如流，毫不含糊。

白石公心中欣然万分，他也不去追问孙子的祖宗来历，向他的脸上仔细审视，便微叹气，道：“孙子，你的父亲想必已仙逝，不在人世了！是么？”

孙子一听，不由一怔道：“是啊……但你怎么知道呢？你与我孙家非亲非故，如何知晓？”

白石公微笑道：“吾不但知道，更知你父亲仙逝后，因不容于齐，只好埋葬于晋地北面的天狐峰是么？”

孙子吃惊地“咦”了一声，盯着白石公，道：“你……你到底是谁？怎的连我家祖墓隐蔽之处亦知道，更知我孙家出自齐国？哼！莫非你是齐国派



来的奸细么？哼，你若欲赶尽杀绝，孙子我便怕了你么……”

孙子话音未落，忽地在背后拔出一把小铁弓，搭箭在弦，对准白石公。

白石公见状，便知自己的判断准确无误了，他为了令孙子心服，便不忙着向他解释，反而呵呵笑道：“孙子，你想必自幼跟随父亲研读兵书，勤习武艺，自以为技艺不凡，无惧于天下了，是么？”

孙子傲然地头一昂道：“吾孙家子孙，绝不向逆境屈服！就算强敌当前，亦须设法而胜之！因此你若是齐国派来的奸细，欲杀我这位孙氏子孙，便先得尝尝我这穿心铁箭的厉害！”

孙子——这位年仅八岁的娃儿，此时手执小铁弓，弓上搭箭，蓄势欲射。他的神气傲然，眼睛发亮，十分自负。他似乎有恃无恐，忖料必可击败白石公。

白石公此时已判断孙子是孙氏“天狐龙脉”之子，且属将门之后，是他急欲寻觅的“白石门”传人，心中十分欣慰。但又知他心性高傲，尚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此乃研学“白石门兵略”的大忌，因为“白石门兵略”源自白石洞的“白石壁”亦即“白纸一幅好写天下最新最美的文章”亦是“有容乃大”的宗旨。因此只有“虚”才能达至“实”；“大虚”才能“大实”。

白石公主意已决，便向孙子含笑点头道：“噢，孙子，不料你小小年纪，竟可拉挽铁弓，想必十分厉害了，是么？”

孙子傲然道：“当然我一箭可射穿树干若人之肉体必可透胸而过！因此你若非齐国派来赶尽杀绝孙氏一脉之人，快快表明身份，我孙子不欲误伤了！”

白石公一听，心中又一动，暗道：此子虽然傲气十足，但于自负中又爱憎分明，懂得别人生命之可贵，亦就容易领悟吾“白石门”之“不战而屈其兵”的入门之本了！白石公心中欣然，便不怕麻烦，决心先行令孙子折服，再收他为徒。

白石公神色不变，含笑道：“唔，既然如此厉害，那你试向我射一箭，看看能否令利箭穿我的胸而过吧！”

孙子一听，却犹豫道：“你尚未表明身份，未知你对我孙子是否有恶意，我又岂能令你命丧？”

白石公呵呵笑道：“放心！放心！我并无丧命的打算，只是要你试试是否可以‘穿我的心而过’罢了！你难道不敢试试么？”

孙子生气了！他咬牙道：“你既然如此不怕死，硬要试我的‘穿心之箭’，若你命丧，也不要怪我孙子啊！”

白石公笑道：“不怪你，不怪你，只管施为。”

孙子见白石公如此轻觑他的家传神技——穿心之箭，不由大怒。他狠狠地咬了咬牙，运力于臂，猛地拉开铁弓，喝道：“箭来了，你若知不敌，速速闪避！我不再发第二箭便了！”

孙子话音未落，他搭箭的手臂一松，一支利箭，便疾射而来，破空呼啸有声，果然十分强劲。

白石公耳听破空啸声，目观箭射来之势，便知孙子所运的力度有多少了。只见他身形巍然不动，怪事便突生，令孙子万分惊奇！

只见他以铁弓射出的“穿心之箭”，其力足可穿透树干，不料白石公伸手一指，“穿心之箭”便犹如碰上一道无形铜墙铁壁，蓦地停在半空，休想再向前移动分毫！这已够令人惊奇了，不料更令孙子惊奇的是，“穿心之箭”于虚空凝立不动时，却见白石公微笑间，右手中指一弹一回之际，那“穿心之箭”竟于半空打了个回旋，不向前冲，反向后如闪电般射来，其欲中之的，竟然是孙子自己的心胸要害！

孙子虽然天生神力，但毕竟年仅八岁，阅历不多，更无实战的经验，被眼前突生的变肘吓呆了，一心以为自己今回必死无疑，竟忘了闪避。事实上，回射的“穿心之箭”来势太快太猛，比孙子射出时更胜十分，孙子也根本无法闪避！他心中不由骇叹道：爹爹当日以神箭著称，为齐景公立下无数战功，却不容于篡姜齐而自立的田齐，被逼出亡。而就算爹爹在世，也决计不能射出如此威猛之箭的啊！我孙子死于此箭之下，亦不算坏了孙氏一脉的名头了！

孙子不闪不避，他也决计无法闪避，任那回射的“穿心之箭”，透胸而过。不料那“穿心之箭”将及孙子胸口时，却又变生肘腋，箭头向左面一拐，竟斜刺而出，噗地射于一棵树干之上，的确是“穿心而过”，但所穿的并非“人心”，而是“树心”而已。令孙子骇然的是，那“穿心之箭”竟似有了灵性，在穿透树干之后，又再回飞，稳稳地返回白石公伸出的中指之上，只见

他伸指一勾，便把“穿心之箭”夹住了。

一切均如此神妙，简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孙子不由怔怔地呆住了。

好一会，孙子才失声地叫道：“你！你这是什么箭法？”

白石公微笑道：“这叫‘兵法之箭’也。”

孙子若有所思道：“何谓‘兵法之箭’？”

白石公道：“守则稳如泰山，又如铜墙铁壁，令敌人难越雷池一步；攻则令敌不备，因此无坚不摧；若敌正面强坚，则回旋侧面，避实就虚；运用得法，则可攻无不胜，战无不克也。”

孙子仔细领悟白石公的“兵法之箭”奥秘，他于兵略之道悟性奇高，猛然醒悟，白石公刚才是以“射箭”之道，论述一种当世所无的奇妙兵法啊！他不由傲气尽消，十分真诚地向白石公求道：“这位叔伯前辈，请问能教孙子这等‘兵法之箭’么？”

白石公笑道：“叔叔即叔叔，伯伯即伯伯，前辈归前辈，怎的串将起来，乱叫一通？”

孙子笑道：“我不知你的来历，因此也就不知你是‘叔叔、伯伯、前辈’，于是便来个合三为一，心想总有一个合适啊！”

白石公一听，不由呵呵笑道：“好！很好！合三为一，集中优势，攻其一点，此亦乃兵法中取胜之道！吾姓白，名石公，吾之真名来历，连我自己也忘记了。”

孙子连忙道：“是白石公前辈，孙子所求的，正是兵法的取胜之道啊！”

白石公笑意突敛，肃然的道：“孙子，你既然学那兵法取胜之道，目的是什么？”

孙子不假思索，便朗声道：“当今之世，战云密布，遍地尸体血肉，十分恐怖，孙子欲以兵法取胜之道，以战平战，以求天下太平；再去除暴安良，以求苍生幸福！”

白石公心中欣然一笑，但神色仍很严厉，沉声道：“那你欲以此兵法取胜之道，去求那封王拜相，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么？”

孙子虽年仅八岁，却已十分懂事。只见他微叹口气，由衷地道：“什么封王拜相、功名利禄、荣禄？一切均是杀身奇祸的根源啊！想我父祖两代，皆为姜齐国立下无数战功，不畏生死血战沙场，到头来却被朝中田氏奸臣所

害，姜齐王又听信奸臣之言，把我父祖二人放逐，终究客死异乡！这等害人的封王拜相，十分可怕，我怎敢去奢望渴求呢？不求！不求！决计不求！”

孙子未了，神色决然的叫道。

白石公一听，终于欣然的笑道：“好！很好！果然是吾白石门中之传人也！”

孙子十分灵巧，他一听之下，便向前走上几步，跪下向白石公叩头道：“徒儿孙子，拜见师傅白石公！”

白石公也不客气，欣然受了孙子的拜师大礼，未了他伸手向孙子一招，孙子便感一股浑厚的柔力，把他升托起来。白石公道：“孙子，你父祖有替你起字号么？”

孙子摇摇头道：“没有啊！我知世人起字号，乃于八岁入学之时，但父祖去世时，我尚仅七岁，因此并无替我起字改号。”

白石公微叹口气，心道：你虽然出身将门，又是“天狐龙脉之子”，但你父祖历年征战积聚的血煞之气，亦必应劫于你身上，因此你此生之命运必颠沛流离，难享安乐！或许这便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之使然吧！白石公心念转，便向孙子道：“孙子，你既有心研学兵法，兵之道属武，那你的字号便命之为‘武’吧！”

孙子十分高兴师傅白石公替他起的“武”字，欢喜得格格笑道：“好啊！师傅！那孙子又名武吧！”

从此，孙子又名为孙武了。

白石公微一沉吟，又问孙子——孙武道：“武儿，你尚有家么？打算往何处去呢？”

孙武神色黯然地摇头道：“没有啦！自父祖去世后，只有一位老仆带着我过活，不幸老仆又在去年老逝了，便只剩下我一人到处流浪漂泊了。”

白石公不禁微叹口气，心中暗道：我白石公少时遭遇与你一般，不料吾白石门师徒二人，其命运亦一般凄苦！他不由伸手轻抚孙武的头儿，道：“武儿，既然如此，你便跟随为师一道，周游天下，历练去吧！但你不怕吃苦么？”

孙武头一昂，道：“师傅！武儿不怕！”

白石公笑道：“为甚不怕？”

孙武凛然的道：“因为艰难困苦，玉我于成啊！”

白石公一听，心中更感欣慰，亦更喜欢孙武这位“天狐龙脉之子”了。

师徒二人一路南行，白石公十分怜惜孙武的孤苦，在他心中，早已把他视作自己的亲儿一般。但白石公却决计不会骄纵孙武，一路上净拣崎岖山路行走，就算孙武累得气喘吁吁，白石公也绝不停留，也绝不以真气内力助他行走。饿了便去摘野果吃，渴了便去饮山溪流水，晚上则卧于幕天席地之间。因此这一路南行，孙武但感十分艰苦，他出身将门之家，幼时吃惯了山珍海味，但此时却连一块可以填肚的干粮也不曾尝到。

但孙武却决计不肯说一声苦，他紧随白石公，在崎岖山路中奔行了整整九十八个白天黑夜，却连句话也没说，只是咬紧牙根，默默走路。在孙武的心中，但感这九十八个日夜，竟犹如经历了他幼时八年的岁月。令孙武自己亦感奇怪的是，最初的三十个日夜，他感觉十分辛苦。但到了第二个三十天，他却越来越神清气爽，越来越不觉劳累。

终于，到了第九十九日的早上，白石公向孙武含笑问道：“武儿，这一路行来，辛苦么？”

孙武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道：“辛苦！不，已忘了一半了！”

白石公微笑道：“唔，武儿你再想想，是否仍有一半辛苦呢？”

孙子想了想，忽然亦笑道：“师傅，奇哉怪也！那一半辛苦又失去一半了！”

白石公凝神目注孙武，隔了一会，又肃然地问道：“武儿，此刻那尚余的一半中一半，仍存在么？”

孙子笑道：“哎呀，师傅啊！那尚余的一半中一半辛苦，不知怎地，又失去一半了！这又说明什么呢？”

白石公此时笑容尽敛，肃然的道：“武儿，世上万物，皆可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只要不畏辛苦，细分下去，便可达无穷无尽的境界了，你明白这道理么？”

孙武点了点头，道：“是，师傅，只要不怕辛苦，才可研分世间万物，以达无穷无尽的境界，此亦即研学世上任何学问之要诀，是么？”

白石公见孙子果然悟性奇高，不由欣然点头道：“不错！亦为研习兵法之要旨也。兵法之道，源于天地乾坤万物。而天地乾坤万物之生成，乃无极

出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又可演进为十六小卦，十六小卦进而为三十二中卦，三十二中卦演化为六十四大卦，六十四大卦再进一步，即一百二十八阴阳大卦。而阴阳便即两仪，两仪重生四象，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以至无穷无尽也。”

孙子想了想，便笑道：“是，师傅，兵法之道，既然源自天地乾坤万物，也便如天地乾坤万物，生生不息，无穷无尽，须苦研不绝，方可望有成，是么？”

白石公不由叹道：“不错不错果然是‘天狐龙脉之子’，于兵法之道，悟性之高，当世无人可以企及！持之以恒，何愁大业不成也！”

孙子一听，却立刻追问道：“师傅！何谓‘天狐’？何谓‘龙脉’？这‘天狐龙脉’又有‘之子’的么？当真奇哉怪也！”

白石公呵呵一笑，道：“武儿，兵无常法，而兵法亦无定规，一切须依天地万物之变化而定也。善兵法者，必上悉天机，下察地脉，中辨人间，悟此三大道者，方称百战百胜之兵略大法。而天机即天时、天兆、天象、天运大势；地脉即大地潜龙、山川地理形格；人间即天下苍生、帝王将相、各国诸侯也。因此若不悟出这三大道者，所谓兵法，不过是皮毛，岂可称为兵略大法。”

孙武一听，晶亮的眼睛一阵闪烁。他忽然觉得，他的师父白石公，其武功的神妙，学问的渊博，情操的高雅，简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比他印象中的父祖，以至他幼时所研读的兵法，当真有如天渊之别，他能拜他为师，是他孙武的莫大幸运……而因此在孙武的小心灵中，从此立下自信的决心，以百倍的毅力与勇气去研学那师门的“天机、地脉、人间”三大道学根基的“兵略大法”。

# 奇祸倚福

## 第十一回

白石公带着孙武这八岁的小娃儿，周游天下列国，让孙武洞悉世情风物、天下山川大势。一面开始沿途讲授“白石门兵略大法”的三大根基——天机、地脉、人间三大学问。

白石公向孙武传授时，深入浅出、谆谆善诱，令孙武觉得十分有趣，因此丝毫不感晦涩艰深。

例如白石公讲授“天机之道”时，向孙武解释道：“天机之道，即天有象、地有利，上下而成一体。因此星吉则地利，星凶则地恶；又天以二十八宿为经，分配四野，各有所隶。四垣天星，临制四方；紫微主王侯卿相，天市主府库财帛；太微主富贵寿考，少微主威武权谋。故凡列国诸侯，文武百官，上至神仙宰相，下至三教九流，皆由天星主宰也。”说得十分清楚明白。

授“地脉之道”白石公论道：“地脉之道亦即大地龙脉之学说，山之走向谓之龙脉大势。而为甚以山喻为龙呢，因龙乃通灵变化之物也。龙脉亦然，其活泼矫健、变化莫测；忽隐忽现，忽大忽小；忽尔潜藏深渊，忽尔飞腾云霄；忽现首不现尾，忽尔兴云布雨，此即神龙之谓也。再者龙得水方能变化，得风云方能升腾，因此以龙作喻大地龙脉，又称风水寻龙也。”解释得十分详细。

授“人间之道”白石公道：“研学兵法，不能不察人，而人之形相，至大者莫如‘精、气、神’，因此人若能以无得失之心处世，其容貌自然便有‘精、气、神’凝聚之姿，一派大和之气，脱尘之象，天下之大贵，莫贵于此也。”论说透彻，一矢中的。

孙武悟性奇高，因此不到半年，他于“天机、地脉、人间”三大道学问，已甚具根基了。

白石公十分欣慰，他亦毫不犹豫，开始向孙武传授他的“白石门兵略大法”。孙武已具“天机、地脉、人间”三大学问根基，因此研学起来，更易领悟，甚至很快便可举一反三了。

例如白石公向孙武讲授‘谋略篇’时道：“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虐杀下下之。因此攻城掠地，并非上上之策也。武儿，你明白这个道理么？”

孙武点点头，道：“是，师父。武儿以为，师父所论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虐杀下下之，意即指使敌国整个完整地屈服，是上上之策，用兵去攻破则次一等，若攻破之后虐杀平民百姓，便更是下等之策了。因此用兵之道，虽能攻城破阵、百战百胜，但于己方则必有损伤，久而久之，则必败而亡之，是故攻城掠地，百战百胜之兵，并非上上的军队也。而不战而能使敌人屈服，才是兵法中的至高境界。”

白石公欣然一笑，十分欣赏孙武的悟性，他又道：“是故用兵之法，须善围、善攻、善分、善峙、善避，一切皆须知彼知己，以敌我之强弱而定，否则弱军故示敌以强，则必败无疑也。”

孙武微一思索，即格格笑道：“师父，你之所断，岂非以敌我之数及强弱来决定用兵之法么？例如若我十倍于敌，则决然围困之；若五倍于敌，便主动攻击之；若一倍于敌，便先设法分散敌人兵力，然后集我之强，攻敌之弱；若我兵力与敌相若，势均力敌，便须巧妙与敌周旋，再寻隙而战。而若我弱于敌，便须沉稳坚忍，善于避开敌之所长，再设法攻敌之所短，如此则可立于不败之地了，是么？师父。”

白石公不由点头微笑，心道：武儿果然是兵法中的奇才，百年难遇，他如此聪慧，竟可举一反三，不但领悟吾之所授，更能进而创新，悟出崭新的取胜之法，当真难能可贵之极。

白石公心中十分喜欢孙武，他恨不得把他一身绝学，特别是他的以“天机、地脉、人间”三大道为根基的“兵略大法”，尽快一古脑儿尽数向孙武传授。孙武也似乎体会到白石公的心意，刻苦研学，从不知疲倦，反而越学越有兴致。

但奇怪的是，有关攻战搏击的武功之道，白石公虽然已属绝顶，却并不向孙武传授。孙武曾几次求他教授他那以指发的“八脉气剑”大法，但白石公却决然的道：“武儿，以你目下的内力根基，根本无法研学吾之‘脉气神功’，勉强修炼，有害无益；再说武功之道，最强最高者亦只属江湖鲁莽之流，绝难及吾之‘兵略大法’皮毛也！”他见孙武仍心有不甘，便又进而慰



释道：“武儿，你就算掌握了最上乘的武功，亦只是一人一剑，与敌于单刀独斗，方显其强，又怎及得以‘兵略大法’指挥百战百胜的雄师呢！”

孙武无法打动白石公，便也不再纠缠，若无其事地笑道：“好吧，师父，武儿便不学武功之道，集中精力，先行悟透师父的‘白石门兵略大法’吧！”

话虽如此，但白石公窥察得出，孙武依然不能忘怀他渴求的武功之道，只是潜伏于心，暂不发作而已。白石公也不去点破，只是每天抓紧一切机会，向孙武尽心尽力，传授他的独门兵略大法。

花开花落，日沉月升，乾坤运转，白石公引领孙武周游列国、天下历练的岁月，很快便如流水般逝去七年了，孙武也由小娃儿，成长到十五岁的少年了。

白石公早已知悉孙武的生辰八字，在他十五岁生辰的这一天，刚踏入黎明时分，白石公在一座山洞中，忽地微叹口气。

孙武亦忽地在睡中惊醒，他心中已视白石公如师如父，一听便吃惊地爬起身，道：“师父，你叹息什么？”

白石公目注洞外一眼，但见黑沉沉的一片，凭他超卓的目力，竟难瞧清洞外三里的物事。白石公不由喃喃地叹道：“哎，黑夜、黎明、白天、黑夜……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永恒不变，为甚黎明前的黑暗格外深沉呢？”

孙武惊道：“师父啊，什么黑夜黎明，黎明白天的？师父到底欲揭示什么呢？”

借黎明前黑暗的一丝光线，白石公仔细审视孙武一眼，他但见孙武的命宫“山林”位，其隐伏的紫气已跃跃欲动，不过他的“印堂”却陡现一股青气，直犯眉间，与“山林”位的紫气交相冲击，其状十分怪异。

白石公心中又不由微叹口气，暗道：紫气主贵，青气主煞，青紫相冲，乃贵中带煞，吉中伏凶之异兆。为甚如此截然相反的异象，竟一齐浮现于武儿的命宫呢？武儿的本命乃“贵中含煞”，此点吾早已判料，之所以不向他传授武功，正是恐怕增其“煞气”，不料亦难避免。煞气现于武儿生辰之日，只怕凶煞很快便应验于他的身上了，吾又如何加以防范呢？白石公虽然身负“天机、地脉、人间”三大绝学，但于此极为深奥的命运玄关上，竟亦一时难于参透。

白石公无奈道：“武儿，今日是你十五岁生辰，只怕有甚不测之事，你

务必小心留意，不可离为师三步之距离，知道么？”

孙武一听，不以为然地笑道：“是，师父，但有师父在身边，妖魔鬼怪皆退避三舍，怕什么呢？”

白石公又微叹口气，心中暗道：武儿呀武儿，你又岂知，你之运劫，只怕连为师也解救不了！他也不便点明，只肃然的吩咐道：“武儿，不许粗心大意，谨记为师之言，知道吗？”

孙武见白石公忽然如此严厉，便不敢再顽皮嬉笑，正正经经地点头道：“是，师父，武儿记住了。”

黎明前的黑暗过去，果然又是天明了。白石公心中疑虑难消，便不欲再在山野间停留，打算带孙武就近入繁盛的楚国都郢城（今湖北江陵县），白石公的用意是，借楚都郢城的“人气”，来冲淡孙武的“青煞之气”。

师徒二人离开山洞，沿一条山间小径向西面而行。这条山间小径十分峻险，一面是高达百丈的山壁，另一面却是深达千丈的悬崖峭壁，悬崖下面云雾缭绕，也不知潜伏什么凶险的物事。

白石公为了让孙武历练，故意拣选这等凶险山径行走，但此时他却急于带引孙武尽快离开这凶险的地方了。

师徒二人，从山洞这面，沿山径向西走了十多里，前面不远便是山径折向下山的羊肠小道，只要抵达下山之路，便可脱离如此凶险的地域了，白石公心中不禁微松了口气。

不料就在此时，在朦胧的黎明曙光中，紧随师父白石公向前行走的孙武，耳际突然传入一阵尖厉的啸叫声。他循声抬头一望，但见一团光华灼灼的物体，正从天际间飞降，其声呼啸尖厉，其速快如闪电。孙武一见，连忙惊叫道：“师父快看……那是什么？”

白石公不答，只是忽然向后疾伸手臂，握住孙武的右手，一股强大的气流便涌入孙武的体内，孙武但感自己飘飘欲升，不由便紧随白石公的步伐，向前急冲而出，原来白石公早就听到半空的啸鸣，他亦知那是什么，这是一道威力强大的“天际流星”，其力度之猛，可把平地撞成深洞，若人在其下，被“流星”撞着，任你武功盖世，亦必成肉酱，他因此也不及向孙武细说，只是伸手把他握住，欲以他强大的真气，助孙武脱离此千钧一发的险境。

可惜孙武虽已悟透了“白石门兵略大法”，于武功之道，特别是轻身功

夫，却未获白石公的真传，因此简直一窍不通，也就无法如白石公一般施展飞掠的神功。白石公此时不由又惊又悔，他深知他二人此际处境的凶险，他若抛下孙武不理，只身飞掠，倒有十足把握脱险，但如此一来，孙武的生命便必危如累卵，白石公宁肯自己遇难，也绝不愿失却此旷世兵法奇才，白石公不由深感后悔，他心道：早知如此，昔日便先传他以一身武功，今日便不会陷此进退两难的绝境了。

白石公心中惊悔时，却绝不放松孙武的手儿，一面向他输送真气，一面拽引他向前疾冲。他虽然可以背负孙武而行，但如此一来，因负荷太重，连他的轻身功夫亦施展不开。他因此惟有以输送真气的办法，试图把孙武拽出险境再做打算。

师徒二人，手拉手儿，向西面的下山小道疾冲，一会便跑到近里路了，前面的下山小路已清晰可辨，只须再奔行十丈八丈，二人便可安然脱险。

不料就在此际，孙武在后面但感呼啸声已近在耳际，他抬眼一瞥，只见一团火光熊熊的庞大物体，已迎头罩下，他深知被这可怕“怪物”压着，便十个师父白石公也完了，他亦知凭师父的神通，他此时尚可逃生，不过若被自己拖累，便必死无疑，孙武心中蓦地一痛，他也不及细思，猛一咬牙，低头向白石公的背部狠命一撞，把白石公撞出三尺；因而其向后握着孙武的手臂亦松脱了。

孙武尖声大叫道：“师父，你不是授我兵法有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吗？你既知武儿已必死无疑，为甚不把武儿抛下，独自逃命？师父快施展神功逃生，哎哟！”

孙武说时，不料他刚才低头向白石公背部猛撞之下，一股反弹力度汹涌而来，把他撞得连退三尺，三尺之外，便是深不可测的恐怖悬崖，他根本立足不住，身子一歪，一脚踏空，便如流星般向悬崖下面飞坠下去了。

亦就在此时，只听轰然一声巨响，恍似天崩地裂，一团庞大的黑色物体，已撞在背后的山径，把山径撞陷十丈有余，成了一个黑古隆咚的黑洞，黑洞的边沿，距白石公仅咫尺，若非孙武把他撞开，白石公已必成一团肉饼了，待白石公稍回过神来，悬崖下面的孙武，已消失在缭绕的云雾中了。

白石公久久地在黑洞边沿伫立不动，他的浑身血脉似已凝结，山风吹来，一阵寒意，他不禁打了个冷战。好一会，白石公才猛地抬起头来，他的

眼泪竟爬满了脸颊，他也不想去擦拭，任眼泪往下流淌，直到把胸襟也沾湿了。

孙武但感一脚踏空，头脑便一阵昏眩，身子如腾云驾雾，迷迷糊糊的也不知身在何处。模糊中，他又感身子连续三次碰上一种脆而硬的、又有点软的物体，由于他下坠的冲力太大，耳际只听喀勒一声，撞着的物体似乎立刻折断，他的身子又再往下坠。连撞三次之后，他下坠的速度却减缓了。孙武并不知道，他碰上的，是崖边横伸而出的山松，山松被他的重量压断，因此亦抵消了他部分下坠的速度，连续撞断了三株山松，他下坠的速度也因此被减慢了一半。

孙武的身躯，开始变得徐徐下降，他所受的庞大压力也因此减轻了许多，他的神志亦开始恢复了一半清醒，在半醒半昏迷中，他忽感悬崖侧面突然有一股强大的吸力冲来，把他的身躯吸住，又呼地改变了下坠的方向，变为向崖边撞去。孙武心中不由大骇，暗道：如此撞上石壁，岂非立刻粉身碎骨么？就在他这般思忖时，却但感呼地一下，他的身子被卷进一个黑沉沉的虚空！孙武迷糊中叹道：“这或许便是世人所进的地狱之所了！”

他的心念未了，但听呼的一声轻响，他的背部一阵刺痛，他亦清醒过来。向四面一看，原来这竟是一座隐于崖壁之中的地下岩石和钟乳石，不远处，更有一泓清泉……他撞上的原来是洞中的碎石，虽然令他的背部刺痛，却令他清醒过来，亦令他明白，他并非掉落“地狱”，而是仍活生生的，身处一座怪洞，而且不远处尚有一道光线射了进来。

孙武心中暗喜，暗道：“有光亮，那就必定有出路了。他自离开那睡觉的山洞后，滴水未沾，此时他也不管那泉水是否有毒，走过去俯身就饮，但感泉水清甜，凉透心脾，比外面的水好喝多了，接着他摸出一块干粮，那是昨日剩下的，他也不理，心道先填饱肚皮再说吧。

吃后他一跃而起，向那亮光走去，不久，他发现这光线原来是从一个洞口射进，洞口外还依稀可见青山绿树。孙武心中一阵狂喜，心道原来外面便是山下的出口了，走出去很快便可以 and 师傅白石公重逢。

他走到洞口，探头往外面一望，却不由倒抽一口冷气，怔怔地呆住了。

外面原来是一座狭长的山谷，两旁尽是一色拔地直插青天的陡峭岩壁，窄窄地只透一线蓝天，悬崖如乌云般垂下，似欲随时掉下，令人胆颤心惊。

孙武再往下看，只见谷底距此洞口不过十丈八丈，上面树木丛生，怪石起伏。孙武逃生心切，也不管谷底是否隐有毒蛇猛兽，从洞口抓着藤蔓，便滑了下去。谷底软绵如被，原来那是一层尺高的腐草败叶，显然此谷千百年来根本无人踏足。放眼望去，只见荆棘丛生，野草纷披，杂树盘根错节，岩石奇形怪状。

孙武在怪石丛中左穿右插，希望找到一条山路。但他终于失望了，原来这不过是一个绝无人迹的深渊死谷，宽不过几十丈，长也不到半里，往上攀么，就算身俱超人圣的轻功如师傅白石公，也休想从谷底上到高峰。

孙武不由暗叹口气，心道：看来虽没进“地狱”，但此地乃绝望之域，只怕与“地狱”也差不多了！我身上又再无可以吃的，便不摔死也必定饿死，看来这绝谷便是我孙武葬身之地了。

孙武自忖必死无疑，但心中却绝无悲伤，因为他觉得自己已换回师傅白石公的生命，他因此欣慰极了。他的心性本玄幻，左思右想，竟莫名其妙地哈哈笑将起来。

原来他抬眼忽然见到近处有一棵矮树，树上果实累累，挂满枝头，他心中不由一动，暗道：师傅曾告诉我，说绝谷中多长山稔果，其形犹如妇人之乳，功能补血益气，是修炼道家内功的上佳珍品。那矮树上的果子，果如妇人之乳，却是紫红色。孙武不由忆起娘亲儿时喂哺的情景。

孙武不由微叹口气，喃喃地苦笑道：“生我者娘亲，养我者娘亲，这果子既如娘亲之物，无论如何，总是可以活人的珍品！既然如此，我又岂能辜负天地造物的一番苦心？”

孙武转念又暗道：生我者娘亲，养我者除了娘亲，还有师傅他老人家，师傅已把他的“白石门兵略大法”传授于我，望我为“白石门”发扬光大，我又岂能辜负了师傅的殷殷期望呢？好歹亦须活下去，或许师傅他会设法下来，救我脱此绝境。

他这般思忖，求生的意志便蓦地坚强起来。在他眼中，这绝谷与那“地狱”便大有分别。他此时的“天机、地脉、人间”三大绝学已甚俱根基，“天机道”中的一句话蓦地浮上他的脑际：“天有象，地有形，两相对应”……他心道：既然如此，天上现出“流星”，便欲把我带进此地，这岂非暗兆我孙武的命运，与此绝谷有极深渊源了？不错！不错！正是此意！且天下正值

多事之秋，天下诸侯，争霸相斗，惨酷之极，百姓苍生如置水火，命悬一线，与我孙武目下的绝境又有甚区别？嘿嘿！那我孙武便先行设法自保，打破目下这绝境吧！

孙武以自己的处境，与天下苍生相较，他求生存下去的意志便更加坚定不移了。

孙武一跃而起，沿绝谷四周游走了一遍。但见绝谷中长满了“山稔树”，树上的山稔多不胜数。更奇的是，山稔树竟依绝谷的气候改变，而四季结果，有的结果于春天，有的结果于秋季，而这一面的山稔果刚落，另一面的山稔树却又开花结果了。原来这绝谷南北走向，当北面的寒风吹进时，南面的热气却把寒风挡住了，因此北面是冬季，南面却是夏季，处于冷热交加的东西石壁两面，却就分别成了秋天或春天。

孙武心道：这岂非四季食粮不缺么？于是毫不犹豫，摘一颗山稔就大嚼起来。山稔形如娘乳，甘甜可口，大可用于充饥，孙武连吃数颗，肚腹登时饱胀。

肚子虽然填饱，却立感口渴。原来山稔乃收敛之物，医家每用来做止泻之用。可惜孙武并非腹泻而是缺水，因此山稔的收敛作用一起，孙武顿感口干舌燥，竟比饥饿更觉难受。他欲再攀上那石壁上面的洞口，已不可能，因为高达十丈，滑下容易，上去却千难万险。

孙武举目四望，不由暗叹口气。

绝谷之中，除了参天怪树，哪来丁点水源？孙武不由暗道：树木之根四通八达，可以吸吮地下丁点水分，人却不能，显然树木的生命力，比之世人又强多了！

孙武的性子素来带点玄幻，他这般思忖，便不由盯着前面数丈远一排参天古树出神，暗道：人若如树，岂非吃喝不愁，长命百岁，免却许多烦恼仇杀争斗么？

他定定地凝神前望，渐而眼神一亮，目光在一棵古树上胶着不动。

原来此时他焦渴难挡，却蓦地忆起师傅白石公传授的“药典篇”时曾论述道：“古有酒树，其形如杉而非杉，于树干中割一孔，有白液流出，其味如酒，功能益气补血，源源不绝，乃酒中极品。”

孙武心中一动，连忙跑上前去，以尖石在一棵形如杉树的树干上挖了一

孔，仅一会，小孔中果然流出白色液体。

孙武此时渴慌了，也不管白色液体是否有毒，俯下身去，仰头以嘴接住，连饮了几口，果觉味如醇酒，竟觉比寻常的白酒香醇多了。

孙武连喝了几口，但觉焦渴立消，便不忍多喝，惟恐树上的白色液体不多，一时喝干了，往后便断了水源。

他用泥团把树孔封住了，说也奇怪，树孔一经塞住，便再无液体流出。但挖开泥团，又再流出，竟源源不断，无休无止。

孙武吃了二顿山稔，饮了两次树酒便不饥不渴，浑身舒畅。

不觉绝谷中光线已暗了下来，而且黑得飞快，绝谷上面的光线甫一划过，绝谷中登时便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

孙武心中不由一阵恐慌，暗道：如此漆黑一片，这漫漫长夜，却如何度过？

就在此时，在十丈开外的地方，突然现出一团绿光，绝谷越黑暗，绿光便越发明亮，渐而竟如一轮圆月，悬在上空。

孙武心中大奇，暗道：怎的白天刚去，月亮便升了上来？

他凝神向上面一看，不由惊讶得目瞪口呆，原来发出绿光的，竟是一棵怪树的树顶，树顶形如伞盖，每一片叶均发绿光，合起来便有如一轮明月悬于绝谷之中。

孙武最初还以为自己误堕仙境，怔怔地呆立不敢擅动。但稍后即恍然，不禁哑然失笑道：“这发光树下面，必然埋了大量动物尸身，树木吸收了大量磷质直达顶部树叶，散发出来，与空气混合，便成了发光的磷火了！此原理与萤火虫发光的原理倒也不差分毫。”

心中一旦想出究竟，孙武便丝毫不感惊奇，坦然的举步走到发光树下，他发觉树上的光线甚强，在树下竟可读书写字。

孙武性本玄幻，人又聪明，此时不由失笑道：“世间有等苦读之士，贫穷不能置灯，便捉萤火虫做灯笼，但与眼前这发光树相较，我孙武的运气，显然又比他幸运多了！”但一顿，又暗叹了口气，“可惜此处并无书本可读。”

虽有遗憾之处，但孙武转念又暗道：人生在世，切勿永不知足，如今日有果腹之物，夜有照明之灯，比之那等饥渴瞎眼之人，却又强得多了。

此时他置身树下，倚着树干，倒似在朗月夜色中倚坐，别有情趣。孙武

趁机把师傅白石公所授的兵略大法在心中依次默诵一遍，不知不觉，便倚着树干睡着了。

这般白天吃山稔充饥，喝树酒止渴，晚上默诵兵略大法，不觉已过了十天八天，师傅授的“白石门兵略大法”，已反复默诵了数遍了。

孙武自觉在绝谷幽秘境界中，于兵法的悟性，竟又比平日更为奇高，虽然短短十天八天，但他的兵法竟大为精进。

不知不觉已过了月余，孙武身上的伤痛已然痊愈，气息也比刚进此绝谷时强了不少，与高等武林人已没甚分别，孙武暗道：这多半是山稔和树酒的药力所致。

但渐渐孙武又恐慌起来，因为绝谷中的山稔树，本季的山稔树几乎已被孙武采摘吃光了。

仅剩的十几颗，孙武勉强再支撑了三日，到第四日的中午时分，孙武肚子饥时，便再无山稔果可摘。

这天他便只能以树酒填肚，但树酒虽可止渴，但喝多了却感头昏目眩，就如饮醉了酒般模样。

孙武吓得不敢多饮了，心想：处于此绝谷之中，若饮醉了酒，万一碰上猛兽，岂非成了名副其实的点心？

幸而此时他对兵略大法根基“地脉”绝学了然而于胸，暗道：绝谷之中必可寻出充饥之物，因此倒也不致惊慌绝望。

树酒的酒气上得快，但去得也快！孙武静坐了一会，头昏目眩便消失了。

他站起来，爬上高处一看，发觉他近日的活动范围，仅占了绝谷的一小角，绝谷在他所站的地方，向两面伸延，参天大树随处可见。

一连几日，孙武白天向绝谷的深处探索，获取食物，晚上便返回发光树下歇息。他发觉，在发光树下歇息非常安全，一些蛇兽等物，从不接近发光树的光线范围。

不知不觉，孙武已几乎踏遍了绝谷，仅剩下一处地方，是孙武暂时不敢前去的。

那是绝谷中突起的一座山峰，距发光树这面约达半里，但沿途林木森森，虽是白日，陷身林内，却形如黑夜。因此孙武虽然心动，但却久久不敢



踏足。

不过，再过了两日，孙武便发觉，他无论如何要向那座山峰闯闯了，因为在发光树方圆一里之内，但凡可以填肚子充饥的，几乎已被吃光了，惟一尚可寻获食物的，便只剩绝谷中山峰那面了。

除非甘愿饿死，否则，就算更艰险亦须一试。世上的人为了活命，就是什么艰难险阻也只好不顾了。

孙武这天爬上发光树，摘了一把树叶，搵成火把模样，事先喝了几大口树酒，便决然的向山峰那面闯去。

树叶火把在光处并没甚异样，就如普通的树叶一模一样。

但孙武举着，进了树林深处，形如黑夜时，树叶火把却忽然大放绿光，虽然不及火把的明亮，但照明走路却已绰绰有余。孙武有树叶火把照明，他于绝谷的方位亦已了然于胸，因此轻松自如地从树林深处走出丛林的另一面了。

# 射日神功

## 第十二回

孙武走出树林，举目一看，不由惊咦一声，万分惊叹造物主的鬼斧神工。

只见一峰如笔，四面光秃，陡立眼前，高达两边的绝谷峭壁，全峰笔直向上，中途绝无半点扭曲回旋，犹如造物主突起顽心，仙笔凌空往绝谷一竖。

仙笔峰的四周，林木掩映，遍地奇花异草，恍如蓬莱仙境，也不知多少千年，没人踏足此地了。

孙武心道：如此美景，岂无果物充饥？于是便放胆向仙笔峰这面走去。

孙武距仙笔峰约廿丈距离，却如见鬼似的蓦地停止不动，浑身的血也似凝结了。

只见在仙笔峰的基部，团团缠绕着一条巨蟒，仙笔峰的基部方围达十数丈，巨蟒的身躯起码亦达十丈以上，巨蟒血盆大口怒张，形如巨船橹桨的信舌迎空吞吐，煽起的疾风，竟达及廿丈远处的孙武。

孙武呆立了一会，心中这才跳出一丝惊叹，暗道：如此盘峰巨蟒，休说狮虎闻风先遁，只怕就连兽中巨物大象，亦须退避三舍，如此巨物，一顿只怕要吃一头大象，绝谷之中，却何来如此庞大食物？

就在孙武疑惑间，只见巨蟒的信舌一卷，一块盘大的石头，便卷入巨大的血盆大口，巨蟒的牙齿一合，盘大石块竟然四分五裂，巨蟒的舌头在其中一卷，不知把石块里面的一块黑色的什么东西，吞入腹中去了。

那块黑色的东西吞进腹后，说也奇怪，竟然大改巨蟒饥饿时凶狠的模样，一变而为懒洋洋的，犹如人吃饱了，伸腰打噎般模样。

又过了一会，巨蟒的庞大身躯缓缓地向中央聚移，最后卷缩成团，巨头伏下，竟然一动不动，在仙笔峰的旁边，犹如新添了一座黑褐的小山。

孙武以为这是巨蟒的诡计，诈睡引食物自投罗网，因此久久不敢移动。但过了许久，巨蟒依然一动不动，倒似昏睡死去了一般。

孙武心中渐而大奇，暗道：巨蟒似乎全赖石块里面的东西活命，但小小的一块黑色东西，竟能填饱如斯巨蟒的肚腹，这岂非犹如神仙世界的“不饥

果”么？

孙武这般转念，心中不由一动，暗道人的肚子只有巨蟒的千分之一，巨蟒吃了能顶一月饥饿，那人吃了，岂非百年不饿么？若多吃三几块，岂非成了免却人间烟火的地仙么？这却妙得很啊！

孙武尚不敢断定，这是否巨蟒引人入谷的诡计，于是便试着先行向仙笔峰走近数丈，但见巨蟒依然一动不动。

孙武走近巨蟒不到五丈时，他终于发现，巨蟒果然是沉睡着了，犹如蛇类的冬眠，这一睡啊，只怕便达三数月了。

孙武放心走近前去，巨蟒如一座黑褐小山，伏在仙笔峰脚下，果然一动不动。

孙武绕过巨蟒的头部，试看看它吃的是甚石头，但刚才所吃的石头已四分五裂，散落地上，再也无迹可寻。

但巨蟒刚才的确在石块中卷出一块黑色的东西，吞了下去，这到底是甚宝贝？

孙武心中越发惊异，他向仙笔峰的东面绕去，走近一瞧，但见峰壁如削，竟犹如一面平滑的光可鉴人的天造石镜。

更奇特的是，石镜里面竟现出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有的紫色形如小蛇，有的黑色形如蛤蟆，有的形如真龙的一鳞半爪。

孙武一见，心中一动，蓦地忆起师父白石公向他讲述天地异象时道：“但凡石中所藏动物尸身，皆必已历经千年，亦即千年极品。人若有幸得之，小者可百毒不侵，大则立可脱胎换骨，功力增进百倍千倍有余。”

孙武暗道：脱胎换骨，功力千倍百倍，也不知是甚功力？脱的是甚胎？换的是甚骨呢？师父当日并没细述，大概师父亦仅是耳闻！并无机缘亲眼目睹，亲自验证，不料今日却被我遇上了。眼前所见，这石中之物，乃充饥填肚子的极品，却是毫无疑问的了。

孙武这般判断，便毫不犹豫，寻了一块形如槌子的石头，在石壁中敲打起来，石壁里面，透出一条淡紫色的蛇纹样的东西。

石壁起初甚为坚硬，但敲去外层，里面却有缝隙，竟是无数石块重叠堆砌而成。

孙武接连换了几十块磨钝了的石槌，这才把堆砌的石块弄松了。

孙武先把其中一块较小的石块挖出来，石块里面现出一条紫色小蛇的影子。

孙武试用尖石敲击石块，石块的碎粒竟应声而落，显然当时是由无数的泥石沙粒堆压而成。

仅换了一块尖石，孙武便把石块弄开了，石块里面，果然伏了一条紫色的小蛇，一动不动，似已僵死不知多少年份了。

孙武不由呆呆地怔住，也不知如何处置。

孙武瞧着紫色小蛇，决计不敢轻易把它吃进肚里。但见紫色小蛇模样美丽，却也不忍伤害它的尸身，便把紫色小蛇伏着的半块石头，放在仙笔峰脚，心中暗道：我若寻不着吃的，多少年后，有人偶进绝谷，只怕也见着石中藏着我孙武了。

孙武又挖了一块石块出来，石块里面，这次藏着的竟是一只黑褐色的蛤蟆。

孙武把石块弄开，黑褐色蛤蟆一动不动，亦似不知已僵死了多少年。

孙武探手进石内，捧起这只黑褐色蛤蟆，但觉触手冰冻，模样丑陋恐怖。

孙武捧着黑褐色蛤蟆，不由怔怔地苦笑道：“虽有道饥不择食，但若把此东西吞进肚子，普天下只怕没谁有此胆量！”这般怔怔地出神，捧着这只黑褐色蛤蟆竟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一会，孙武肚子越发饥饿，刚才为寻食物，敲击石壁，倒也不觉什么，但此时一番辛苦，寻到的东西竟难以入口，失望之下，饥饿的滋味便更难受数倍。

孙武捧着黑褐色蛤蟆，不由苦笑道：“蛤蟆啊蛤蟆，今日我见你藏在石内，日后也不知是谁看见我在石内了……哎哟！”

孙武忽然万分惊疑地惊呼了一声，因为他突然发觉，在掌心捧着的蛤蟆，手足竟然动了一下。

岂料孙武的惊呼声刚响，一阵口气喷到蛤蟆身上，僵冻的蛤蟆竟突然复活，噗的一声，竟迎着热气来源直上，呼的一下，跳入孙武的口中，孙武大惊之下，不由倒吸一口冷气，蛤蟆便顺势滚进咽喉中去了。

孙武大骇，拼命作呕，欲把黑褐色蛤蟆吐出来，但蛤蟆挣扎之下，竟往咽喉里面直窜而下，滚进孙武肚子里去了。

孙武又惊又奇，不知这黑褐色蛤蟆入肚，是祸是福，若如巨蟒吞食的那团黑色东西，百年不饿，那就当真幸运之极，但若这黑褐色蛤蟆身含奇毒，那就大祸立降，横死当场。

孙武惊奇之下，竟怔怔地发呆不动，连饥饿也忘掉了。

过了一会，孙武但觉腹中灼热，入肚的竟不似冰冻之物，而是一团火炭，把他的五脏六腑烤得噉作响孙武痛得满地打滚，他连那庞大巨蟒就在近处也忘记了。眼见那巨蟒吃了那石中黑物后，不但不痛，反而舒服得沉沉大睡，眼见十天半月，它是不会苏醒的了。

孙武此时所受的痛苦，竟与他摔下千丈悬崖时的痛苦不遑多让。

孙武在极度痛苦中，委实抵受不住，脑中接连掠过师父白石公所授的连串解毒之法，但可惜均无现成解药。

孙武此时已痛失了理智，他也不管三七廿一，就近抓到一些草药果子就往嘴里塞去，他这时便有如世间病急之人，不分青红皂白，胡乱投医。

他也不管吃进肚里是否有毒，就算吃进去是奇毒之物，也不过是毒上加毒，早死片刻，好过长挨腹中五脏六腑被烧灼得无比的苦楚。

孙武连滚带爬，随手乱摘乱拔，他的肚子已不知被多少奇花异草怪果塞满了。

就在此时，孙武在见前面的一棵古怪小树上，长满了许多豌豆般大小黑色的果子。他咬了咬牙，滚过去，摘了一把黑色小豆子，想也没想，便全数塞进肚子里去了。

孙武此时全凭脑中的印象，师父白石公所授的解毒法他记得滚瓜烂熟，但有点影子能解毒的果子植物，他便塞入肚中。

神农尝百草，成了一代医圣，但此时孙武惶急绝望之下，他所尝的，竟远远超出百草之数。

孙武依稀记得，师父白石公传授解毒大法中曾论述道：“古有怪木，上结豌豆大小黑色果子，功能止痛，神效无比。”

他脑中闪过这等功用，便不顾一切，把三十几粒黑豆种子塞进肚子里去了。

黑豆种子刚落肚，不久，孙武腹中的剧痛果然开始缓解，渐而又大笑起来，竟身不由己，不能自抑，大笑不止，但表情惊慌，怪异之极。

孙武大笑之下，心中却仍有几分清醒，暗道：这般大笑下去，岂非成了现世的活疯子？

就在此时，孙武眼前一花，他低头一看，却是那条紫色小蛇，被他的笑声惊醒，竟复活过来，又循着笑声，向孙武这面游曳过来。

孙武一面大笑，一面忍住俯身捧起紫色小蛇，仔细一瞧，心中不由大奇，只见紫色小蛇

的尾部，竟有一串密密麻麻的圆圈，约略一数，竟达二三千条轮圈！

孙武心头不由大震，因为他清楚记得，师傅白石公向他传授天地异物时，曾耸然动容的道：“吾闻古有紫色蛇种，可活万年，其尾有轮圈，每活一岁，便添一道轮圈，轮圈可达万条，亦即万年之数。若得万圈之紫色蛇种，吃之寿命可与轮圈相同……”往下欲说什么，师傅白石公忽然停住，无奈略去，大概连他自己亦根本不信世间有此仙品，因此无从阐述下去。

孙武心道：此蛇尾部轮圈已达二千八百多条，岂非已活了二千八百百年么？若把它吃了，当有二千八百年寿命可活！多少帝皇英豪梦寐以求的人间极品，竟在这绝谷中现身。

但孙武转念又道：身处此绝谷，多活一年便多受一年活罪，倒不如听其自然，乐得逍遥快活了，再说如今我大笑不止，如此下去，大笑二千八百百年，岂非连地下的千年鬼也被笑出来了么？

这般转念，孙武是决计不吃这可活二千八百年的紫色长命蛇了。

他把紫色小蛇轻轻放回地上，一面大笑，一面断断续续的对它说道：“长命蛇呵长命蛇，你休再在人世间出现，否则，世人为了争你，只怕连亲娘老子亦抛在一旁了！你悄悄的去隐身，再勿出来……哈哈……哈哈！”

紫色小蛇在地上忽地扬起小头，盯着孙武，忽然向孙武连点三下，然后即向前缓缓爬去，其意竟似招呼孙武随它而行。

孙武心中不由大奇，暗道：它已活了二千八百年，已算得上世间万物的老祖宗了，它什么古怪的事没见过？它招呼我前去，不知有甚惊天动地的物事？

他这般转念，果然便在后面尾随紫色小蛇，缓缓的跟去。

紫色小蛇竟一直向仙笔峰爬去，抵仙笔峰脚，更不停留，又向上面爬去。

孙武心中越发惊奇，便也不顾一切，尾随紫色小蛇爬上仙笔峰。

仙笔峰虽然陡峭，幸而紫色小蛇竟似峰中主人，甚熟路径，它所爬经之处，均可容人踏足，因此孙武跟着它，不必择路，便可稳稳直上。

约莫小半日的工夫，孙武随着紫色小蛇，竟攀上仙笔峰的数十丈高了，若非有紫色小蛇引路，孙武是决计爬不上去的。

就在此时，前面有一道高达十丈的镜壁挡住去路，镜壁平滑，休说人难攀上，就连猿猴也退避三舍。孙武一见，不由皱眉暗道：“这长命蛇想必是爬昏了头，弄错路径，才向这镜壁爬来了……”

突然，他发觉紫色小蛇竟在镜壁前停住不动，似乎等待孙武走近前去。

孙武走上几步，贴近镜壁。这时紫色小蛇忽然爬上镜壁五尺，贴住镜壁，小头扭了过来，向孙武连点了三下，又向它贴住的镜壁用尾巴甩了五下。

然后，紫色小蛇不知如何，竟钻入镜壁的一小孔中，眨眼不见。

孙武心中又惊又奇，暗道：它似乎向我暗示，镜壁内有甚物事，但镜壁坚硬如铁板一块，如何可以破开？

孙武在镜壁前怔怔地呆立了一会，忽然忆起紫色小蛇的尾巴曾向镜壁五尺之处连甩五下，其中似隐有深意，莫非它向我暗示，依此方法，便可弄开镜壁么？

孙武这般思忖，果然举起右手，在刚才紫色小蛇贴住之处，向镜壁连拍五下。

就在此时，突听轧轧一声沉响，镜壁竟然缓缓向里面退去，露出来一个宽逾丈的洞口，犹如城门一般，洞口上面的一块石壁，更刻了一些奇形怪状的图形。

孙武出身书香世家，自幼饱览群书，他一瞧石壁上的图形，便不由目瞪口呆，原来这些图形是先古时代的象形文字，石壁上所刻的，竟是“后羿宫”三个大字。

孙武不由苦笑道：“这便是了！后羿乃传说中的古代勇士，距今已达二千多年，紫色小蛇有二千八百岁，它自然曾是后羿宫中的客人，自然知道这仙笔峰上，隐藏了一座先古奇宫了！”

孙武此时虽仍大笑不止，但也抑止不住心中的惊奇，当下更不犹豫，便走进后羿宫。

孙武进了形如洞口的宫门，向里面再走一段，突见眼前一亮，原来竟是

一座全部以石块堆砌而成的寝宫。

寝宫中有光线，不知从何处透入，甚为光亮，里面所有用具，包括寝床器皿、日常用具均以石块雕刻而成，但造工精美，寝床的四周，竟然挂了一块用铁条连结碎石的巨型罗帐！

孙武大笑着，在寝宫四周走动，心中不由又好气又好笑，暗道：紫色小蛇虽然一番好意，领我进入这座先古王宫，但恐怕只能做我安息的陵墓了！

孙武大笑不止，甚费力气，此时见了后羿的寝床，便暗道：好歹先上去躺躺再说，或者睡熟了，便可以停止大笑也说不定。

孙武这般动念，便向寝床走过去，伸手拨开石帐，就欲躺上去，却怔怔地一动不动。

原来他拨开石帐，发觉石帐遮住的寝床床上，是一块宽近二尺的大石板，石板上面竟刻了密密麻麻的象形文字，起首六个象形文字，竟是“后羿射日神功”！

“后羿乾阳神功”内记载了后羿如何练成了把多余的九个大阳射落的通天本领，内中提及的练功心法，均是世人匪夷所思，其中有一句道：“吾自宫外误吃黑色小豆，大笑不止，三日三夜把宫女均吓走了，才悟此乾阳神功，终能克制恶阳，因此取名曰乾阳神功。”

孙武一见，心中不由大动，暗道：当日后羿大笑不止，悟此神功心法，莫非这神功可以克制这要命的大笑么？

孙武当下更不犹豫，拨开石帐，跳上寝床，盘膝坐下！仔细阅读石板上的象形文字，孙武饱览群书，悟性奇高，又身负师门的“天机、地脉、人间”三大绝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兵略，因此“后羿乾阳神功”虽然艰奥难懂，孙武细研之下，竟可悟其三分之一，但余下的三分之二，孙武拼命苦思，到底难明究竟。

孙武暗道：三三不尽、六六无穷、九九归真，世事古难全，罢了，罢了，但能悟得三分之一，止住见鬼的大笑，也就不枉紫色小蛇一番引见心意了！

当下孙武便依“后羿乾阳神功”中所悟的三分之一心法，演练起来。

他十分专注，竟连吃喝也忘掉了。

孙武于后羿宫寝床上演练，起初尚难止大笑，但渐而他发觉，大笑于他不但无害，反而把他胸膈之中一切浊气、闷气、怨气尽皆排出，代之而入的



是气势磅礴的浩然清新正气。孙武越往下演练，他的笑声便越发响亮宏大，渐而竟轰轰作响，声震四野。

他的笑声越响，“后羿乾阳神功”越精进一重。

起初的半日，孙武见难以抑止笑声，心中尚觉惊慌，但渐而他已悟出其中益处，因此对此大笑便渐感泰然，不再惊慌。渐渐孙武已浸入与“后羿乾阳神功”浑然一体的境界，竟连自发的大笑声亦不闻不思不惊。

不知不觉，孙武在后羿的寝床上，已苦练了七日七夜。

这七日七夜，孙武滴水未沾，更无丁点东西下肚，却丝毫不感饥渴。

七日七夜后，孙武的大笑声突然停住，孙武这才从浑然忘我中苏醒过来。他突然发觉，不但大笑尽消，而且举手投足，甚觉有劲，他本来自幼便发觉自己天生神力，现在更比往昔强劲得多。

孙武并不知道他先是误被“千年石里蛤蟆”跳入腹中，“石里蛤蟆”身集千年毒性，非同小可，孙武若非久饮树酒，久吃山稔果，体内的抗毒能力，足可与巨蟒相比，早就立刻一命呜呼了。

但“千年石里蛤蟆”毒性虽烈，若能与它的毒性相抗，却立刻可以转化为强大热气，凡人所吃之食，便是要补充体内消耗的热能，“石里蛤蟆”可以转化的热气，却足以与凡人半年食粮的热能相比，因此一只“千年石里蛤蟆”，足可令人抵受数月的饥饿，而且此后百毒不侵，几成不坏之身。

孙武误吃“大笑豆”虽然大笑但他体内已有强大抗毒能力，“大笑豆”只能令他大笑数天，却绝不会令他气竭而死。

不料因这大笑豆的毒性，却把“千年紫色小蛇”惊醒，把孙武引入“后羿宫”，在后羿的寝床上，终于发现了已隐藏数千年的“后羿乾阳神功”心法，此乃孙武的连番奇遇所致，当世之中，已绝无人有此奇缘矣。

孙武不觉饥饿，又觉内力不但尽复，而且比他天生神力更为精进，心中不由大喜，暗道：这全凭“后羿乾阳神功”心法的功力，若再苦练下去，或许便能攀上绝壁，逃出生天！他心中未了的心愿，便可一一完成！

孙武每日在后羿宫中，后羿的寝床之上，苦练“后羿乾阳神功”心法。他不觉饥饿，便省却许多寻找食物的苦事，口渴了，便返回发光树下，喝几口树酒。

绝谷之中，忽而风雨交加，忽而烈日炎炎，一时山花盛放，一时又见山

稔果挂满枝头。

渐渐孙武自觉肚子饿了，原来腹内的“石里蛤蟆”抵饥功力已然消失，幸而此时已至另一季果成熟季节，绝谷中不愁填肚之物。

孙武此时饱餐一顿，便可三日不沾食物。数九寒冬，他身穿单衣不觉其冷；三伏酷暑，他亦不觉其热。

他练功时，顶部已渐有白气凝结，孙武不知，这乃是道家所称的“三花聚顶”，亦即内功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孙武发觉，“后羿乾阳神功”的心法，与武林各派的内功心法竟大相径庭，例如运气诀中，当今武林各派均视奇经八脉为畏途，而其中又视任、督二脉为最难打通的玄关。但“后羿乾阳神功”心法，却把气通奇经八脉列为起首入门心法。

孙武依玄天剑门内功心法，苦练数十年未打通的任、督二脉，他依“后羿乾阳神功”心法，竟在短短数月便豁然贯通，其余冲脉、带脉、阳跷脉、阴跷脉、阳维脉、阴维脉等六脉，在半年时光，亦一一贯通。

督脉乃奇经之首，为人体六阳的统率；任脉则为三阴经脉的总汇。任、督二脉先行畅通，其余之脉自然水到渠成。

奇经八脉又为人体十二经脉的枢纽，除任、督二脉为奇经八脉之首外，冲脉为十二经脉的血海，系联五脏六腑的气血；带脉绕身一周，状如束带，总束全身阴阳经脉；阴维、阳维二脉，功能滋养维系阴经和阳经；阳跷和阴跷二脉，则有系联、交汇阴经和阳经的功用。

奇经八脉一经贯通，其余十二经脉，自然亦如百川归海，奔腾直泻，势不可挡，豁然贯通。

后羿独创的“乾阳神功”心法，违反世人练功的步骤，另辟捷径，先从奇经八脉入手，虽然凶险，却如勇者无惧，势无反顾。

因此“后羿神功”心法，甫练之下，若非立刻走火入魔、气竭身亡，便一鸣惊人，势不可挡。修炼成功，可达世人六甲功力。孙武虽然只悟得其中的三分之一，修炼了不到一年，但他的功力，已达世人苦练二甲子的功力，当世之中，已无人可与他的内力比拟。

不知不觉，孙武在绝谷仙笔峰后羿寝床上，演练“后羿乾阳神功”心法已是两个寒暑，亦即二年时光。

到此时，孙武的内力气息已达超绝的境地。但他想再苦练下去，试图领悟余下的三分之二心法，却百般艰难。勉强练了数次，每次均感气息澎湃，心闷胸胀，大有内经内脉即时断裂之感觉。

孙武暗道：后羿乃先古不世勇士，他的体能与当世中人或有分别，他能练成，当世中人却未必可以跟进；再者天有不测风云，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世事古难全，原是强求不得。

他心性素来豁达，一经想通，便决计不再苦练下去。

孙武暗道：凭自己此时的内力，或许可以上那十丈高的石壁洞。天下正逢多事之秋，自己内力既复，虽无什么惊人招式，但行走天下，谅必可以应付。

孙武这般转念，便决定试试离开绝谷，重新行走天下，以完他未了的诸般心愿。

孙武坦然走出“后羿宫”，他对终究难于领悟的余下大半“后羿乾阳神功”心法，倒也没有丝毫留恋惋惜，心道：但能侥幸恢复内力，逃得出去，便算幸运之极了。

他在后羿宫门口轻拍石壁五下，那道镜壁便突然移了开来，把宫门口堵住，竟严丝密缝，若非孙武屡遭奇遇，这镜壁后面的后羿宫，是绝难进去的。

孙武此时已不费吹灰之力，便跃下仙笔峰。仙笔峰脚，那条盘蜷巨蟒刚好又在沉睡，大概它又吃了一只“石里蛤蟆”，又月余肚饱熟睡了。

孙武离开仙笔峰这面，试试展开身形，他但觉气息随意而生，身体突然变得轻如鸿毛，身如利箭，向发光树那面疾射，此时他的内力已达武林绝顶高手的境界。

孙武眨眼掠回发光树下，他拨开酒树上的泥团，痛饮了几大口树酒，再用泥团封严树孔，心道：日后若再有人陷身此绝谷，这酒树便是救命之树，不该白白糟蹋浪费。

他转身又向发光树俯身作了一揖，道：“承蒙照顾，让绝望中人发现光明，多谢！多谢！”

孙武说罢，随手摘了一把山稔，塞在已然破烂不堪的衣袋里，权充路上的干粮，或是日后遇上师傅白石公，让他尝尝千年绝谷的宝贝。

孙武走到十丈高的洞口下面，右足一踏地面，身子便如箭般射上，其力

度之极，身法之捷，连孙武自己亦吓了一跳。

他落下时，恰好是洞口的侧面，他的力度太猛，足踏的地方亦为之一陷，一块石板被他踏裂了，露出下面的一个小洞穴。孙武伸手掀起碎石板，里面竟藏了一个乌黑闪亮的小铁盒，小铁盒牢牢盖掩，也不知里面藏了什么惊人的宝贝。

孙武天性好奇，他在绝谷中过了二年，此时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娃儿。他以手扳铁盒，却发觉铁盒浑然一体，根本无法开启。他心中微感生气，暗道铁盒无盖，如何开启？留着有甚用处？

孙武生气之下，右手不由猛地一捏，不料他此时的“后羿乾阳内力”已非同小可，一捏之下，小铁盒受了如此猛力挤压！突地弹开了，里面原来藏着一个同样是乌黑铁造的铁针，此刻正滴溜溜地旋转不停。

孙武一见，猛地忆起师傅白石公，当日教授“地脉”道绝学时，曾稍带说及一些“风水地脉寻龙”的趣事，说先古的高人，曾以天坠玄铁，造出一种寻龙测地的“玄铁盘”，上有“天、地、时”三针！用来测地寻龙脉，十分神妙。孙武心道：这或许便是此物，既然让我遇上，倒也不可白白糟蹋了，于是便又把玄铁盘随手塞入衣袋里。

他也不再逗留，入了洞口，循当日的来路一直向前，穿过黑漆的通道，此时他的内力惊人，黑暗中竟可察辨飞花落叶，因此毫不困难，便返抵当日把他吸吮进来的石壁中的洞口了。

孙武探身出洞口，向上一望，原来此洞口开于千丈悬崖的半壁，下面白雾弥漫，难辨物事；上面距数百丈，便是青天白云了。他再一细望，只见这一面的岩壁，每隔十数丈便有一株虬松横生出来，虬松的根深插石壁，想必十分牢固。

孙武一见，登时便萌生出此绝谷的法子。只见他毫不犹豫，双足猛地一踏洞壁，双臂向上一伸，身形已如利箭似的冲天而起，呼地一下，便被他升到最近的一株虬松上了。他再借虬松之力一蹬，又窜上更高的虬松。这般连蹬连窜连升，身形捷如猿猴，不到一会，便稳然的升上绝谷之巅。

孙武身形一翻，跃上绝谷上面的山径，他向四面一望，只见身后十丈远处，陷入一个方圆近里的黑洞，他猛地醒悟，这必定是当日的“天降流星”，把山径撞成一个大黑洞了！若非他拼死把师傅白石公推前，他自己亦因此被

弹落绝谷，师徒二人，只怕已被压成肉饼了。

孙武不由向绝谷下面横生的虬松，深深的俯身一揖，拜道：“虬松呵虬松，当日若非你等把我孙武架住，若摔下谷底，我孙武早成肉碎了！今日若非借助你等之力，让我重返谷顶，只怕我孙武早晚亦成了石中之物了！你等一连救了我两次，多谢！多谢！”

转念又暗道：天地生万物，乃为世人而设，只要善加利用，世人便可得其荫庇，休养生息，繁衍万世，看来天地造化，神妙之极，决不可等闲视之！既然如此，我孙武又怎可轻易放弃天地造化之物，万物生我养我，我又岂能不百倍珍惜！

# 将才奇运

## 第十三回

孙武此时体内的“后羿乾阳神功”十分丰盈，激荡澎湃，令他的神思亦百倍聪敏。他的悟性本就奇高，受此“乾坤真气”冲激，一种旷古烁今的武功招式，竟如飞流千尺般激涌而生。

他心中蓦地浮起，他于绝谷之底，向上仰望，但见太阳如圆盘，恰好把整座绝谷之顶盖住了。孙武暗道：当年的先古勇士后羿，必于绝谷之底引箭射日，他所运用的原理，必定是凝聚“乾阳神功”于箭，再利用“尖点破面”的道理，令神箭冲天而起，直达九霄。而师傅当日以指射气，把我射向他的利箭反激而回，所运用的，想必与先古勇士后羿是同一原理。不错！不错！既然师傅他可以如此，我孙武是他的嫡传弟子，为甚不可以，怎能不令师门绝学光大宏扬呢？

孙武心中转念，便依“乾阳神功”的运功心法，走奇门，与武林正宗心法背道而驰，但殊途同归，竟亦可以化小为大，化大为精，聚于指尖。他心中默想后羿当年引箭射日的雄姿，却把指尖的“乾阳真气”幻化成利箭，先行变弓满弦，猛地射出，但听“嗤”的一声尖啸，犹如破空之箭，他前面三丈远的石壁，竟冒出一团火烟，然后滋滋作响，一道洞孔如闪电般向深处伸延，就如利箭把石壁三尺射穿了！如斯威力，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虽不能说绝后，却大可超之空前。

孙武怔怔地目视那道被他的“指力”射穿的石孔，长长的，犹如一条黑色的长蛇，又如一枝乌黑的神箭，好一会，他才喃喃地道：“这种功夫，显然又比射箭强多了！射箭尚须弓弦，但‘指力’却可随心而发，且此种功夫得自后羿的‘射日乾阳神功’，便称为‘射日气箭’吧！”

从此，“射日气箭”便成了孙武的独创神功，他这等功夫，既可自卫又可攻击，威力无比，令天下震惊。后世的所谓“六脉神剑”、“八派气剑”莫不源自于孙武的“射日气箭”。

孙武掠下山径，沿羊肠小路下山，他不向南行，却向东进，南面是楚都

郢城，东面五百里，却是吴国都姑苏城（即今苏州市）。

他此时的“乾阳真气”已充盈之极，当世罕有其匹。日行千里，于他而言，已非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话了。但听风呼啸、云迷离，眨眼间，孙武已从五百里外地域，沿途飞越青山、湖州、太湖，呼地一下，落在吴国都姑苏外的灵岩山上。

此时恰好是清晨时分，旭日初升，霞光四射，大地田野一片灿烂光明。

孙武是第二次登临吴国都城郊了。第一次是跟随师傅白石公周游列国，在姑苏城中走了一趟。当时白石公便向孙武论析了吴国的气运根基，说吴国虽已受中原文化洗礼，但其先祖大伯仲雍，却是蛮人的族长，因此仍带着浓烈的南蛮气息，其性桀骜不驯。因此吴国的国运，亦必定变幻不定，就算有偶尔的太平盛世，亦必难长久。后来，又在城中遇上吴王阖闾出巡，有一面之缘，白石公又趁机论析吴王阖闾的形相。因此孙武对吴国印象特别深刻，此行的第一个目的，便是实地印证师傅白石公对吴国的论断。

孙武凝目向东北面的姑苏城望去，但见群山环立，西南有狮子、天平、金山、阳山诸山，靠太湖畔有邓尉、穹窿诸山，近处则有横山、七子，远处更有东洞庭山、西洞庭山，东面湖泊密布，分别有金鸡湖、独墅湖、黄天荡、沙湖、阳澄诸湖。果然是山水环绕，气象万千。

孙武心道：吴国都甚有气象，为甚师傅却断其国运必难长治久安呢？他身负师门“地脉”绝学，此时不由便审察起吴国都姑苏城的形格运势来了，而且，似乎被他瞧出什么不妙之处。他并没甚表示，回过头来，向姑苏城母山——灵岩山仔细审辨。他但感此山松林遍布，怪石林立，秀丽别致，犹如一位婀娜多姿的绝色美女。孙武却在心中微叹道：可惜秀丽有余，雄劲不足，未免流于妖媚……

孙武心中转念，正欲纵身而起，掠入城去。就在此时，却突听身后几十丈处，有男子发出粗重的叹息声。

孙武蓦地顿住身形，转过身去，向叹息声处一望，原来是一位七尺男儿，正跪在一座墓前，沉重叹息，似有无限冤屈。他心中大奇，便向那面掠去，近前一看，原来这座墓上大书“楚大夫伍奢之墓”七字。

孙武心中不由更奇，他出身将门，自幼饱读史书，知当今最强大之国乃楚晋两国。楚国乃苗人受周朝之封立国，自号蛮夷，专门攻伐中原各国，五

年不出兵，便是为君王者的最大耻辱，死后人不得宗庙。目下时势，乃晋国与楚国争霸，晋国联吴攻楚，楚国则助越攻吴，因此晋吴与楚越，是生死对立之仇敌。

但为甚楚国的大夫，却下葬于吴国的土地上？

孙武正思忖间，那跪在墓前的七尺男儿，霍地惊觉身后有人，连忙一跃而起，这才发觉孙武距离他已不足一丈。七尺男儿的武功极高，这从他的炯炯双目，高耸太阳穴便可瞧出。但孙武悄然接近一丈距离，他才发觉，显然这衣衫褴褛，形似乞丐的少年郎，其功力又比他高出不少，七尺男儿不由一阵惊愕，但很快又隐去，代之而起是一种冷傲的神态，喝道：“你是谁？敢于吴国禁地乱闯？不怕抄家灭族么？”

孙武一听，不由呵呵笑道：“不怕！不怕！”

七尺男儿奇道：“你小小年纪，为甚不怕抄家灭族？”

孙武大笑道：“我一不知抄家灭族是什么，二来我根本无家，更何来有族？既然无家可抄无族可灭，我还害怕什么？而且我也不知道，普天下有什么地方不可以前去的。”

七尺男儿又惊又怒，他盯着孙武，一字一句的道：“你这娃儿，胆大包天，擅闯进当今吴王禁地尚不知晓，若被吴王发现，你的小脑袋还保得住么？”

孙武呵呵一笑，道：“这位大哥，你又说错了。”

七尺男儿不由一怔道：“说错什么？”

孙武笑道：“第一，你说此乃吴王禁地，但并无文字告示，外人如何得知？兵法中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王法中不知者不罪亦为首要规条。第二，我别的不会，但保自家脑袋却是最最拿手好戏。因此我的脑袋也绝不怕掉了……如此这般，你的话岂非错了？”

七尺男儿目露惊疑，盯着孙武，默然不语。

孙武向墓碑瞥了一眼，又目注七尺男儿，忽地微笑道：“这位大哥，你自己的命运亦潜伏凶关，二十年内，只怕凶关难过，又何必替我担心？”

七尺男儿大怒道：“你胡说八道什么？”

孙武笑道：“我并非胡说，乃事出有因，我还知道你必姓伍，与墓中人乃父子情深血脉关系。”



七尺男儿咬牙道：“你还知道什么？”

孙武呵呵一笑，道：“你此刻必定胸怀哀伤、屈辱、愤怒、无限悲愤，千头万绪，极欲向人倾诉。”

七尺男儿此时不但恨怒，而且更十分惊奇，他目中精光闪烁，在孙武脸上霍霍打转，沉声道：“你到底是谁？莫非是楚平王这昏君派你入吴国刺探虚实，又或者派你来刺杀我伍子胥吗？”

这七尺男儿原来叫伍子胥。

孙武一听，不由大笑道：“我连楚平王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又何来刺探吴国虚实？我潜来杀你，为甚只知你姓伍，却不知你叫子胥。而且我若真的要刺杀你，我又为甚如此张扬，不会悄悄接近而突出杀手么？”

七尺男儿——伍子胥一听，心道：是啊，凭他的功力，他要偷袭，简直防不胜防，他既然如此张扬，显然并非另有目的，而是深藏不露之辈了。他微松口气，但神色依然紧张道：“那你为甚知道我姓伍？又知我与墓中人是父子关系？”

孙武微微一笑，他身负的师门绝学“人间道”，蓦地便浮上脑际，他微笑道：“墓中人姓伍名奢，你跪拜于此，必定与他有莫大干连，此其一；你跪于墓碑前，墓碑有一道灵光，与你顶上灵气相交相缠，此乃向脉同源之象，只是你自己不能察觉罢了，此其二；综二为一，便不难判断，你与墓中人乃是父子血脉关系了！”

伍子胥不由微一点头，似已默认孙武的测算灵验准确，他目中精光一闪，又道：“那你为甚知我心中思绪？”

孙武淡淡地一笑，道：“你发重骨重筋额冲，唇翘耳反鼻孔露，发脚尖而冲印堂，眉毛重叠，此乃生父中年夭逝之象，而且必遭横死，十不离九乃刑劫之灾。既然生父惨死，为人子者，必定悲愤欲绝，你又跪于坟前叹息，综而论之，不难判断。”

孙武此言一出，伍子胥便不由吃惊地“咦”了一声，他不能不承认孙武判断的准确。他再盯着孙武，道：“你为甚又判料我伍子胥，二十年内必遭凶厄？”

孙武目注伍子胥一眼，神色不由一肃，道：“此乃命运之判，所涉非同小可。从小者而论，你时下正行命宫‘边城’之运，行边城运者必时值二十

三岁。目下你边城透红，乃主你运势正旺，春风得意之时；可惜并不长久，因你右眼上‘光殿’晦暗，煞气缠绕，乃大凶之象，又命宫光殿主行年四十有三，亦即你四十三岁即逢大凶之劫，距今岂非二十年后，而从大者审察……”孙武目注伍子胥父墓，忽地一顿。

伍子胥此时也不由大急道：“何为大者？次者如何？”

孙武肃然的道：“此山形格妖媚，与吴都姑苏城恰成一脉相连，日后必主吴国因女阴乱男阳，国运大成疑问，你既为吴国大臣，又岂可幸免？再者你父墓左有狮形峰，右有天平峰，虽有贵格，亦有正气，可惜威猛有余，耐力不足，子孙血脉承此地脉，虽可显赫一时，但却不长久，其地力不足一代，甚至不过半甲子之年，能有二十年地力荫庇已属万幸了。”

伍子胥又惊又奇又疑，沉吟道：“伍某亦听说世间有陵墓荫佑后人之术，未知此墓称甚名堂？”

孙武微微一笑，道：“此墓后耸为狗尾，四面迂回曲折，则为狗足，是为天狗形穴。”

伍子胥道：“天狗乃威猛之物，气势雄烈，怎会地力不长？二十年后血脉遭殃？”

孙武微笑道：“天狗食日，乃主以下犯上，上既不容，下则焉存？伍大哥尚不明白么？”

伍子胥不由叹了口气，苦笑道：“先父伍奢，本为楚国大夫，后为太子太师，因直谏楚平王勿废太子事，惨遭昏君楚平王杀害，更欲灭我伍门子孙……伍某与昏君楚平王仇深似海，难道这也算以下犯上么？”伍子胥忽地恨恨地咬牙切齿。

孙武微笑道：“因此伍大哥便投奔吴国，欲借吴国之力，以报大仇么？”

伍子胥吃了一惊，道：“你怎知道？”

孙武大笑道：“伍大哥运走边城，边城透红，乃主运旺之象，必然春风得意，极受吴王阖间的重用。”

伍子胥大奇道：“吴王待我果然不薄，你到底是谁，竟可凭外表形象，便窥透人间奥秘之事！”

孙武淡然一笑道：“我姓孙名子号武，名不见经传，不问也罢。”

伍子胥一听，目中精光却忽然大炽，想说什么，却忽然顿住，他猛跨一步，右手一掌，便向孙武胸前拍来。

孙武的“乾阳真气”随心而发，他心中不欲反击，“乾阳真气”便直冲脚脉，孙武轻轻一跃，便已跃离三丈，伍子胥凌厉一掌，便根本不着边际。

伍子胥仍不罢手，出招更快，片刻间，已向孙武攻出七七四十九掌。孙武的身形亦连变七七四十九次，伍子胥威猛的掌力，竟连孙武的衣角也没沾上。

伍子胥的招式源源不绝，越来越超卓，孙武的身法连绵不断，越来越玄妙，犹如日月运行，乾坤衍化，无穷无绝，生生不息，“乾阳神功”的妙处，被孙武发挥得淋漓尽致。

伍子胥忽然叹了口气，道：“保住脑袋果然是你的拿手好戏，但也不能反击取人脑袋，仅此而已！”

孙武心性玄幻豁达，本来不以为喜，不以为悲，此时听伍子胥嘲笑之辞，也绝不生气。但心中却暗笑道：“未必，未必！”不料他身负的“乾阳真气”随心而发，心里“未必”萌动，“乾阳真气”亦随即激涌而至，不可抑止，汹涌澎湃，贯聚于指，他悟创的“射日气箭”神技，不由便催发出来了，一念之间，快速如闪电。

只见孙武右手疾伸，中指向前一点，嘭嘭厉鸣突作，一股炽烈的热气擦着伍子胥的身侧而过。伍子胥但感腰侧如被火灼，他转身一看，在他身后三尺的一块巨石，竟冒出赤烟，当中穿了一个长长的黑洞，贯三尺厚的巨石而过。伍子胥不由一阵目瞪口呆，心道：若这孙武小子射的是我，我伍子胥还有命么？老天，隔空发招，如斯威烈，简直匪夷所思，伍子胥原来的傲气，随着孙武偶露的一手“射日气箭”，不由得便烟消云散了。

好一会，伍子胥才失声的叫道：“孙武，你刚才所施展的，到底是甚惊人招式？”

孙武笑道：“并没什么，只是我偶尔想起，当敌我相对，旗鼓相当时，我则宜避敌之强，再集中吾之强于一点，攻敌之弱，当可取胜，于是便运用此法，融于武功招式，果然有此作用。”

伍子胥一听，心中不由一阵悚然，暗道：“集己之强，攻敌之弱”正是兵法中的取胜大旨，不料这少年人，竟可化兵法为武功招式，真天下少见的

奇才也！伍子胥不由傲气全消，他向孙武深深一揖，道：“孙少侠乃天降奇才，当今吴王阖闾求才若渴，若得少侠匡助，必无任欢迎，未知孙少侠是否愿随伍某人姑苏城呢？”

孙武微笑道：“愿又怎样，不愿又怎样了？”

伍子胥道：“若少侠愿意，伍某人为吴国得此奇才，自然万分欣喜，但少侠神功盖世，若不愿意，普天下又有谁勉强得了你？一切但随少侠心意便了。”伍子胥言下之意，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

不料孙武却呵呵一笑，欣然道：“我孙武最怕被人勉强，伍大哥既不勉强，我便很乐意随你走一趟姑苏城了。”

伍子胥大喜，当下便引领孙武，并肩飞掠下山而去。

不消片刻，两人便飞掠到姑苏城下了。

孙武放眼一瞧，但见这座吴国都城甚有气派，全城共分八门，分别取名为闾门、盘门、胥门、蛇门、娄门、匠门、齐门、平门，每门均有水陆城门，城门守卫森严，犹如铜墙铁壁。孙武不由微笑道：“这岂非：二八城门开道路，五千兵马列旌旗么，果然甚有气势。”

伍子胥引领孙武走近闾门，守门吴兵见孙武衣衫褴褛，引领他的却是赫赫威名的大夫伍子胥，均甚感惊奇，虽然不加阻拦，但也没有任何殷勤表示，只列队肃然挺立而已。

孙武抬头一看，见门上刻着力士持巨斧破天门之图，微感奇怪道：“伍大哥，这巨斧破天门图是甚意思？”

伍子胥道：“实不相瞒，吴都乃伍某人主持督建，此象乃喻通西天门之意，其余七门，亦皆伍某命名之。”

孙武微一思忖，即恍然道：“城主闾门，乃喻通西天门之意，西面乃楚国，闾者，岂非西破楚国出兵之城门吗？”

伍子胥点头道：“不错！不错！少侠果然好眼力，一下便瞧出其中的秘要了，但少侠又可知道盘门之意么？”

盘门在姑苏城西南隅，城门上置木刻盘龙。孙武微笑道：“盘门南去百里，便是越国之地，楚越乃吴国仇敌，盘门、闾门、岂非西破楚国、南镇越国之意么？”

伍子胥一听，不由叹道：“少侠学究天人，神机莫测，甫入吴国，便尽

察吴国国运大势矣，吴国若得少侠匡助，何愁破楚降越大业不成哉！”

就因孙武当日的论断，吴都姑苏城门，阖门因此又叫“破楚门”，盘门又称“镇越门”。

伍子胥引领孙武走过姑苏繁华的街道，不久便抵达一座府第，上书“伍府”二金字，孙武脚下不由一顿，伍子胥见状忙道：“孙少侠，此乃舍下，请少侠先入内更衣沐浴，再引领少侠入宫见吴王。”

孙武一听，却微微一笑道：“不然，我便如此往见吴王好了，我这褴褛衣衫，正是晋见的最佳服饰。”

伍子胥奇道：“为什么？吴王乃一国之君，不能不讲礼仪啊！”

孙武大笑道：“若以形貌取人，失之千里，如此之君，岂能容物，这便见如不见了。”

伍子胥一听，深知孙武心性玄幻，绝不可勉强，无奈只好就这样引领他人入宫见吴王。

伍子胥引领孙武走过姑苏城的繁华街道，不久便抵达一座宫城。城正面长形，四面城墙高耸，高达三丈，城周有陆门三座，水门三座。宫中守卫森严，吴国自大夫以上，未经宣召，一律不得擅进。

伍子胥把吴宫的禁规告知孙武，孙武吐舌笑道：“我孙武只是草莽一名，轻率而进，岂非人头难保？”

伍子胥自负的道：“有伍某人引见，吴王必定不会怪罪于你，宫中自太子夫差以下，皆居于此，因此不得不守卫森严，待会孙少侠面谒吴王，若能讨吴王喜欢，日后便可自由出入，毫无阻滞矣。”

孙武微笑道：“且看机缘如何吧。”

两人走近宫门，守门武士虽然认得伍子胥，但也毫不含糊，仔细搜查两人身上，确证没带兵器，这才放两人入宫。

进了宫门，里面又有宫中之城，守卫更加森严。孙武暗道吴王宫果然是铜墙铁壁，但为王者若得民心，又何必如此自困于森严壁垒？

伍子胥引领孙武至内城门向门官通报了来意，门官进内禀告，得吴王口谕，才出来对伍子胥道：“伍大夫，大王有旨，宣伍大夫正殿参见。”

孙武随伍子胥走入吴宫正殿，但见宫门之内，一泓池水，池水下有一方巨石，形如拱壁，心中不由暗道：“此乃风水回环之象，不料吴国境内，亦

有能人，这宫内明堂，便大合风水大格，难怪吴国日渐兴盛。”

进入正殿，又见大队甲冑鲜明、威武雄壮的武士，分执九长九短十八般兵器，罗列殿上，斧钺金光耀眼，近百名侍卫，人人如泥塑木雕，瞪目闭唇，挺胸凹腹，于两侧肃立不动。

孙武暗道：吴王宫殿，不见文臣，只见武将，可见吴国果然是以武为尚。孙武昂首阔步，走过长长的通道，对两旁威猛的武士视如不见，直抵吴王座前，挺立不动，并不跪拜。

伍子胥却连忙上前跪下参拜道：“臣伍子胥，拜谒大王，愿大王万寿无疆！”

“伍大夫，你说有天下第一奇人向寡人引见，其人安在？快领来与寡人见面！”王座之上，忽地响起一声沉呼，声音沉而雄浑，甚有王者威严。

孙武循声抬眼一看，王座正中，长几后面，居中而坐一位中年王者，但见他两鬓略白，颌下飘着五络长须，眼若朗星，正霍霍地审视跪在地上的伍子胥。

伍子胥一听，连忙侧身示意孙武跪下参见，孙武却视若无睹。忽然一缕尖音钻入伍子胥的耳际道：“吾一生只拜两人，一拜师，二拜父，绝无例外。”

伍子胥知是孙武以“心音”传话，连忙亦以“心音”示意道：“孙少侠拜师拜父，君重于师父，为甚不肯参拜？”

孙武微笑道：“天下诸侯皆为君也，吾岂能逢君必拜？因此吾只拜真正之君！”

伍子胥一听，知孙武心性十分玄幻，不敢勉强他，只好向王座中人奏道：“启奏大王，这位少年人孙武，便是臣欲向大王引见的天下第一奇人，望大王细加审察。”

王者——吴王阖闾目注孙武，沉吟不语。阖闾身旁挺立的一位青年王者，却忽然地轰然大笑道：“这娃儿小小年纪，竟敢自称天下第一奇人么？衣衫褴褛，王前不拜，无礼狂妄之极！”

伍子胥一听，连忙向孙武道：“他是太子殿下差，快向他参拜。”

孙武“心音”又钻入伍子胥的耳际道：伍大夫，我孙武尚不拜吴王，何况是他的太子殿下？你不必担心，孙武自会从容应对。

伍子胥一听，知不可勉强孙武，无奈微叹口气，向太子奏道：“太子殿

下，他出身草莽，不知王宫礼仪，望太子殿下原宥。”

太子殿下——夫差嘿嘿笑道：“若有真才实学，又何必如此狂妄、装腔作势？若无真才实学，敢入吴国滥竽充数，嘿嘿，只怕他嫌脑袋长得太牢了！”

伍子胥见夫差神色极不友善，心中不禁一凛，忙向吴王阖闾奏道：“大王，太子殿下乃天下第一勇士，这位少侠岂敢僭越？不过他确另有所长，臣以为于吴国大有裨益，因此向大王引见，望大王明察。”

吴王阖闾把投在孙武身上的目光收回，他见孙武宠辱不惊，恢弘大度，不卑不亢，心中已有几分欣赏，发声道：“不知者不罪，伍大夫大可放心。但未知这位少侠有何奇才？”

伍子胥耸然动容道：“此子上知天机，下悉地理，中察人间，测天勘地相人，武功高强，所学惊天动地，更精悉兵法，必可助大王达成霸业。”

阖闾一听，尚在沉吟。他身侧的太子夫差却已轰然大笑道：“他是谁？伍大夫敢替他如此夸耀，测天、勘地、相人，上知天机，下悉地理，中察人间，嘿嘿！他小小年纪，便有如此惊天本领，他既自负有此本事，又可知我吴国霸业何时大成？”

伍子胥见太子夫差当众考究孙武，阖闾竟也微笑点头，不加制止，倒亦欲借太子夫差，考验一下孙武的才干，心中不由暗凛道：“如此一来，孙武便置身生死之线了！他若能令大王满意，自然安然无恙，否则任他三头六臂，只怕也难生离吴宫门了！”

伍子胥深知太子夫差武功极高，连他伍子胥亦接不了夫差三十招，再加殿中近百高手，孙武武功再高，亦决难逃生。况且若孙武有不测，连他伍子胥亦难逃干系，吴王阖闾这一关尚且易过，但太子夫差眼高于顶，从不把他伍子胥放在眼内，吴王又极信任夫差，因此若夫差翻脸，他伍子胥必难于在吴国立足，他报父仇灭楚的大计，便付诸东流了……思念及此，伍子胥不由有点后悔，不该如此鲁莽引荐孙武。

孙武却视若无睹，一派从容。

夫差一见，心中更生气，他怒道：“孙武！你既如此自负，吾限你七步之内，回答吴国何时可成霸业！不然，哼哼！”

伍子胥一听，脸色一阵发白，心道：七步之内测算如此惊天大事，只怕

连神仙降世亦无此能力。

孙武与吴王阖闾、太子夫差相隔近二丈，但他目力超卓，对两人的命格，已审辨清楚，蓦地又想起灵岩山与吴都姑苏城连成一线，风水势格已清晰可辨。他心中一动，也不必走上七步，随口便朗声道：“秋来千岁病欲苏，鸡鸭纷纷满院嘈；刀捣城破声切耳，美人如火照南途……”

夫差一听，不明所以，心中因而更怒，向孙武喝道：“胡说八道，妖言惑众，这与吴国霸业有何相干？”

孙武含笑不语，夫差更气，便欲发作，吴王阖闾却忽然道：“太子且慢，孙武，寡人问你，寡人有疾，恰于秋风乍起时复原。此乃寡人宫中之秘，你如何得知？”

孙武见阖闾比其子夫差稳重多了，便微微一笑道：“大王运正行鼻子准头，准头隐伏灰气直犯疾厄宫，此乃病伏之兆也，目下秋风初起，准头灰线已经收敛，因此可一窥而破。”

阖闾不由呵呵一笑，欣然道：“好！好！好一句秋来千岁病欲苏！恰恰切中寡人之隐衷！你果然有两手，但未知接下三句又什么意思？”

孙武微一沉吟，即肃然回道：“怨草民大胆直言，吴国霸业虽然于短期可达成，但并不长久，因其中隐伏两大戾气，足以毁灭一国之运。”

阖闾忙道：“是哪两个戾气？”

孙武道：“其一乃自身凶横乖戾之气，戾气旺盛之日，便是国运衰退之时；其二乃外来之戾气。外来戾气与内伏戾气交汇，国运便衰败了！”

阖闾沉吟不语，太子夫差却按捺不住，厉声暴喝道：“大胆草野！竟敢在吴王宫内，说此大逆不道妖言！不怕把你抄家灭族么？嘿嘿！”

伍子胥此时心中亦微微叹口气，暗道：孙武这小子胆大包天，竟敢在吴王父了面前直言不讳……但他既无家，更无族，又怕甚“抄家来族”？

孙武目注夫差，心中不由微微叹息，暗道那二句“刀捣城破声切耳，美人如火照南途”，只怕便应验于此人身上了！他心中已有判断，便不理夫差的暴怒，但也不再说什么。



# 妙论天机

## 第十四回

吴王阖闾却比夫差沉稳得多，他不愠不怒地对孙武道：“那外来戾气，是否有法可破？尚请孙少侠直言。”

孙武见阖闾求才之心甚诚，便微一点头，道：“有感大王诚意相求，吴国欲振国运，消除戾气，也并非毫无办法！不过……”孙武忽然一顿。

阖闾大急道：“不过什么？你但有妙法施为，寡人当赏你黄金十斤。”

孙武微笑道：“富贵于我孙武眼中，不过如浮云粪土而已。吾亦并无他求，只须大王诚心诚意配合罢了！”

阖闾又忙道：“如何配合？”

孙武道：“兵法云，攘外必先安内，振兴国运大法，亦一般道理，因此欲除戾气，必先消解内在戾气，内安则外戾气无隙可进，再以大法消解，戾气可望消除。”

阖闾一听，眼神不由一亮，兴奋地道：“好！好一个攘外必先安内！这不但是兵法的要旨，且是治国之大策也！寡人正欲依此而躬身力行，以御强楚，少侠既精于兵法，未知何以教寡人呢？”

孙武微笑道：“吾师训示，兵者，国之大事也，是故须合天道、地道、人道；又兵者乃诡奇之道，兵无常法，唯胜取之；一正一奇，亦即天地乾坤之变，无极生太极，太极生阴阳‘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演化无穷。”

阖闾一听，大感兴趣道：“那兵法的要旨是什么？”

孙武道：“不知用兵之利害者，不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知己知彼者，百战百胜，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百战百殆。”

阖闾尚在沉吟，伍子胥已忍不住插口问道：“然则兵之道，兵之法，可有穷期？”

孙武呵呵一笑，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

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循环无尽，岂有穷期乎？”

伍子胥仔细思忖，心领神会。太子夫差却笑道：“口中谈兵，头头是道……不知是否识得实际运用？”

孙武含笑道：“太子殿下欲观何法？”

夫差冷哼一声道：“吾听闻有能者可化腐朽为神奇，吾宫中之女侍，从未上过战场，你可能令其成兵旅吗？”

孙武微一沉吟，似在思忖。伍子胥心中不由一震，深知太子夫差所出的，乃天大的难题，试问宫中之女，足不出宫门，如何可以训练成兵旅呢？孙武虽然精通兵法，但如何有这等化“腐朽”为“神奇”的通天大法？

不料孙武却朗声道：“可以！即使宫女亦可训成征战兵旅！”

吴王阖闾一听，不由亦大感兴趣，点点头道：“好！传寡人旨意，宫中玉女，但无急务的，全部到宫中小校场集合。”

不一会，阖闾、孙武等人，便移到宫中的小校场。台下宫女林立，个个花容月貌，十分美丽。

孙武细点之下，共有宫女一百八十人，均是弱不禁风之女，不禁微一皱眉。

孙武这一微细变化，夫差立刻便察觉了，他不由微哼一声，道：“孙武！你此时打退堂鼓，尚来得及，不然便是罪犯欺君，人头难保啦！”

孙武却随即敛容笑道：“用兵之道，贵在知难而进，化不能为可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吾便把一百八十名宫中女子，训练成一队兵旅给大王看看吧！”

孙武说罢，即一跃而起，毅然决然地下令道：“众宫女听令！令你等分为两队，每队九十人；每队由一名队长领队，由宫中地位高者担任，便于管制。”

众宫女一听，当下嘻嘻哈哈分作两班，又选出两位妃子担任队长，两位妃子均是太子夫差的侍妾，在宫女中地位最高。

太子夫差见队长由自己的妃妾出任，于自己的脸面十分光彩，便含笑点头，不再反对，对孙武的印象，亦开始有所好感了。

孙武又下令，担任右队队长的代名为右姬，左队队长代名为左姬，负责

督率队中宫女，齐听主帅军令，又下令每名宫女发一柄利剑。

孙武挺立于宫女阵前，肃然地道：“吾之练兵之法十分简单，即军纪严明、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十二字而已，你等明白了么？”

众宫女均大声道：“明白了！”

孙武又道：“你等知道心位于何处？哪是左？哪是右？哪是后么？”

众宫女又齐声答道：“知道！”

孙武微一点头，肃然道：“战场调动，乃用金鼓、旌旗，举鼓则进，鸣金则退；旌旗左摆，即向左进，旌旗配金鼓后指，则向正后方退，你等明白了么？”

众宫女在左队队长左姬、右队队长右姬带领下，齐声道：“明白了！”

孙武道：“吾尚须一位执法官，负责执行军中刑法，主赏罚分明，铁面无私，你等谁有胆量担此重任？”

话音刚落，一名少女即应声道：“我愿担此重任！”

孙武定睛一看，但见此女年约十七，长身玉立，美中含威，俏目精光闪烁，显然是身负上乘武功之人。便含笑问道：“你姓甚名谁？敢担此重任？知否军中执法之人，稍有差池，即法上其身，生命不保？”

少女肃然道：“我知道！我姓吴，名仪，乃吴国女儿，立誓以身报国！”

孙武一听，即欣然点头道：“很好，吴仪，你便出任女军之执法官吧！”

孙武说罢，即把执法宝剑交到吴仪手上，随即沉声肃然道：“教场如战场，令旗所指，如山倾倒；不论为长为兵，均须令行禁止，雷厉风行，若有违者，军法从事！”

孙武说罢，即下令击鼓，旌旗指右。

立刻，但闻鼓声咚咚敲响，旌旗挥舞，连连向右摆动；一派校场军训的森严气象。

众宫女却一个个掩口嬉笑，谁也没移动半步，身为队长的左姬、右姬更自恃身份娇贵，对孙武的军令视如不见，不屑一顾。

孙武微一皱眉，却不发怒，大声道：“约束不明，致使士卒未熟军令，是为将帅的过错，其罪不在兵卒。”

随即，孙武又将动作要领，鼓令金令旗令的规则，反复申明了一遍。

接着又再次下令击鼓前进，旌旗指向左面。

众宫女依然掩口嬉笑，扭扭捏捏，脚步依然不动。两名队长左姬、右姬，自恃太子妃的身份，不但袖手旁观，甚至跟着宫女嬉笑，根本不把孙武瞧在眼内。

孙武一见 眉毛猛地一跳 脸色沉了下来 严厉申斥道：“约束不明 号令不熟，责在将帅；约束已明，军令熟悉，不肯听令，罪在兵卒，决依军法从事！”

孙武话声一顿，随即大声道：“执法官何在？”

执法官——吴仪当即挺剑而出，肃然道：“执法官吴仪听令！”

孙武厉声道：“玩忽军令，罪当斩首！杀一儆百，先斩左姬、右姬。”

夫差一见，心中又惊又怒，他万料不到，孙武竟敢向他的二位妃子下杀手！但眼看孙武绝不似装模作样，要来真的，不由厉声喝道：“孙武！她二人乃吾之太子妃，你若杀彼等，即与吾为敌，吾与你誓没完没了！”

孙武肃然回道：“孙武已受命于吴王，即为吴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是太子之令？请恕孙武军令在身，不敢依从太子殿下所请！”

孙武随即又喝道：“执法官！速行军令！”

吴仪拔剑在手，疾步走向被绑的左姬、右姬面前，准备执行刑法。

夫差一见，不由大骇，他欲挺身相救两妃，但父王阖闾在场，容不得他擅违军令，无奈只好向阖闾求情道：“父王，两妃皆儿臣爱妃，儿臣若失此二人，将食不甘味，请父王下旨废去孙武练军之职，保存两妃生命！”

阖闾犹豫不决，无奈向孙武传话道：“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了，不必如此认真，请赦免两妃死罪。”

孙武却肃然道：“吴王既已令我全权操练女军，令旨已下，军中无戏言，岂能朝令夕改？若然如此，怎能成百战百胜之师呢？又如何抵御强敌？务请吴王三思！”

阖闾一听，登时哑口无言，他虽然宠爱太子夫差，但他的江山国土却更重要，两相权衡之下，他惟有默然不语，且看孙武如何施展他的治军大法。

孙武更不犹豫，大声喝令道：“执法官速行军法！违者与犯人同罪！”

吴仪俏脸一沉，目中精光乍闪，手执的利剑向前猛地速挥两下，太子夫差的两名妃子，左姬、右姬的人头，便已离头而落，噗地掉到地上！

众宫女见状，花容失色，莫敢仰视，更噤若寒蝉，休说嬉笑，连大气也

不敢呼出了。

孙武下令收拾左姬、右姬的尸身，以王妃之礼厚葬。又再下令，以左右两队领头的宫女做队长，继续操练。

鼓手击鼓，旗手挥旗指左、指右、指前；众宫女即迅速向左、向右、向前行进，鸣金后退，旗动回旋，动作整齐莫敢嬉笑，俨然一队有素的精兵。

至此，孙武才向吴王阖闾躬身道：“吴王，幸不辱命，请吴王检阅。”

阖闾十分欣赏孙武的治军大法，但碍于太子夫差的恨怒，只好下令道：“孙武治军有方，寡人甚喜；但寡人身子忽感不适，改日再与你详研兵法吧！”

阖闾说罢，下令夫差陪他返宫去了。夫差虽然恨得眼中喷火，但碍于父王有令，不敢公然违逆，只好咬牙切齿先行随阖闾退下。

校场帅台之上，只剩下伍子胥、孙武，以及新任执法官的少女吴仪。

伍子胥眼见形势演变到如此地步，他不由微叹口气，对孙武道：“孙兄弟，你虽然以严明治军之法，取信于吴王，但却因而得罪了太子夫差。太子性极暴躁，人又高傲，此仇此恨他如何忘记？孙兄弟日后在吴国，只怕危机重重了！”

孙武目中精光闪烁，慨然的道：“吾因师命留训，故真心实意助吴国一臂之力，以御强暴楚国，若吴国君臣以一己私利，罔顾大局，孙武留此又有何益？吾以严法治军，正是以此来考验吴国君臣，是否真心实意招贤纳士，以图振兴吴国国运。若因此而开罪太子夫差，乃情非得已，而因此而获罪，吾亦无话可说，亦决然无惧！”

伍子胥沉吟不语，御楚灭楚，为父报仇，是伍子胥最大的心愿，他决不容任何人破坏了这个惊天大计，他虽然十分欣赏孙武的才华，但若有损他这个大计，便只有舍弃孙武了！

在孙武身边的吴仪，却忽然插口道：“孙将军心如朗月，照耀吴国大地，二姬被杀，彼等虽然是我的主人，但我亦只能说一句该杀，谁教彼等自恃王妃娇贵，太子夫差宠爱，而视军令作儿戏啊！”

原来吴仪这少女，来自太子宫，是被杀的太子妃左姬、右姬的侍婢，平日二姬待她不薄，今日被杀，吴仪心中虽然难过，但她是吴国女儿，深知不可因一己私利，坏了国家安危大事。

孙武一听，不由欣然一笑道：“吴仪姑娘善分是非黑白，更知轻重，果然不愧为军中执法之官呢！若吴王肯用我孙武为将，吾必请吴王把你派到吾军中，以助吾一臂之力！”

吴仪十分欢喜，连忙向孙武盈盈一拜，格格笑道：“孙将军少年英杰，令人心仪，若能跟随孙将军左右，是吴仪莫大的荣耀啊！”

伍子胥却长叹一声道：“孙兄弟、吴姑娘，只怕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宫中险恶，伴君如伴虎，万一吴王受太子夫差所惑，不但孙兄弟的壮志难遂，只怕连生命也保不住呢！不如趁事情未恶化前，及早逃命去吧！”

孙武却从容笑道：“伍大夫放心，吴王父子气运，吾已一一尽悉，依吾之判，吴国霸业，必于吴王阖闾手上达成；但吴国之败，亦必应验于太子夫差之身。因此对太子妃受刑之事，吴王阖闾必定善于权衡利害轻重，不受太子夫差所惑！”

伍子胥心中仍忐忑不安，不敢相信孙武的判断，但又知孙武身负“察天、悉地、辨人”三大秘学，他既如此判断，便必有其道理，因此心中又重燃吴王留用孙武，助他达成复仇大计的 hope。伍子胥心中十分矛盾，但又不便向孙武袒露，无奈只好先行把他送返宫外别馆，按贵宾之礼招待去了。

三天后的早上，吴王阖闾下旨，召孙武进宫，与他单独相见。

伍子胥闻讯，心下惶急，欲劝孙武及早逃离，以免他又闯出什么弥天大祸，连他伍子胥亦难逃欺君死罪。却不料孙武毫无畏惧，已只身入宫谒见吴王阖闾去了。

伍子胥大骇，只好先行返回府中，一面派人人宫打探动静。孙武一早进宫，直到晚上尚未返回别馆。伍子胥心料孙武必定凶多吉少。他无法可施，惟有一面探听消息，一面做好被责欺君的应对准备。

不料第二天一早，入宫打探的人却赶回伍府，向伍子胥密报，说吴王阖闾已拜孙武为统率三军的左上将军，与伍子胥已出任的右上将军并列。不但如此，吴王更把宫女吴仪，派赴孙武的军中，出任左上将军执法令的要职。一切均如孙武日前于校场帅台上的判断。

伍子胥十分高兴，因为他深知凭孙武之能，与他携手并肩，必可灭楚，达成他复仇的大计。伍子胥连忙亲赴别馆，向孙武当面道贺。

伍子胥赶到别馆，孙武果然已返回，他身边尚有一位戎装的少女，原来

竟是新任左上将军府执法令的少女吴仪。孙武亦已换上一身锦袍，英气逼人，令人心仪。

伍子胥与孙武执手相见，未及道贺，伍子胥已迫不及待地悄声问道：“孙兄弟奉召入宫，可吓坏伍某人了！但不知为甚竟获如此奇遇？”

孙武含笑不语。吴仪格格笑道：“伍大夫有所不知，孙将军进宫时，连太子夫差亦在吴王身侧倾听，夫差不但不记恨孙将军杀妃之仇，反而大赞孙将军乃天下一等一的兵法奇才呢！伍大夫知道为什么吗？”

伍子胥大奇道：“为什么？”

吴仪笑道：“太子夫差自恃吴国第一勇士，武功高绝，不把天下人放在眼内。吴王便要孙将军以兵法与夫差的勇士比试，夫差所出皆如尖矛，自恃无坚不摧；孙将军却以兵法盾，犹如铜墙铁壁。夫差猛攻，孙将军稳守，久攻之下，夫差不但难胜，反而连尖矛也折断，亦即其进攻的大军被孙将军歼灭！”

吴仪说至此！伍子胥不由吃惊道：“太子夫差心高气傲，眼中无物，他如何忍得下如此奇耻大辱？他暴怒之下，只怕便坏事了！”

吴仪道：“果然如此！但孙将军却已窥透太子夫差的心性，于夫差眼见全军覆没时，却故意留下一个缺口，让夫差全身而退！夫差因而在父王面前挽回面子，便连杀妃之痛也忘却了！不但不再记恨，反而在吴王面前大赞孙将军用兵如神，能收能放，果然是一等一的兵法奇才！吴王大喜之下，便毫不犹豫，下旨封孙将军为统军主帅，与伍大夫一道，统领吴国三军。我看吴王已对孙将军深信不疑了！”

伍子胥一听，正欲点头表示赞同吴仪的推断。不料孙武却又于此时含笑道：“未必！未必！”

伍子胥忙道：“孙兄弟，为甚未必？”

孙武意味深长地微笑道：“吾虽向吴王献上兵法十三篇，以及略显治军之法，但毕竟尚属纸上谈兵，怎能令人深信不疑？何况国家三军大事，吴王又怎会如此轻率付托？若吾所料不差，吴王虽命吾与伍大夫同掌三军，但必定尚留有一手，以备万一。”

孙武如此判断，果然三日后，吴王阖闾便令伍子胥、孙武统率三军，加紧操练，准备征楚。征楚大军中，除主帅孙武和伍子胥外，尚派了太子夫差

亲临军中督军，督军的权力、地位，犹在左、右上将军之上。至此，伍子胥和吴仪，才不得不相信，孙武身负“察天、悉地、辨人”三大绝学，料事之准确，天下无人能及。

虽然吴王阖闾对孙武尚有疑虑，但孙武却毫不以为意，他与伍子胥一道，日夜操练吴兵中最弱的水军，以做征楚的准备。因为孙武深知，楚国位于南方，国土所据河流特多，若要取胜，水军是最关键的。

孙武操练水军的地方，位于姑苏城西面的震泽，东面连接大海，西面直通台山环抱的内湖。因此水军结集于此，进可出海南征，退可入湖隐蔽，是一处绝佳的水军训练基地。

这个崭新的吴国水军基地，是孙武以师门绝学“风水堪舆”大法选定的，极合“风水旺军”法度。

原来姑苏城（即今苏州市）西面的震泽，亦即今日的太湖，当时风水之佳，天下无双。天目山自西南面逶迤而来，深入湖海之间，以东洞庭山、西洞庭山最大，数十座山峰或大或小、或高或低，南北横亘。湖内山环陆抱，既得山之“气”又得水之“旺”风水龙脉十分兴旺。选此为水军训练基地，兵卒日夜受“风水龙脉”熏陶，人人血脉畅旺，斗志高昂，士气因而十分高涨。尚未出战，已稳得地利，再得天机、人和，便可稳操胜算。

而且太湖水路四通八达，北通长江，再达淮河，直捣楚国的侧背，出其不意，令楚国防不胜防。

当时的楚国君是楚平王之子楚昭王熊珍，楚昭王是楚平王与秦国女人所生，因此与秦国有甥舅之谊。楚国在楚庄王熊侣败晋称霸以来，国力十分强大。虽因楚平王的昏腐，逼走伍子胥等能臣，但国力仍稳踞诸国之上，到楚平王去世，楚昭王即位，楚国仍为诸侯的霸主。相较之下，阖闾的吴国便显得力量薄弱多了。吴国于此时毅然伐楚，没有敢于冒险犯难的卓越指挥才能，以及坚韧顽强的军队，是决计不能取胜的，而伐楚的重任，此时便落在孙武和伍子胥的身上。

孙武在太湖练兵数月，新编的吴国水军已基本训练成熟，已开赴湖口，再入海集结于海涌山附近的海湾，等待吴王阖闾登海涌山检阅。

阖闾接报，十分高兴，立刻率亲兵登临海涌山。但见海湾就在眼底，东南海天一色，遥无边际，海湾中，水师、战船集结，浩浩荡荡，声势喧赫。



海涌山上，山顶有一块由南向北伸延，可容千人的紫石，犹如一座天然的演兵场。

此时，三军统帅孙武、伍子胥，以及军中执法令吴仪等，正肃立迎迓吴王阖闾。山上击鼓鸣金，旗帜挥动，海湾中的战船均清晰可闻可见，是一处天下无双的水军阅兵台。

阖闾心中十分兴奋，他已决定伐楚在即，而水军则是伐楚的决定性主力，因此阖闾十分重视吴国水军的战力。他将此重任交托孙武，其实心中仍有疑虑，因为孙武虽然精于兵法，但至今尚属纸上谈兵，未经实战。水军交由孙武训练，是阖闾十分大胆的决定，如今眼见新编水军阵势已成，气象焕然一新，阖闾自然十分高兴。

阖闾问身边的孙武道：“将军操练的新水军如何编制呢？与昔日的吴国水军有甚不同？”

孙武道：“吴国以水军见长，但历来并无严密独特编制，只是依仗吴人水性好，舟坚船多，局部取得水战优势而已。这种优势如今已不复存在，已被齐等大国超越，再不思变革，便有被挫败的危机也。”

阖闾道：“齐楚等国，超越吴国什么？”

孙武道：“齐楚等国，陆上战车已加变革，再非昔日的战车，而可装载众多，车板厚重，重战车戈矛箭矢不入，更有车身轻快，速度敏捷，便于救援、突袭、联络的轻战车，有适于冲锋陷阵的冲锋车，更有双层重叠，下载卫兵，上居将帅，亲临战场指挥的帅车。水军亦然，再非昨日的舟了。”

阖闾忙道：“那孙将军如何因应此态势而变革吴国水军？”

孙武尚未答话，在他身侧的执法令吴仪已笑着道：“回吴王，孙将军经数月辛劳，亦已一改过去的船型，现下吴国水军，皆以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各种战船组成，各有其利，各有其优，水军的战力因而十分高强。”

阖闾又喜又奇，问道：“好啊！吴姑娘跟随孙将军短短数月，便俨然成了吴国一代女将军了，若他日伐楚有功，寡人必重重有赏。”

吴仪淡然笑道：“吴仪不过是欲为国效力，抵御强楚之敌罢了，也不敢求大王赏封，但求永远跟随孙将军麾下，便心满意足啦！”

阖闾一听，他十分聪慧，知吴仪这位少女，她的芳心已系于孙武身上了。

他不由微笑道：“吴国幸获天降孙将军这位一代兵法奇才，大业可望有成。如今伐楚在即，他日破楚，孙将军与吴姑娘皆有功于国，寡人必助吴姑娘达成你的心愿。”

吴仪见阖闾挑破了她的少女隐秘，俏脸不禁一阵绯红，怔怔地忘了说话。

此时伍子胥接口道：“大王，孙将军新编之水军尚未目睹，怎可轻萌伐楚之念？”

阖闾点头笑道：“不错！且先阅水军的操练再详细商议吧！”

孙武一听，手中令旗一挥，信号台上即立刻升起红色信号旗。于海湾集结的水师，当即驰出一队快船，船头船尾各一人划桨，一人掌舵，水兵数人在船舱执吴钩、干戈，仗剑而立，时刻准备杀敌，战鼓擂动，船队加速，如一群海鸟贴海飞翔，十分速捷。

阖闾不由大声叫道：“好！果然船行如飞，此船称甚名堂？”

孙武道：“这叫‘小翼’，相等于陆战中的轻车，专责救援、突袭，亦做首尾联络，所谓‘小翼’，即船如长翼之小鸟，快行如飞。”

孙武说罢，手中令旗连挥二下。海湾中，“小翼”快速退下，随即驰出另一队大型战船。每船长约十丈，载兵近百，船身厚重，船速亦十分敏捷，犹如长了大翼的鹏鹰，冲扑之下，那些“小翼”快船，纷纷躲避，怕被如此重船撞沉。

阖闾不由赞道：“有如此重船，杀敌之际，必定可以无坚不摧！”

孙武道：“重船即‘大翼’，乃水军的主力，相当陆战中的重车，无惊天大翼，不成鲲鹏，难翱翔万里。有此重船，即拥有强大的威慑力，临战之时，当可克敌制胜！”

阖闾又依次看了“突冒”、“楼船”、“桥船”等各类战船的演习，细察了各类战船于战时如何运动，如何配合作战，他不由欣然大笑道：“天降孙将军于吴国也，吴国有此坚兵利船，必可无坚不摧，还怕不能克敌制胜吗？吾欲于近期伐楚，孙将军、伍大夫以为如何？”

伍子胥一听，认为伐楚复仇大计已将实施，当下十分兴奋，连忙道：“大王，吾当日曾力主三师采‘扰乱疲劳’楚，一师至，彼必出，彼出吾则归，彼归则吾出，三番乱之，楚必疲惫，然后大军进攻，必获全胜。吴军扰楚六

年，楚国已疲不能兴，大军伐楚，此其时矣！”

孙武却沉吟不语，似仍有疑虑。阖闾见状，惊奇地道：“孙将军所训水军已大成，难道吴国尚未足伐楚吗？”

孙武道：“不然，兵者诡道也，不可以表面之力量对比衡量胜负。吴国军力，虽足可与楚国一战，但楚国称霸中原日久，四周陈、许、唐、蔡诸国均附属于楚，此时攻楚，则楚国羽翼仍丰，势未成也。兵出须借势，势者如撼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欲伐楚如撼动木石，当木石稳时，转动起来便十分吃力，因此宜先行‘静’；待置木石于千仞山巅，再将其下滚，则牵一发而动其千钧，不可阻挡，则势成矣！”

阖闾急道：“伐楚如转木石，须借势而行，这道理寡人明白，但孙将军以为，此势何日可成？”

孙武微笑道：“目下楚国军政大权，皆落入令尹囊瓦手上，此人贪婪昏败，把楚国弄得民怨沸腾，士无斗志，于战略态势而言，伐之势已成，但楚国国力尚足以与诸国一战，其附属诸国尚未脱离，则其羽翼仍在，绝不可轻视，因此于战术而言，伐楚之势尚未成也。”

此时不但吴王阖闾大急，伍子胥亦十分焦躁，忍不住插口道：“孙将军如此论断，然则伐楚之势何日可成？”

孙武却从容一笑，似乎一切他已胸有成竹了。

# 牛刀小试

## 第十五回

孙武从容地道：“若欲伐楚，必先除其羽翼，唐、蔡诸国，虽然力量不大，但一旦叛楚，却会令楚所有属国离心，更使楚国内部军心、民心动摇，当其时，楚国虽仍如苍鹰，但羽翼已除，还怎能高飞搏击，伐楚之战术态势成矣！”

阖闾听罢，心中的疑虑尽消，与孙武执手道：“孙将军用兵，知己知彼，着着抢占先机，吾不及也，寡人这便传旨下去，伐楚之事，由孙将军鼎力策谋吧！”

不久，孙武派去唐国、蔡国的使者回报，说唐国、蔡国君侯，皆深恨楚国令尹襄瓦的残暴，愿意联吴叛楚，待楚国大军抵唐、蔡国境，即出兵与吴军配合。其他陈、许等楚国小属国，均向吴国表示，严守中立，决不与楚国联兵攻吴。

孙武认为，伐楚的战略、战术态势已成，他向吴王阖闾建议，伐楚之期至矣。

吴王阖闾大喜，他亲授孙武帅印，拜为三军大元帅，伍子胥则为三军主将，吴仪为三军执法令，吴王自己也亲自随军出征。吴军倾力而出，共计六万人，号称十万伐楚大军，而太子夫差则率军二万，留守吴都姑苏，并策应北上伐楚大军。

阖闾欲举行隆重的出军仪式，例如点将、树旗、誓师等，以壮军威，然后再浩荡北征。

孙武却道：“不可。用兵之法，贵于敌有形而我无形，今敌示形暴露，我则不露形迹，令敌不知我之虚实，无法制订完美计策。所谓‘形兵之极，注重无形，无形则深潜不能窥，智者不能谋’也。亦即用兵行迹隐蔽至极，能使人看不出一点形迹，就算是对方深潜的间谍，也窥探不到我军的虚实，即使敌方智谋之士，亦难打出迎敌的妙策也。”

阖闾惊喜道：“楚国欺凌吴国久矣，伐楚乃数代吴国君梦寐以求的大业，

难道便如此无声无息进行？吴国十万大军，竟能隐蔽而行吗？”

孙武微笑道：“微乎微乎，至于无备，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无形无声，神出鬼没，乃用兵之至高境界。所谓欲求轰轰烈烈，必先偃旗息鼓，行如疾风，却像按兵不动，达此出神入化之境，则克敌制胜可期也！”

阖闾不禁又喜又奇，叹道：“孙将军不鸣则已，一鸣足以惊世矣！一切但凭孙将军主意调动吧！”

于是，孙武下了军令，数百艘战船，装载数万大军，分批悄悄启航。

时值初冬天气，日暖夜寒，但吴国战船，却偏偏白天停泊不动，夜晚则急驶。船上备足干粮，停泊时，一律隐入芦苇丛中，不准上岸，以免泄行踪，自吴王阖闾、主帅孙武、主将伍子胥以下，无一例外。

孙武选定的进军路线，是从太湖入长江，再出淮河，逆淮河西进，然后会合唐、蔡两国联军，从背后向楚实施致命一击。

楚国方面，国君楚昭王荒淫腐败，不理朝政，大权落在令尹（即宰相）襄瓦手上，把楚国弄得昏天暗地。襄瓦尚不知危机四伏，一方面欺凌周边小国，一方面与中原诸大国争霸，兵力分散，国防空虚，又自恃有大别山脉的阻隔，根本不以吴国为意。而听闻侧背的唐、蔡两国叛楚之意，便不问青红皂白，派兵围剿，因而更激发唐、蔡两国联吴叛楚之心。

亦就在此时，吴国大军，已由长江，悄悄进入淮河。

淮河发源于唐国北界的桐柏山（今湖北随县与河南的界山），蔡国在淮河上游北岸，横贯蔡国的汝水便汇流于淮河。

吴军战船，夜行日宿，半月后已进入淮河。再溯河西进，准备由淮河支流汝水入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行歼灭围蔡楚军，会合蔡国、唐国伐楚大军，随即挥军南下攻楚。

这一夜，吴国战船过了淝水入淮口，天已微明，附近是瓦埠湖，湖水与淮水相接，湖上遍布芦苇，苇丛茂密，恰宜船队隐蔽。

吴军战船隐入瓦埠湖苇丛，待夜幕降临，便启碇扬帆，由淮河入汝水，直扑围蔡都的楚军，这仅是一夜的水路而已。

只要“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按孙武的战术实施，打围蔡楚军一个措手不及，加以全歼，便可既解蔡国之围，又震慑楚周边属国，不致与楚联手抗吴，伐楚大计，便首先扫除一大障碍了，因此随军亲征的吴王阖闾，在明

白孙武的战术后，十分欣慰，他亦开始从心中佩服孙武的用兵如神了。

此时，日头当空，瓦埠湖水泛起一片寒波。吴国兵将，正在船舱睡觉，养精蓄锐，准备夜间的长途突袭。

就在此时，湖北岸尘头忽然大起，车声辘辘，战马嘶鸣，瓦埠湖上的凫雁惊觉，嘎嘎叫，纷纷惊飞。

巡哨探子火速赶到孙武所坐的帅船，说北岸发现战车人马，可能是楚军赶来了，宜尽快列阵迎战。

孙武沉吟片刻，登上楼船顶部，向北岸眺望，心道：吴军虽然日宿夜行，十分隐蔽，但行程半月，已逼近蔡国边境，围蔡的楚军打探到吴军的动静，倒也并不出奇，不过，围蔡楚军无水军战船配合，单凭陆上战车步卒，岂敢长途奔袭，与我庞大主力战船决战？这岂非自投罗网，省却吾长途奔袭之劳吗？楚军到底打甚主意呢？

孙武正思忖间，一艘坚固的大船已破浪而来，驶近孙武的帅船。吴王阖闾等也不及传报，便挺立船头，在大船上隔船向孙武大叫道：“孙将军，楚军已迫在眉睫，还不列阵迎战，将其全歼？犹豫什么？”

孙武略一皱眉，镇静地回答道：“吾已传令大军警戒，探子迅速查明敌方动静，未清楚敌情，决不可轻举妄动，以免暴露了吴军的战略意图！”孙武一顿，又派人过船，代他传话道：“吴王不必惊慌失措，就算真的是楚军奔袭，但彼方并无战船水军配备，只能徒呼奈何，吾军宜继续以静制动，以便按原来部署，给敌以雷霆一击！”

孙武从容不迫的大将风度，令阖闾浮躁的心稳住了。他向来人道：“回去告知孙将军，一切按其意图行事。”

过了一会，北岸的车马在淮水边停驻，却有几艘快船，向瓦埠湖急驶而来。

吴军的前哨正高度戒备，向来船射出一排警箭，以探动静。

快船上的人立即叫道：“我等是蔡侯、唐侯派来的使者，要向吴王、吴军主帅禀报事情，请勿放箭！”

吴军哨船上前检查，确证来船并无兵器火种，且有蔡侯、唐侯的信物，的确是蔡国、唐国派来的使者，这才引使者驶入瓦埠湖。

蔡、唐使者，登上吴王阖闾的大船。主帅孙武、主将伍子胥、执法令吴

仪等军中主脑，早已接报，赶上大船，一同接见唐、蔡两国派来的使者。

唐、蔡两国的使者，向吴王阖闾禀报，原来楚国令尹襄瓦，闻说唐、蔡两国叛楚联吴的意图，便大怒，亲率楚军前来攻打蔡国，准备把蔡侯捉拿返楚国治罪。蔡国被楚军连日攻打，正十分危急，不料就在此时，围蔡的楚军，却在一夜之间，突然仓皇退走。原来领军的襄瓦，忽闻吴国十万大军，已溯淮而上，距蔡国只有一夜水路！襄瓦残暴胆小，恐怕吴国大军赶到，楚军被其一口吃掉，慌忙退返楚国去了。

唐、蔡两国闻说吴国大军，犹如神兵天降，无声无息便已赶到，不由大喜，连忙派出使者车马，赶到瓦埠湖边，迎接吴军人唐、蔡国境。

未了，唐蔡两国使者惊奇地道：“吴王用兵，历来注重威势、先声夺人，出师之际，已令天下震闻。怎的今回却快如闪电，犹如天降神兵，令楚国奸臣襄瓦也几乎成了吴王囊中猎物呢？这与吴王的历来用兵之法截然不同啊！莫非吴国突获神助么？”

吴王阖闾一听，不由呵呵笑道：“不错！不错！寡人当真获神助，但是神却并非真神，而是活生生的人啊！他便是吴国的三军统帅孙……”阖闾正欲得意道出孙武的名号。

此时孙武却忽然抢先微笑道：“吴王，那姓孙的果然非神，仅是活生生的人而已。且伐楚大业，尚处启动之时，那姓孙的怎敢以神自居？一切端赖将士用命，万众一心啊！”

阖闾一听，与伍子胥相视，两人皆会心一笑，对孙武的虚怀若谷大感佩服。阖闾口气一转，道：“吾替贵使者引介，这位孙武将军，便是指挥今次伐楚壮举的三军统帅，主将伍子胥将军，以及众将士皆群策群力，万众一心，才令吾军有如神助。同时亦因楚国昏败，欺凌弱小诸侯，天下人心皆背所致也。吴军出师告捷，实非侥幸偶然，望贵使者返国向唐侯、蔡侯回命，吴国必与贵国同心合力，共襄伐楚大业。”

唐、蔡两国使者均躬身聆示，齐声道：“敝国亦必与吴国同心合力……未知吴军下一步如何部署呢？”

阖闾一听，目示孙武，向他询问。

孙武却微微一笑，从容不迫地道：“唐、蔡两国既与吾国同心伐楚，请回去转告唐侯、蔡侯，速派军与吾军会合，然后再商议伐楚大计。”

阖闾亦明白孙武不肯过早泄漏他的用兵战略，以免被楚国侦悉，有所防范，便断然地道：“孙将军乃吴国三军统帅，他的军令，连寡人亦须依从。因此尚请贵使回告唐侯、蔡侯，请从孙将军的安排调动。”

唐、蔡两国使者，见吴王阖闾如此器重孙武，虽然他尚年仅二十，少年英俊，但获吴王如此礼重，却委实令人吃惊，也不知他是来自何方的神圣，不过既然这是吴王的意思，二使者亦不敢异议，当下躬身向吴王阖闾拜辞，回去转告唐侯、蔡侯两国君去了。

两天后，唐、蔡两国派出的伐楚大军，共计四万人，果然迅速赶到瓦埠湖畔，与吴国的大军会合，此时的伐楚联军，军力大振，军心士气亦更加高昂。

此时，孙武却突然颁下军令，令吴国水军弃船登陆，改作陆军。战船上原来早已预先备好各类战车、马匹，而吴国新编制的水军，亦早已接受孙武指挥下的陆战、车战训练，因此吴军已今非昔比，长于水战，短于陆战了，是一支水陆皆精的雄师大军。

留在瓦埠湖的吴军战船，孙武特地派军中执法令吴仪留守，这一方面是孙武为确保退路不失，因此要派遣一位他信赖的将领，吴仪恰恰是精于水性的最佳人选。另一方面，孙武也似乎不欲吴仪如男子一般千里奔波，毕竟女子之体力难与男子相较，吴仪起初很不乐意，但后来明白了孙武一番良苦用心，也就欣然领命，留守瓦埠湖了。

孙武率领吴、唐、蔡三国联军，从淮水瓦埠湖舍舟登陆，大军乘重战车，穿过淮水以南的豫章（有穷，安徽霍丘县）、六（安徽六县）、濠（安徽霍山县）等小国，这些小国处于吴楚两大国之间，楚强则依楚，吴强则附吴。如今楚国腐败，内讧不息，势力削弱，吴军又已攻到楚国的背后，这些小国便又依附吴国了。

吴国联军通过，这些小国热情迎接，引路开道，因此行军十分快捷。

不久便越过大别山，进入楚国境内。楚国东部边境，有大别山做屏障。大别山以东还有一众小国在江淮间拱卫，因此向来不设重防，而集中兵力，与北面的齐、晋、秦诸大国争霸。

吴军正好乘虚而入，一路上几乎没遇什么抵抗，便顺利推进到楚国腹地汉水北岸，地距楚都郢城（今湖北江陵市）已不足二百里。吴军长驱千里，



直捣楚国腹地都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令楚国连从北面调兵回防的时间也没有，楚国都郢城城内，君臣皆万分惶恐。这等大迂回、大穿插的战略，充分体现了孙武敢于冒险犯难的卓越军事才华，以及经孙武重新训练坚韧顽强的吴国军队的强大战斗力。

两千年后，法国拿破仑，率军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的米兰，于马兰哥战役中大胜奥军的战例，便是直接效法两千年前孙武千里大迂回的用兵之法。

此时，随军亲征的吴王阖闾，预料孙武必定乘楚国都郢城兵力空虚之机，横渡汉水，直捣楚郢城。

不料就在此时，孙武却突然传令，大军于汉水北岸汉阳驻营，不再向前推进。孙武这一着，令吴王阖闾惊奇不已，弄不明白孙武的用意。伍子胥此时重返故地，楚国的杀父之仇，不由更加强烈，他恨不得立刻挥军渡江，直捣楚都郢城，把楚国灭了，他心头的仇恨之火方可平息，因此阖闾和伍子胥二人，均不约而同，紧急驰赴孙武的帅营，向孙武探询他下令驻防的用意。

孙武却已离开帅营，仅带了数名亲兵，登上临江的龟山，察看地形。隔江便是楚军的布防军营，楚军的兵军移动身影亦清晰可辨，十分凶险。

当时的诸国争霸战中，三军统帅绝不轻出，因为万一主帅遇难，三军必定军心动摇，未战先败。但孙武这位少年统帅，却偏偏相反，最危险的，最易观察敌情的地方，便最容易见到他的踪影，事实上，孙武的一身“后羿神功”，当世中只怕也无人伤得了他，因此兵学家固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武功高强的兵学家，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而孙武这位“天狐龙脉之子”，便恰恰是百年难遇其中一人。

孙武凝运内力，聚于双目，他的目力登时强了数倍，十里内外的物事，落叶飞花，只怕也难瞒过他的眼目，这功效有如现代的军用望远镜，利用镜片聚焦的原理，把远景拉成近物。突然，孙武发觉，汉水南岸布防的楚军，原来显得惊慌失措，楚军营寨沿江驻扎，有的仅以战车并列，搭成简陋的营棚，一切均显得匆促惶恐。但此时南岸楚军已突然变得整然有序，营寨改成竹木，与吴军的营寨已大致相同，营寨四周金鼓号令，巡守更是刁斗森严，互相呼应，比日前整齐多了。

孙武心中不由一动，暗道：楚军原来临时拼集，匆忙调来南岸，抵御吾

军，因此一切显得凌乱不堪，但如今突变井然有序，甚合军旅驻停法度，莫非楚军已来援兵，且带兵之人，比原来领军的楚国令尹襄瓦沉稳吗？若然如此，吴军此时缺大型战船，靠简单竹筏等物渡江，中途被楚军战船截击，则吴军危矣！

孙武思忖之际，吴王阖闾、主将伍子胥，二人已一同登临龟山，向孙武探询军情来了。

阖闾见了迎接的孙武，便连忙道：“孙将军不是主张兵贵神速吗？为甚不趁楚军惊惶未定之际挥军渡江，打楚军一个措手不及？”

伍子胥亦激奋地道：“汉水西南百余里，便是楚都郢城，伍某人愿亲统精兵五千，先行渡江，直捣楚都，擒其君臣！”

孙武沉默不语，忽然对伍子胥道：“伍将军且先看南岸楚军的布防，与目前有甚不同之处呢？”

伍子胥内力亦十分高强，他凝目细注，便惊讶的道：“楚军原来惊慌失措，但一夜之间，却忽然变得严整有序，甚有军威！据闻楚军领军的令尹襄瓦，此人昏败无能，怎会如此精明治军？其中莫非有甚阴谋吗？”

孙武点点头道：“果然如此 伍将军所见不差也。于此敌情未明之际 吾若贸然渡江出击，便有可能堕入敌军的圈套，出师首战不利，吾军心必定动摇，伐楚大计便功败垂成了！因此宜先查察敌情，然后再做定夺。”

吴王阖闾一听，接口道：“寡人明白了，孙将军此时所用的法，乃‘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

吴王话音未落，孙武预先派出的探子，已策马飞奔上龟石山，向孙武禀报道：“孙将军，未将昨夜潜渡汉水，抵楚军营寨，获悉楚君昭王，已派出二万精兵，由沈尹戌统领，开赴汉水方面，增援来了，楚军沿江的营寨布防，亦是按沈尹戌的计策重新布置。但其去向目的意图，未将尚未能查明，请孙将军恕罪。”

孙武含笑点头，道：“左将军辛苦了！潜入楚营，原非易事，你能探到如此重大军情，已立一大功，又何罪之有？你返营寨先行休歇去吧！”

探子左将军拜辞走了。伍子胥立刻惊奇地对孙武道：“孙将军果然料事如神，楚军果然有能人领军，增援来了！沈尹戌此人吾并不陌生，亦曾与之交手 互有胜负。此人智勇双全 极善用兵 由他统领楚军 吾不能不防也！”

孙武沉吟不语。伍子胥又道：“但对岸楚军，兵力单薄，并无大军赶到增援之象，那沈尹戌所率的二万精兵，到底隐于何处呢？莫非隐于江中芦苇深处，待吾军渡江之际，再行截击吗？”

孙武微一摇头，道：“不然，假若楚军用江中埋伏之计，其必故作惊慌诱我渡江，然后中途伏击。但楚军如今却刻意摆出严整之势，目的乃显示军力，震慑吾军北渡进攻；而以此来牵制吴军主力，以便其楚军主力做另一谋略出击！”

吴王阖闾吃惊道：“若然如此，则吾军危矣！此时吾军已深入楚境千里腹地，后援断绝，被楚军合围，则吴军势将无一幸免！孙将军将如何应对呢？”

孙武微一沉吟，道：“吴王担心的，正是我军目下弱点，楚将沈尹戌既善于用兵，亦必然已窥破吾军之短处。因此沈尹戌不出犹可，他若出击，必定从上游悄渡汉水，出方城，偷袭我停泊于淮水的战船，断我归路，令我军心动摇！再从背后出击进攻，与汉水南岸的襄瓦楚军策应，合围我军于汉水北岸。”

伍子胥亦大惊道：“沈尹戌果然极善用兵。他若然断吾归路，我军军心必定动摇，则吾军十万将士危矣！”他一顿，又焦躁地道：“既楚军主力欲断我背后退路，守江楚军兵力必然空虚，不如来个将计就计，迅速挥军渡江，直捣楚都，则楚军虽断我退路，我欲夺其国都，令楚军军心崩溃！此乃反客为主之计也。”

孙武道：“伍将军此计，稍欠稳妥，略带轻率。设若吴军渡汉水，南岸楚军兵力空虚，我军虽可逼近楚都郢城，但楚都郢城守军兵力尚十分雄厚，且郢城城墙经加固，高墙壁叠，我军攻之，必久攻难下，待沈尹戌断我退路，毁我战船，回师合围，我军将全军覆没也。”

伍子胥急于攻陷楚都复仇，便偏于躁莽，听孙武如此剖析，登时做声不得，他不得不承认，假若按他的战法，则吴军必定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届时不但复仇不成，连吴国亦会毁败于一旦。

吴王阖闾对孙武用兵的从容神智，已十分佩服，此时忙道：“楚军如此奸诈，孙将军如何应付？”

孙武沉吟片刻，即决然道：“敌势依然强大，吾须集中兵力，而今敌分

散，再歼其分散之部，目下之势，攻城为次，大量歼敌有生力量，方为取胜之道也。因此吾军须立刻向东北退却，至小别山‘河南光山’、大别山‘湖北英山’一带隐蔽，利用其地形易守难攻，大量歼灭来犯之敌，又可保住我军战船退路，此乃两全之策。而且……”孙武一顿，似意犹未尽。

阖闾忙道：“孙将军尚有何部署？”

孙武道：“而且若我军做暂时后撤，实际即战略上之转移。而襄瓦的楚军，若以为吴军怯战，主动渡江进攻，我则诱敌过汉水，至小别、大别山地域歼之，比强渡汉水，半江被逼决战有利多了！”

吴王阖闾不由抚掌叹道：“孙将军之策，进可攻，退可守，当真不失为万全决胜之法也！一切按孙将军的意图调军吧！”

孙武毫不犹豫，下令吴国及唐、蔡两国伐楚联军，十万兵力，悄然离开汉水北岸，向东北做战略转移。战车在坦荡的江汉平原奔驰，毫无阻碍。二日后，已渐见丘陵，再见山峰，大军已进入小别、大别山了。

吴军于小别一带，停驻下来。此地北可以通淮水，与停泊淮水瓦埠湖中的吴军战船呼应，完全消除退路被断的危机。南可以倚仗有利的地势，居高临下，伏击追踪前来的楚军。

扎下营寨，孙武与阖闾、伍子胥登山察看地形。

阖闾忙道：“孙将军今番调动楚军，你以为彼等会冒险追击至此吗？有取胜把握吗？”

孙武微笑道：“用兵之地，不外六种。其一曰通，其二曰挂，其三曰支，其四曰隘，其五曰险，其六曰形。目下之势，通、挂、支、形四种地势，于敌于我皆利害参半，吾不宜用也，两山之间有狭窄通谷，谁先占据隘口，谁便稳占地利。又‘险’之地，地势险要，居高临下，只要占据制高点，则居高临下，战之必胜也。吾正取其‘隘’、‘险’之地，已稳占胜机。”

伍子胥道：“孙将军此策大妙！但若楚军并不追来，孙将军先歼其一部分之计，岂非要落空了吗？”

孙武从容一笑：“吾日前已察楚军襄瓦驻守营寨，但见其上有青红之气交相纠缠！青乃戾，红乃杀，襄瓦此人心高气傲，狂傲自大，极好争功，楚军以其为主帅，杀戾之气已十分充盈。襄瓦为与北击吾退路的沈尹戌争功，又以为我军怯战而退，岂会不倾力追击？若吾所料不差，此时襄瓦的楚军，

必定已北渡汉水，全速追袭而来了！”

孙武于小别山隘口如此判断时，楚军主帅襄瓦，果然见吴军后撤，以为吴军已动摇怯战，为了争功，下令驻守汉水南岸，保卫楚都郢城的两万楚军，横渡汉水，亲自率军向东北方向疯狂追击。

一路上，楚军并未遇上任何抵抗。襄瓦见吴军一直退入小别山、大别山一带，便得意地向其副将大笑道：“听说吴军主帅，乃名不见经传、未历战阵、羽毛未丰的小子孙武，他见吾军严阵以待，便已胆怯，火速退走保其退路去了！沈尹戌说要于汉水北岸合击吴军，吾偏于此地把吴军歼灭，好教沈尹戌知晓，吾用兵之法，比他更强胜十分呢！嘿嘿，沈尹戌尚未发起淮滨攻击之前，吾便已将吴军主力歼于小别山了！”

当下襄瓦下令楚军战车，全速向小别山退却的吴军追击。襄瓦得意洋洋，坐于指挥战车上，两万楚军，战车奔驰，风驰电掣向东北面的小别山疾进。

襄瓦的副将武城黑、史皇，讨好地向襄瓦进言道：“吴国多水，吴地少山，并无山地作战经验，居然把小别山地，选作战场，更是十分愚蠢。吾楚国大军一到，吴军必定溃败，令尹必建破吴之奇功也！”

襄瓦大笑道：“吴王阖闾竟用毛头小子孙武为帅，乃自取其亡也！”

就在此时，前锋忽有哨兵回报，说前面山道，有无数吴军战车横阻道上，我军无法通行，却又不见吴军。

襄瓦一听，狂傲地笑道：“这必是吴军弃下战车，步行逃窜去了！传令下去，不必犹豫，搬走吴军战车，全速追击，务要把吴军歼灭于小别山地！”

为示英勇，襄瓦策动指挥车，领先冲上前去。后面的楚军更肆无忌惮，驱车直进。

就在此时，忽地鼓声大振，两面山上响起一片喊杀声。伍子胥亲率五千精兵，每人手执一根就地砍伐的栎木大棒，如天降神兵，冲杀下来，冲进楚军的战车队中，见车横打，见车横扫，其势如山洪暴发，不可阻挡。

襄瓦本来预料吴军已溃不成军，连战车也丢弃了。不料吴军竟以步兵木棒，趁楚军战车被吴军丢弃的战车阻路，不能动弹之际，冲杀而来。

楚军战马受惊，拉了战车便四散狂奔，根本不听驾御。楚军兵车在山谷中自相碰撞，自相践踏，立刻便伤亡过半，溃不成军了。

襄瓦所率的两万楚军，眨眼间便被歼灭大半，襄瓦心胆俱裂，只好抢先回车窜逃。连夜奔驰，直到柏举，才甩掉追击的吴兵，扎营喘息。但所率的楚军，只剩不足五千人了。

襄瓦惊魂未定，他的狂傲已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他连忙把副将史皇、武城黑召来，惊慌地道：“不料吴军主帅孙武，用兵如斯神妙，进如风、退如电、攻如虎，吾军已被重挫，若再在此地与彼周旋，只怕全军覆没，不如立刻撤退，依然坚守汉水南岸去吧！”

史皇却比襄瓦稍为镇静，他忙道：“令尹，此刻欲退只恐太迟了！因我军已吃了败仗，若再退走，军心必定自认不敌，军心涣散；相反吴军却士气大振，必定尾随追击，乘势掩杀，还容吾军退返汉水南岸吗？若然一泻千里，吴军长驱入都，则楚国危矣！”

襄瓦狂傲而又十分怕死，他心中仍犹豫不决，难下决断。他最怕被吴军俘虏，因吴军有伍子胥，而伍子胥之父伍奢，便是因楚平王听信襄瓦的谗言被杀，他若落入伍子胥之手，必定生命难保。但又害怕若然撤退，则如史皇之言，楚军一败涂地，被吴军趁势攻入郢都，他襄瓦同样生命不保。襄瓦此时退亦难、守亦难，进更难上加难，他简直快急疯了。

不料就在此时，前锋探子却回报，说吴军不知为甚，竟在柏举二十里外，迅速回防，不但不再追击，反而向淮水的瓦埠湖方向全速撤退。

襄瓦一听，不由又狂笑道：“孙武毕竟尚年少无知，首战稍胜，便知难而退，保其退路去了！吴军既如此闪缩畏怯，断无久战之力，吾等可在柏举驻守，拖住吴军；再传令偷袭瓦埠湖的沈尹戌迅速回师，与我合兵，包围吴军，必可将吴军全歼！”

史皇、武城黑两副将此时亦无计可施，只好赞同襄瓦之意。于是襄瓦便手写军令，以令尹兼楚军主帅的身份，派人传令沈尹戌，令其火速移师回防，与柏举的楚军会合，谋歼不耐久战的吴军。

# 天狐兵法

## 第十六回

楚军的另一员大将沈尹戌，奉楚昭王之命，率两万精兵增援襄瓦的汉水南岸楚军。沈尹戌果然不似襄瓦的昏庸，精谋略亦善用兵。他并不把援军带到襄瓦的楚营，却派人前去与襄瓦商定，由襄瓦坚守汉水南岸，威慑北岸吴军，令其不敢渡江进击，以拱卫楚都郢城。他自己则率军从汉水上游渡江，绕到吴军主力的背后，扑到瓦埠湖，先把吴军留在瓦埠湖的战船毁灭，断其退路，令吴军军心动摇，再从背后向吴军发起进攻；襄瓦的汉水南岸楚军，亦渡江进击，二方面合击大军，必令吴军全军覆没。

沈尹戌定下败吴军战略，便毫不犹豫，率所部两万精兵，扑到淮水边，准备一日内便向瓦埠湖的吴军战船发起总攻。

不料到傍晚时分，距沈尹戌发动攻击尚差一个时辰，南行侦探敌情的探子火速赶回，向沈尹戌报告了一个令他十分震惊的讯息：吴军主帅孙武，似乎已察觉沈尹戌的谋略，迅速向淮水瓦埠湖方向的小别山撤回回防，吴军的三万精兵，正火速向瓦埠湖方向扑来，似欲与瓦埠湖的吴军合击沈尹戌的楚军。

沈尹戌接报，虽然震惊，但绝不惊慌失措。他令探子再探向瓦埠湖扑来的吴军动静，同时又下令把总攻的时间拖后，待探问两面吴军的敌情，再做攻击。另一方面，沈尹戌又再派探子，潜入瓦埠湖，详细侦查瓦埠湖留守吴军的兵力及分布。沈尹戌仍有取胜的把握，只要赶在前来增援的三万吴军之前，把瓦埠湖留守的吴军歼灭，毁掉吴军用作返国的战船，那便必令吴军军心动摇，士无斗志，与汉水南岸的襄瓦楚军两面夹击，便可获全胜。

入瓦埠湖探听敌情的探子，很快便返回报告，说吴军战船千艘，果然全部留在瓦埠湖中，留守的兵力不足三千，且领军的将领是一位女子，以及她直接统领的吴国宫中女子二百人。

沈尹戌接报不由大喜，暗道：吴军主帅孙武，为甚如此轻率大意，这般重要的后方基地，竟然仅留女子领兵防守？岂非白送楚国一批吴国美女吗？

沈尹戌决定，不待北上查探吴军主力的探子回报，抢先向瓦埠湖的吴军发动攻击。只要一击成功，吴军退路被断，吴军的大势便已去其大半了！

沈尹戌正欲决然下令之际，北行的探子却已十万火急赶回，向沈尹戌报道：“沈将军，大事不好！汉水南岸令尹襄瓦，见吴军后撤，竟带领两万守都楚军，北渡汉水，追击吴军，一路顺利，不料竟于小别山地，被吴军数万主力伏击，几乎全军覆没，仅剩五千人，退到柏举，才勉强稳住阵脚！吴军首战大获全胜，士气更十分高昂；反之我军却一片愁云惨雾，被吴军主帅孙武神妙用兵吓破胆了！”

沈尹戌一听，不由心胆俱寒，他仰天长叹道：“楚国千钧一发的危难大势，按吾之战略，本可以于三天之内转危为安，不料襄瓦好大喜功，违吾策略，坏吾大计！若吴军乘势掩杀渡江，直捣都城，则楚国危矣！”

沈尹戌的副将惊道：“沈将军，如今计之安出？”

沈尹戌沉吟道：“襄瓦之败，乃自食恶果，但如此一来，已把吾大计破坏殆尽，陷楚国于万劫不复之地也！吾军目下已陷入吴军的两面夹击之势，已无法进攻瓦埠湖吴军战船，更须迅速移师，否则吴军必定连吾军亦一口吃掉，届时楚国都城仅剩两万守军，偌大楚国，只怕亦亡于吴国之手！”

副将大惊道：“沈将军如何应对如此凶险危势？是否先行援救令尹襄瓦呢？”

沈尹戌道：“驰赴柏举，援救襄瓦，乃下下之策；此举恐怕连吾两万精兵亦陷吴军重围，中策是留驻原地！拼死与吴军周旋，拖住其主力，争取时间，待楚军北部主力南返救围；上策则是撇开柏举的襄瓦败军，直挥汉水南岸，重新布防，拱卫都城！”

副将急道：“沈将军之上策，虽于楚国有利，但令尹襄瓦甚得楚君信任，军政大权皆落入襄瓦之手，楚君岂会不下旨救襄瓦呢？再说襄瓦毕竟乃楚军三军主帅，主帅若危，则吾军心定必涣散，无心与吴军苦斗，届时楚都岂非又危在旦夕吗？”

沈尹戌一听，不由仰天长叹道：“此乃令吾左右为难之处也，不料偌大楚国，堂堂中原霸主，竟眼看便亡于昏败之佞臣手上了。”

沈尹戌叹毕，无奈向副将道：“目下情势，进退两难，只有取吾中策，拼死拖住吴军主力，以争取时间，待吾军北部主力南下救亡吧！速派探子北



上，一面查探吴军主帅孙武的动态，一面派人赶赴柏举，向襄瓦陈述情势，望其振作，坚守柏举，缠住吴军。”

沈尹戌的副将，领令火速而去，沈尹戌摇头叹道：“不料吴军主帅孙武，年仅二十，用兵如斯神妙，楚军若败，非战之罪，乃败于楚军主帅兵法不如人也！”虽然如此，但沈尹戌自负手下尚有两万守军，只要善于运用，尚足可与吴军周旋。而只要保住这四万大军的军力，楚都郢城便可保住，亦为北部楚军南下救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因此沈尹戌保持一股斗志和信心，决心与孙武的吴军巧妙周旋下去。

另一面，孙武的吴军主力，在小别山地，重创襄瓦的楚军后，一路追击襄瓦的残余楚军部队，但抵达柏举后面二十里时，孙武却突然下令，停止向柏举的楚军残余迫进，原地布防，摆出向襄瓦的残余楚军合围之势。

吴王阖闾已亲眼目睹孙武的用兵如神，他一直留在主帅营中，仔细欣赏孙武的巧妙的兵法运用。但此时阖闾却又感迷惑不解了，他问孙武道：“楚军主帅襄瓦，仅剩五千余兵，停驻柏举喘息，柏举南面五十里，便是汉水南岸的楚都郢城，将军为甚不鼓余勇，挥军直逼柏举，把襄瓦的五千余兵歼灭，擒杀楚军主帅襄瓦？然后南渡汉水，直捣楚都，楚军主帅既亡，楚军军心必大为震荡，再无力抵御吾十万大军了。”

孙武微微一笑，道：“吴王，你可知北部原与秦齐晋争霸的大部分楚军，正火速南下，赶来援救楚都吗？吾已精确计算，北部楚军南下救助的兵力可达十万，加上楚都郢城的两万守军，以及沈尹戌进袭瓦埠湖的两万楚军，届时楚军的总兵力，将达十五万之众，再加上战争在其本国国土进行，易得地利、人和，若陷于此局面，则吾军势危矣，此乃战略上的远虑。”

阖闾一听，不由大惊道：“若楚军北部兵力倾巢而出，南下救援，则吾军危也，孙将军如何化解此可怕危局？”

孙武从容不迫道：“因此伐楚之战，依战略态势而言，吴军宜速战速决，决不可被楚军缠住，否则将有大大危机。而楚军目下之势，小别山之战，虽歼楚军一万五千人，但沈尹戌的两万精兵，尚留在瓦埠湖附近，威胁我军后方大本营。楚都郢城，亦有两万守军，郢城城高坚固，进攻必大耗时间精力。若直捣郢城，固可逞一时之勇，但与郢城楚军缠斗下去，稍一拖延，北部军主力赶到，合围吴军，加上沈尹戌的两万楚军，趁吾攻城之际，必趁机毁我

后方大本营，断我退路，届时吴军将万劫不复，死无葬身之地矣！”

吴王阖闾一听，不由倒抽一口寒气，半晌无言。他不能不承认，孙武所论，知己知彼，把双方的态势，巨细无遗，一一考虑周详，其心思的缜密，用兵的神妙，绝非他阖闾所能企及。

孙武略一顿，又成竹在胸微笑道：“吴军既贵在速战速决，绝不能被楚军久缠，便不可把目标放于攻城陷池，而只能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达至败楚的战略目标。柏举的襄瓦楚军，已是残兵余孽，要将其全歼，乃举手之易。襄瓦既之，沈尹戌便成了楚军的主帅，不再受襄瓦的牵制，必下令进攻我军瓦埠湖后方大本营，届时我军又与楚都郢城的守军久缠不下，无力分兵援救后方大本营，退路被断，郢城久攻不下，军心动摇，沈尹戌必趁势向吾背后进击，则不必待北部楚军主力赶至，吾军便已先陷绝境了，因此吾对柏举与襄瓦楚军，故意围而不攻，容其苟延残喘，目的乃利用襄瓦之手，把威胁我后方的沈尹戌楚军，以及留守楚都郢城的楚军，调动到柏举地域，然后吾即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将四万楚军生力军全歼。”

孙武论析至此，吴王阖闾的眼神不由大亮，兴奋地道：“是时楚军生力军已被全歼，楚都已成空城，岂非一击即破么？孙将军此计大妙，如斯用兵如神，令人叹为观止！不过计虽如此，但假若沈尹戌的楚军并不中计，赶来救援襄瓦，则柏举策围之战便落空了。”

孙武微笑道：“只要襄瓦一日尚在残喘，他是楚军主帅，沈尹戌便不能不听从襄瓦的调遣，此亦为吾对柏举襄瓦楚军围而不攻，容其残喘之原因所在。”

吴王阖闾不由抚掌叹道：“孙将军不但指挥吾军，连敌人之军亦调动于掌上，如斯用兵，天下鲜见！”

孙武淡然一笑，他身受吴王阖闾如此赞赏，并无半丝受宠若惊的表示。他微一沉吟，即决然地下令道：“速传谕三军，迅速抢占柏举外围四周有利地形，但见沈尹戌楚军逼近，放其进去，不可轻举妄动，违令者斩！”

吴军帅营军使，立刻四出传令去了。

在淮水瓦埠湖这面，沈尹戌已决定留驻原地，全力与吴军周旋，他的军令亦传发出去了。

不料就在此时，楚军主帅襄瓦的军使，却已十万火急赶至，向沈尹戌出

示襄瓦的调兵虎符，传令道：“沈将军，奉令尹襄瓦之令，限将军十日之内，火速赶赴柏举，与令尹会合，向吴军反攻，不得有违，违令者斩！”

沈尹戌一听，心中登时凉了半截，他深知此举无疑是送羊入虎口，虽可逞一时之勇，但对护都大计，却百害而无一利，他正欲设法拖延向柏举移师的军令。

不料就在此时，从楚都郢城赶来的大使，又恰好抵达。向沈尹戌传达楚昭王的令旨道：“昭王有令：寡人已接获令尹襄瓦呈送军情，为于都城外围堵住吴军，护国都之安全，寡人已派却射将军率一万五千留守兵力，开赴柏举；令你率军迅速赶赴，三军会合，与敌军决战决胜！”

沈尹戌接楚昭王令旨，身心不由一阵冰冻，刚才尚热一半的心也凉透了，他无奈只好立刻下令，两万楚军火速赶赴柏举。

在火急行军中，副将不解地道：“沈将军刚才接令尹襄瓦之令，尚在犹豫，为甚闻楚昭王已调楚都守军赴援，兵力大增之际，反而神色惊慌，却又立刻从令调军呢？”

沈尹戌长叹一声道：“吾初时尚料，有两万楚军兵力，留守都城，足可与吴军周旋一段时日，吾再拼死断吴军退路，毁其后方大本营，互相配合，尚可争取时间，待北部吾军主力南下，即可转危为安，但不料襄瓦不但把吾两万兵力调去，连留守都城的兵力亦抽调大半，都城已虚，楚国存亡已全在于柏举一战了，吾受楚国恩遇，已别无良策，惟有拼死一战，捐躯以报楚国罢了。”

副将听了，亦不禁黯然。

沈尹戌被逼从淮水瓦埠湖回师，越过桐柏山和大别山之间的山隘，进入江汉平原，距汉水北岸的柏举，尚有百余里路，不过是一日一夜的路程了。

不过，就在沈尹戌从瓦埠湖回师开拔途中，由于距离接近，楚昭王令却射将军亲领的一万五千楚都留守兵力，已北渡汉水，挺进到柏举南面不足三十里。

孙武对楚军的调动早已洞若观火，他在帅营中听闻楚都的留守兵力，已赶抵柏举附近，便毅然决定，抢先向柏举的五千楚军残兵发动歼灭之战，然后再回师合击赶来增援的却射所统楚军。

伍子胥跃跃欲动，请纓愿为先锋，杀人柏举，把仇人襄瓦生擒活捉。

吴王阖闾却略带迷惑，问孙武道：“孙将军原来部署，不是大量诱敌入柏举，然后聚歼么？为甚此时却急于向柏举襄瓦发动攻击，这会否把回师途中的沈尹戌吓退？”

孙武道：“兵无常法，战不循规，贵在随机而变。如今沈尹戌的楚军已被调动，离开瓦埠湖，我军后方大本营威胁消除，吾便可集中优势兵力，向楚军各个击破。且郢城留守楚军亦已被调出大半，兵力达一万五千之众，加上沈尹戌所统的两万楚军，其总兵力将达四万之数，若被其于柏举会合，楚军声势大振，加上有沈尹戌直接指挥，要将之全歼便绝非轻易之举了。因此吾采各个击破之法，先吃掉襄瓦的五千残兵，再围歼却射的一万五千楚军，待解决其两部，余下沈尹戌的两万楚军，便不足为虑矣。再说沈尹戌已接获楚都留守兵力倾巢而出的情报，深知楚都已虚，留下他两万楚军亦已难成气候，必拼死赶来柏举，以期与柏举的楚军会合，以便与吾军做拼死之战。因此到目下之势，已不容沈尹戌的意志行事用兵也。”

阖闾叹道：“孙将军用兵神出鬼没，柏举破楚一战，孙子兵法，必将名扬万世啊！”

孙武淡然一笑，也并不以为意。他微一沉吟，即决然道：“左将军听令，令你率精兵一万，直捣襄瓦大营，务必速战速决，把襄瓦连同五千楚军残兵一举全歼！”

左将军慨然领兵道：“谨遵孙将军令旨，末将若放走襄瓦一兵一卒，便不算全功也！”说罢，即出营领军出击去了。

孙武又下令右将军领精兵一万，迂回到沈尹戌的楚军背后，只许楚军向柏举方向前进，不容他再向瓦埠湖吴军后方大本营退缩，右将军也领令带兵出去了。

独剩下伍子胥，孙武只当瞧不见他，伍子胥不由大叫道：“孙将军，难道你竟对我伍子胥视而不见吗？”

孙武诈作不见不闻，他向吴王阖闾道：“目下尚有更重大的一着部署，须一位智勇双全，而又极富忍耐的将领执行，可惜吾帐下已无此人才使用也。”

阖闾微一思忖，便明白了孙武言外之意，亦含笑道：“孙将军，依寡人判断，伍将军不正是这一人才吗？”

孙武微叹口气道：“伍将军果然是执行此重责的人才，可惜伍将军父仇

在身，或会按捺不住，贸然行事，破坏了吾之破敌大计，因此孙武犹豫不决，难下决心，看来惟有我自己亲自领兵前去吧！

伍子胥在一旁实在忍不住了，他一步跃将出来，向孙武发誓道：“伍子胥向天发誓，吾若不依主帅军令行事，当甘受军法处置，孙将军，这总可以由伍某领此重任了吧！”

孙武一听，这才欣然一笑，道：“孙武刚才不过以言相激，让伍将军警醒，军国大事为重，个人仇怨为次也，幸勿介怀，此行果然非伍将军莫属也！”

孙武一顿，便向伍子胥肃然道：“伍将军听令！”

伍子胥亦肃然挺立，道：“末将伍子胥在！”

孙武道：“令你统兵三万，直插汉水之滨，中途不许停留，并不须理会后方情势。抵汉水之滨后，即于江边芦苇丛中掩埋伏，待楚军抵临，即全歼之，不得放楚军一兵一卒回返楚都郢城，待全歼楚军后，可相机渡江，直捣楚都郢城。”

伍子胥一听，不由又喜又奇，喜的是孙武把破楚都的奇功留给他伍子胥领受，惊的是楚军未知是否依照孙武的调动，从汉水之滨渡江回防，若楚军不来，则他伍子胥此行便一切落空了。

伍子胥心中虽然疑惑，但孙武用兵的神妙，他已亲眼经历，也不容他犹豫，于是立刻领令，统兵三万，迅速开赴汉水之滨。

孙武把军中大将均调遣而出，帅营中便只剩他自己和吴王阖闾了。阖闾奇道：“孙将军把各大将均调遣而出，眼前的却射所统一万五千楚军，却由谁应对？”

孙武呵呵笑道：“古来兵书有云，帅不轻出，因其不擅武功格斗之故也，但孙武自忖尚可应付，偏示敌以奇，由奇入正，由孙武亲领精兵三万，围歼却射楚军，吾留下二万精兵，做战略预备，便烦请吴王统带也。”

吴王阖闾一听，会心地大笑道：“好极了，阖闾便谨遵孙将军的令旨吧！”

不久，吴军中的左将军，先建头功，不到半日，便已把襄瓦的五千残喘楚兵全部消灭，仅剩一个襄瓦，只身逃走，襄瓦也不敢返国，天地之大，无处容身，只好化装成平民，逃入郑国，从此隐居去了。

从楚都郢城赶来援救的却射楚军，刚抵柏举外围，便闻吴军已向襄瓦的楚军发起攻击，大惊之下，正欲拼死赶去柏举援救，不料却射所率的一万五千楚军，刚踏入柏举的一座山前，便见一位少年将军，身穿白色战袍，手上并无任何兵器，屹立于山腰的一块巨石之上，向却射含笑招手道：“来人想必是楚都的守将却射将军么？”

却射大吃一惊，但见白袍少年将军身周并无一兵一卒护卫，便又大感奇怪，喝道：“你是谁家子弟？竟敢单人匹马，阻吾大军去路？”

白袍少年将军呵呵一笑，道：“吾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姓孙名武，目下身任吴国三军主帅是也！却射将军欲赴援襄瓦之军，吾自然须加阻拦也。”

却射一听，不由心头一凛，他欲待不信！身边的亲兵，有见过吴军的，连忙悄声道：“却将军！此人果然是吴军主帅孙武啊！”

却射不由又惊又奇，道：“人道孙武用兵如神，看来不过是言过其实罢了！试问你欲以一人之力，阻吾大军，岂非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吗？你就算有三头六臂，今日只怕也难逃阶下之囚之厄也！不如趁早向吾降顺，为楚国效力吧！”

孙武大笑道：“却射将军所劝，十分中听，可惜却需把次序、人物倒转，降顺的是你却射将军，效力的是吴国也！你若有怀疑，且稳定心神，四面看看吧！”

孙武话音未落，四面山丘上忽然炮声四起，旌旗万千，四面扬飘，遮天蔽日，也不知有多少雄师隐蔽。

却射仍故作镇静，冷笑道：“莫非这是吴军无兵可用，以空壳主帅，上演空城之计么？”

孙武一听，不由大笑道：“空城之计，乃棋差一着，失算之下勉强行险，吾用兵贵在知彼知己，岂会施此冒险之计？”孙武说时，手中忽然跳出一面红色小旗，向四面一挥。

只听隆隆巨响，不绝于耳，四面山丘之上，冒出数万吴兵，手推战车，战车上满载滚石，如雷轰鸣，齐声大喝道：“吴军孙武，玩敌于掌，死地楚军，还不投降？”

却射神色寒凛，无言以对。

孙武含笑道：“却射将军，目睹此景，还不觉悟？吾之令旗一挥，战车

滚石，将如山洪暴发，你一万五千楚军，尚图侥幸吗？吾不欲杀生，因此留一条生路给将军的一万五千军，只要将军降顺吴国，吾保证不伤楚军一兵一卒，更善待用之。”

却射此时已知孙武所言，绝非恐吓，两军对垒，自然以消灭敌军为上策，只要他一声令下，山上战车滚石冲下，犹如山洪，片刻便可把自己的万五楚军将士淹没了！但他又心有不甘，痛苦地大叫道：“吾陷危境，无话可说……但如此不战而降，吾心实感不甘！孙将军，听说你用兵如神，为甚大违兵书所训？不来个真刀明枪，彼此厮杀一番？你用的是什么可怕兵法？”

孙武大笑道：“用兵无常法，在于随机应变也。因循守旧，死抱教条，不知消化，招亡之道也；不知用兵之害者，不知用兵之利也。故善用兵者，屈其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却射将军你可明白？”

却射不由又喃喃叹道：“果然是不战而屈敌之兵……如斯用兵如神，楚军焉能不败？吾又怎忍置万五子弟兵生命不理？但吾身为楚国大将，楚国素来以武扬威，今日不战而降，岂非被万世耻笑吗？哎，两难之局，教吾如何处置？”

孙武知却射的心中痛苦，乃源于古训的为将之道，以及尚存“楚国武力甲天下”的旧观念，他不由微微一笑，向却射道：“将军之意，乃痛于为将者非败于武力之下，是么？”

却射的心思被孙武一口道破，不禁大叫道：“果然如此！若能与吾真刀明枪，打个痛快，胜负生死吾亦决无遗憾！若如眼下绝境陷阱，吾虽败而不甘也！”

孙武呵呵笑道：“好！吾成全将军心愿吧！为令你心服口服，吾更不动一刀一枪，与将军的神勇武力相斗，且看武力是否足以甲天下也！”

孙武说罢，即毫不迟疑，身形一晃，形如鬼魅，已闪到却射将军身前不到一丈，徒手挺立，面对楚军这千军万马，神态飘逸，犹如天上闲云、地上野鹤。

却射见状，心中不由又奇又惊又佩，他喝道：“孙将军竟欲以赤手空拳，与吾决一死战吗？吾若以真刀明枪取胜，你会心服吗？”

孙武笑道：“放心，放心，却射将军只管尽量施展你的神勇武力，若能胜我，吾必服也。”却射见孙武如此托大，轻觑自己的神勇武力，不由大怒，

他一跃上前，手执一柄青龙偃月刀，舞动如雪花，便向孙武卷来。

孙武微微一笑，默运“后羿神功”护体，身周立刻布出一道气墙，犹如铜墙铁壁，任却射的大刀抡劈，他却巍然不动，其状便有如一位娃儿，在武林高手面前舞枪弄剑，十分有趣，亦十分可笑。

却射一连向挺立不动的孙武，劈出七七四十九刀，走了三十六路招数，什么“雪花盖顶”、“刀劈华山”、“鬼斧神刀”每一招均可立斩敌于马下，可惜施于孙武身上，却有如泥牛入海，了无声色。

却射又怒又气，大叫道：“孙武！你任吾斩劈，并不还手，是甚见鬼招数？若然如此，吾惟有不战而降，但吾心依然不服！”

却射话音未落，孙武右手忽地一抬，右手中指，隔空射向却射劈来的大刀。却射但感握刀手腕一震，几乎把握不住，大刀好像要脱手而飞！他心中大骇，连忙握紧刀柄，回刀一瞧，更心胆俱裂，原来大刀刀身正中，已被射穿一孔，透刀而过，射铁而穿！却射心中已然明白，孙武故意射刀不射人，以向他示警，同时亦不欲伤他，以存他的名声。

却射握刀怔怔地不动，犹如马上的泥塑木雕，好一会，他忽地抛刀下马，拜伏于孙武身前，道：“孙将军非人乃神，却射败于将军之手，虽败犹荣矣！请将军收降楚军万五士卒！”

孙武欣然一笑，伸手向却射一招，却射但感一股浑厚之力，把他的身子升托而起，孙武向他笑道：“却射将军请起！你今日之败，非战之罪也。楚军既愿降顺，请将军传令，列队入吾军大营，以便按吴军编制重新收编！愿为吴国效力者发配刀枪武器，不愿降者，放下武器，发给粮草，任其自去。”

却射依言传令，一万五千楚军，愿为吴国效力者达一万三千人，余下的二千余众，孙武果然发给粮草，任由安全离去。兵不血刃，便把楚军万五人，全部瓦解，更反过来大大增强了吴军的力量。

却射愿留下来，为吴国效力，孙武对他竟然十分信任，当即任他为帅营副将，跟随他的身边护卫，形同他最信任的亲兵亲将。

却射心中又感又佩，却又迷惑，他私下曾问孙武，为甚如此信任他这位归降楚将？

孙武含笑道：“你浓眉大眼，印堂开阔，据此吾便知你乃大义大勇之士，既真心降伏，岂有异心？为将帅者，若不能知人善用，焉能统御百战百胜之



师！”

却射不由倾心拜服。孙武身边有却射这位亲将，对楚军的态势、兵力布防，更了如指掌。孙武当即修书函一封，派降吴的楚军直接送入沈尹戌的军中，以做下一步的惊人部署。

沈尹戌所统两万楚军，正火急开赴柏举途中，当他距柏举尚有五六十里时，忽闻柏举的襄瓦五千楚军，又被消灭殆尽，襄瓦本人亦已潜逃，不知所踪。而却射所统的万五楚军，已渡过汉水，开抵柏举。

沈尹戌接报，不由又惊又喜，惊的是孙武用兵，当真神出鬼没，利用襄瓦之手，把楚都留守兵力，调到柏举；把他沈尹戌调离吴军的后方大本营瓦埠湖，然后即毫不犹豫，把襄瓦的五千残兵吃掉，置楚军于四分五裂，两面空虚的绝境之中，但喜的却是襄瓦已经败亡，楚国从此少了一位误国奸臣，往后便可按他沈尹戌的战略行事了！

他因此立刻下令大军停止前进。他打算趁柏举的却射楚军缠住吴军主力之际，迅速回师瓦埠湖，先把吴军的后方战船毁灭，断其退路，令吴军军心动摇，再寻机破敌。他深知只要争取到十日时间，北部的楚军主力回师，楚国便可转危为安了。

沈尹戌思忖一会，正欲下令大军回师，迅速奔袭瓦埠湖。不料就在此时，却射军中的楚兵，已送来书函一封，书函竟是吴军主帅孙武所手书，沈尹戌瞧了，不由一阵心胆俱寒。

只见孙武在书函中写道：“书呈沈将军大鉴 送书之人即你楚国之军 柏举楚军，已不复存矣，将军所统两万兵力，尚欲何为？如今楚都郢城兵力已空，都城已成吾囊中之物，国都既破，国君被掳，将军将何颜于世？不若趁早降吴，免添两万白骨冤魂，是战是降、何去何从？望将军速做定夺。孙武谨书。”

沈尹戌阅书，加上送书函来的，恰好是却射军中的士卒，也不由他不信，他因此连偷袭吴军后方的信心亦失去了。因为他深知，目下楚都郢城，守城楚军兵力已不足五千人，犹如空城，如何抵挡吴军的十万雄师？而都城若破，昭王被掳，沈尹戌便是楚国的千古罪人，就算他偷袭瓦埠湖吴军战船得手，亦功不补过之万一了！

沈尹戌眼前尚有一条路可走，便是置国都、国君不顾，掉头就撤，与南

下途中的楚军主力会合。但若后方国都被破，国君被掳，他又有何面目于楚军中立足？

因此沈尹戌自知，摆在他面前的，惟有拼死与敌周旋，舍身报国，保国都、国君周全而已。

沈尹戌仰天长叹一声，也不降罪送信前来的楚军降吴士卒，任其离去。然后即决绝地下令道：“传令下去，大军全速南下，不必理会任何险阻，抢渡汉水！赶返郢城助王护都！”

副将劝道：“将军南下，必已在孙武的算计中，岂非九死一生么？将军三思！”

沈尹戌长叹一声道：“吾取胜之略，已被襄瓦破坏殆尽，事已至此，吾尚敢奢望全身而退吗？吾亦知此行南下，或会中伏，但目下之势，舍此已别无他途，惟有一死以谢天下了……你不必随军而行，快轻装便道，赶回郢城，保护昭王先行离都隐蔽，以待北部主力抵临吧！”

副将接令，无奈拜辞而去。

# 鞭尸噩梦

## 第十七回

沈尹戌毫不犹豫，率军直扑汉水北岸，途中绕过柏举屯驻的吴军主力，运用金蝉脱壳之计，南渡汉水。

果然一切顺利，兼程前进，走了一天，虽然人困马乏，但总算避甩吴军，汉水已在前十里不远了。沈尹戌心中不由暗道，今回总算侥幸瞒过孙武的耳目……

就在此时，前锋火速回报，说汉水河岸，发现吴军的旌旗，也不知有多少人马埋伏！

沈尹戌大吃一惊，连忙驱车上前，一望之下，不由一阵冰凉。但见吴军旌旗，遮天蔽日，于汉水沿岸列成弧形大阵，正好把两万楚军困于弧形之中，沈尹戌正感惊骇，吴军阵中，一员将领，黑袍黑马，骤然而出，一面轰然大笑道：“沈尹戌，你虽善于谋略，但怎能瞒过吾军主帅孙武的算计？孙武料事如神，着吾在此已守候将军多时也！来来来，伍子胥且与你大战三百回合，以存沈尹戌你一生英名吧！”

沈尹戌不由绝望地长叹道：“孙将军不但用兵如神，连敌之军调动亦握于股掌，如此能人，沈尹戌败于其手，亦总算不枉吧……”

沈尹戌说时，已驱车疾上，与伍子胥大战起来。沈尹戌精于谋略，但武功并不太高强。在伍子胥手下，不到五十招，便已左支右绌。但伍子胥念他是一条好汉，故意留下破绽，让沈尹戌反攻，双方因此缠斗了近二百九十九招。伍子胥忽然大声道：“沈将军已尽全力，败亦非将军之罪，何不降顺于吴，为吴军效力？”

沈尹戌亦知伍子胥故意留有余力，让他保存一生英名，他仰天长叹一声道：“吾于吴国难展所长，故而去楚，楚君待吾不薄，岂忍于存亡时刻离叛？况且吴军如今人才济济，论智谋吾不及孙武，论武力吾不及伍将军，降吴有何益处？惟有一死以谢楚国礼遇吧！”

沈尹戌话音未落，空门大开，以胸膛仰上伍子胥的银枪，登时一枪穿胸

而过，亡于车上。

两万楚军正与吴兵做困兽之斗，眼见主将已亡，登时军心涣散，或死或逃或降，眨眼便已烟消云散。伍子胥念沈尹戌的忠勇，下令不得损伤沈尹戌遗体，原车押送回营，以军中之礼就地埋葬。

然后伍子胥即下令大军南渡汉水，直扑楚都郢城。大军马不停蹄，星夜兼程，数百轮战车浩浩荡荡直扑郢城。

沿途湖泽苇叶上凝着寒霜，拉着战车的马，粗重的鼻息喷出蒸腾的热气，在鬃毛上凝成一层白白的寒霜。

郢城越来越近，沿途却没遇上什么抵抗。伍子胥复仇心切，下令全速向郢都逼进。伍子胥的战车，越众而出，直驰郢都城下。但见郢都四门洞开，没有一兵一卒把守。伍子胥的战车不由猛地顿住，不敢贸然驰进。

伍子胥心道郢都城高墙厚，护城河水深池阔，偌大楚国，堂堂大国之都，岂无兵卒守护？莫非埋伏于城内，引吾入伏么？眼前复仇在望，伍子胥却忽而珍惜生命了，他为报楚国杀父之仇，已辛苦了十数年，岂能功败于垂成呢？

伍子胥思虑之际，后面已有两辆战车疾驰而至。原来是吴王阖闾、主帅孙武，随后率吴军主力赶到。

孙武见状，即含笑问伍子胥道：“伍将军已全歼沈尹戌楚军，建立奇功，为甚于楚都门前，却徘徊不进？”

伍子胥道：“吾乃楚国旧臣，深知楚都防卫森严，无论如何尚有三万兵卒可用于守城，怎会如此城门洞开？恐怕中伏，损吾军力，因此不敢轻进。”

孙武凝视城中一会，便微笑道：“伍将军，此城必无埋伏。”

伍子胥奇道：“孙将军凭何判断？”

孙武微笑道：“城中高木，鸟儿静栖，鸣声不绝；城墙鸦群起落，从容徜徉；城上旌旗凌乱，城中隐闻惊慌聒噪，此皆非有伏兵之象也。”

伍子胥不由点头叹道：“据物象而知敌虚实，孙将军不愧察天、悉地、辨人之一代兵法大师也！伍子胥就算不服于天下人，却不能不向孙将军拜服啊！”

孙武淡然一笑，即令伍子胥仍做前锋，驱车入城。沿途果然空虚寥落，而且的确是一座已被遗弃的空城。伍子胥又佩又恨，佩的是孙武料敌如神，

恨的却是楚昭王已离城遁去，楚平王的杀父之仇，不能由楚平王的儿子楚昭王偿还了！

吴王阖闾亦随后进城。但孙武却坚决率中军留驻城外，不肯入城歇息。阖闾虽劝过他几次，却不能说动孙武，无奈只好自己率军人郢都城。

吴军人楚都郢城，吴王阖闾即据占楚昭王之宫，以及宫中的娇妻美妾。而伍子胥则要疯狂搜挖楚平王的陵墓，誓要在他身上狠报杀父之仇。

伍子胥报楚平王杀父杀兄之仇，分作两方面。一方面他特意把楚平王的美妃伯嬴向吴王阖闾推荐，让阖闾宿淫楚平王的妻妾。阖闾不由也被伯嬴的美色迷住，把伯嬴及众美妾接入他在楚宫的卧室，用强力全部淫辱。事后，伯嬴及众美妾，耻于受辱，全部自杀殉节。阖闾因此但感心神恍惚，犹如刚与“死尸”合体，十分无趣，性情亦变得乖戾多疑，连他最信任的孙武，亦生疑心了。

伍子胥疯狂搜挖楚平王的陵墓，这是他复仇的另一面。他的心胸已被仇恨之火填塞，生不能擒平王执仇，死了也要掘墓鞭其尸雪恨。

伍子胥把亲兵全派了出去，四处打探楚平王的陵墓。亲兵的回报，却令伍子胥十分惊奇，因为据报楚平王的陵墓竟有六座之多，而且均位于楚都郢城郊华容章华台上。

伍子胥是楚国旧臣，知悉历代楚王，均只有一座陵墓，因要据占风水宝地，以荫佑子孙；为甚此时却一下子冒出六座楚平王的坟墓？楚平王的身体只有一具，难道他会分身下葬不成！

伍子胥心中又奇又怒，他亲自驱车赶到华容章华台，四面一看，但见章华台形势极为雄峻，章华台高耸于凤凰山巅，八岭、纪山、雨台诸山由西迤北至东，岗峦起伏毗连，四面环绕；山上林木葱茏，东望长湖，烟波浩渺，山水回环，极有气象。

在章华台楚王墓地中，果然有六座坟墓，均耸立着巨大石碑，上刻“楚平王陵寝”五个大字。

伍子胥的亲兵是吴国人，迷惑地道：“伍将军，楚平王尸身只有一副，为甚要立如此多坟墓？”

伍子胥咬牙恨道：“这叫‘疑冢’，真真假假，教人难分，目的是掩护真墓。楚平王这昏君，生前干尽坏事，杀害无数忠良，死后怕仇人坏他陵寝，

才布下这等掩人耳目的疑冢欺世。但凡英明君王，胸怀坦荡，绝不须置此疑冢掩护其身后事也！”

亲兵道：“如此六座坟墓，该挖哪一座为真呢？”

伍子胥冷笑道：“嘿嘿，昏君的疑冢虽多，却怎挡吾千军万马？速调大军一千前来，把六座昏君墓全挖掉，且看昏君你如何隐遁真身！”

很快，一千吴兵便赶到了，分作六队，同时挖掘六座楚平王陵寝。伍子胥亲自在现场督察，只待挖出楚平王的真身，便可以狠狠地泄恨。

不料六座坟墓挖开，棺枢内仅是尚未腐烂的衣冠，却没任何尸骨。显然，六座陵寝，均是假的疑冢，世称衣冠冢。

伍子胥几乎气疯了！他站在章华台上，咬牙切齿的大叫道：“伍子胥就挖平楚都一百里，亦要把昏君的真身挖出来！”

就在此时，忽见一位老人，走上章华台，欲向伍子胥接近。亲兵见是楚国之人，立刻阻截。老人说，吾正要找伍大夫，以报吾一家父子兄弟五人之仇！

伍子胥一听，心中一动，便令亲兵放老人走近。伍子胥道：“老人家是谁？报谁人之仇？”

老人道：“伍大夫报的是父兄被杀之仇，我报的却是父兄弟五人之仇，仇人却与伍大夫一般无异啊！”

伍子胥大奇道：“老人家并非朝中官吏？什么地方得罪了楚平王这昏君，他要杀你父兄弟五人？”

老人不答，却忽然道：“伍大夫不是欲寻楚平王的真身墓么？”

伍子胥惊喜道：“是啊！老人家知道其所在吗？”

老人道：“当今之世，除我老不死外，只怕已无人知悉此秘密了！伍大夫若欲知悉，便随我来吧！”

伍子胥半信半疑，但也不敢不跟随前去。他带了数名亲兵，请老人带路。出了郢城东门，向城郊奔去。距郢城二十里外，忽见一座大湖，横在眼前，烟波浩渺，此湖的名称，连伍子胥也不认识。

老人却伸手向湖心一指道：“这叫‘寥落湖’，楚平王的陵墓，便隐于寥落湖中！”

伍子胥大吃一惊，道：“怎有可能？陵墓隐于湖中？如此王室重秘，老

人家为何知道？”

老人长叹一声道：“实不相瞒，吾即当日有份参与湖中建造楚平王陵墓的石工之一，亦是惟一幸存的石工啊！”

老人把当年的重大秘密说了出来。

原来当年楚平王因心疾而亡，急召数十石匠赶制石棺，做楚平王的棺柩之用。老人父兄弟六人，世代皆为石工，工艺绝佳，因此均被召入禁地，参加制造石棺。老人父兄弟六人，自进入禁地，便严禁进出，一日三餐有人送饭前来，连向家人报讯亦不准许。

不久石棺制好，由兵丁押运到寥落湖畔。老人但见湖水已被截断抽干，湖心中已被挖去稀泥，露出一座庞大的湖底石室。

接而，数十石匠，便被兵将押着，抬石棺入石室，一切妥当，却被困于石室，再不许离开。老人在家中行第三，心性最好奇，见不许离开，便在石室中到处查看，但见石室营造十分精美，整体呈圆形，犹如一座湖心地底之墓。老人心中大骇，暗道：若然这是墓地，吾等被困于此，岂非为了保密，要被生埋葬吗？他大惊之下，欲向父兄弟五人报讯，设法逃走不料石室布局十分巧妙，老人心中惶急，不及细辨，竟错走生门，转出石室入棺时向外通的秘道，他侥幸逃得生命。但他欲再进去，向石室中人报讯时，已太迟了！

老人泪水纵横，悲怆地道：“此时楚平王的尸身，已运入石室，装入石棺！人口立刻被封，随即湖水放进，吾父兄弟五人，连同数十石工，从此便被活埋湖底石墓中了！”

伍子胥目中怒火烧灼，厉声叫道：“昏君生前杀人无数，不料死后仍要害人陪葬！吾誓挖出其身，亦为冤死石工报仇雪恨！”

伍子胥立刻调来三千兵马，由老人指点，按当年的施工程序，排干湖水，湖心中果然露出一座庞大的石室。

石室构造十分严密，不见门户，兵士用斧锤，亦难动分毫。正束手无策间，老人走上前去，伸手向石室的活门一按，石室发出一阵隆隆巨响，一面石壁移开了来，石室门终于打开了。

伍子胥为免人多忙乱，只由老人引领，自己独自进入石室。老人带引伍子胥，于石室中走了一圈，只见石室的一角，横七竖八散了一地骸骨，想必是当年被活埋的数十石工，也不知哪是老人的父兄弟的尸骨了。老人无奈，

只好把所有尸骨全部收集起来，装入一个事先带来的大布袋，以便带返上去觅地安葬。

伍子胥深知丧父兄弟之痛，也不加阻拦，更亲手助老人收拾骨骸。

待一切妥当，老人才引领伍子胥，抵石室的正中，开启一道活门，里面露出一座石棺。老人跪了下去，向石棺拜道：“吾为楚国子民，原不该毁君王之体，但父兄弟五人被你所害，死无葬身之所，不能不借伍大夫之力，入室收拾先父兄弟的遗骸安葬！吾在此向你叩拜，以尽子民之心。”

老人拜毕，即一跃而起，伸手向石棺一指，道：“伍大夫，这便是楚平王的真身所在！一切你自行定夺。吾身为楚国子民，此行已属不该，不敢再目睹君王尸身被毁，只好先行向伍大夫告辞了！”

伍子胥忙道：“有劳老人家指点仇人所在，正要重重赏你，为甚急于离开？”

老人凄然一笑，道：“吾能拾回先父兄弟遗骨，已心满意足了，尚敢奢望什么赏赐么？吾心中愧对先王，亦决计不敢受此赐赏啊！”老人说罢，抱起装满骸骨的大布袋，便决然地离开了。

伍子胥此时也无暇理会老人的去向，因为他的心，此时已被怒火塞满了。杀父杀兄的仇人尸棺，便在眼前，他为此苦苦奋战了十多年的复仇大计，眼见便可达成了！

伍子胥怒火攻心，神力奋发，伸掌便猛地向石棺拍去。他这一掌已积聚了十多年的仇恨之力，其力度之猛，足可劈山裂石！

石棺被伍子胥一掌拍下，棺盖应声而碎！棺内躺着一位身穿大红龙袍、头戴帝王冠冕的老人，颜色如生，颌下甚至长出乌黑的新须！

伍子胥目睹之下，不由浑身一震，但迅即被怒火烧灼，戴指痛骂道：“昏君！你生前有眼无珠，不辨忠奸，听信谗言，重用奸佞，杀害忠良，更杀人无数！你有今之耻，正是你自作孽不可活，更祸及子孙！”

伍子胥正狠狠痛骂之际，也不知是否他的声如洪钟，震动了棺柩，怪异之事突生！

躺在石棺中的楚平王，忽地挺身而起，胡须上翘，尸口一张，喷出一道浓烈的黑气，直喷到伍子胥的头脸上！

伍子胥但感眼前一黑，双腿发软，竟不由自主向楚平王的尸身跪倒……



伍子胥迷糊之际，心中忽感一阵灼痛，因为他猛地忆起当年父兄被杀的惨状，仇恨之火沸腾，竟令他迅即清醒过来。他的心情变得更暴躁，毫不犹豫，伸手猛地一抓，执住楚平王尸身袍带，提了起来，猛力向石室地上一摔，叭嗒一声，楚平王的尸身重重地摔在石板上，不再动弹，胡须也不再伸张。

此时，伍子胥的亲兵亦随后进来，伍子胥从亲兵手中夺过一根已准备了十几年的重鞭，咬牙切齿，便向楚平王的尸身猛抽起来。

伍子胥一面狠狠抽打，一面咬牙切齿地痛骂，其状有如被仇恨之火烧得疯了。伍子胥自己也不知抽打了多少鞭，直到楚平王的尸身，已被打得骨现肉拆，才猛地把重鞭朝地上一扔，向亲兵下令道：“将此重鞭，连同昏君尸碎，抛入湖中淤泥，让其永沉湖底。”

亲兵奇道：“伍将军此鞭，听说花了重金，以巨蟒之皮制成，名为复仇之鞭，为甚竟把它抛弃呢？”

伍子胥此时但感一腔怨恨之气，已得宣泄，十分畅快，大笑道：“吾奋战十多年，正是为今日之鞭抽杀父杀兄之仇人，如今夙愿已偿，大仇得报，还留此复仇之鞭做甚，快将此不祥之物抛弃吧！”

据传说亲兵把楚平王的碎尸，一一收拾，搬出去扔到湖底。但伍子胥那条“复仇之鞭”，虽然被扔到湖中淤泥掩盖，不久却突然于湖底发出青绿之光，射出湖面。有楚人路过湖畔，见状十分惊奇，以为湖底藏了什么宝物，于是不顾凶险，下湖打捞，终于把“复仇之鞭”又挖了出来。更奇的是，每当楚国有凶难，这条“复仇之鞭”便会跳动不止，据说这条“复仇之鞭”因沾了伍子胥的复仇之火，又沾了楚平王的肉身之灵，所以每当楚国有难，便会既似欢欣，又似激奋。到了战国末年，秦国一统天下，秦始皇攻陷楚国，欲寻这条“复仇之鞭”，但已失踪不见，据楚国野史记载，这条“复仇之鞭”在世上现身了近百年，在楚国亡时，忽然自动跳飞到寥落湖中去了。

伍子胥大仇已报，心情十分畅快。不过当晚他返回他在楚都郢城的府第时，却辗转反侧，根本难以成寝。一连数晚均如是，伍子胥晚晚失眠，心情变得十分烦躁。他亲兵见状，对伍子胥劝道：“听说孙将军不但精于兵法，且善察天、悉地、辨人，伍将军既有此困，为甚不去向孙将军探问原因呢？”

伍子胥一听，不由欣然点头，因为他深知，要解释他心中的疑难，的确只有孙武了。

于是伍子胥第二天便策马出城，一直赶到孙武于城郊的驻地螺祖庙。伍子胥进庙中，只见孙武正仰天沉思，不知正思忖什么。

伍子胥连忙上前拜见，孙武此时仍是吴军主帅的身份，伍子胥按礼须行参拜之规。孙武一见伍子胥，却不待他参拜完，便惊讶地道：“伍将军此行何去？命宫印堂，怎的黑气如此旺烈也？”

伍子胥一听，便知孙武一眼便已窥破他的秘密行踪，心中不由又惊又佩，他也不敢隐瞒，当下把他如何挖掘楚平王的陵墓，如何于寥落湖底，发现了楚平王的墓陵，又如何毁棺，如何异事突生，一一向孙武说了。

孙武听罢，神色不由一阵惋惜，又微叹口气，似乎已由此而判断出什么惊人异兆。

伍子胥忙道：“孙将军发现什么了？”

孙武道：“按伍将军所作所为，所经所见，楚平王身上的煞气，已转移到伍将军身上了，此后将十分可怕，一切须小心行事。”

伍子胥不由大吃一惊，忙道：“孙将军，为什么为甚楚平王这昏君死了十多年，仍会作祟呢？”

孙武沉吟道：“寥落湖非王陵之地，再者石室深沉湖底，阴煞之气更重更烈，此所谓养尸之地，因此楚平王的尸身久而不化，其身亦积聚了十多年的阴煞之气，十分可怕，连他的子孙国运，亦被其身上阴煞之气克衰，变得十分虚弱，因此才有佞臣襄瓦弄权误国，令楚国一朝败亡也。伍大夫不慎开棺，被其阴煞之气所冲，你祖宗于吴地灵岩山所荫的微弱龙气，亦被冲淡，伍大夫日后的气运，只怕会生逆转，一切小心谨慎。”

伍子胥半晌无言，好一会才呵呵笑道：“将军百战沙场死，管它什么气运不气运，倒是楚平王这昏君，生前误国，死后又葬身阴煞之地，祸延家国子孙，当真死有余辜也。”

孙武却微一摇头，道：“虽然如此，但楚平王的阴煞之气，却因伍大夫你的复仇，部分已入你体，其余便因湖中寝墓被毁，尸碎抛落湖底，其阴煞之气亦因此而被消灭化解，不能再遗害其熊氏子孙，楚国熊氏子孙国运，因此而或生逆变了。”

伍子胥一听，不由又奇悔，忙道：“那熊氏子孙的国运，是变好还是变坏？若然变好，那岂非我伍子胥误打误撞，虽然大仇得报，却反过来又助了

昏君子孙的一臂之力吗？”

孙武沉吟不答，心道：吴国君臣，于楚都所作所为，吾已一一尽悉，毁人宗庙，淫人妻室，又仇及死人，令楚人十分痛恨，凡此种种，已生内在祸根，物先自腐而后外侵，内部生变，外变亦在即也，楚昭王尚在楚地，身边有申包胥、子期等忠臣随行，楚国人心已重附国君，一切皆预兆其国行将重振。可惜吴王因破楚都，而志得意满，只图淫乐，不思奋进以竟全功，为将者又各怀异心，只顾一己私事，不知军情已生异变，吾劝谏吾王之“胜不骄，败不馁”良言，又只当耳边之风，更将统军大权收归己手，如此下去，岂有不自取其败之理也！孙武已知是吴军面临危机，楚国国运行将重振，可惜吴王阖闾只顾享乐，甚至连他数次求见也充耳不闻，他因此甚感无奈，已有功成身退的念头。他也不再向伍子胥多言，只劝他小心留意四周军情，设法令吴王阖闾清醒，便与他告辞了。

伍子胥心中疑奇参半，但也不得要领，况且吴王阖闾的淫乐，是他为了复仇，报复楚平王，而一手造成的，他又怎好向阖闾开口劝谏。

伍子胥离开后，孙武仍然呆在螺祖庙中的中军大营，默默沉思，他此时心情十分矛盾，既欲令他的“兵法十三篇”彻底施展，令吴国取得全胜，但又因吴王阖闾身边的君臣生骄，而无法施为，也不知是去是留。他不由喃喃地道：“师父啊师父！你与孙武一别十年，现下你到底隐于何处？为甚不肯现身与我相见，告诉我孙武该如何面对目下的两难局面。”

就在此时，孙武耳际突闻一缕破空啸鸣，他立生警觉，却依然一派从容镇静。

“有刺客！”中军营外的亲兵惊叫一声。

叫声未落，一名蒙面清秀身影，已掠入营中，身形一晃，已避开亲兵刺到的长剑，又呼地刺出一剑，快如闪电，直向从容不动的孙武前胸射至。

孙武微微一笑，口中含笑轻喝：“侍卫不必惊慌，且退出营外，一切我自会应付。”一面疾伸二指，在刺来的剑尖抵胸不及一寸时，险险的夹住了，刺来的利剑剑尖一旦被夹，便休想再移动分毫，甚至握剑的蒙面清秀身影，亦忽如泥塑木雕地僵住了。

亲兵起初尚不敢离开，但忽然醒悟，刺客的身形似乎是一位女子，又知孙武神功盖世，足可应付，不知他与这刺客女子有甚瓜葛，无奈只好退了出

去。

中军营中，便只剩孙武，以及那僵立不动的蒙面刺客身影。

孙武此时才含笑轻喝道：“好啊！你这军中女执法令，竟敢以下犯上，行刺主帅，该当何罪？倒是你这一身轻功身法、出剑之势，与昔日判若两人，你到底有甚奇遇了？”原来孙武刚才乍闻营外破空啸鸣，听音辨形，便已知来者是谁了。

孙武判料如神，蒙面刺客果然是吴军中，孙武特别留她在瓦埠湖吴军后方大本营，负责防守重责的军中女将军吴仪。吴仪的身份被孙武一口喝破，再无法伪装顽皮下去，无奈后跃一步，伸手掀去蒙面巾，格格娇笑道：“吴仪行刺主帅又如何，谁叫这主帅把人抛在千里之外，便不再理人生死成败呢？但此行一剑并非我本意，只是有人教我：只须以此身法进营，又再如此刺出一剑，主帅孙武便必定不敢拒见，亦不敢以主帅身份降罪于你，我因此才姑且一试罢了！”

吴仪说罢，这才依军中之礼，欲向孙武参拜。

孙武果然不但不生气，反而神色十分欣喜，他伸手向吴仪一托，一股柔力把吴仪托住，并不让她参拜，连忙道：“不罪，不罪，孙武哪会降罪于你？只是吴姑娘快告知，教你此晋见之法的人，是否一位不知年岁的奇人？此人是否神功盖世，又精于兵法，更有洞天彻地之能呢？你只须如实告我，我便决不会怪罪于你，不但不怪，孙武还十分感激你前来报此喜讯呢！”孙武情急之下，连说话也显得有点婆妈口吻了。

吴仪却不但不笑，俏脸儿反而十分惊奇，她怔怔地望着孙武，好一会才喃喃地道：“天啊！远隔千里，他如何好像置身瓦埠湖中，犹如亲历其境，把一切秘密均窥透了，孙……将军，你……你到底是人？是神？是仙呢？”

孙武见状，察言辨色，便知自己的推断准确了，他不由十分兴奋，一跃而起，执着吴仪的玉手，急道：“吴姑娘，快告知我，此人是否姓白？自号白石公呢？你快告知我！”

吴仪一听，不由十分奇怪，俏眼亦瞪圆了，道：“孙将军识得白石公么？你怎会认识他？”

孙武一听，便知吴仪所遇的异人，必定是他的恩师白石公无疑了。他不由欣然一笑，道：“白石公是我的授业恩师，我又如何不认识？而且，你刚

才进庙的身法，以及出剑的招式，正是师门的‘八脉气剑’演化而成，我耳闻目睹，便知你与师父他老人家极有渊源了，但不知师父他老人家何在呢？你又怎懂得师父的独门武功呢？”

吴仪这才知道，白石公教她以这等方式晋见的原因了，因为世人任何事皆可忘，但师门武学是永世不敢忘却的。她不由含嗔带笑的道：“他老人家自然是代我镇守瓦埠湖啦！不然我为甚可以不远千里前来见你？你把我撇下不理，敌军三番数次逼近瓦埠湖，我在瓦埠湖的兵力只得三千，且领兵的多半是出身宫女的女将，如何迎战三万精锐楚兵，我几乎被吓死了，无奈只好与众将士誓约，人在吴军后方大本营在，决不许楚军把我退路毁掉！”吴仪忽然一顿，似对当时的危急情势仍心有余悸。

孙武急道：“那后来如何了？”他也不说自己其实已虑及瓦埠湖的安危，派军迂回，威慑楚将沈尹戌，令他不敢轻举妄动。

吴仪此时忽地格格一笑，十分欣喜的道：“就在此危急关头，我的军帐中忽然飘入一位奇人，不知年岁，也不知来历，他自称自愿前来助吴军主帅孙武一臂之力，以奇法守卫瓦埠湖吴军后方大本营。我一听便十分奇怪，此人怎的对吴军的战略部署如此清楚呢？我问其身份来历，他也决不肯透露，只说世人称他为白石公，又说区区两万楚兵，并不在他眼内，他以三千兵力，便足可以奇法保住瓦埠湖了，后来他教我于瓦埠湖中广布奇法大阵，安慰我说，楚兵不来袭是其福气，否则必教彼等战船兵力，有来无回，永困瓦埠湖奇法大阵之中，你说此人是否有洞天彻地之能呢？”

孙武这才知道，楚将沈尹戌，之所以不敢贸然进攻瓦埠湖大营，原来是难以识破湖中的奇法大阵奥秘，否则虽然自己派军迂回威慑，但若沈尹戌不顾一切，先断吴军退路，毁掉瓦埠湖吴军后方大营，那自己的“千里大迂回入楚”战略，是否可如此顺利，依然是未知之数呢，他心中因此对师父白石公暗助他十分感激，爱屋及乌，他对吴仪这位女将，亦因此而特别喜欢。

# 两袖清风

## 第十八回

此时，孙武心中又一动，暗道：师父既连他的独门神功“八脉气剑”亦传授于她，那师父便是她的师父，她岂非成了自己的师妹了么？孙武推算及此，他对吴仪不由又添了一份亲切，在他心中，吴仪已非他的下属，而是一位美丽动人的俏师妹了。

吴仪见孙武沉吟不语，以为他不高兴她撤下瓦埠湖的军务，千里之遥前来见他，便连忙解释道：“孙将军，未将知楚军已被消灭，楚都亦已被攻占，瓦埠湖已十分安全，才敢前来晋见，而且，此行亦是奉了白石公前辈的指令，未将并非擅自行动！”吴仪之意，乃是暗示孙武若要治罪，便须连白石公亦一并发落，而白石公却是一面十分坚固的抵挡牌啊！

不料孙武一听，却含笑道：“吴仪姑娘，你在白石公前辈面前，称他老人家什么呢？”

吴仪道：“白石公前辈曾授我武功及阵法，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自然称他为师傅啊！”

孙武又含笑道：“那师傅门下，比你先入门的男弟子呢，又如何称呼？”

吴仪不假思索便快口道：“那自然是称大师哥噢 咦？”她冰雪聪明，忽然一顿，登时领悟了孙武的心思，俏脸不由一红，微嗔甚欢欣的笑道：“孙……将军既然是白石公前辈先入门的大弟子，你岂非便是我吴仪的师哥了么？好啊，你绕了这么个弯儿，不外想我称你一声孙师哥、武师哥、大师哥，是么？”她忽然变得娇嗔，神情已非下属，而是亲如兄妹的师兄与师妹了。

孙武欣然一笑，道：“师傅他老人家既肯授你武功阵法，便即视你为徒弟了，孙武果然便是你的师哥，你亦变成我的师妹啦。”

吴仪一听，不由大喜，暗道：能拜白石公这位奇人为师，更有孙武这位一代兵法大师为师哥，这比君王的什么封赐、什么荣华富贵，更令她欣然快乐。她向孙武盈盈的一笑，格格笑道：“是，那吴仪便拜见孙武师哥啦！”

孙武亦欣然笑着伸手相扶，含笑道：“吴师妹不必多礼，快告知师哥，师傅他老人家可有甚吩咐吧！”

吴仪这才记起白石公临行对她的密授传话，她也不敢顽皮了，连忙收敛笑容，悄声道：“师傅他老人家说，他于瓦埠湖夜观天象，但见楚国原来浓烈笼罩的黑煞之阴气已渐散化溶，又见吴国反而被一股青色杀伐之气弥漫，知天机已生异变，楚国气运将渐复，吴国气运行将逆变，着我告知师哥，一切宜小心在意。”

孙武一听，不由微叹口气，道：“天象之变，吾已目睹，吴国君臣自破楚之后，已变乖戾，一切均如师傅所警喻。吾亦已无心留栈吴国，但目下吴军十多万人，千里入楚，乃由吾带领，于此危机四伏之际，怎忍心置十多万生灵不理呢？是去是留，正盼师傅训示！”

吴仪一听，不知怎的，竟心花怒放，十分欣慰，她格格笑道：“师傅早对我说，师哥你并非贪图荣华富贵之人，你之所以助吴伐楚，一方面是因楚君无道，吴王甚得民心；另一方面乃为了实践演练你那十三篇惊世奇学‘孙子兵法’呢！果然如此！”她欣喜的格格而笑，一顿这才又道：“师傅他竟已窥透师哥的心思，他要我向师哥传示他的十六字偈语！”

孙武一听，忙道：“师傅如何训示？”

吴仪忽地肃然的道：“师傅的十六字真言偈语是：‘慎始慎终 善进善退，兵者诡道，功成身退！’便是这十六字噢！但我也不知其中的含意，师哥明白么？”

孙武欣然一笑，道：“师傅之示，既指兵法，又喻修身处世之道！我岂会不明白？”

吴仪却又立刻道：“师傅说，若师哥你明白了，便再告知，三个月后，他将与师哥于当日遇见的齐鲁之地见面，届时他将向师哥阐释你孙家一百年后的另一段旷世奇缘呢！天啊，师傅他越说越玄秘，什么百年之后的奇缘？师哥你明白么？”

孙武微一沉吟，便含笑道：“师傅之训，我已明白，吴师妹不必多疑，待三个月后，一切便知分晓了！”孙武一顿，忽然又肃然的对吴仪道：“目下军情行将有变，吴师妹快赶回瓦埠湖，无论如何要保住吴军的返国战船！”

吴仪奇道：“吴王不是已把师哥的军权收回了吗？为甚仍要为吴军操心

呢？”

孙武微叹口气，肃然的道：“虽然吴王已把统军权收回，但吴军十多万兵将，乃由我孙武带入楚地，我又怎能置十万将士的生死不理？慎始慎终、善进善退，此亦为师傅的训示，吴师妹切勿违背！”

吴仪见孙武神色忽然严肃起来，她曾亲眼目睹他下令斩杀违令的太子妃妾，心中不由一凛，带笑的嗔道：“师哥也不必以师命军令来压我，吴仪谨遵你孙大将军的令旨便了！”

孙武这才欣然一笑：“好！这才是白石门的好弟子！师妹快回去，三个月后吾白石门师徒三人，必可重逢，再聚师门之谊！”

吴仪心中虽然不舍，她少女的芳心，已牢牢的系于孙武身上，她不惜千里奔波，便是想见他一面啊！但知这是师傅和孙武的判断，集两大兵法大师的智慧，岂容她犹豫？因此无奈向孙武拜辞，连夜驰骋，赶回瓦埠湖吴军大本营去了。

乾坤浩瀚，天机玄渺，情势果然很快便有变了。

楚国君楚昭王，在吴军人郢都城一刻，抢先弃城出逃，他身边只有忠臣申包胥、子期等人跟随，在危难中君臣一心，毫无怯意。

吴军人郢都后，据占楚国宫室，坏宗庙，破古迹，毁平王墓、碎平王尸，平王虽然无道，但自古死人不可轻侮！吴军所为，恰恰激起楚人的义愤，同仇敌忾，力抗外侮。同时楚军尚有五万大军，正从北部向楚都迂回，楚国毕竟是南方大国，尚未至一败崩溃的地步。只要获得喘息的时间，楚国便有复国之力。

而吴王阖闾，破楚之后，只顾淫乐楚宫美女，不问军政大事，又嫌孙武多番劝谏，心生反感，竟以君代将，把孙武的统军大权，收回手中。孙武虽有满腹韬略，亦徒呼奈何。而且吴军将领，入楚都之后，又各怀异心，伍子胥沉醉于鞭尸复仇；阖闾的王弟夫概眼见君王之富贵荣华，竟生为君为王的异志；大夫伯嚭十分贪财，入楚都之后，大肆搜掠，得财宝无数，财多志弱，他变得贪生怕死了。在如此情势下，孙武又岂有回天之力？

楚臣申包胥，不惜千辛万苦，入秦国向秦国求助。申包胥在秦哀公面前，哭诉了七次，整整七日七夜，终于把秦哀公说服了，答应派出大军，助楚昭王复国。秦军由申包胥引领，出秦国蓝田关，再出武关，直插楚国的桐柏山



入楚。

另一面，楚国的北部大军五万，亦已迁回到小别山、大别山一带，准备配合秦军，两面夹击屯驻于楚都郢城一带的吴军。

直到此时，吴王阖闾才接到如此紧急的军情，开始焦急起来，但亦有恃无恐，因为他自恃军中有王弟夫概，夫概的神勇，可力敌千军，同时阖闾也不想被军中将领，包括孙武、伍子胥等，轻觑他王族的力量。因此仍不肯把军权重新授予孙武，便由他亲自调动，派夫概统领两万精兵，北上迎战南回的秦军。

阖闾一心预料，由王弟夫概统领的两万大军，必可打退秦军，阻其进入江汉平原，与北部南的楚军会合，吴军便可从容对付从北部回的楚军了。

因此阖闾又派伍子胥和伯嚭，各统军两万，北上迎战南回的楚军。为了证明自己的用兵，并不在孙武之下，阖闾千挑万拣，偏把孙武撇下不用。

不料阖闾的王弟夫概，自入楚都之后，野心暴炽，北上与秦军甫一接触，刚打了一场小胜仗，便虚晃一枪，全速后撤，统领大军由汉水入长江，回师吴国，日夜向吴都姑苏挺进，企图攻都夺国。

伯嚭、伍子胥等吴将率领的吴军，随后北上，迎战南回的楚军，并不知夫概已悄然回师吴国。伯嚭的吴军，在楚国北部，突被秦、楚两军夹攻，伯嚭贪生怕死，不敢苦战，中途撤退，两万吴军被击溃大半。幸得伍子胥的另一路吴军救援，才不致全军覆没。但吴军兵力已大损，与秦楚联军兵力相较，已无优势可言。

伍子胥与秦楚联军猝接战，接连吃了败仗；秦楚联军已向郢都吴军大营逼近，吴军人楚大军，已危在旦夕。

到此生死存亡的关头，吴王阖闾才猛然醒悟，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以君代将，冷落孙武，以致情势突变，吴军已面临全军覆没，而且国都被夫概所夺，已处于有国难归的绝望境地！他不由忆念起孙武领军人楚时的神出鬼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赫赫战绩，仰天长叹道：“寡人一念之差，竟至今日万劫不复的境地，乃寡人之罪也！此时此刻，只怕就连孙武重演神通，也难救此危局！”

就在此时，阖闾的亲兵进来禀告，说孙武正在殿外求见。阖闾一听，如闻纶音，连忙道：“快！快请！”

孙武神色从容，大步而进。阖闾也不待孙武行参拜之礼，已抢前一步，双手握住孙武的手臂，犹如遇溺垂死之人，抓着一只舟船，欣喜而惶恐的道：“孙将军，寡人已知罪了！悔不听将军之劝，才至今日如斯败局！望将军幸勿介怀，于此危急关头，再展神通，救助吴军！”

孙武肃然道：“吴王，目下救亡之计，只有一条，便是迅速回师吴国，舍此已别无他途！”

阖闾仍带一点侥幸心理，道：“难道将军不可以亲自统军，北渡汉水，与伍将军会合，再展神威，以挫秦楚之军么？”阖闾希望，只要孙武出马，再挫秦楚联军，那便伐楚全胜，吴国威震中原，一举而称霸主了。

不料孙武却断然的道：“这本是吾之战略大计，但事到如今，已中途逆转，再无法实施矣。因为夫概带走两万大军，伯嚭又损大部兵力，吴军与秦楚联军以军力相较，已无任何优势，且已被秦楚联军抢占有利地形，吴军困处郢城，已难回旋，硬拼下去，只有全军覆没！况且夫概正率军猛攻姑苏吴都，若都城一破，吴军有家国难归，军心必然涣散，只怕不必与秦楚联军交战，吴军便先自行崩溃也。望吴王三思！”

吴王阖闾仔细思忖，终于长吁口气，决然的道：“好吧，孙将军，那就一切按将军之策，立刻回师吧！”

孙武重掌统军大权，虽处十分不利的艰难局面，但仍一派从容。他先派人北渡汉水，直抵伍子胥的军中，向伍子胥详述目下吴军的危势，令他不惜一切代价，拼死缠住北面的秦楚联军，以便汉水南面的吴军大营，先行回师。待吴军大营回抵吴国，即可撤至瓦埠湖，已预留战船，供伍子胥军撤退之用。

安排妥当，孙武这才下令，郢城吴军不动声息，乘夜率大军向汉水逼近。第二天抵达汉水之滨，又令于汉水广布旌旗，摆出一副渡江作战的阵势，以迷惑北部的楚秦联军，以为吴军正寻找战机，渡河北上迎战，正中秦楚联军的下怀，便有意于北部放缓南进的步伐，以诱吴军北上围歼。

不料孙武在广布疑兵之中，令秦楚联军迷惑不已之际，却率主力，突沿汉水东进，沿长江再入淮水，于淮水瓦埠湖登战船，浩浩荡荡，向东疾进。秦楚联军尚在一心诱引吴军主力北进时，孙武所率的大军，已由淮水转入长江，全速驶入吴国腹地太湖了。秦楚联军惊觉发现吴军主力行踪时，一切已太迟了。

而伍子胥所率的吴军，由于孙武在汉水布的疑兵大阵，迷惑住秦楚联军，放缓向南面逼进，得趁机迂回瓦埠湖，登上孙武留下的战船，安全退回吴国。因此吴国十万大军，除伯嚭所部损失了一部兵力外，基本上并无多大损失，胜利回师国土。

在太湖，孙武指挥吴军主力，以战船诱夫概的叛军水战，夫概三战三败，非死即降，他所统两万叛军，很快便土崩瓦解了。夫概本人只好逃亡隐居，从此不知所踪。

吴王阖闾安然返回吴都姑苏，此行伐楚，总算大胜，令吴国的威名喧赫，吴王因此召开祝捷庆功大会，而论功行赏，孙武乃第一功臣，自伍子胥以下的吴军将士，皆一致推许。不过，当吴王阖闾的专使前来召孙武上朝领赏时，孙武却与吴军执法将军吴仪一道，双双不知所踪。

乾坤运转，日月沉浮，在诸侯争霸、战云笼罩的中原大地上，月轮之花，很快又旋转了三周。

此时，在吴国的王陵山——灵岩山巅正悄然屹立着二男一女，一老二少三人。老的红光满脸，神采逼人，也不知其年岁，也不知其来历。少年男子却已步入青年岁月，脸上已略带风霜的痕迹，但明亮如朗星的双目，却依然有一股逼人的光华，少女十分俏丽，此时一身白色衫裙，更显得她有如一朵冰雪中的俏莲花。

老少三人，也不知正议论着什么，老人兴致勃勃，正伸手指划，似乎除天地山水外，一切已与他毫无关联了。

少女入迷地听了好一会，忽地忍不住问道：“师傅呵！这吴国王陵既然亦有龙气，亦即吴国王族祖宗有灵啦，却为甚楚昭王之父楚平王，死后十多年，棺槨被破时喷出的一口黑气，竟可令楚昭王重复气运？而吴国却步入衰运呢？同样是祖宗王陵，楚国祖宗王陵，可以荫庇子孙，为甚吴国祖宗王陵，却不能够？”

少女原来便是一代奇人的白石公新收的女徒弟吴仪，而青年人便是孙武，老人自然便是与孙武一别十多年的白石公了。当日孙武舍命相救，白石公脱险后，也不知隐身于何处，直到孙武的伐楚大业，进入最凶险时，白石公这才忽然现身，以奇阵大法震慑楚将沈尹戌，助吴仪保住了瓦埠湖的吴军

后方大本营。因此吴军破楚之首功，理应是这师徒三人，但当吴王论功行赏时，吴军中惟一不肯受封领赏、功成身退的，又恰恰是眼前这师徒三人。

当下白石公微微一笑，伸手一指灵岩山上阖闾之父陵墓，道：“灵岩山虽有龙气，但气势甚弱，吴王阖闾，承受的祖宗龙气因此并不足以成大业，幸而他得‘天狐龙脉之子’相助，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先得人和，再得天时、地利，更有‘天狐之子’直接助力，才达至破楚大业之成就，但仅此而已，再不能往前奋进了。此所以阖闾自入楚都郢城，心神大变，变得乖戾，几乎把吴军十万将士的生命断送于楚地。而楚国啊……”白石公忽然一顿，故意不往下说。

果然逗得吴仪十分焦急，忙道：“师傅！谁是天狐之子？楚国又如何了？”

白石公欣然一笑，不厌其烦地解释道：“谁是天狐之子，你很快便会明白，此时不说也罢。而楚国昭王之气运，其祖宗王陵历代皆位于姑苏西北的龙山，山由八座峻岭组成，亦即有前屏后幃、左龙右虎，八面拱卫，其龙气之盛，本来甲于天下，因此出了一代霸王楚庄王。不幸到楚平王一代，因本命戾气太重，杀戮太多，祖宗龙山脉气亦被其气冲退，到楚平王因心疾去世，又因生前作孽太重，恐人毁墓毁尸，竟舍龙山而隐葬寥落湖中，日夜受阴煞之气熏陶，遂成养尸之地，尸身十多年而不化，阴煞气之重，无以复加，连祖脉龙山的气运亦被克灭，遗祸子孙，方有都破国将亡之危局……”

吴仪听到此处，忙道：“但为甚楚平王尸身的一口黑气，却可令楚昭王重获生机？”

白石公道：“楚平王乃楚昭王之父，他的阴煞之气，祸及楚昭王；但当伍子胥为报父兄被杀之仇，毁楚平王湖底墓，破其棺柩，楚平王积聚了十多年的阴煞之气，因此得而宣泄，喷出的一口黑气，伍子胥势必先受其害，再而令楚昭王的祖宗龙山气脉得以重聚，他便有转机，终于可以复国。”

吴仪不由微叹口气，道：“如此说，假若伍子胥当日不毁墓破棺，楚昭王便永受阴煞之气所困，并无复国生机么？”

白石公微笑道：“伍子胥为报仇助吴国破楚，他又因报仇而令楚国重获生机，直接可见的便是其鞭尸所为，激发楚人的愤怒，全国民心归附，楚昭王便能趁机复国。因果循环，玄妙之极。”

吴仪不由连连点头，道：“是啊！的确十分玄妙，也十分可怕，原来仇恨之火可以兴国，同样亦可亡国。既然如此，世人又何必为一己仇怨而过于执迷呢？”

这时一直默然不语的孙武，忽然插口道：“师妹，假若世人均像你如此洞彻天地人间奥秘，那天下便少却许多纷争战祸了！可惜天机难违，一波虽平，一波将起，血腥战火，只怕又将燃烧了！”

吴仪奇道：“真的么？孙师哥，今大局初平，吴、楚两国暂时皆无力再起战事，血腥战火将起自何处？”

孙武含笑不语，白石公微一点头，对吴仪道：“你初入吾白石门，亦是向你阐述天机大势的时候了！且随吾来吧！”

白石公、孙武、吴仪等师徒三人，掠下灵岩山，一路向南疾奔，不久便抵达与吴国毗邻的越国了，此时越国的国君是勾践。

师徒三人掠抵越国地域，白石公什么地方也不去，径直的奔向越国王陵所在地施家山。

三人登上施家山，便见一座王陵耸立于山巅之上，以整块大石锯成四壁，以及墓盖、漫石、门扉，正墓四壁上面雕有宝相花，中部雕青龙、白虎、玄武神像，下面则为双手合持龙、虎、豹、龟、牛、凤、象、鹤等八灵肖像。均作道家装束，似为星官。

白石公伸手一指王陵，道：“此即为越王勾践先父允常之墓。武儿，你于此墓如何辨析呢？”

孙武四面察看，但见施家山四面有山环绕，王陵恰处群山中央，王陵墓碑，又恰与越国西湖成一直线，遥遥相对，风光十分秀丽迷人。

孙武的眉头却不由一皱，似已窥破什么，但这等风水堪舆之道，毕竟非他所长，因此一时间又难下判断，他沉吟的道：“师傅，越国王陵美则美矣，但似乎令人心神涣散，不知为甚。”吴仪一听，格格笑道：“风光迷人，自然令人心醉神迷，有甚奇怪？”

孙武微一摇首，道：“不然，风水堪舆之道，非欣赏风光胜景，而是审察地脉之神，否则怎能辨析大地龙脉所在？师傅特别精于察地之法，不信你问问师傅吧。”

吴仪也不犹豫，连忙道：“师傅，师哥所言，当真如此么？”

白石公微笑点头，道：“武儿所言，已隐然中的，但他毕竟乃一代兵法大家，风水堪舆非他所长，看来白石门的察地大法，承继者非吴仪你莫属了！”

白石公心中已断定，吴仪是承纳白石门寻龙堪舆奇法的人选，便不厌其烦，详细地解释道：“山为气，水为财，越王陵墓址，勘点之人亦甚得风水法度，据此小龙脉，亦可保国运平安，但亦仅此而已。因四周山脉低矮，并无挺拔之气，山即龙也，山势弱，龙气又岂会昌旺？而王陵正对之西湖，西湖美则美矣，以西湖做陵墓水口，便流于柔弱；山势既弱，水口更柔，越国王陵，祖宗龙气如此柔弱，其国势又岂有大作为哉？而且……嘿嘿，勘墓选址之人，虽略懂寻龙堪舆之道，可惜筑墓却大违风水之道，好端端的一座生龙脉，已被克坏为死龙矣！”

吴仪大奇道：“师傅！为什么？”

白石公道：“越王陵外观壮伟，陵墓四周，有四道高墙护卫，高出墓顶达三丈，犹如四面铁壁，再加墓顶浑圆，犹如金钟，简直溺水难进，密不透风。王陵选于施家山上，已属柔弱龙气，勉强称龙，仅属小龙，小龙被铁壁金钟罩困，断绝大地生气，遂成死龙，越王勾践，祖宗居此死龙脉气，祸不远矣！”

吴仪又忙道：“是甚奇祸？”

白石公道：“你师兄孙武，精于兵法，亦精于察天，他所称血腥战火将起，乃于灵岩山上，遥见越地有赤烟冲罩，且彗星南移，聚于吴、越两地之空，天象所兆，吴、越不久将起战火，越王勾践之祸，只怕与此有莫大牵连，且此祸奇惨，越国恐有亡国亡家之危矣！”

吴仪一听，忽然神色甚感惊惶，原来她的祖籍乃越国西湖地域，她被选为吴国宫女，才改姓吴名仪，穷根溯源，她却是越国儿女。吴仪急道：“师傅，越国会因此而亡吗？越王勾践王陵之祸，竟会祸及越国万千子民吗？”

白石公尚未回答，孙武已含笑道：“师妹虽为吴国宫女，实为越国子民，越国有难，她自然感同身受。不过但请放心，吾观彗星之头枕于吴都姑苏，仅尾部凌驾于越都会稽之上，因此战祸因吴国而起，而终于越国，由此足证，越国按天机之象，虽危而不亡也。”

白石公亦点点头道：“武儿所判不错 而且越国久受西湖柔美熏陶 柔可

制刚、水可克火，越国之厄，吴、越战火，只怕须由女子来化解呢？”

吴仪心中更奇道：“当真如此么？”

天机幻变，不久楚国因记吴国攻伐之仇，派楚人范蠡、文种入越，助越振兴。越王勾践，在吴王阖闾派兵攻越时，以范蠡之计，打败吴军，射伤阖闾，阖闾返国不久便去世了。太子夫差即位，率兵攻越报父仇。越国兵败，勾践只好到吴国做夫差的奴隶。后来得越国美女西施之助，勾践回国，卧薪尝胆，发奋图强，终于打败吴军，夫差亦被逼自杀，白石公和孙武，当日于越王陵施家山上的判断，竟一一应验，其察天、悉地、辨人的白石门三大绝学，当真神妙之极。

当下白石公见吴仪默然不语，料她初涉寻龙堪舆之学，尚须悟解消化，而且他心中尚有一未了之愿，便忽然含笑道：“走！此地之事已了，且到晋地天狐山走一遭吧！”

晋地天狐山，位于晋国都翼城北五百里，距越地足达千里，但白石公、孙武二人，神功盖世，就连吴仪，虽然初入白石门中，但根基深厚，轻功亦已甚具火候。因此不到一日一夜，于第二天的黎明时分，三人便已屹立于晋的天狐山上了。

这是白石公十多年前曾光临之地，当日下山之后，便遇上孙武这位一代兵法奇人，十多年后，他又与孙武、吴仪一道，登临天狐山，此时他的心境已与昔日迥异了。

白石公当日尚在苦苦寻觅他白石门的衣钵传人，此时此刻，他的得意弟子已名震天下，成了一代兵法大师，就连白石门的“寻龙堪舆”奇学，也有人承继，白石公自然大感欣慰。不过，白石公心中仍有一个未了之愿，这是他当年登临天狐山，目睹“齐人孙氏之墓”后萌生的。他因此于天狐山什么地方也不去，立刻便把孙武领到他的祖宗墓地来了。

白石公伸手一指眼前的一座土坟，意味深长地道：“武儿，你看这是什么？”

孙武仔细一瞧，那是一座古朴的坟墓，坟墓正中竖了一块石碑，赫然是“齐人孙氏之墓”六个雕字……他此时身负白石门三大奇学，目睹之下，心神猛地一震，不由便跪倒叩拜，口中喃喃道：“祖宗呵！不肖子孙孙武前来叩拜！孙武并没替孙家带来荣华富贵，只留下兵法十三篇传世而已，子孙不

肖，望祖宗谅解！”

白石公以平辈的身份，上前向坟地揖了一揖，却道：“墓中孙氏兄弟！蒙赐一位绝世奇才于我，终把白石门发扬光大！多谢！多谢……不但如此，百年之后，只怕又再荫生一位惊世兵法奇人！孙氏一脉，因此而必留芳万世也！”

吴仪直被弄得莫名其妙。但她冰雪聪明，很快便醒悟，这墓地便是师兄孙武的祖墓，他自然跪倒叩拜。但吴仪迷惑的是，师傅白石公为甚又如此判断，百年之后，孙家又会荫生一位兵法奇人呢？孙武已是孙家的孤儿，并无兄弟传下，那孙氏后人，岂非孙武师哥的子孙吗？而假若我真能与师哥他……他……结合，那这位孙氏子孙，岂非与我吴仪有莫大干连吗？哎哟，女孩儿家想这些，羞死人了！

吴仪俏脸一阵绯红，为了掩饰她够羞人的念头，连忙问道：“师傅……为甚如此判断呢？”

白石公欣然一笑道：“此乃天狐龙脉也！你看墓碑正对两座奇峰，一前一后，与此墓相距均为百丈，孙氏先祖，下葬百年后，便荫生孙武；按此推算，百年之后，孙氏一脉，岂非又有一位兵法奇人荫生吗？此乃天狐龙脉地力雄厚所致也……咦？怎会如此？只怕这位孙氏血脉，日后须火浴凤凰、历劫重生啊……”白石公忽然惊叹一声。

此时孙武已一跃而起，与白石公并肩而立，闻言不由奇道：“师傅！为甚其必会火浴凤凰、历劫重生？”

白石公肃然道：“此墓正对两峰，均距百丈，左面一峰形如冲天之柱，乃至一飞冲天之气运，已应验于你身上。右面一峰，下面盘屈斜结，十分曲折艰辛，直到山腰，才如巨柱陡立，直冲天势，此乃主其前半生磨劫重重，十分艰辛；尚幸火浴，终可历劫重生，得成大业，足以留芳万世！”白石公一顿，又忽然呵笑道：“但此乃百年后事，吾等又何必如此执迷不放？且放开胸怀，畅游天下吧！”

孙武、吴仪两人，均不约而同地笑道：“是啊，师傅，吴国的庆功宴吾等虽未赴会，但天下尽藏千古美酒，且下山去，到晋地痛饮三百杯杏花醉吧！”

白石公欣然一笑，与孙武、吴仪一道，师徒三人，飘然下山去了。





## 下篇

### 天狐龙脉

孙臆也像僵狐预言的，于孙武百年后也如期降生于齐国。在天狐龙脉的荫庇和先辈兵法的熏陶下，少年时已气概不凡，得到鬼谷子亲传，将中华兵法继孙武之后又推向新的高峰。孙臆辅佐齐威王，傲然挺立于群雄之林。

# 奇谋拜师

## 第十九回

风云幻变，烽火弥漫，时正夏末秋初，在周国故都阳城（即今河南登封县告成镇）北面的三条山路，此刻正有三位少男少女，向一座耸入云天的山峰奋勇攀登。

三条山路均极险极陡，分从东、南、西三面蜿蜒曲折向上，汇合于峻极插于天的峰巅。

三位少男少女，均年约十五六岁，却毫不畏惧，为达某种目标，拼力向山巅攀爬而上，东面山路，是一位样貌奇特，浓眉大眼的少年人，他攀爬累了，便大口地喘气，并不掩饰自己的疲困，但却绝不停步，依然咬牙奋勇攀爬。

西面山路的少年，长得十分英俊，一表人物，他攀爬累了，并不肯显露出来，闭紧嘴唇，决不喘气，宁愿停了下来，歇息一会，再向上攀登。南面山路的少女，体态轻盈、娇美如花，她的内力似胜于两位少年，加上她身轻如燕 因此攀爬山路 并不感艰辛 反而一路向上，一路格格娇笑，似乎攀登险峰是一种无上的乐趣。

终于 三人不约而同，一齐攀上山巅 又不约而同地同声叫道：“噢！此处风光无限好，为甚偏没有传闻中的恐怖鬼谷？”

三人这一声大叫，不由便各自吸引了对方的注意，于是三人各自向对方奔来，终于会聚于峰巅的正中央了。三人各向对方凝注一眼，忍不住便不约而同地发问了。

南面山路的少女尖脆的笑道：“喂！你等也欲寻那‘鬼谷’么？”

东面山路样貌奇特的少年奇道：“你二人知道‘鬼谷’在何处吗？”

西面山路英俊的少年却狐疑的眼珠一转，疑惑的道：“噢？你们寻那‘鬼谷’做什么？”

三人这般一问 虽然各怀心事 但目的显然一般无异 均是欲寻那‘鬼

谷”而来了。

那少女先就格格的笑道：“我等原来不约而同，皆欲寻鬼谷而来，那就多此一问，谁也不必回答啦！”少女一顿，却又比两位少年爽快的道：“我叫张仪，来自赵国，你二人呢？为甚来寻这鬼谷呢？”

东面那少年尚未答话，西面那少年却抢先的狐疑道：“咦？你问这干什么？我为甚要告诉你？”

少女——张仪笑道：“我张仪寻那鬼谷，是想学那先知神算之术，以便预先获悉我的命运如何，这有什么神秘不可告人呢？彼此若坦诚公布，便可结个伴儿，同去寻那鬼谷啊！”

东面那少年一听，便亦爽快的大声道：“我来自齐国，姓孙名斌（孙臆）寻鬼谷欲学那谋略兵法。”

张仪俏目一转，盯着西面少年道：“你呢？你不是有甚不可告人的目的吧？”

西面少年此时才无奈的咯咯一笑道：“说便说啦，有甚不可告人？我叫庞涓，来自魏国，所以寻这鬼谷，乃欲求那为帅、建功立业，以便荣华富贵之学问，嘿，我有信心，我的目的必可达到。”

三位少男少女互通姓氏，互诉来意，彼此的距离一下子便拉近了。原来东面山路上来的少年叫孙斌，西面山路上来的少年叫庞涓。三人之所以攀此险峰，均是欲寻一处叫“鬼谷”的地方，以便求索那惊世的绝学。但可惜三人只知寻到鬼谷，便可以求到惊世学问，亦只知鬼谷在这名为“岳山”的峰上，到底位于峰上何处，却谁也不知，一片迷茫。

当下张仪想了想，便决然的道：“不怕！这峰上虽然广阔，只怕有大小奇峰七十二座，怪洞奇谷无数，但只要我等每日寻一座山峰，锲而不舍，七十二天后，便必可寻着那鬼谷了。”

东面山路上来的齐国少年孙斌，毫不犹豫的点点头道：“不错！只要锲而不舍，便任何追求均可达到。”

西面山路上来的少年庞涓却皱眉道：“不好，我并不知道岳山如此险峻诡异，那鬼谷如此难寻，因此仅带了十二天的干粮，若须寻上七十二日，

我只怕早就变作饿鬼，也不必去寻那鬼谷了，不如早还家。”

张仪微哼一声道：“天地生人，天地养人，我等有手有脚，怎会变成饿鬼？似你这般畏难，还求甚令你荣华富贵的学问？不如早还家吧！”

庞涓一听，脸色便一变，正欲发作。孙斌却宽容的笑道：“庞兄弟放心，我带了三十天的干粮，只须省吃点，大约也足以支撑我等三人的食粮了，若再不够，也可以打猎摘野果，我保你决不会变饿鬼便了。”庞涓一听，这才转忧为喜，不再与张仪斗嘴。

三人于是在岳山峰（即今嵩山）上，周遭乱闯，在三数日间，竟已搜遍了太阳、少阳、明月、玉柱、凤凰、玉镜、狮子、鸡鸣、松涛、百幔、罗汉、白鹿等诸峰洞，却未发现那“鬼谷”的丝毫踪影。

到第七天的黄昏时分，三人钻出一座山洞，抬头一看，只见夕阳斜斜的射着一座山峰，山峰形如一尾天龙，盘卧于天地之中，遍体七彩斑斓，头角峥嵘，威猛慑人，雄伟之极。

张仪一见，便格格笑道：“好啊！若非夕阳西射，便几乎走漏了一处奇山妙峰啦！走啊，趁天未黑，再闯一闯这‘卧龙峰’！”

张仪说罢，即毫不犹豫，领先向那夕阳下七彩斑斓的卧龙峰奔去，她虽然是女孩儿家，但她的内力似犹胜孙、庞二位男孩子。孙斌和庞涓眼见张仪已抢先的向卧龙峰奔去，也不好怠慢，忍住浑身的疲困，咬牙在张仪后面追赶。

好一会，三人才攀上卧龙峰巅，幸而夕阳尚存最后余晖，天色未黑，可以瞧清周遭的物事。庞涓不由暗地松了口气，心道：若漆黑难辨，如此险峰，必潜伏毒蛇猛兽，走避不及，那就险之极了！

庞涓心念未了，张仪眼尖，忽地大叫一声道：“不好了，有巨蟒向这边移动呢！”庞涓一听，不由大吃一惊，他也不待瞧清，便本能的一步跳到张仪、孙斌的后面去了。但孙斌却一跃而上，挡在张仪的前面，急道：“张仪妹妹，快！你先爬上巨石上面去吧！”张仪见孙斌自身难保，内力不如自己，竟自告奋勇，替自己挡险，不由又好气又好笑道：“那你呢？孙斌哥哥，你以为你自己可以逃脱么？”

孙斌紧张地注视前面的草丛，额上冒出冷汗，但仍然强自镇静地道：“不怕，我可以瞧清巨蟒的来势去向，再跑不迟！听说大蟒蛇穷追不舍，因此势必要有人留在此地不动，令大蟒蛇有所避忌！你快与庞涓兄弟上巨石上面去吧！”

张仪尚未有所反应，庞涓却已不管这许多，呼地便窜上身后十数丈远处的巨石上面去了。张仪却不肯溜逃，她定睛向前面的草丛看了看，忽地格格笑道：“不错，不错，那巨蟒果然不动了，它果然是欺善怕恶呢！”

张仪话音未落，草丛中忽地卷起一阵狂风，风吹草低，现出一条巨大的蟒蛇，身粗如桶，绿眼如火光闪烁，竟已在二人身前不到五丈的距离了。

巨石上的庞涓不由侥幸的暗叹口气，忍不住跌足叫道：“哎，你二人想必是嫌命长了，如此巨蟒，偏逞甚英雄好汉，向它示弱，这岂非送羊入蟒口么？”

孙斌和张仪此时紧盯着草丛中伏着的巨蟒，也无暇理会庞涓的大呼小叫。略一会张仪忽然又格格笑道：“孙斌哥哥 这大蟒似乎并无恶意呢！”

孙斌道：“为什么？”

张仪道：“不是么，你看这大蟒目光灼灼地盯着我等，分明已发现我等的所在了，它若是饿急觅食，岂会伏着不动？还不一扑上前，把我等吞入腹中么？由此足证它并非把我等做食物啊！”

孙斌想了想 点点头道：“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它不当我等做食物 却为甚向我等窜来呢？”

张仪不答，似在思索。

就在此时，草丛中的巨蟒，腰尾盘起，头部高昂，越过三尺高的野草，探出头来，绿眼珠一闪一闪，盯着前面的孙斌，头儿却忽然连点三点。

孙斌一见，也忽地醒悟，向张仪道：“不错！不错！它似乎真的并无恶意呢！但它连点三下头儿，是甚意思？”

张仪格格笑道：“它欲向我等示意，传达某种意思呢！可惜一时却难猜透其中的含意。”

此时那巨蟒却忽然向上直窜而起，犹如一支巨大的穿云箭，直插虚

空，腾升数十丈，才又呼地降落下来，身子缓缓向山峰的背面游移，它的尾巴却向孙斌这面连连摆动，如向他招呼召唤似的。

张仪一见，豁然而悟，不由惊喜地叫道：“啊！我明白了，它原来是有意带引我等到某处地方呢！孙斌哥哥，你敢跟随它去么？”

孙斌毫不犹豫道：“去就去，为甚不敢？不过还是我在前面，你跟着我后面好了。”

那面的庞涓一听，却吃惊的叫道：“不得了，你等跟这巨蟒去，万一它引领你等入它的老巢蛇穴我等三人合作一块只怕还不够它饱肚也。”

张仪哼了一声，似瞧不起庞涓的胆怯，也不理他，向孙斌道：“好啊！那走啊！”说时，她已向前奔去，越过孙斌，紧随那巨蟒，亦步亦趋，毫不畏惧。

孙斌见状，连忙急跑几丈路，抢过张仪的前面，领先而行。后面巨石上的庞涓呆了呆，眼见前面一蟒二人，亦步亦趋，竟也相安无恙。他心道：莫非这巨蟒真的通灵，此行有甚妙处么？这般转念，庞涓便呆不住了，再说若剩下他孤身一人，他也并无此胆量。他溜下巨石，悄悄的尾随，但也决不走近，保持十数丈的距离，以便遇有凶险，便抢先溜逃。

巨蟒在山峰平台上爬了一段，忽地便蜿蜒向下游去。孙斌等三人一直紧随，向峰下走去，渐而天色便暗下来，一会后，更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走在前面的孙斌，根本瞧不清蟒蛇的影子，只是仔细听着前面的沙沙蠕动声，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庞涓在后面越走越心慌，他暗地跌足恨道：他二人不知死活，倒还罢了，偏连我也拖下水，做了他二人的陪死鬼了。他有心欲溜逃，但四周漆黑一团也不知那巨蟒什么时候饿急了乱窜一气自己反倒先被它果腹，因此又不敢私自走开，只好在后面恨恨不已。

庞涓但感一路向下，渐而已身陷一道绝谷中了。

只见两面是一排陡峭的石壁，也不知有多高，绝谷距山巅有多深远。就在此时，前面的孙斌忽然停了下来，不再向前走动。又听他后面的张仪悄声道：“孙斌哥哥，为甚不走？”

孙斌道：“前面漆黑一团，连巨蟒的蠕动声也听不到了，我想，巨蟒欲带引我等的目的地，大概已在眼前不远了。”

“嘿！娃儿，你好有自信心啊！危机凶险四伏之地，竟仍可如此从容镇静。”就在此时，一声苍劲的声音呼啸而至，似近犹远，似远却近，也不知发声之人身在何处，也不知发声的是人是鬼、是仙是神？

孙斌也不管是谁发声，不由便应声道：“小子不能不镇静，也不敢不镇静啊！”

苍劲的声音道：“为什么？”

孙斌道：“此地已身入绝谷之地，漆黑一团，暗处更有巨蟒隐伏，若有凶险，也根本无路可逃，情势如此，不如静观其变，以静制动了。”

孙斌这般回应，那苍劲的声音不由沉默了一会，忽然又呵呵一笑道：“很好！好一个静观其变，以静制动，小子你倒有谋略应变的天分啊！但还有什么原因尚未坦白说出？”苍劲声忽然又加了一句。

孙斌不由一怔道：“什么？我尚有什么未坦白道出啊？”

苍劲的声音大笑道：“为甚没有？与你同来此地的绝非仅你一人，尚有一男一女两娃娃儿，为甚他二人闪缩不定，偏你如此从容镇静？”

这苍劲声庞涓在暗处分明已听得一清二楚，但他依然闷声不响，尚未判定吉凶的场合，他是决不会争先的。

但张仪却不待孙斌替她回话，已忍不住抢先笑道：“喂！谁说我娃娃儿闪缩不前？我娃娃儿怕什么了，不是已来到此地了。倒是你发话之人藏头露尾，又不肯体谅人家大男娃儿的心性，偏苦苦追问不息，教人家面红耳热、不知如何回答了。”

苍劲声奇道：“吾早知你这女娃儿胆大包天，犹胜同来的两位男子汉娃娃了，但你又怎知那大男娃儿会面红耳热？”

张仪笑道：“不是么？男孩子保护女娃子，那是男子汉的本性，他为了我女娃儿的安全，不得不沿途抢先，力作镇静，但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故意追问不止，岂非不知好歹、强人所难吗？他啊，被你苦苦相迫，怎不面红耳热？”

苍劲的声音略一顿，忽地轰然大笑道：“好！很好！你这女娃娃儿，原来甚有测算忖度的灵性啊，唔，同来三人，一有谋略应变的天分，一有测算忖度之灵性，三占其二，看来值得老夫现身露面了。”

话音未落，孙斌、张仪、庞涓三人眼前，忽地划过一道强光，山谷之中，随即一片银白，四周景物清晰可辨，原来山谷上面，一轮明月，已从乌云中跃出来了。

只见山谷中林木茂密，花草遍地，溪水流淌，甚为幽深雅静，在一道溪水侧面，现出一座宽敞的山洞，山洞中石台石椅等物俱备，在正中的一把石椅上，端坐一位五绺白须，头上棱角峥嵘的老者，正向三人神秘地眨着眼儿。

孙斌、庞涓二人尚感迷惑惊奇，张仪俏目一转，却已格格一笑，道：“老人家，你可以告诉我，这儿是什么地方吗？”

五绺白须、头角峥嵘的老者道：“我为甚要告诉你？你又为甚要问呢？”

张仪诡秘地笑笑道：“只要你肯告诉我，此地是否叫‘鬼谷’？我便知老人家你是谁了。”

老者笑道：“噢！你如此厉害吗？假如我告诉你，这儿便是‘鬼谷’，你知我是谁？”

张仪不假思索，便冲口而出道：“老人家你便是传闻天下，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鬼谷先生。”

老者一听，不由微微一笑道：“为甚我便是那‘鬼谷先生’？”

张仪朗声道：“不是么？世传鬼谷形如鬼域，异常恐怖，其实不然，鬼谷者，乃指其地幽深神秘、鬼神莫测之地，因此才以‘鬼谷’命名，今晚得见，已足证如此。那老人家既于此地现身露面，与鬼谷同样幽深神秘、鬼神莫测，那便必定是‘鬼谷先生’无疑啦！”

老者一听，不由又欣然一笑，他点了点头道：“唔，就算我便是那‘鬼谷子’吧，但你亦未必够条件称吾做‘先生’呢！”

三人一听，心中均不由突突一跳，已知眼前山洞中的老者，便是传闻



中洞天彻地、鬼神莫测的鬼谷主人——鬼谷子了，庞涓不由连忙悄悄挪上前来，他深知千载良机便在眼前，他怎会放过了？

庞涓连忙抢着道：“为甚不可以称老前辈为‘鬼谷先生’呢？”

山洞中五绺白须、头角峥嵘老者——鬼谷子，瞥了庞涓一眼，却不回答，目光依然停注在张仪身上，含笑道：“为什么？女娃儿，你可代我回答吗？”

张仪微哼一声道：“哼！先生乃学生对授业尊师的称谓，人家尚未肯收你这学生，你又怎有资格称人先生。”张仪有点讨厌庞涓见福即抢、见险即避的小家脾性，说话也就绝不客气了。

庞涓被张仪狠狠刺了一下，脸色一变，正欲发作，但转眼又见那“鬼谷子”欣然点头而笑，知他甚为欣赏张仪的回话，便不敢反驳，以免惹怒了鬼谷子。庞涓暗地咬了咬牙，把心中的怒火抑制住，若无其事地笑道：“既然如此，那请问老前辈，如何才够条件呢？”

鬼谷子目注庞涓一眼，神色略为犹豫，但当他的目光移到张仪、孙斌身上时，却又欣然一笑。终于，鬼谷子呵呵而笑道：“这样吧，你等三人，谁能把我从洞中弄出洞外，我便准许谁称我为‘先生’吧！”

孙斌、张仪二人一听，均默默思索，如何方可把鬼谷子请出洞外，又知决不可硬来，因为硬来绝非拜师之道。

不料庞涓一听，想也不想，便呼地抢入洞中，绕着鬼谷子团团乱转，不知他忙着什么。

鬼谷子微一皱眉道：“你打算干什么？”

庞涓哈哈笑道：“我正用火烧你的山洞，还怕你不出洞外么？”

鬼谷子凝注庞涓，见他一脸得色，不由微微叹口气，道：“你用火烧我，我自然只好出洞去了。”

庞涓一听，不由大喜，立刻跪下叩头道：“先生既已出洞，那便即我有条件称‘先生’，你亦即肯收我为徒啦，徒弟庞涓，拜见先生！”话音未落，庞涓已向鬼谷子连叩了三个响头，也不管鬼谷子是否答允。

鬼谷子微叹口气，也没任何表示，既没答应，但也并没拒绝。他的目

光一转，落在洞外的孙斌、张仪身上，微笑道：“你二人又如何？已想出妙法来了么？”

孙斌仍在思索，张仪却有点急了，悄声对孙斌道：“快啊！庞涓这小子已抢先一步了，你若再犹豫，便失去拜师的机会了。”

孙斌淡然一笑道：“不然，凡事须谋定而后动，强摘的瓜果不甜，硬拔的禾苗不长，怎可乱来？”

张仪道：“既然如此，我可不等你啦！”

张仪说时，已呼地一掠而上，向鬼谷子端坐的山洞奔去，她已有内力根基，因此动作比庞涓更为快速。

不料她跑得太快，距山洞口三丈时，忽地被山地的石块绊了一下，身子立刻飞起半空，重重地摔在地上，再也挣扎不起，一动不动，似乎昏迷过去了。

孙斌一见，不由大惊，他正欲奔上前去救护，不料山洞中的鬼谷子比他更快了数倍，只见他身子一晃，便如一缕云烟似的疾飘而至。他伸手一探张仪的手腕，不由惊奇地轻咦一声道：“女娃儿，你血脉稳而有力，绝非昏迷不醒之人啊！”

鬼谷子说时，张仪已一跃而起，拍手格格的大笑道：“好啊！如今张仪也够条件称你做先生啦！”

鬼谷子微一怔道：“原来你这鬼女娃儿使计以苦肉之法诱吾出洞，你别太高兴，怎知我定肯收你这鬼女娃做学生？”

张仪笑道：“我怎不能高兴？先生不是说，只要把你弄出洞来，便够资格称你先生么？如今先生既已出洞，而且是先生心甘情愿，女娃儿我没半点硬来不敬，先生所规定的条件，不是已达到了么？”

鬼谷子一听，不由亦欣然一笑道：“唔，你这条苦肉计，使得十分巧妙，你早已窥透吾之心理，必定会出洞救助，才决然施此妙法。虽然稍嫌取巧，但也足证你的灵慧，比有人火烧吾山洞之法强多了，好，算你通过入吾门下的难关吧！”

鬼谷子话音未落，张仪已格格的笑得跪下叩头，连呼“学生张仪拜见

先生”了。

鬼谷子向张仪轻拂一袖，一股浑厚的柔力，已把张仪升托起来，她简直连些微抗拒的机会也没有。她正惊奇于鬼谷子的“神力”，鬼谷子已欣喜的道：“咦！张仪，你曾练过一种内功心法吗？”

张仪摇摇头道：“没有啊 我也不知什么叫内功心法呢。”

鬼谷子微一沉吟，即微笑道：“噢！如此你小时可有甚不寻常的遭遇？”

张仪想了想，这才笑道：“有了，先生，我记得小时自五岁起，便喜欢跑到我祖父的坟墓后面，那儿有一道山溪，溪水自数十丈高飞降而下，我便脱光衣服，浸入山溪游水去啦，哎哟，羞死人，不说啦！”

张仪这般自暴儿时趣事，孙斌、庞涓尚不明所以，但鬼谷子已暗暗点头，心道：原来如此，这女娃儿的祖坟，必定已占大地龙脉，她长年置身于此龙脉之溪，潜移默化，其血脉已融入地脉龙气，几成不坏之身矣！怪道吾之灵蟒，竟可不远百里，引她抵达此地，一切均由她血脉中的龙气导引呢！

鬼谷子心中转念，不由更对张仪另眼相看，知她已甚见根基，不但足够条件做他的学生，甚至他日更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又喜她心性灵慧而纯柔 日后必可把师门之学发扬光大 不由更满心欢喜 深庆终觅佳徒，此时就算张仪不拜他为师，鬼谷子也决不答应了。

不过鬼谷子也并没说破，因为他深知大地龙脉，贵在潜移默化，若然外力催激，便是“拔苗助长”，不但无益，反而令其夭亡。

鬼谷子欣然一笑道：“噢 原来如此！”他目光一转 落在孙斌身上，见他仍在沉吟未决，不由微微一笑，也没发话，身子一晃，又重过洞内去了。

鬼谷子于洞内端坐，这才向孙斌含笑道：“喂！你这小子，怎的至今仍犹豫不决？你二位伙伴，已抢先入吾门下啦！”

孙斌应道：“是，小子愚昧，无法请动先生自愿从洞中走出来，看来拜师无望啦！”

鬼谷子一听，不由有点失望，他本已看中孙斌的根基甚佳，不料他却遇难而气馁，便不悦地沉声道：“然则你便放弃你所追求的目标了吗？”

孙斌却决然的道：“不然，我只是正在思忖，既不能把先生请出洞外，那把先生由洞外请回洞内，是否可以？因未得先生答允，因此犹豫不决而已！”

鬼谷子一听，不由欣然笑道：“好，遇难而百折不挠，设法化解，谋定然后动，这才是吾门之上佳人选，这当然可以啦！”鬼谷子说罢，毫不迟疑，即大步走出洞外，向孙斌道：“吾已出洞外，且看你如何把我请回洞内也。”

不料孙斌此时，却鼓掌大笑道：“先生，你所设的入门难关，我通过了！看，先生可是已从洞内自愿走出洞外了么？”

鬼谷子微一沉吟，即乐得哈哈大笑道：“好，好一着以退为进的过关妙法，你等三人既已全部通过，吾便收你三人为徒吧！”

孙斌、庞涓、张仪三人，连忙一拥而上，一齐跪下，向鬼谷子行拜师大礼。鬼谷子又因三人入门不分先后，便按三人年岁排分，孙斌年长，是大师兄，庞涓稍次，为二师弟，张仪年纪最小，自然是孙、庞二人的三师妹了。

鬼谷子又知三人已饥渴了一日一夜，带三人到一道山溪饱喝了一顿，又入一座果林，饱嚼了一番。三人但感所吃的果子十分奇特，形如世间的馒头，人口淡而无味，入腹却有强烈的甘甜回味，而且吃二个，便把饿了一日一夜的肚子填饱。这才知道，这果子非同小可，吃一个便足可抵世人的一日食粮了。

第二天一早，鬼谷子又把三人引领到另一座树林，吩咐三人刮了一堆树皮，在石上磨成碎末，再从中抽出条条丝绳，又教授三人结绳造衣布。三人也很快便织出一幅衣布来了。

这样过了半个月，孙斌、庞涓、张仪三人，已学会了在深山绝谷生活的本领，已不愁衣、食、住了。

鬼谷子这才把三人召到面前，和颜悦色地对三人道：“可以了，你等

已学会于深山生活的本事，足可支持三五年岁月了，这便向我求授那等绝世神通吧！”

孙斌、庞涓、张仪三人一听，均没做声，思忖如何向鬼谷子求授自己渴盼的惊世奇学。

三人的神色，落入鬼谷子的眼中，他不由微微一笑，似已窥透三人心中的思想，但并没发话，让三人各自仔细思索，鬼谷子深知，三人此刻思索的结果，势必决定了三人日后的命运前途，祸由心生、福从身起，有洞天彻地之能的鬼谷子，自然深知此人世至理。

# 孙子之秘

## 第二十回

孙斌、庞涓、张仪三位少年男女，默默思索了好一会，山洞中一片寂静，静得连三人的心跳声亦清晰可闻了。

终于，庞涓按捺不住了，他头一昂，决然的道：“鬼谷先生，请教授我他日为将为帅、荣华富贵之道，先生大恩大德，学生永世不忘。”

鬼谷子一听，也不置可否，只默默的微一点头，向孙斌、张仪二人道：“你二人又如何呢？”

张仪格格一笑道：“先生，我也不求什么将帅、富贵之学，只求先生教我推测神算之学吧！”

鬼谷子含笑道：“你求这等推测神算之学做什么？”

张仪神往的道：“先生啊 当今之世 战乱如云 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人命贱如草芥，旦夕不保，因此若学了这等推测神算之术，我便可以云游四海，闯荡天下，教人审度时势，趋吉避凶，普天下苦难之人，便可达观知命，好好生活下去，不致灰心气馁，以致自伤自绝啊！”

鬼谷子一听，也不置可否，只欣然一笑道：“唔，所求甚好，但此求乃为人不为己之学，于你自身并无半点益处，你可莫后悔啊！”

张仪决然的道：“先生只要肯教授，张仪决不后悔！”

鬼谷子微微一笑，不再追问，目注孙斌，含笑不语。

孙斌此时才朗声道：“先生 我欲学兵法 例如变化无穷的六韬三略 鬼神莫测的布阵行兵之法。”孙斌无疑是最迟回答，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鬼谷子眼神亦不由一亮，肃然道：“你欲学此法有何打算？”

孙斌不假思索，便朗声回道：“孙斌的爹娘，于战乱中丧生；孙斌更目睹万千民众，于战火中挣扎求存，受尽涂炭，深感伤痛，因此早就立誓，势必除此弥天大祸！但孙斌深知，欲消弭战祸，惟有以战克战，故而不畏千里艰辛，寻访先生，欲拜求那以战克战的学问啊！”

鬼谷子一听，目中精光一闪，似很为孙斌的惊人抱负而感动，但稍现即

逝,也并无表示什么。他微一沉吟,便对孙斌、庞涓、张仪三人道:“好,吾便助你等达至各自的心愿吧!但成功与否,靠自身的努力,吉凶祸福,亦皆咎由自取,莫怪吾有所偏私也!”

从这一日始,鬼谷子果然按孙斌、庞涓、张仪三人的愿望,教授三大绝世奇学。

鬼谷子教授庞涓的,果然是“为将为帅”的学问,其中包括武功、技击,以及统兵征战、攻城略地的战法。庞涓也努力研学、苦练,因为他深知,凭此学艺,果然可以令他日后荣华富贵。

鬼谷子教授张仪的,便是那等洞天彻地、日月星辰、占往察来的“神数”之学,张仪对此极有天分,也极感兴趣,因此研学起来,便得心应手,突飞猛进。不消半年时光,她竟便可以“神数”之学,洞悉天象;又半年后,更可中察人伦;再半年后,甚至已可领悟大地龙脉奥秘了。张仪于“神数”奇学上的进境之速,有如神助,令鬼谷子亦暗感惊异。

不过,孙斌所学的,比之张仪的进境,便稍逊一截,甚至更不如庞涓的进度。鬼谷子教授孙斌的,便是他的志愿,那等变化无穷的六韬三略、鬼神莫测的布阵行兵的“兵法”奇学。鬼谷子教授时尽心尽力,孙斌研学也努力不懈,但不知为什么,花了半年时间,对那等六韬三略、布阵行兵的学问,孙斌的进境,竟如初入门而已,这令鬼谷子也不禁暗暗皱眉。

在鬼谷子的内心深处,对孙斌的期望甚殷,因为鬼谷子已洞悉孙斌的奇特身世,孙斌先祖的威名,赫赫于世,为甚孙家这位嫡传血脉,竟难及他先祖的慧根呢?而且他的命运潜伏奇灾异险,磨劫重重,这一切到底有甚异数呢?鬼谷子深感疑惑,他暗暗打定主意,为了孙斌日后的前程命运,他非要探究明白不可。

匆匆两年的时光过去,亦即孙斌、庞涓、张仪三人,拜师学艺已整整两年了。

这一天早上,鬼谷子忽然对孙斌、庞涓、张仪三师兄妹道:“吾有一道友,姓墨名翟,乃不世奇人,他约我于五百里外的泰山见面。吾离开后,你等须勤加研练,不许偷懒贪玩,知道么?”

孙斌、庞涓唯唯答应了张仪的俏目一转,却格格笑道:“先生此行约需多少时日?”

鬼谷子道：“快者十日，迟则月余，吾必回返，你问这怎的？”

张仪笑道：“没什么，只是好计算先生的回程，有甚迷惑之处，及早向先生请教而已。”

鬼谷子目注张仪一眼，她神色中流露的诡秘，如何瞒得了鬼谷子？只见他向张仪道：“张仪，你之‘神数’已甚具根基，足可推算百日后的乾坤奥秘了，但切勿因此而向人任意轻泄，切记天机不可轻露，否则，泄漏之人，或妄知之人，必受天谴，徒招灾劫，你须切切牢记。”

张仪见师傅满脸肃然，不敢笑了，点点头道：“是师傅，张仪记住了。”

鬼谷子这才含笑道：“好！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才是吾辈中人处世之道，吾去也，你三人切记吾之吩咐。”

鬼谷子说罢，身形一晃，便已远在洞外百丈，又再一摆，他的灰色身影，便于鬼谷中消失不见了。

庞涓见鬼谷子已然离开，他再按捺不住了，连忙向张仪追问道：“三师妹，听师傅刚才言辞所露，你已知其去意，到底是什么？快说出来啊！”

孙斌却道：“二师弟，你不听先生刚才所戒，切勿轻泄天机吗？若然泄漏，不但说的人会遭天谴，听的人亦徒招灾劫，既然如此，不问也罢。”

庞涓却不舍道：“不然，大师哥，你太大意了，你可想到师傅此行，似有什么隐瞒我等吗？若能及早知道，也好有所准备，以便应变也。”

孙斌不以为然的笑笑，没再理会庞涓的纠缠。张仪却嗔道：“师傅他老人家对我等一视同仁，绝无偏私，有甚隐瞒你了？偏你如此多疑多忌。”

庞涓笑道：“若非隐瞒，为甚师傅如此着急，说甚‘天机不可泄漏’了，三师妹你又敢说知一二吗？”

张仪心性爽直，最受不得此激将法，只见她俏目一瞪，微带嗔怒的冲口而出道：“说就说啦！我怕什么了！咦！不对，此事我亦只是推测而已，不可当真，因此你也只能自己下判断也！”张仪的“神数”之学已甚具根基，她忽然醒悟，她此时所知的，别人未必知道，也未必能够知悉，因此已不可像以前般任性而为，而须含蓄一点，于是便又加了一句。

庞涓亦极工于心计，他见激将之法已难起作用，便故意叹了口气，自嗟自怨的道：“哎，算了，我庞涓所学甚浅，怎去推测？隐瞒便隐瞒吧，谁教我技不如人呢？”



张仪见状，果然大感为难起来，她表面很凶，其实内心却软得很，她见了庞涓满脸自伤的神气，心中便不由一软，忍不住略露端倪的道：“二师兄，你叹什么气？此事你迟早会明白的了，我且问你，半年前，师傅是否曾向你和大师哥打探你二人的祖冢、祖坟所在地呢？”

庞涓一听，立刻醒起，半年之前，鬼谷子在闲谈中，曾不经意的问起孙斌和他的祖籍、祖坟之事，但鬼谷子稍问即止，并没追索下去，因此庞涓也很快便忘记了。此时被张仪提醒，才微感吃惊的道：“如此又说明什么了？从中又能推测什么奥秘来呢？”

张仪道：“能推测什么奥秘？我既不知道，便知道也不能告诉你，但可以概述一二，师傅所问，其实暗伏地脉的风水玄机，又与人之命运、前程有莫大渊源。因此可以说，师傅此行，或许与你和大师哥的前程命运之事有关联吧！你莫再追问，问也徒然！”张仪说着，忽地戛然而止。

庞涓又奇又急，忙道：“为什么？”

张仪笑道：“一来我所知的仅此而已，二来知的也不可轻泄，因此岂非问也徒然么？”

庞涓见张仪意态甚坚，知已不可动摇，便只好闷声不语，因为他深知张仪的灵慧，比自己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无奈只好见好即收，万一被她察觉自己的心思，日后若想再在她口中探悉什么，那便比登天更难了。庞涓哈哈一笑，不再发问，若无其事的走了开去，继续研练他那“为将为帅、荣华富贵”的惊世学艺去了。

此时，鬼谷子已身在岳山东面数十里之外了。

鬼谷子一路向东面掠去，他的足尖微一点地，身子便飘离地面，向前疾射数十丈，如此足尖疾点之下，他便有如仙家的腾云驾雾，飘行如飞。不消半日的时光，鬼谷子便已身处齐魏两国相交的白庙、沙河一带的地域上了。

鬼谷子的身形蓦地一顿，目中精光灼灼，向南北两面射去，只见南北两面各耸起一座山峰，山形奇特，北面的山峰如豹，南面的山峰如熊；山色也各异，北面的山峰呈七彩斑斓，南面的山峰却黑白相间，更诡异莫测的是两山以中间为界，北面的山峰属魏国，南面的山峰却属齐地，两国两山，遥相对峙，其状神秘而又怪异。

鬼谷子心中蓦地一动，暗道：“孙斌、庞涓二人曾向他提及，庞涓的祖

籍及祖坟，位于魏国的东面边沿，孙斌的祖籍、祖坟则位于齐国的北端，庞涓的祖坟坐落于北面魏国的殽山，孙斌的祖坟却位于南面的芒殽山，单是两人祖坟坐落的山名，便已隐伏奇盛的相冲相克了。

鬼谷子心念电转，当下毫不犹豫，身形一纵而起，向北面的殽山电射而去，鬼谷子的功力修为，此时已处人仙之间，当世已罕有其匹，不消片刻，他便挺立于殽山的山巅上了。

鬼谷子放眼望去，只见殽山的东面，恰好正对鄱阳、昭阳、微山三大湖的昭阳湖，亦即三大湖相连的中间狭长地带。山下竟是黄河的一道支流（即今山东废黄河），河面甚宽，可惜河床已高出地面，不消多久，便必定淤塞。

鬼谷子心中不由微叹口气，暗道：此山虽有形格，亦合山水合抱的龙脉之格，可惜水势偏狭偏短，水于龙脉，犹如人之血脉，血脉不旺不长，其地力又怎会长久。

鬼谷子已有所判断，他也再不停留，绕山巅旋绕一匝，蓦地在山巅的东面，正对昭阳湖的山角，现出一座山坟，墓形甚大，于山巅之上甚为瞩目。

鬼谷子向山坟掠近一看，不由又暗叹口气，但见山坟土色呈七彩斑斓，却以赤红为主，山坟的正东面，竖起一座石碑，上书“晋大夫庞根之墓”七个黑漆字，果然是庞涓的祖坟无疑。晋分三国，乃魏、赵、韩，庞涓的先祖，便是当时晋国的大夫。

鬼谷子暗道：庞涓的祖坟虽有形格，但所得水运偏狭偏短，其子孙血脉运势应必甚为短促，乃地力所限，且其祖坟土色七彩斑斓，以赤红为主，七彩斑斓主其所出之人心性杂乱，多疑善忌，赤红则主杀气，因此所出之人，必定心杂如麻，多疑善忌，更充满杀戮凶机，如此形格，庞涓的命运如何，已足可判矣！

鬼谷子转念之际，庞涓的祖坟顶上，突地冲起一道赤红之气，异常强烈，向南面的芒殽山疾射而去，芒殽山上的一角，随即亦飘起一团白雾，把射至的“赤红之气”团团围罩，“赤红之气”于白雾中左冲右突，尖啸厉吼之声不绝，但终究难以突出白雾重重的围困，又听一声悲啸，“赤红之气”便在重重白雾中消散了。

鬼谷子目睹之下，不由又微叹口气，心中甚为孙斌、庞涓二人的命运担忧，因为鬼谷子自然知道，殽山庞涓祖墓射出的“赤红之气”乃主杀戮，直

犯芒碭山，若孙斌的祖墓真的坐落芒碭山上，那“赤红杀戮之气”，便是直冲孙斌而来；而芒碭山升起的白雾，虽可化解“赤红杀戮之气”，但其中已惨受残酷磨劫了，由此而推断，孙、庞二人，因其祖宗地脉相冲相克，岂非已决定彼此绝难和平共处吗？他二人皆为吾门下，这一段龙脉“红白之煞”，却如何化解？

鬼谷子心中不由一阵怦然，情急之下，他也不再在碭山逗留，他身形突地一纵而起，施展绝世轻功，竟于碭山之巅，凌空而下，直向南面的芒碭山电射而去。这等功力神通，当世中只怕已绝无仅有。

他几个起落，身如大鹏展翅，片刻便已飞越两山之间的二十里间距，稳稳地降落于芒碭山巅上了。但见芒碭山土色果如刚才所见，白中杂黑，黑白相间，非常奇特。

再纵目四视，在山巅的东南面，果然露出一座山坟的圆顶，虽然是土坟，但体积甚大，远处亦清晰可辨。鬼谷子眼神一亮，他已隐隐估料得到，这座山坟的子孙血脉，以及坟中的主人是谁了。

鬼谷子纵身向芒碭山东南面的山坟掠去，仅一下起落，便降于墓前，只见山坟墓碑上，刻了“齐孙氏之墓”五个黑漆字，其余便是一片空白，连墓中之人也不知是谁。

但鬼谷子却与墓中之人有深交，他一见碑上刻字，便仰天长叹一声，接而又喃喃地道：“孙子之才 威震三军 御将如一 料敌如神 不受爵禄 知亡知存，身去名成，书十有三，万世永存，壮哉吾友孙子武。”

原来墓中之人，竟是近百年前的兵法大宗师孙武。孙武祖籍齐，后受吴国君阖闾所聘，入齐为大将军，以弱胜强，大破暴楚，威震天下。但破楚之日 吴王阖闾欲拜孙武为相之时 孙武却恳辞不受 他私下对伍子胥道：“你知天道么？暑往则寒来，春还则秋至，吴王如今四海靖平，恃其强盛，骄乐必生。因此若功成不退，则必有后患矣！”孙武说罢，即决然而去。

吴王赠他金银珠宝数车，孙武在路上，沿途分发贫苦之民，到散尽数车金银珠宝，孙武已入深山，不知所踪了。

近百年后，孙武这一代兵法大宗师，才被鬼谷子发现，他已身入黄土，长埋黄泉了。

鬼谷子凝神伫立，良久不语。他放眼向坟前望去，只见坟前石碑，恰好

遥对鄱阳、昭阳、微山三湖一体的微山湖，微山湖位于三湖的下游，却比上游鄱阳、中游昭阳两湖广阔数倍，形如一个大水袋，微山湖恰好位于大水袋的底部，宏大圆浑，气势磅礴，而芒砀山的四周，东南面有濉河、沱河、浍河、濉河、淝河、涡河、唐河七大河流环绕，西北面则有沙河、济河两水回环，鬼谷子仔细分辨，发觉芒砀山四周恰好是“九水九曲大回环”之势格。

鬼谷子不由暗赞一声，此墓山水形势甚佳，九水九曲回环，当主其地脉运势绵长也。再者墓前正对三湖之袋底微山湖，乃明堂极为广阔之象，如此势格，墓中主人，其子孙血脉必出一代英才矣！孙武果然目光昭卓，垂暮之年，身入黄土，仍替自己的子孙血脉伏下此惊天妙着也！

暗赞之间，鬼谷子忽然又眉头一皱，暗道：今日实地查勘，已又确证孙斌乃孙武的嫡孙无疑，斌儿显然已得祖宗龙脉地力荫庇，但为甚他的灵气反而不及庞涓呢？

鬼谷子转念之际，蓦地想起刚才在芒砀山所见异象，不由又豁然而悟，暗道：孙武当年自选墓地时，庞涓的祖宗必定尚未下葬砀山，因此孙武决意料不着，世事幻变，与此山对峙着的砀山，本属屏障，但一经庞氏下葬，即导发自身龙脉，与孙氏的芒砀山龙脉，恰成了相冲相克的凶格。孙武自堪芒砀山墓地，虽然地力雄厚，但屡受砀山庞氏龙脉“赤红杀戮之气”冲克，龙气必定受损，因此孙氏一脉，与庞氏一脉相遇，便必大受克制了。

鬼谷子判明此点，不由蓦地旋身，滑到孙武的墓碑前，伸手抚按石碑，顿足叹道：“孙兄！孙兄！可知你当年千着万着，算差一着，但凡龙脉之地，虽有青龙白虎、前屏后障之形格，却会于日后移变，你当年断为屏障的砀山，如今不是恰恰成了冲克你孙氏一脉的奇凶之异格吗！哎，不幸孙、庞血脉，皆入吾门下，其命运却彼此相冲相克，这教吾如何化解？当真难！难！难也！”

他感叹时，忽地一顿，因为他伸手抚按墓碑之时，碑上的一层浮石粉竟被震脱，触手有异，仔细一瞧，石粉掩盖之下，竟有数行绳头小字，道：“吾知天道，身入黄土，百年之后，必遇故友，未了之愿，烦请代劳，吾则无憾……齐人孙子武启。”

鬼谷子心中不由一阵震骇，暗道：依孙武此留言，他于百年前，便预料今日之事，判断吾必上此墓前，孙武之能，果然鬼神莫测，但他有甚未了之

愿呢？

鬼谷子心中转念，连忙又微运内力，伸掌按压下去，果然刻字后面，石粉震脱，又另有几行小字，道：“能视吾第三层刻字者，非吾故友亦必乃异能之士，吾敢请代劳，相助吾之三代血脉。吾自勘此墓，已知卅年后，必有异变，加之子媳，必死于非命，之所以仍选此墓地者，乃判断此墓地位处先磨后成，先苦后甘之奇格龙脉也。且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是故吾之子媳虽死于非命，吾孙却因此而发奋，心志坚贞，可望百年之后，艺业有成，吾之一番苦心，皆在于此也，切祈成全，拜托！拜托！”

孙武的留言至此而戛然而止，鬼谷子不由微一怔，暗道：孙武的未了心愿到底是什么？他又拜托什么呢？

鬼谷子心中转念，他抚按石碑的手，不由默加了几分内力，就在此时，鬼谷子但感掌下微微一震，墓碑上有刻字的部分，竟从中断裂，一个乌黑的小铁盒，随断裂的石块掉了下来，墓碑下面却依然完好无缺，上面的“齐孙氏之墓”五个大黑漆字亦丝毫无损。

鬼谷子目睹之下，眼神不由一亮，他已然明白孙武当年的用意了。他伸手向小铁盒一勾，小铁盒便被他的内力吸上掌中。

鬼谷子凝神细注，但见小铁盒异常精密，浑然一体，四面中的一面上列八个按钮，分八面排列，中以各种变化线路交通，俨然是一个精密无比的惊天大阵。

鬼谷子不由仰天长叹一声道：“孙武！孙武！你果然不愧为一代兵法祖师，单是此铁盒上的玄机阵法，便把天下人难倒了，若不识此阵法，得此铁盒亦徒然白费，试问谁可开启？若以横力攻之，则盒内之物，亦必销毁，一番心血依然白费。幸亏你遇上吾临此地，不然，你的一片苦心孤诣，岂非化作如斯逝水吗？”

原来鬼谷子细辨之下，已豁然而悟，铁盒其中一面上列的八个按钮，竟按一惊天阵法排列，分别是天覆、地载、龙飞、蛇蟠、云垂、风扬、鸟翔、虎翼等八小阵，由其中的纵横线路交通变幻，八小阵又遂成八中阵，八中阵又可化为八大阵，乃取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十六中卦，十六中卦生六十四大卦，以至生生不息，无穷变化……鬼谷子不由叹道：“单此开启铁盒的阵法，若能精而习之，已足成万战万胜之师矣！孙兄！

孙兄！你一番苦心孤诣，鬼谷子又怎可见之不理？吾必助你了此百年心愿也！”

鬼谷子至此已毫不迟疑，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玄机妙法，伸指于铁盒上连按六十四下，恰应了“六十四大卦阵成开启铁盒”之法。只听叮的一声脆响，铁盒上制按钮阵法的一面，竟便弹开，一卷以丝制的文书，赫然于盒中放着，文书正面，赫然是四个金漆之字：孙武兵法。

鬼谷子抽起“孙武兵法”文书，略一翻阅，只见“兵法”又分十三篇，分为“始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军形篇”、“兵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事篇”、“地形篇”、“就地篇”、“火攻篇”、“用间篇”等，共计十三篇，每一篇又分述二小节，合计二十六节；每一节又分二段，合计五十二段；每一段又按悟性，或悟二计，或悟三计，或悟六计或悟九计，以至无穷无尽，变化万千。

鬼谷子略一翻阅，便即合上铁盒，仰天大笑道：“孙兄，孙兄，你毕生心血结晶，均藏于此，其中或许连我亦难明其奥，我亦不欲掠故友之美，当替你传于孙家血脉，且看他悟得多少便多少吧。”

鬼谷子说罢，向“孙武之墓”拱了拱手，喃喃地道一句：“吾之故友，别了！”便身形飞纵，迅如鹏鸟，于芒碭山之巔飘掠而下。

三日后，鬼谷子便已重返岳山鬼谷，前后不到七日时光。孙斌、庞涓、张仪三人，迎迓鬼谷子回来，张仪笑道：“师傅，为甚来去如此迅速？”

鬼谷子见张仪眼隐狡黠之光，知她已猜破自己此行的用意，便呵呵一笑道：“当然，这叫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么！”鬼谷子心性豁达，他与三位徒弟相处，不似严师，倒似是三人的大师哥。

不过，鬼谷子此时的轻轻一语“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却也暗合天地乾坤、人世百态的要诀，春花秋落，孙斌、庞涓、张仪三人，于鬼谷拜师学艺，眨眼又过去三年半岁月了。

这三年半来，庞涓的艺业突飞猛进，进境神速，他自己也不禁暗暗得意起来，开始跃跃欲试所学了。但他发觉，大师兄孙斌和三师妹张仪，却越来越沉着，与他说笑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庞涓也不知道，究竟孙斌的艺业达至何等程度。

今庞涓更不安的是，三师妹张仪，入谷五年，如今已是二十的少女，她

的样貌也日渐变化，若初入谷时她尚是一朵含苞未放的茉莉花蕾，那此时便是一朵芳香四溢盛放的娇花了。而庞涓年已二十一岁，犹如一只成熟的野蜂，哪有不喜香花之味？因此庞涓心中对张仪已萌生强烈的爱意，但可惜的是，张仪对他这位二师哥，似乎并无什么好感，她与大师哥孙斌，可以悄悄说上半日话儿，但对庞涓除了一声招呼外，便多一句的话、多一瞥的眼神也如梦幻云烟。

这怎教庞涓的嫉忌心不越益强烈，只是孙斌却浑然不知，他视张仪如胞妹，待庞涓亦如亲弟，不分彼此，因此庞涓连发作的借口也寻不着而已。庞涓在心里狠狠的道：“哼，我庞涓就绝不信，这人世间的荣华富贵，不会令三师妹的心儿运转挪移！嘿！我庞涓今非昔比，凭我现下的艺业，当今世上的荣华富贵，已足可手到擒来矣！”庞涓的自信心极强，他对自己的艺业亦极为自负，因此他倒仍能沉得住气。

这样又过了半个月的时光，这天早上，轮到庞涓下山采摘草药，这是鬼谷子交付他三位徒儿的惟一任务，采来的草药，鬼谷子用以制造“强筋健骨水”，只要浸入这种药水中，一日练功的辛劳，立刻便可以恢复，采药的工夫，每半月轮换一次，前两次是孙斌、张仪，此时便恰好轮着庞涓。

庞涓肩上搭了一个布袋，其他什么也没带，因为凭他此时的功力，莫说一株草药，就是猎杀一头狮虎，也不必以剑器相助了。鬼谷子的规矩也很古怪，下山出谷采药，只要装满布袋便行，不许多一点，也不准少半分，鬼谷子对徒弟说，草药生于天地，乃天地之物，够用便可，绝不能浪费半分。庞涓走出谷口，一路向岳山的青草峰疾奔，青草峰上树木花草密布，是一处极庞大的天然药库。庞涓早已熟习采药的功夫。因此不到一会，他已装满布袋。他正欲下山，忽听数十丈远处树林中，有两人正大声议论，其中一句落入庞涓的耳中，令他心中不由一动，情不自禁，便悄悄移动，接近那两人说话的林中。

原来两人所说的一句是：“哎，若你我精通兵武，荣华富贵唾手可得，又何须操此药农生涯啊！”这一句恰好触着了庞涓的心事，他哪还抑制得住自己的脚步？

庞涓悄移而近，他的武功已甚高，两位上山采药的药农根本察觉不到，依然在大声议论，似乎“荣华富贵”四字，有着强烈的魔力，便说说也兴奋

解困，犹如世人的“望梅止渴”。

庞涓越听越兴奋，越听心跳得越厉害，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忽地闪身而出，盯着树下歇息的两位药农，目光灼灼的冲口而出道：“老丈，你所说的‘荣华富贵’到底在何处可唾手而得 快说！”

药农见庞涓来得突然，问得突兀，吃了一惊，失声道：“小哥儿，你原来也是采药之人，问这怎的？你可会兵武之道么？若然不会，问亦徒然。”

庞涓笑道：“那区区兵武之道，有甚了不起，吾之所学，乃统御万战万胜之师呢！”

药农见庞涓口气如此宏大，意态如此从容，似乎那“兵武之道”也不放在他眼内，吃惊中不由又添了诧异，连忙悄声道：“小哥儿，你是齐国人还魏国人呢？”

庞涓微笑道：“齐人如何？魏人又如何？这两者有何分别？”

药农道：“嘘，小哥儿噤声，你知道么！目下魏国与齐国交恶，彼此以兵戎相见，此地属魏国境内，若被人听到，误以为你对魏国不利，只怕立刻便会人头落地！这其中的分别可大如高山与深谷呢！”

庞涓不动声色的道：“我是魏国人，未知可否告知那荣华富贵之道？若蒙相告，他日有成，必有所图报。”

药农一听，吁了口气，戒心消去大半了，更不由额手称庆道：“好啊！小哥儿是魏国人，看来甚有本事，幸亏遇着我等，不然魏国便痛失一位统御万战万胜之师的人才了。”



# 妙卜前程

## 第二十一回

庞涓一听，立刻便明白两药农的心思，他微笑道：“噢！然则老丈所称的‘荣华富贵’之道，便出在魏国么？”

药农已随即接口道：“不错！不错！的确出自魏国，小哥儿若真有大本事，可千万别放过啊！”

药农甲耸然动容道：“我二人送药入宫，亲听魏惠王向丞相王错大人下旨，以重金厚禄招聘兵武之材，若有大本事者，更拜将封帅，统御魏国三军，小哥儿想想看，这是否一条荣华富贵之路呢？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啊！”

庞涓一听，向两药农拱手谢道：“多谢赐告，他日有成，必当厚报！”庞涓说罢，转身就走，他大概也很焦急，深知“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了。

但走了几丈远，脚步蓦地一顿，暗道：今日幸好轮到我上此青草峰采药，才获悉这一条“荣华富贵”之路，但很快便轮到大师兄孙斌上此采药，他或会遇上这两名药农，届时岂非被他获悉此富贵之路，魏国的统军大元帅只有一个，届时岂非陷入“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的困境么？我庞涓怎可如此轻忽大意？

庞涓心中转念，蓦地折转身，向两药农疾步走去，两药农以为庞涓尚有事相问，倒毫无戒心，向庞涓含笑道：“小哥儿折转，想必忘了问我等名姓，以便日后图报？”

庞涓不动声色的笑道：“不错，请问两位老丈是魏国人么？”两药农大喜道：“是啊，我等正是魏国子民，今日与小哥你有缘幸会，小哥儿知恩图报，乃大仁大义之人啊！”

庞涓微笑道：“很好，既然你等是魏国之人，想必愿为国效劳，为免被别国人图谋魏国，两位必愿付出代价啊！”话音未落，庞涓已出手如电，左右掌齐劈，切于两药农的头侧大穴上。

两药农连叫声也不及发出，浑身一震，便倒在地上死去了。庞涓这二掌运了八成功力，就武林高手也难抵御，何况是毫不懂武功的两位药农。

庞涓抄起两药农遗下的药锄，就地掘了一个土坑，把两药农的尸体扔进坑中，填上泥土，仔细拍平，一切已毫无异状，就如这世上从来便没有两药农存在似的。

办好这一切，庞涓却又跪了下来，向新填的土坑拜道：“两位老丈，指引之德，决不敢忘！非是庞涓残虐，实情非不得已，为保存魏国之秘，不得不出此下策啊！他日庞涓封将拜帅，必替两位风光厚葬。”

庞涓拜罢，暗松口气，一跃而起，若无其事的下青草峰，返回鬼谷中来。

他直奔入师傅鬼谷先生的洞中，但他的目的并非向师傅交上草药，而是急着向师傅探询。

但庞涓走进洞中时，却不由微微一怔，因为鬼谷子并不在，大师哥孙斌和三师妹张仪，却目光灼灼的盯着他，似乎早知他会到来。

庞涓心中不由一凛，忙收摄心神，若无其事的笑道：“我去采药回来啦，师傅怎的不在洞中？”

孙斌默然不语，欲言又止，似甚感为难，张仪却没孙斌这般沉着，她瞪了庞涓一眼，没好气的嚷道：“二师兄，你莫问师傅的去向，师傅早知你进洞的用意，因此着我二人在洞中等待。”

庞涓一听，心头又突突一跳，因为他深知师傅鬼谷子的玄机神通，简直鬼神莫测，万一刚才自己所做之事，被师傅测算出来，他连一株草木亦不忍多加伤害，又怎会饶恕自己的残虐？庞涓心中大骇，但仍强作镇静，若无其事的含笑说：“师妹说笑了，我有甚用意？不过是进来交呈所采草药罢了，师傅有甚话留下呢？”

张仪目注庞涓一眼，忽地微哼一声，道：“师傅说，二师兄你年交二十，运主辅角，左辅角呈黄、右呈白，乃主心生外向，欲图富贵，跃跃欲试之象，如今细看之下，果然如此。”

张仪道：“辅角乃位于额之两侧，主二十之运宫也，黄主土，土乃地，含走动之意，白主金，乃富贵之兆，合而观之，岂非心生外向，欲图富贵么？”

庞涓一听，不由又羡又忌，心道：师妹的“神数奇学”，不料已精湛如此，竟连师傅的判断亦解释得如此透彻了，接而又暗松口气，知师傅所判，仅限于他的心境而已。庞涓心中转念，便忽地把笑脸一敛，正容道：“大师兄、三师妹，不错，庞涓离谷之意，但并非贪图荣华富贵。而是欲把师门奇

学，发扬光大矣！若此行有成，必把大师兄、三师妹一同引荐，共享荣华。”

孙斌淡然一笑道：“二师弟不必多心，你有此大志，也不枉师傅教授的一番心血，至于世间荣华，孙斌自知并非求取之时。”

庞涓心中暗喜，转而向张仪道：“三师妹的神数奇学，不料已如此精进，是否可替我测算一下，此行能否得意遂愿呢？”

张仪一听，不由微笑道：“师傅今早外出，着我和大师兄在他洞中等候，又说你既萌去意，又尚有疑虑，吩咐我可代他解释，如今果然如此，师傅料事之能，当真鬼神莫测。”张仪一顿，又道：“既二师兄有此疑虑，可到洞外任意摘一枝山花回来，我试替你推算。”

庞涓一听，也不迟疑，放下药袋，便走出洞外。不料此时正是六月暑热天气，百花早已开谢，山谷中连一株人流的山花也不见。庞涓左转右转，寻了大半个时辰，只发现一株草花。

庞涓无奈，只好把草花连根拔起，一看之下，草花连茎带根，长不过一尺，非常柔弱，心道：如此质弱身微之物，岂可与吾大志相比，便抛草花于地，另寻上等之花。

不料又寻了大半个时辰，山谷中竟再难寻获其他花儿，就连那“质弱身微”的草花亦绝无仅有，独剩刚才抛弃的那一株了。

庞涓无奈，只好重拾抛弃于地的那株草花，返回洞中。孙斌和张仪仍在洞中等候，庞涓无可奈何，只好把草花递给张仪，笑道：“寻遍鬼谷，竟仅得此草花，似不相称，未知可否？”

张仪微笑道：“但二师兄此时所摘之花，不分大小强弱，皆可凭此推断，二师兄不必多疑。”张仪说罢，即把草花仔细审视。这株草花本已质微，再经抛弃地上受日晒多时，竟已半枯萎了。

张仪微一沉吟，即朗声道：“二师兄，此草花名为马兜铃，花开十二瓣；又此花采于鬼谷，绝无仅有，先被抛弃，日晒而萎，由此即可下推断矣。”

庞涓一听，不由又好笑又好气，疑惑道：“真的可下判断么？三师妹！你且算算看啊！”

张仪微微一笑，从容的道：“二师兄，你于鬼谷采摘此花，又经日晒而萎：‘鬼谷’即‘鬼’字，‘萎’者‘委’也，合而断之，即一个‘魏’字。因此可以推断，二师兄此去之目的地，必定是‘魏国’无疑也！”

庞涓不由脸色骤变，他若非亲身经历，那惟一知他心秘的药农已被他杀之灭口，他必定不会相信张仪竟可凭“摘花”而明察秋毫，他不由失声道：“三师妹！你……你还可推断什么？”

张仪并没留意庞涓的震骇，依然从容的道：“此花一开十二瓣，每一花瓣主‘荣华’一年也，亦即你此行必得荣华，但为期只得十二年也。”

庞涓一听，这才暗地大松口气，心道：但获十二年荣华富贵，足抵贫贱之辈百年长生矣！他心意已决，便呵呵一笑，道：“多谢师妹指点，但未知尚须提防什么呢？”

张仪神秘的笑笑道：“二师哥采摘此花，曾将之抛弃，‘弃’者‘欺’也，你先‘欺’人，人必‘欺’你，一报一应，因果循环，决难回避！”张仪忽地戛然而止，再不肯多说一句了。

庞涓心道：吾之心愿大志既成，即贵为三军之师，届时谁能欺我？又谁敢欺我？这等虚无之断，不信也罢，何必因其而自乱心志，庞涓心念电转，遂不再犹豫，决然的道：“大师兄、三师妹，庞涓去意已决，师傅既已预知，又并无相拒，也不必等他回来，请代我向师傅拜辞，庞涓就此别过了。”

庞涓说罢，即决然转身而出，片刻之间，已下山去了，他就连一眼也没有回顾。

孙斌若有所思的叹道：“二师弟为甚去意如此决绝？师傅教授一场，难道多待一刻向师傅拜辞也等不及么？”

张仪意味深长的笑笑道：“因果循环，一报一应，决难避逃！”张仪一顿，又向孙斌格格笑道：“大师哥，人各有志，怎可相强，也不必为二师兄叹息，且继续练好本领，去迎接命运的挑战磨练吧！”

自庞涓离去后，孙斌和张仪，依然留在鬼谷，每日苦练不息，心志不但没有动摇，相反更稳了。

鬼谷子知悉庞涓已不辞而别，出谷而去，也并无半分不悦，但也并无半点欣喜，他仅淡然一笑道：“天地人间，乾坤奥秘，天下运势行将剧变，何况人之命运？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勉强不得，阻逆不得，由其演变吧！”鬼谷子轻轻一句而已，此后也再无任何表示了。

庞涓离开鬼谷，下了岳山，便径直向东疾奔，毫不犹豫，直奔魏国都城大梁（河南开封市）而去。

时值东周显王十三年，春秋二百九十四年间，周国分封的一百五十个诸侯中，吞并小国最多的是晋、楚、齐、秦、吴、越等国。其后越国攻灭了吴国，楚国又攻灭了越国一半，吴、越两国自此便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北方燕国，本为弱国，燕昭王招募贤士，得乐毅为大将，励精图治，遂一举成为强国之一。另一方面，晋国内韩、赵、魏三家大夫，夺了晋国君的政权，分立三国，分别是魏、赵、韩。至此，战国七雄正式鼎立，分别是齐、楚、赵、魏、燕、韩、秦。

其中，魏国自魏文侯变法强盛，即连年征战，先后攻占了秦国大片土地，逼秦国退守洛水；又于北面、东面、南面四出攻伐，魏国成了战国初年最强盛的国家，威震天下，是中原诸国的霸主，到魏惠王时，韩、赵、魏三国已互相攻伐，成了时分时联的三国中原鼎立，庞涓入魏，即魏国正积极图谋灭赵攻齐的关键时刻。

庞涓进入魏都大梁城，他想起被他杀了灭口的药农指引，便先不入王宫，却去拜见魏国丞相王错。庞涓以其所学，向王错略示一二，果然已令王错刮目相看，很快便把庞涓向魏惠王引荐了。魏惠王亦果然急欲招募兵武之材，听了相国王错的举荐，立刻答应召见庞涓。

庞涓随相国王错入朝时，魏惠王恰正进膳，见庞涓英武不凡，一表人才，心中欣喜，放下筷子，起立迎接。

庞涓连忙跪拜，魏惠王又亲手扶起他，赐他在面前列座。然后魏惠王才欣然道：“庞涓，相国极力保荐于你，说乃兵武奇才，吾愿闻其详。”

庞涓连忙回道：“草民庞涓，学艺于岳山鬼谷先生门下，实已得其真传也。”

魏惠王一听，更喜道：“王相国并无提及，不料你竟是鬼谷先生门下，吾素闻鬼谷先生，乃通天彻地、六韬三略、布阵行兵，无所不精、无所不能，鬼神莫测的绝世高人也，吾久欲面晤，可惜无缘，今日竟与其门人相会，乃吾之奇福也！”魏惠王一頓，隨即又道：“然则庞高士精于鬼谷先生哪种学问呢？”

庞涓不料“鬼谷先生”四字，竟如此震慑天下，他的胆气不由大壮，便慨然的朗声道：“庞涓所学，乃安邦定国、攻城略地、统御三军的将帅之本领也，庞涓愿为大王效力。”

魏惠王一听，不由又惊又喜，喜的是庞涓志大如天，甚合心意，惊的是他未知是否志大才疏、大言不惭？魏惠王于是也不置可否，沉声道：“庞涓，吾魏国东有齐窥，西有秦伺，南有楚谋，北有韩、赵、燕六国鼎立，皆无一弱者也，尤其赵国，夺吾之中山，大仇未报，此情此势，你何以教吾？”

庞涓咬咬牙，放胆朗声道：“草民以为，大王不必担忧六国窥伺，大可积极图谋进取，大王不用草民则已，如用草民效力，委之三军，必教魏军成万战万胜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天下兼并尚指日可待，更何忧六国之强也！”

魏惠王于惊喜之中，不由又添了兴奋，心道：若此子言副其实，则乃魏国之栋梁也，他不由喃喃地道：“庞涓、庞涓！如斯惊人大略，未知是否言过其实？”

庞涓抑住心中剧跳，大声道：“庞涓所呈，绝无虚言，若不成效，甘愿以人头伏法！”

魏惠王尚在犹豫之际，相国王错进言道：“大王，依臣之见，如此奇才，可遇而不可求，幸勿失此将材也，大王可先封其为将，试察其效，再行定夺。”

魏惠王想了想，觉相国王错之言甚合心意，也便不再犹豫，下旨道：“好吧，吾便封庞涓为大将，若有功业，再另晋封赏。”

魏惠王旨意已下，自这一刻始，庞涓便立刻贵为魏国的大将军了。但庞涓却远未满足，因为他的目标是统御魏国三军的“大元帅”，不达此宏伟心愿，庞涓决不会罢休。

晋国分裂为魏、赵、韩三国前后，位于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均受晋国的长期侵略，到三晋分立时，秦、齐日渐强大起来，分别于东、西两面向代表晋国霸业的魏国发起反击，魏国因此处于齐、秦两强东西夹击之中。

在如此不利形势下，魏惠王为巩固独霸中原的地位，不得不采取迁都大梁（即今河南开封），增强国力，缓与赵、韩两国关系的策略。

魏国的领土，主要包括今山西西南部、河南的北部和开封一带，其中被韩、赵两国纵横割裂，实即处于四国虎视，八面受敌的恶劣地理环境，因此魏国采与韩、赵结盟的策略，是惟一自保的上策。

庞涓出任魏国大将军，他的师承之学毕竟非同小可，对魏国所处的不利形势自然心知肚明，不过，他为了达至自己统御魏国三军“大元帅”的宏伟

目标，舍“联赵、韩，抗齐、秦”的上策，采“以进为守”的下策，四出攻伐诸小国，又不惜与韩、赵为敌。

庞涓说服魏惠王，经一番练兵训武，先后出兵攻伐鲁、宋、卫、郑诸小国，四战四胜，鲁、宋、卫、郑四国国君联袂入魏朝贡，尊魏为中原霸主，天下震动。

不久，齐国派兵攻魏，庞涓率军打退齐国的进攻。魏惠王至此，已视庞涓为魏国栋梁，不再犹豫，晋封庞涓为大元帅，并兼领军师之职，实即由庞涓统御魏国的步、马、车三军了。

庞涓的大志已遂，他不由傲然的向人宣示：“天下统军之材，皆无出吾之右也！”

就在此时与鬼谷先生齐名的墨翟（即墨子）遨游名山 路过岳山（即今嵩山），忽萌探访鬼谷子之念，便径入鬼谷。刚好鬼谷先生外出，墨翟见到孙斌和张仪，墨翟向孙斌谈说天下大势，孙斌这才知道，中原诸国，正为“中原霸王”之位，争斗得非常惨烈，烽烟四起，天下已几无乐土了。

墨翟告辞走后，孙斌不由叹道：“不料天下烽烟已然四起，百姓苍生苦不堪言，孙斌消弭战祸心愿未了，如何可于鬼谷再呆下去呢？”

张仪一听，意味深长的笑道：“大师哥，按你的运格，亦届出山之时啦！但未知大师哥如何去消弭战祸？”

孙斌沉吟叹道：“孙斌赤手空拳，独力难支，并无消弭天下战祸的良策，师妹有甚妙计？”

张仪微笑道：“如此惊天壮举，张仪并非此道中人，妙计安出？师傅不日回谷，大师哥为甚不径自向师傅询示呢？”

孙斌道：“吾正有此意，待师傅回山再说吧！”

此时，墨翟却已身入魏国，他已知魏国大元帅庞涓，亦出自鬼谷先生的门下，便先去拜访庞涓，并表露请庞涓代向魏国引荐孙斌之意。

庞涓知墨翟之能，与师傅鬼谷子齐名，因此不敢轻怠，以学生之礼与他相见，但说到引荐孙斌之事，庞涓即神色骤变，厉声道：“目下魏齐交恶，吾为魏人，为国效力，乃理所当然，但大师兄孙斌却是齐国人，恐难为魏国尽全力，因此庞涓不能因私而忘公，以免误损国家大事。”

墨翟一听，不由微微一笑，但并无任何表示，随即向庞涓告辞。庞涓立

刻派人跟踪墨翟，不久，派出的人回来报说，墨翟已经入魏王府去了。庞涓接报，即狠狠的咬牙恨道：“这老匹夫，偏为人强出头，魏国只怕从此多事之秋了。”

墨翟入魏王府，魏惠王素知墨翟之名，闻报走下台阶迎接。他向墨翟求示兵法之道，墨翟略略说了一二，魏惠王喜道：“先生何不留在魏国，为吾效力？吾必重加封赏，请先生答应。”

墨翟一听，见魏惠王意态甚诚，求才若渴，不由微笑道：“吾云游天地，岂可受困于一国一城？吾来此另有能士向你举荐。”

魏惠王一听喜道：“多谢先生！此人是谁？”

墨翟道：“此人姓孙名斌，乃贵国大元帅庞涓之师兄也，其人有将帅之才，吾自忖不及，大王何不召之？”

魏惠王惊喜道：“原来是庞将军的师兄，庞将军之能，已令天下侧目，未知二人比较，谁优谁劣呢？”

墨翟微笑道：“按吾所知，孙斌目下时运未济，因此隐于鬼谷，但此子不鸣则已，一鸣必定惊人之极。至于谁优谁劣，大王日后自可身历而判断，又何必急于一时一事呢？”墨翟说罢，不受挽留，告辞走了。

魏惠王立刻把庞涓召来，道：“吾闻庞将军有同窗孙斌，此人有天下之才，你为甚不向寡人引荐？”

庞涓早有准备，回道：“回大王，庞涓并非不欲引荐师兄孙斌，但他是齐国人，宗族皆在齐国，魏国与齐国目下已势成水火，赵国又依附齐国，不把大王放在眼内，庞涓正欲领兵伐赵，于此情势，只怕师兄孙斌，身在魏国，心在齐国，误了大事，因此不便向大王引荐。”

魏惠王道：“不然，吾闻士为知己者死，不拘国籍用人才，何必拘泥于本国之人呢？”

庞涓无法，只好道：“既大王决意召孙斌来魏，臣这便修书向孙斌示意。”

庞涓拜辞而出，心中忖道：“魏国三军兵权，皆在我一人之手，天下无出吾之右。若孙斌来此，吾将多一位劲敌矣！哼哼，但教庞涓在此，决不容此事降临！”

庞涓已打定主意，他果然毫不犹豫，修书一封，派人带去鬼谷，呈交孙斌。



孙斌接庞涓书函，阅时发觉，庞涓在书函中，竟无一字问候先生鬼谷子，心中便不悦 暗道：庞师弟怎可如此忘恩负义？连师恩大德亦置诸脑后？如今魏国兵权落在他手上，天下只怕不得安宁矣！

孙斌手持书函，呈交鬼谷子，鬼谷子略一阅，便向孙斌含笑：“斌儿之意如何？你若受邀而往，荣华富贵或许便不翼而降也。”

孙斌想了想，道：“先生，孙斌虽不欲求那荣华富贵，但亦决意赴魏国一行。”

鬼谷子微笑道：“为什么？”

孙斌道：“庞师弟心性偏隘，如今他手掌魏国兵权，四出征伐，令天下烽烟四起，苍生百姓苦不堪言，吾入魏必令他警醒，消弭战祸，以保天下太平，若功成之日，即孙斌退隐之时也。”

鬼谷子一听，不由暗叹口气，心道：你若萌此意，便是你与庞涓“祖宗风水斗煞”之祸降临了，但此煞劫又决无可避，吾亦只能暗中助你历劫之后全身而退罢了。

鬼谷子心中转念，便对孙斌道：“你且摘山花一枝来 吾为你卜示前程。”

孙斌一听，站起来正欲出洞，忽见先生的几案上，瓶中供养了一束黄菊花，心道：时正九月天气，秋深时节，黄菊乃应节令之花。于是便伸手拔出一枝 递给鬼谷子 轻声道：“请师傅指点。”孙斌见鬼谷子正在沉吟 没有接花，便又重行插入瓶中，因为他连一株野菊花也不欲伤折它。

鬼谷子一见，即肃然道：“斌儿，你选此花为卜示前途，可知此花已经采折，亦即已被残折，不能算完好了，这已判断了你此之前途。幸而此花性耐霜寒，风霜难屈，虽经残害，尚可保存，且此花素来供养于瓶中，受人器重，又瓶乃金属之物，而形如钟鼎，因此你日后必可名刻鼎钟矣，万世不衰。又此花经拔再插入瓶中，只怕尚未届得意之时，终究须归入瓶中，因此可断你的功业，必于故土获取，今日之判，你须牢记于胸。”

孙斌点头道：“是，师傅，孙斌当牢记谨遵。”

鬼谷子微一沉吟，忽地伸手入怀，取出一卷文书，对孙斌道：“此书乃吾故友孙武所著，集他一生心血而成，兵书十三卷，每卷皆惊世之作，于兵法之道，比吾有过之而无不及，乃于你祖坟中所得，你祖宗之物，当归还于你，当可助你达成消弭战祸的宏愿。”

鬼谷子把兵书交到孙斌手上，又道：“你先拿回去研读，三日后再来见我。时间无多，你能学多少便算多少了，三日后再取回，决不容此书流入世间，以免遗祸根于天下也。”

孙斌奇道：“弟子少失父母，国家多难，宗族离散，虽知祖父有此奇书，并未阅之，为甚先生不许让其流入世间呢？”

鬼谷先生道：“得此书者，若心肠仁厚，则可为天下之利；若心性残恶者得之，则恐为害天下也，因此不得不慎而处之。”

孙斌忙肃然道：“是师傅教诲，孙斌必谨记于胸。”孙斌说罢，即携书返回他居停的洞中，研读起来。

三日后，孙斌即依言把“兵书”奉还鬼谷子。鬼谷子慎重纳入怀中，再逐篇考究孙斌。孙斌对答如流，竟无一字遗漏。鬼谷子大喜道：“你遇祖宗之物，即灵慧非常，足证你与祖宗龙气已汇聚一体矣！你的祖宗龙脉，虽有害于你，亦有利于你，此书当可助你化害为利。”

鬼谷子一顿，目注孙斌一眼，又道：“吾有锦囊一封，可于生死一线、万般无奈之际启拆，切记莫迟莫早。又于此时，你可把你的‘斌’字，易为‘腩’，以化解你命运中的凶劫。”

孙斌接过锦囊，小心收藏好了，又向鬼谷子询道：“请问先生，弟子何时下山有利？”

鬼谷子一听，不由呵呵而笑道：“孙斌啊孙斌，你入此谷已整七年岁月，一切皆已足独立自处矣，吾与你日后重见，只怕已是数十年了，既然如此，你大可放胆历世去吧，不必患得患失、心存疑虑。”

孙斌无奈，只好跪下向鬼谷子拜辞。他出了洞外，忽见一位少女俏生生凝立，向他含笑不语，孙斌不由亦含笑道：“三师妹，何不请准师傅，与我一道下山入魏去呢？”

张仪格格笑道：“大师哥，我早有此意，亦询示过师傅矣，但你知道师傅他如何回答？”

孙斌奇道：“师傅如何回答？”

张仪意味深长的笑道：“师傅说，目下尚未到你入魏之时，但魏国你势必走一遭，一切须依势格而定也。师傅如此吩咐，我自然只好依从啦！不过……”张仪忽然欲言又止。

孙斌忙道：“三师妹，不过什么？”

张仪想了想，才若有所思的道：“不过我亦早有预料，我日后势必须走一遭魏国了，大师哥此行务必小心谨慎，切勿因一时挫折失意而气馁，只要渡过命运之劫，日后便可一往直前了。”

孙斌一听，忆起张仪在庞涓下山时，亦曾替他卜算过前程，如今果然甚为应验，暗道：未知她和师傅对我命运之判，又是如何呢？孙斌心中虽有疑念，但明知“天机不可泄漏”，再追问下去，师傅和三师妹亦决不会明示，无奈便不再问了。

当下孙斌与张仪殷殷话别，然后孙斌便决然的离开鬼谷，下岳山去了。

张仪目送孙斌的身影，渐而在鬼谷外面消逝，不由微叹口气，喃喃地道：“孙斌啊孙斌，你此行志在消弭战祸，知否却是惹祸上身？更挑起一场惊天战火？连我张仪亦将被卷进漩涡？你又可知道一切师傅早已预料而伏下妙着呢？哎……天数命运如此，你孙斌、我张仪、他庞涓，三人皆避无可避了。”

张仪正喃喃自语之际，耳边忽地钻入一缕劲音道：“张仪，此乃天运及你等三人之命数所定，你既已自知避无可避，还嗟叹什么呢？且收拾心情，迎接命运的挑战吧！”

张仪知是师傅以“内力传音”，她微一沉吟，即豁然而悟，格格笑道：“是师傅，张仪因情之所切，不觉着了心魔之惑了。”张仪说罢，再不多言，返回她居停的洞中，加倍努力研悟鬼谷子亲授的“神算”奇学，准备应变去了。



# 天才白痴

## 第二十二回

孙斌下了岳山，一路向魏国都城大梁（今开封市）而去。孙斌的武功根基不及庞涓，因此庞涓入魏不到一日，但孙斌却花了整整两日时光。

进城之时，孙斌亮出庞涓的名头，守城官兵立刻盛情相待，派出一队兵丁，护送孙斌直抵庞涓府第。孙斌但见庞涓府第豪华不下于王宫，心道：庞师弟果然已在魏国稳得“荣华富贵”了。

庞涓知孙斌抵达，下令大开中门，又走出来亲自迎迓，与孙斌执手而进，状甚亲热。孙斌心道：庞师弟倒甚念同门之情，进了大厅，庞涓吩咐献茶，孙斌向庞涓谢了引荐之恩。庞涓哈哈一笑道：“大师哥不必客气，在魏国凭我庞涓一句话，即可无远弗届也，待明天一早，我便与你入朝见魏惠王吧！”庞涓说着忽地一顿。

他目注孙斌一眼，忽然道：“但大师哥入魏有甚大计呢？彼此同门，说出来参详一下。”

孙斌见庞涓甚念同门之情，便坦然道：“孙斌入魏，非求荣华富贵，但望能消弭天下战祸也。庞师弟若能助我一臂之力，则天下百姓苍生，亦必拜谢庞师弟的恩德。”

庞涓一听，心中不由一声冷笑，暗道：吾之功业，皆于征战中获得，若如你所言，消弭战祸，则吾之丰功伟业，岂非付诸流水吗？哼哼，你的想法也太天真狂妄了，天下的战火，乃由争天下而生，凭你孙斌一人之力，竟敢自负可以消弭吗？庞涓心中狠狠的转念，脸上并无任何表示，他呵呵一笑，道：“大师哥少安毋躁，一切且待明早见了魏惠王再说吧！”

当晚，孙斌在庞府住下，庞涓特别为他排了盛大酒宴，遍请魏国的达官贵人，连相国王错大人，亦应邀赴宴，庞府上下一片热闹。孙斌目睹此排场，对庞涓在魏国的非凡地位已深信不疑了。

第二天一早，庞涓果然引领孙斌入朝面君。魏惠王见孙斌抵临，走下台阶迎迓。孙斌连忙拜道：“孙斌乃草野之身，怎敢当此大礼？”

魏惠王道：“不然，你乃庞将军的师兄，同属鬼谷先生门下，吾心仪久矣，今得相见，足慰平生！”魏惠王也不去考究孙斌之能，便对庞涓道：“庞将军，寡人欲封孙先生为副帅兼领军师之职，与你共掌三军兵权，你意下如何？”

庞涓立刻回道：“臣与孙斌，同门结义，他是臣的师兄，岂可以兄为副呢？不如暂拜客卿之职，待有功绩，臣即让位，甘居其下为副，请大王明鉴。”

魏惠王想了想，道：“卿言甚是，依卿所奏，便封孙先生为客卿，赐府第一所，待有功于国，再行赐封。”

孙斌谢恩，退出朝中。从此，孙斌便在魏惠王所赐的府第居住下来。庞涓亦经常前来拜访，与孙斌过从甚密。孙斌见庞涓甚念师兄弟同门之情，对他的戒心便日渐消失了。

一天，庞涓摆下酒宴，请孙斌赴席，孙斌亦欣然赴庞府。席间，庞涓与孙斌谈及兵法之论，孙斌对答如流，并无半点隐瞒，庞涓越听眉头越皱，暗道：怎的孙斌所学，竟远胜我庞涓呢？

庞涓向孙斌试探道：“大师兄所学，似非师傅所授，未知出于何处？”

孙斌对庞涓已无戒心，便坦然道：“刚才所论兵法，乃出自吾祖孙武所著之‘兵法十三篇’也，若论出处，可归入‘孙武兵法’吧！”

庞涓一听，不由又羡慕又恨，暗道：鬼谷子这老匹夫，分明偏心之极，怎的传孙斌以“孙武兵法”便不授于我庞涓？嘿嘿，幸亏我庞涓抢先一步，已在魏国站稳脚跟，否则必被这老匹夫害苦了。

庞涓的震惊稍纵即逝，孙斌毫无戒心，也没发觉。庞涓神情一肃，意态诚恳的道：“吾久闻孙武兵法，乃惊世奇学，既然是大师哥家传之宝，若能借弟一阅，当感激万分。”

孙斌如实回道：“此事万分抱歉，因此书经师傅详解演释，已胜原著甚远，已非愚兄家传之物。师傅亦只许我阅看三日，当即交还于他，此外并无只字录本。”

庞涓一听，不由又狠狠的暗哼一声，心道：鬼谷子这老匹夫，分明知道孙斌易受骗，着着预伏先机，提防此兵书落入吾手中，嘿嘿，老匹夫啊老匹夫，你以为如此便可克制我庞涓了么。庞涓心中恶念顿生，但表面上却欢颜相向，绝无半点猜忌，呵呵一笑，不再纠缠放“孙武兵法”上了。

过了数天，魏惠王亲临演武场，特邀庞涓和孙斌同赴。抵演武场，庞涓先行演练兵马，进退甚为得法，孙斌暗道：庞师弟果然有大将之才，练兵训武，甚合法度，可惜尚欠变化神韵，实战之际，未免易于被敌窥破也。

魏惠王却得意的对孙斌道：“孙先生，你看庞将军所训之军，是否已达天下无敌之境界呢？”

孙斌对庞涓并无戒心，便坦然回道：“庞将军所训之军，进退甚合法度，堪称中上之师，可惜尚欠变化之道，易于受制于敌，尚未可夸为天下无敌之师也。”

魏惠王正当兴奋之际，被孙斌泼了一头冷水，不由皱眉，接而下令道：“孙先生既如此判断，请与庞将军各演阵法，以供吾审阅。”

孙斌无奈，只好遵令，庞涓居然亦无异议。

当下先由庞涓演阵，他把令旗一举，台下数千士兵，便迅即排成一个方正之阵，倒也甚为快速。庞涓得意的问孙斌道：“孙兄，此阵何名？如何破之？”

孙斌目注一眼，即朗声道：“此乃方正大矩阵也，进退成排，甚为坚固，但坚固有余，变化不足，易于受制。”

庞涓一听，神色不由一变，魏惠王亦皱了皱眉，对孙斌道：“孙先生既有破阵之法，便请试演排阵妙法吧！”

孙斌至此，已无可推辞，他于是亦手执令旗，跨前一步，向台下兵将大声道：“众将士听令，吾之阵法变幻无方，务必依吾旗号走动，违令者斩！”

台下众将士一声“听令”孙斌当即把令旗一举，众将士即走动起来，很快便排成一队，异常奇特，简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庞涓哪能识得？既不识阵法，又怎去破解？庞涓无奈，只好悄悄借故靠近孙斌身边，私问道：“大师哥，此阵玄妙，莫非便是乃祖孙武兵法上所授么？”

孙斌坦然点头道：“正是，不过已经吾研悟演化也。”

庞涓忙道：“如何演化？”

孙斌不加隐瞒道：“此即颠倒八门大阵也。”

庞涓道：“有甚变化？”

孙斌道：“若遇攻击，则立可化八为十六，再攻则化十六为六十四门大阵。三三不尽、六六无穷，以至变幻无休，困敌至死方休。”

庞涓脸色又一变，忙道：“然则可有破阵之法？”

孙斌道：“此阵并无破解之法，因此不出则已，一出必收奇效也。”庞涓无言以对。

庞涓悄悄离开，先向魏惠王私报道：“孙斌所演之阵，乃将八门阵颠倒而排，若攻之则可变十六、六十四门阵，虽然精妙，但吾亦有法破之。”

魏惠王向孙斌询问，孙斌所答，竟与庞涓所报相合，魏惠王于是以为庞涓之才，与孙斌不相伯仲，心中欣慰，暗道：当世两大奇才，皆为吾魏国效力，吾中原盟主之霸主地位，必可保百年稳固也！

庞涓经此试阵，才知孙斌所学，远非自己所及，他又羨又忌，再一转而恨怒交集，心道：可恨墨翟和鬼谷子两老匹夫，偏把此祸根伏于吾之身畔！吾若不除去，日后必取吾位而代之也！庞涓心中转念，一条毒计便油然而生了。

过了几日，庞涓往孙斌府上拜候，言谈间，庞涓问孙斌道：“师兄故国乃齐国，今兄已为魏国效力，何不把宗亲迎来魏国，同享富贵？”

孙斌叹了口气道：“吾虽与你同门，吾之家事，你怎会知悉。吾四岁丧母，九岁丧父，孤苦无依，幸得叔父及堂兄孙平带吾逃出险境，才侥幸保存生命，堂叔、兄，实乃吾大恩人也，可惜自别后已不知两人所踪，至今已无法寻访得着了。”

庞涓微笑道：“那孙兄尚忆念故国故乡么？”

孙斌又长叹一声道：“人非草木，岂能忘本。但如今既已任职魏国，故国之事，也就无法顾及也。”

庞涓笑道：“师兄所言甚是，大丈夫志在四海，又何必执著于故土呢！”

庞涓再说了几句闲话，便告辞走了。

过了月余，一天早上，孙斌入朝毕，正返回府第途中。忽地有一汉子趋前，向孙斌问道：“请问你是孙客卿么？”他的口音，竟是齐国人士。

孙斌一听，微吃一惊，在路上不便细询，便把这汉子带返府中，再细问其来历。这汉子不慌不忙，回道：“小人姓丁名小二，于齐国临淄城出身，营商贩运为生，一日忽遇一人，自称姓孙名平，托我带一书函到魏国，交给魏国客卿，因此才冒昧相访而已。”

孙斌一听“孙平”二字，心中不由一跳，因为“孙平”正是他的堂兄。

孙斌情急之下，也不及细思，立刻道：“吾便是孙斌，在魏国受聘为客卿，丁小二可把孙平的书函交我便是。”

丁小二依言，把一封书函交到孙斌手上。孙斌拆阅，只见书函道：“愚兄平字达贤弟亲览：吾自家门不幸，家族荡散，不觉已数年矣。一向以来，愚兄生活无着，只好于宋国为人耕牧，你叔父一病逝世，异乡流落，苦不堪言。幸而齐王念旧，招还故里，欲迎吾弟，重振家门，闻吾弟就学于鬼谷，必成大器。兹作书柬，以达吾意。祈望早做归程，兄弟得以重见。”

孙斌阅毕，他素来感佩堂兄孙平之恩，不由长叹一声，即执笔疾书回函，道：“弟已仕魏，未可便归，候有建树，再邀兄至，则兄弟亦可重逢见面也。”写毕，又把黄金一锭，送给丁小二作为路费。丁小二走后，仍摇头叹息道：“吾受魏国之禄，岂可不忠魏国之事？但望兄长见字，即赴魏国，吾兄弟便可重逢相见了。”

不料那丁小二出了孙府，却不出城，反而折转身，向庞涓府第疾掠而去，原来此人并非齐国来客，亦非营商贩运为生，而是庞涓的心腹家将徐甲。庞涓不动声色，套取孙斌的家隐，得知他的堂兄孙平于孙斌有恩，便伪作孙平的书函，送去给孙斌。孙斌自小即与堂兄孙平离散，如何分辨是否孙平的手迹，于是信以为真，不但吐露心声，且写了回函，托“丁小二”带回去。

徐甲大功告成，把孙斌的回函呈上庞涓，便得意告退领赏去了。

庞涓拆开孙斌的回函，仔细审阅一遍，竟难从孙斌的回函中，寻到可以入罪的证据。庞涓狠狠咬一咬牙，便毫不犹豫，在孙斌覆函的末段，提笔改写道：“弟今虽身仕魏国，但故土难忘，心悬殊切，不日当图归计。若齐王不弃，自当尽力报效！”庞涓与孙斌相处甚密，早已熟悉他的手迹，因此模仿起来，当真天衣无缝。

当日，庞涓便入宫，私见魏惠王，他示意屏退左右，把伪书呈上，道：“孙斌有背魏向齐之心，近日私通齐使，取有回书，恰被臣于郊外截获。事态严重，虽是同门，不敢偏私袒护，祈大王定夺。”

魏惠王阅毕，似犹未尽信，沉吟道：“孙斌心悬故土，莫非嫌寡人尚未尽用其才么？”

庞涓道：“不然，大王，孙斌祖父孙武，昔为吴国大将，后来仍归故国齐土，必不肯为魏尽全力也。且孙斌之才，并不在臣之下。若齐用之为将，



必然与魏争雄，乃日后心腹大患，望大王明鉴。”

魏惠王沉吟道：“卿所言甚是，但孙斌应召而来，罪状未明，若杀之，恐天下以为寡人残虐，能人异士便不肯为吾魏国效力也。”

庞涓见魏惠王虽感震惊，但仍有三分清醒，便不敢太露形迹，回道：“大王之言甚是，臣愿往劝孙斌，若肯留魏国，可存其生命，并加重用；若不肯留，大王请将其交由臣处置，臣自有妙法令其慑服，则天下人口实亦被堵住矣！”

魏惠王点点头道：“依卿之言吧！一切务必善为处之，莫为天下人非议！”

庞涓拜辞而出，即往见孙斌，以便进行他的第二步杀着。

庞涓抵孙斌府上，两人见面，庞涓示意孙斌摒退左右，才失声道：“师兄，大事不妙！”

孙斌大吃一惊道：“所为何来？”

庞涓悄声道：“听说齐国有人带来兄之家书，未知是否？”

孙斌坦然道：“果有此事。”孙斌又袒露家书中有请他还乡之意。

庞涓顿足道：“这便坏事了，兄亦知如今魏、齐争锋，已势成水火，大王知你有思兄之意，必大为猜疑，如此一来，只怕师兄便难于魏国立足矣，你我同门之谊，师弟不忍兄蒙难，特来通报一声。”

孙斌一听，不由吃惊道：“一个齐国来客，一封家书，不料竟生出如此事端，如今却如何向大王解释？”

庞涓微微一笑道：“吾知大王疑心极重，如今之计，惟有以进为守，师兄可向大王上奏本，求请返乡扫墓祭祖三月，大王见你坦诚相对，或会释疑。”

孙斌无奈点头道：“这是无法中的办法吧！一切但依师弟之议行事好了。”

第二天，孙斌果然上朝，庞涓恰好不在。孙斌无法，硬着头皮，向魏惠王呈上奏章，乞假三月，还齐祭祖。

魏惠王把孙斌此时的奏章手迹，与日前截获的“家书”对照，匆匆之下，但觉字迹相同，不由大怒，严厉指斥孙斌道：“孙斌，寡人待你不薄，为何你先是私通齐使，今又告归，显见早萌反叛魏国之心，有负寡人信任，岂可

饶恕，寡人先削去你的官职，再发庞元帅府问罪！”

朝中武士奉旨，立刻剥摘孙斌冠帽，五花大绑，押到庞涓的府第。庞涓一见，吃惊道：“孙客卿所犯何事？”朝中武士把魏惠王的旨意宣示，庞涓一脸无奈道：“如此，臣领旨。”

庞涓着武士把孙斌先行押入密室看管，再出来对朝中武士道：“回奏大王，说臣一切自有妙法处之！”朝中武士，回去向魏惠王复命去了。

庞涓这才重返密室，先替孙斌松绑，抚慰一番，这才又慨然的道：“师兄蒙受此奇冤，弟必在大王面前保奏，请师兄放心，先行于弟府中住下，看谁敢伤兄一根汗毛。”

孙斌垂泪道：“吾消弭战祸大志未遂，生命已危悬一线，幸得师弟周全，孙斌不敢忘报。”

庞涓道：“师哥不必自悲，但教庞涓在世，必可保师哥平安无恙！”

孙斌乍遭奇祸，已毫无主意，只好道：“那一切拜师弟照应了，孙斌若得重生，皆师弟所赐。”

庞涓道：“彼此同门兄弟，师哥幸勿介怀。”

庞涓说罢，即告辞而出。出了外面，才向密室四周的武士下令道：“汝等严加看守，若有闪失，杀毋赦！”

到第二天，庞涓才入宫见魏惠王。庞涓向魏惠王奏道：“大王，经臣查证，孙斌确有私通齐使欲叛魏之罪，但其尚未及践行，杀之无益，反留天下人于口实，说吾魏国残虐。不如以腓足黔面之刑加之，使成废人，终身不能返归故土，既全其生命，又除去后患，两全其美，望大王明察。”

魏惠王此时甚恨孙斌，闻言也不思忖，便断然的道：“卿所言甚善，一切依卿所奏行事吧！”

庞涓领了旨意，返回府第，进入密室，对孙斌道：“魏王十分恼怒，极欲置师兄死地，弟再三保奏，才幸保师兄生命，但须把兄腓足黔面，永留魏国，不得私逃，否则必杀兄无疑。此乃魏国律法，弟亦不敢相违，望师兄谅解。”

孙斌一听，心中不由大悲，暗道“腓足黔面”，即把吾膝盖敲碎，从此不能直立走动，已成废人，再于面上刺上囚徒之字，则吾终生无面目见故土乡亲父老矣！孙斌仰天长叹道：“苍天啊！难道孙斌此浩劫，当真不可避免

么？”

庞涓面色一沉，肃然道：“师兄之生命，尚赖弟以人头做保，方可保全，若再求免刑律，则庞涓已无能为力了。”

孙斌万般无奈，只好长叹道：“一切皆命运所注定，孙斌亦无话可说也！多谢师弟周全生命之恩，腓足之刑，望师弟亲自施为，以求痛快一击吧！”

庞涓心中狞笑一声，但口中却道：“师兄放心，庞涓当亲自执刑，以减轻师兄腓足之痛，请师兄随吾入刑室了此案吧！”

孙斌知此劫势无可免，只好站起来，跟随庞涓及一众武士，进入刑室。庞涓先令人以针刺孙斌之面，成“私通齐国”四字，再用墨涂之，永留面上。

然后又下令把孙斌绑在柱上，庞涓亲自动手，手执铁槌，运内力向孙斌的右膝盖猛然一击，孙斌惨叫一声，右腿膝盖已然被击碎了。庞涓心中一声狞笑，又挥槌向孙斌的左膝盖击去，孙斌又一声惨叫，昏绝于柱上。

庞涓令人以水泼醒孙斌，流泪道：“师兄遭此酷刑，实王命国法难违，望兄谅解。”然后又吩咐刑医，以金创药敷孙斌的膝部，再用白布包裹，派人抬入书房，让孙斌好好歇息休养。

庞涓又每日进来，向孙斌抚慰，更每日供应美酒佳肴，令孙斌的创伤早日复原。孙斌不禁又悲又感，他向庞涓道：“孙斌得保存生命，皆师弟所赐，日后必有所图报。”

庞涓淡然一笑道：“师兄得保生命，吾愿足矣，图报之说，不提也罢。”

过了月余，孙斌自觉创口已合，他试站起来，不料膝盖已碎，双腿无力，一跤跌在地上，费了一番力气，才勉强爬起，只能盘足而坐了。孙斌悲道：“师傅临别之际，曾着我于危难之时，改‘斌’为‘腓’字，如今果然不改亦不成，我已成孙腓了。”

从此，孙斌之名，便变成孙腓了。但为甚会如此？是命运还是人谋？孙腓直至今时，尚难明了。

孙腓在庞府中又过了半月。这天晚上，庞涓又来探望，言谈间，庞涓忽然道：“师哥不幸已成残废之人，你那消弭战祸的大志，只怕难于践行矣！”

孙腓悲道：“既已成废人，大志更无从谈起也！”

庞涓立刻接口道：“不然，师兄之大志，自有人继承之，只看师兄是否乐意罢了！”

孙膑于悲伤中，心神不由一振，忙道：“孙膑当然乐意，只要能遂消弭战祸的大志，吾虽残亦无憾矣！”

庞涓微笑道：“那师兄是否相信小弟有此能耐呢？”

孙膑眼神一亮，道：“愿闻其详！”

庞涓道：“吾将以战克战，统御魏国大军，平定天下列国，则战祸自然便可消弭矣！只是小弟心有余，恐力有不足，尚望师兄助我一臂之力。”

孙膑叹道：“孙膑今日已成废人，却如何助师弟你？”

庞涓微笑道：“这容易之极，师兄只须把家传‘孙武兵法’，传授于我，则吾便可继承师兄的未遂大志，平定列国，消弭战祸也！”庞涓说时，目光灼灼地盯着孙膑，神态已无复最初的从容镇静。

孙膑心中不由一动，暗道：为甚庞涓弟如此着意于“孙武兵法”？他既如此注重，会否不择手段以求呢？假若如此，那师傅当日的忧虑，便绝非杞人忧天了。孙膑心中虽微感疑惑，但他却决不信这是庞涓布下的陷阱，而且相信庞涓尚念同门之情义，因为一切均太不可思议了，孙膑便告诉任何人也决不会相信。

孙膑心中转念，便点点头道：“这样吧，此事且容我细思，因师命不可违啊！”

庞涓一听，心中不由狠狠的咬牙道：必是那老匹夫暗地里，已对我下了结论，他不但不肯把“孙武兵法”传授，甚至连孙膑亦不准他泄漏半句！哼哼，如今孙膑已落在吾手，他若不答允，管教他生死两难，吾之所以留他生命，不外欲留他的口，说出那惊世兵法罢了！庞涓心中恶念连转，但却微笑道：“不错，不错，大师哥且仔细想清楚，再行定夺吧！”

庞涓说罢，不动声色，便告辞走了出去。孙膑在密室中盘足而坐，仔细思忖，他直思想了三日三夜，依然难下决断。奇怪的是，庞涓却也没再前来催逼。

这天晚上，孙膑心潮起伏，再难入睡。他百般无奈，惟有以师傅鬼谷子所授的“静心法”，默运气息，以稳定心绪。幸而他的真气尚勉强可以凝聚，运行一周天后，他便渐入物我两忘的境界了。

他的耳力也忽然精进了不少，隐约间忽地耳中传入一声叹息道：“如此一代奇才，我等于演武场上亲眼目睹，可惜却遭此奇祸，成了残废之人，魏

国痛失英才！”接而又听有声音道：“噓！小心！此人如今已是庞将军的重犯，绝不能轻忽大意，若有差错，你我人头只怕难保……国家大事，我等如何敢评论？倒是小心保住脑袋为妙也！”原来是在书房外面守卫的武士，在低声悄语。

孙臧一听，这才知庞涓表面对他客气，但实际上却外松内紧，在书房外面警卫森严，他孙臧就算身未残，也决难越雷池一步了。孙臧心中不由又添了几分疑虑，传授庞涓“孙武兵法”的事，因此便更难下决断了。

又过了几天，庞涓派了一位心腹侍卫，前来打探动静，见孙臧尚无决定，便冷笑道：“孙臧！你可知你的生命操于庞将军之手？若非庞将军以生命保你人头，你只怕已身化厉鬼了，你竟忘恩负义，连庞将军的一点请求也不答允吗？”孙臧一听，便知庞涓果然急于获取“孙武兵法”了，只要稍一不慎，他欲加害自己，简直易如反掌，孙臧无奈对庞涓的侍从道：“吾亦深感庞将军的大恩，此事且容我再思想一日一夜，第三天必答复将军便了。”

侍从冷笑而去，孙臧知自己的生命已悬于一线，若不答应庞涓所求，只怕难逃厄运，但若答允，又师命难违，孙臧当真进退两难，他不由又悲又伤，暗道：目下吾之境况，是否已处生死两难的绝境呢？他心中念及此，忽然又一动，因为他猛地醒起，师傅鬼谷子临别之际，曾赠他一个锦囊，着他于生死两难之际方可拆启，此时此刻，自己岂非已身处此绝境吗？

孙臧再不犹豫，探手入怀，幸而锦囊尚在，他连忙拆开，锦囊内有黄绢一幅，上书四个“以疯求生”的字眼。孙臧正凝注时，黄绢却忽然见光而风化，化作飞灰，眨眼纷扬而逝。

孙臧心道：师傅原来早算出我有此劫难，故伏下此“以疯求生”的妙计也！

过了二日，孙臧果然答允传授庞涓以“孙武兵法”，庞涓大喜，特地设宴，招待孙臧。席间，孙臧刚饮了三杯酒，庞涓正欲开口求索，孙臧忽然大叫一声，口吐白沫昏倒地上。

庞涓惊奇，把孙臧用冷水泼醒，孙臧却大笑三声，又大哭三声，其状怪异之极。

庞涓试探道：“孙兄为甚又哭又笑？哭的是甚？笑的是甚？”

孙臧笑道：“吾笑魏王欲取我人头，吾却伏有天兵十万，大可保吾人

头！”孙臧哭道：“吾哭齐国若无孙臧，将缺一统御天兵之天将也！”

孙臧说罢，向庞涓纳头便拜，一面牵衣抚脚，哀求道：“先生！先生！鬼谷先生！快救孙臧出去，好统御天兵也！”

庞涓道：“吾乃庞涓，你认错人了！”

孙臧不理，牵住庞涓的袍袖，死也不放，口中直叫：“先生救我，先生救我！”

庞涓微哼一声，挥袖甩开孙臧，正欲离去，忽又心生疑惑，便示意侍卫，把孙臧拖入猪圈，以察动静。猪圈中粪便遍布，臭气熏人，闻之欲呕。孙臧被推进来，却立刻倒地而卧，他长发披面，呼呼大睡，状似疯子。

庞涓又令人送上美酒佳肴，孙臧拒不进食，反而骂道：“你等又来毒害我么？”接而将酒食泼在地上。庞涓令人拾狗屎混泥块，送给孙臧，孙臧立刻接过来，大口吞食，吃得津津有味，食完又伸手向来人笑道：“如此美食，却嫌太少，尚有供应么？”

来人把孙臧的情状回报庞涓，庞涓大笑道：“此必受刺激过度而狂，孙臧既成疯子，吾再无敌手，天下何足惧哉！那‘孙武兵法’不要也罢！”庞涓一顿，猛地忆起孙臧疯中之言：魏国舍弃我孙臧，将再无大将，不由又哈哈大笑道：“任孙臧这疯子自由出入，好教魏人知悉，魏国栋梁，如今便全赖我庞涓支撑了！但须派人严密监视，以防有诈。”

庞涓令下，果然便任由孙臧自由出入庞府。孙臧白天出去，晚上即回，但不睡高床软枕，却去猪圈倒地而卧。别人给孙臧食物，他一概不拒，美酒佳肴固不拒，狗猪之粪也甘之如饴，他爬过的路上，留下一阵臭气。

魏国三军统帅庞涓除掉一位心腹大敌，魏都大梁城却多了一位疯子，天数命运便是如此玄妙。



## 牛刀小试

### 第二十三回

匆匆又过了月余，这天晚上，在魏都大梁城一角，一座古井栏石阶上，正坐着一位长发披面、手捧猪狗粪便而食的疯子。疯子这副模样，连在远处监视他的探子，也叹道：“疯癫如此，尚成什么气候？庞将军疑心也未免太重了……管他干么？不如喝酒去吧！”

监视的探子走了，疯子却依然如故，在古井石阶上盘足而坐。

过了一会，疯子的耳际，却忽地钻入一声悲叫道：“大师哥……你……你是否真的被害成疯子了？”疯子不答，依然盘足而坐，浑似不闻，那声音又尖叫道：“孙臧呵孙臧！假如你真的被庞涓这恶人逼疯，我张仪必取他头为你报仇……”

疯子竟然是孙臧，只见他忽地身子一抖，伸指于虚空乱划起来，落入别人眼中，他简直是疯上加疯了。

但发声之人，竟然是孙臧的师妹张仪，经多年的历练，张仪的神通本领，当世已罕有敌手，孙臧的情状，又岂能瞒过她的目力？她刚才发声，正是试探孙臧的反应，她立刻便认出孙臧于虚空乱划的用意，因为孙臧此时竟以“疯体”字示意！

孙臧的“疯体”字道：“三师妹……此地危机四伏，千万不可大意！庞涓府上形如龙潭虎穴，他更手握千军万马，你单人匹马，闯庞府犹如送死而已……你快离开，返鬼谷向师傅回报，说孙臧正历劫灾磨，日后自有办法脱身，莫以孙臧的生死为念……快，快去吧，迟则只恐有变……”

张仪一见，立刻明白孙臧的“疯体字”意，她登时已足可证实，孙臧并非真疯，而是使计欲谋脱身。而师傅所判断的，庞涓与孙臧的“命运冲煞”，亦已确证无疑。张仪心中充满悲愤，她委实意料不到，孙臧身受的灾劫竟如此残酷！她不禁恨恨地咬牙道：“庞涓！庞涓！我张仪若任由你肆虐同门，也愧于当鬼谷先生的弟子也……”张仪心念电转，便又向孙臧以内力传音道：“大师哥放心，张仪下山，乃奉师傅方命，你之悲惨遭遇，师傅已然尽

悉，并已做巧妙安排，必救你脱险！”

孙臧一听，又以“疯体字”写道：“此地伏有探子，监视吾之一举一动，吾之形迹，均难逃庞涓的耳目，他只要一声令下，全城戒严，师妹你便插翅难飞了……你尽快离开为妙！”

张仪的声音一顿，随即急促的道：“大师哥，此时非细说之时，一切师傅早做安排，他老人家亦已亲临大梁城了……师傅说，他将以兵法中的‘声东击西’之计救人……大师哥务必一直呆在此古井之畔，切勿离开，且看我和师傅，如何把魏都大梁，闹个天翻地覆，替师哥你狠狠出一口恶气……”

孙臧耳际的尖啸声，忽地戛然而止，孙臧就连制止的机会也没有。孙臧心中不由微叹口气，暗道：既然是师傅他老人家亲临大梁城，凭师傅和三师妹二人之能，果然可把魏都城闹个天翻地覆，我孙臧虽然无法制止，但也是魏惠王疑心太重，庞涓残虐所致，咎由自取，夫复何言……孙臧心中转念，又知师傅鬼谷子既做救人的安排，便必定不会更变，也就安静下来，默运“静心诀”最大限度凝聚日渐恢复的内力，以配合师傅和师妹的“声东击西”救人妙计。

孙臧在古井石阶上，盘足而坐，他偶尔于披面的长发间隙，偷察一下夜空星斗的位置，但见北斗七星的长尾，已向东面翘起，便知子时、丑时已过，目下已交第二天凌晨的寅时末了（亦即凌晨四五点的时分），孙臧承自家传“孙武兵法”的十三篇中，其中一篇便是“星斗挪移”，他在受难的岁月中，暗地加倍努力研悟，此时他的“天象星斗”之学，已非常精湛，判断时辰只是其中的微末小技而已。

就在此时，孙臧忽见东面的天际，腾起一团冲天的火光，随即烧红了半边天，远远的，也听到人声嘈杂，似有千军万马，向城东奔去。孙臧微一沉吟，便即醒悟，暗道：按方位判断，必是城东的庞涓元帅府起火了！而庞涓手握重兵，他的府第起火，必定调动城中兵马，赶去救火，城中的禁卫，必定变得空虚，此际便是救人出城的千载良机了……又我所处之地乃城之西面，东面庞府起火，西面救人，果然是妙绝的“声东击西”救人妙计！

孙臧心念到此处，耳际忽地听到东行地面的轧轧声，他于披面的长发间隙向南面望，但见一条娇俏的身影，正推着一辆车，车上同样有一长发披面的人，坐在车上一动不动，小木轮车正向此地飞奔而至。



推车飞驰而至的，竟然便是三师妹张仪，别后二年，张仪的功力又精进不少了，此时她仅以二指推车，车上更载了人，却毫不费力，片刻飞驰而至。

张仪把小木轮车推至古井边，此时四下无人，一片寂静，大概庞涓的探子，以及守城的官员，均赶去东面的庞府救火了，张仪也不及与孙臆细说，立刻把车上的人衣饰剥了；又再一步向孙臆掠去，不由分说，便替孙臆脱去外衣。

张仪把那人的衣饰抛到孙臆的身前，急道：“大师哥，快穿上衣服，准备起程……”张仪说着，一面急急地把孙臆剥下的外衣，穿在那人身上。

张仪一手把那人提起，放在古井的石阶上，只见这人长发披面，衣饰褴褛，臭气熏天，盘足而坐，俨然是第二个如孙臆的“疯子”。

张仪动作快速，闪电般抱起孙臆，放入车中，双手扶持，推着便向东城门口处疾驰而去。

孙臆此时已明白张仪的用意，他微叹口气，喃喃地道：“好一个李代桃僵之计……但只怕害苦了顶替之人也！他日后落到庞涓手上，还保得住脑袋吗？”

张仪微哼一声道：“你知道么？大师哥，此人便是庞涓派来监视你的探子！若不把他李僵替代，如何可避过庞涓的耳目？再说这探子若被你逃脱，一样必死无疑，既然早晚要死，不如在死前做一宗好事吧！”

张仪说着，已推着小木轮车，疾驰到东城门三十丈远的暗角，她蓦地把木轮车停下，目光灼灼地盯着城门那面的动静，只见城门甬道两面，站了二排守城士兵，紧握刀枪，却寂然不动。乌黑的铁铸城门洞开，却无人出入，其状怪异之极。

张仪不由一阵惊愕，也不知守城魏兵弄甚玄虚，就在此时，她耳际忽地钻入一缕劲音，道：“张仪！犹豫什么？城门已然大开，任你进出，还不速速离去？”

张仪一听，话也不答，即推车疾奔上前，她根本不须思虑，因为她知道发声之人，便是师傅鬼谷先生，由他老人家安排的大计，还会有丝毫差错吗？

张仪推着木轮车，从两排的守城魏兵中擦身而过，那两排魏兵竟毫无反应，犹如泥塑木雕，又如肃然挺立，恭送张仪和车上的孙臆出城。张仪不由

又好笑又好气，心道：师傅行事，果然鬼神莫测，他在庞涓府放了一把火，引开城中官兵的注意力，方便自己在西面救人；然后他又疾掠到东城门，以他的无上神通，把守城门的魏兵弄作泥塑木雕，洞开城门，供自己推车坦荡而出……师傅的“声东击西”救人之计果然妙之极了！

张仪推车，疾驰而出。她刚出城门，身后但听轰隆一声，乌黑大铁门已重新关上了，如此一来，城门便立化阻力为助力，因为城中的追兵要出来，便非要花一番工夫打开城门，而这一段时间，便足够张仪带孙臆逃出险境，化险为夷了。

张仪推车再疾奔了一段，此时月色忽然明亮起来，车上的孙臆，忽地瞧见推车的张仪，额上渗出汗珠，在银白的月色中，显得格外晶莹。

他心中不由又酸又痛，连忙低声道：“师妹，辛苦你了……你快歇一歇，莫为了孙臆累坏了……”

张仪心中不由亦一阵悲酸，喃喃道：“孙臆呵孙臆，你已被人如此残害，尚处处先为他人着想？就不替自己的前程悲伤么？只要能救你脱险，张仪我辛苦一点算得什么……咦？为什么我又不觉疲累？”

张仪忽地轻“咦”一声。原来她奔驰半夜，内息已感不畅，额上冷汗直冒，拼命支撑之际，背后的神堂穴，忽地一热，但感一股热气透背而入，直抵心俞、肺俞、肾俞诸穴，内息骤畅，劲力陡生。张仪微一惊疑，随即醒悟，不由格格笑道：“是师傅驾临了吗？”

“呵呵！你怎知是师傅降临？”一缕劲音又响了起来。

张仪笑道：“当今之世，能‘以气化力’的神通，除了师傅鬼谷子先生，谁敢自负有此能耐呢……师傅，你快现身出来，大师哥他……”张仪忽然一想，悲愤的急道：“被庞涓残害成废人啦……师傅快设法救他脱难啊！”

“哎！命运所注定，相冲相煞，火浴凤凰，劫后重生！往者已矣，便当逝去如流水吧！”林间小路上面，忽地传下劲音。话未落，树梢上面，已呼地掠下一道灰影，在孙臆的木轮车前凝立。

孙臆一见，不由悲从心发，他低低地叫了一声：“师傅……孙臆已成残废囚徒，故以长发披面，无颜再见师傅啊……”

现身的人果然是鬼谷子先生，原来他施展“声东击西”妙计，助张仪救走孙臆，即尾随而行，却不走地面，在树梢上无声无息滑行，直到走出好一

段路，这才骤然现身，鬼谷子凝注孙臆一眼，已然透过孙臆披面的长发，瞧清他脸上的黔字“私通齐国”。鬼谷子微哼一声，他何等目力超卓，立刻便认出这是庞涓的手迹，因此其余一切也就不必多问了。

鬼谷子一言不发，右手忽然疾伸，穿越孙臆披面的长发，按在他面上的黔字上面。孙臆但感脸上有如一阵炽热火灼，滋滋有声。鬼谷子抚在他脸上的手掌一曲，指尖在他原来黔字的疤痕上疾点。孙臆心潮激荡，因为他从鬼谷子的手法便已知道，师傅已替他以无上内力，抹去黔字，重新新刻上激励他意志的四字了！

鬼谷子的手掌一抽而起，便突听张仪一声低叫道：“好啊！抹去囚徒之记，换上崭新四字，大师哥！这四字便是‘火浴凤凰’！恰如你的际遇啊！”

孙臆已从鬼谷子的手法，知悉他的激励字意，他不由感慨地叹道：“多谢师傅激励，可惜孙臆已成废人，双足被废，囚徒之字虽去，再难行走，实如囚徒一般无异啊！孙臆又怎敢以‘火浴凤凰’自比呢？”

鬼谷子意味深长的笑笑说：“臆儿，你的一切，吾已知，你不必细说，也不必嗟叹。只要你有决心、信心、毅力，你便可成这‘火浴凤凰’了……你明白吾之用意么？”

孙臆沉吟半晌，忽然把头一昂，决然道：“是！师傅，孙臆既然是‘火浴凤凰’之命，也就勇敢迎接命运的挑战吧！”他一顿，又问道：“孙臆如何选择日后之路？”

鬼谷子欣然道：“很好，你既然已明白你是‘火浴凤凰’之命运，吾便传你一套‘火浴凤凰、奋发重生’的无上神功吧，”

鬼谷子说时，附在孙臆耳际低言传授了一套练功口诀，末了道：“这套‘火浴凤凰、奋发重生’的功夫，专为你而设，但有小成，即可如常人般行走；若中成者，则又健步而飞，再若得大成，则盘足而可飞渡山川峻岭也……达何境界，全凭你自己的努力，知道吗？”

孙臆脸有喜色，欣然点头道：“多谢师傅，凭此神功，孙臆果然可如‘火浴凤凰、劫后重生’也……但未知孙臆此后的出路又在何处呢？”

鬼谷子不答，却目注张仪，含笑道：“张仪，你的神数学问，已足可回答孙臆此问，你代师傅回话吧！”

张仪微一沉吟，便朗声道：“大师哥的命运终归故土，因此不言而喻，此

行当是东面的齐国无疑啦！是也不是？师傅……噢？为甚又欲离去了？”张仪忽地惊咦一声，原来她目力超卓，于暗影中，忽见鬼谷子的白眉毛一扬，便知他欲一飞而掠走了。

果然鬼谷子的身形已骤然而起，一缕劲音传下来：“呵呵！张仪，你的神数之学，已足可与师傅并驾齐驱，你既然做此断，便必有你之所据，何必多问？犹豫什么？吾去也，十二年后，再与你等于鬼谷相见吧！”鬼谷子的劲音戛然而止，他的身影亦消失不见了。

张仪心中若有所失，半晌不语。她偶尔回神，目注孙臆一眼，这才明白，照应大师哥的重责，已落在她肩上了。张仪微叹口气，犹如侠女下江湖闯荡，毅然推着木轮车，续向东面的齐国地域疾驰而去。

张仪推着木轮车，日夜奔驰三日后，终于进入齐国境内了。

张仪正在思忖，是否径直奔向齐都临淄城（即今山东临淄县），因此此时此地，距临淄尚有足三十余里。张仪武功甚佳，亦感饥疲，何况车上的孙臆，张仪正寻思先找一处地方落脚，食宿一宵，再做打算。

就在此时，齐都临淄城方向，大路之上，忽地腾起一阵烟尘，不久便见十数轻骑，快马扬鞭，直向这面奔驰而来。张仪见人马来自齐都临淄，她又深知孙臆的命运，乃应在故土“劫后重生”，因此也毫不惊疑，干脆把木轮车停下，站在路上，细察动静。

十数轻骑飞奔而至，领先一位将军远远即向张仪这面大叫道：“来者可是孙臆先生吗？齐国大将军田忌，恭迎孙先生驾临齐地！”

车上的孙臆未及答话，张仪已格格笑道：“果然是‘功名归故土之命’也，甫入齐地，便有大将军亲迎城外三十里了……喂，田大将军，你怎知那位孙臆先生今日驾临齐地？”

马上的大将军朗声道：“日前有一位天下闻名而不见其踪的奇人鬼谷先生，降临敝府第，对田某晓示，三日后，有一位姓孙名臆的兵法大师，进入齐境，谁有幸遇之，谁便又替国家建丰功伟业矣！因此田某今早不惜远迎三十里，以求先遇该位奇士……姑娘，请问车上之人，是否孙臆先生呢？”

张仪不置可否，却笑道：“原来是鬼谷先生传讯，但田将军是否知道孙臆先生乃魏国的囚徒，便迎他人齐，不怕魏国不高兴，向你齐国狠狠报复么？”

田将军大笑道：“吾齐国与魏鼎足而立，逐鹿中原，各为其主，魏国之弃，恰为吾之重用，何足惧哉！”

张仪微笑又道：“虽然如此，但孙臆先生乃残废之人，田将军以为他尚可为你齐国效力吗？”

田将军呵呵笑道：“将帅之才，贵智而不在勇，孙先生虽然残废，吾亦知乃魏国奸人庞涓所害，深感同情，亦欲营救，天幸他已安然脱险，今既归故土，吾倾齐国之力，必可令他复原！务请姑娘和孙先生放心好了！”

张仪一听，甚喜田将军的豪爽，便欣然道：“田将军，实不相瞒，车上之人，果然是鬼谷先生的大弟子孙臆也，请恕他双足已废，不利于行，不便下车相迎。”

马上的田将军一听，立刻滚鞍下马，奔到木轮车前，向车上的孙臆拱手道：“在下田忌，恭迎孙臆先生大驾光临，若不见弃，便请先到敝府歇息，待身子康复，再上朝参见吾主齐威王，以定行止吧！”

孙臆知田忌是齐国统御三军的大将军，又见他如此热诚，不由微叹口气，感慨的道：“吾孙臆果然是‘火浴凤凰、劫后重生’之命运也，有幸甫归故土，便得与田将军相遇，恭敬不如从命，孙臆便先到田将军的府上做客吧！”

孙臆又把张仪向田忌介绍了，田忌才知张仪原来亦是鬼谷先生的得意门生，他不由大乐，呵呵笑道：“好！好极了，不料田忌今日，竟可与鬼谷先生的两大高徒结交！此吾之大幸也！”

田忌说罢，亲自推车而行，马上的十数随从见状，岂敢怠慢，亦纷纷下马，相助推车，一行十数人，拥着车上的孙臆和张仪，一路向东面的齐都临淄城去了。

自此，孙臆便留在田忌的府上，他绝没闲着，每日苦练鬼谷子所授的“火浴凤凰、奋发重生”神功，由朝到晚，由夜入日，无休无歇，偌大的齐都临淄城中，根本就不见孙臆的行踪，此时齐国君民，也根本不知道，一位将令天下震惊的大兵法家，已然降临齐国了。

张仪也留在田府，她不放心的孙臆，坚持每日替他以内力真气疗伤，直到孙臆已练成“火浴凤凰”神功的小成境界，可以盘足而滑，站立如常人般缓移，张仪才松了口气。她确信师傅授孙臆的“火浴凤凰”神功，的确可令孙

臧“奋发重生”了。张仪闲时，也没歇着，出外周游齐国境内的山川名胜，甚至登临泰山极顶，纵览天象，推断乾坤气运、天下大势。在田府的这段时间，张仪的神数奇学，不觉又精进一层了。

眨眼过去半年时光，这天晚上，田忌回府，与孙臧、张仪饮宴进晚膳时，三杯刚下肚，忽然便掷杯不饮，长叹一声。

孙臧不由微感惊疑，张仪却在孙臧耳边低笑道：“田将军之叹，必与钱财有关，甚或损失巨大呢！”

孙臧奇道：“师妹怎会知道？”

张仪笑道：“你不要问我，且先问田将军是也不是吧！”

田忌叹息间，见张仪和孙臧目注他微笑，不由奇道：“孙先生、张姑娘，为什么如此好笑？莫非已知田某心中之难堪事么？”

孙臧果然含笑道：“田将军，未知是否刚好钱财有失，而且甚巨，因而叹息呢？”

田忌一听，不由大奇道：“不错！不错！吾今日与齐威王赌马，不料三场皆败，连输三局！合计损失近千金呢！但孙先生今日并没在场，如何知道？”

孙臧笑道：“不是孙臧知道，而是张仪师妹的神机妙算罢了！”

田忌一听，忙向张仪道：“张姑娘，如何判断？务请不吝赐告！”

张仪甚喜田忌的豪爽，便欣然一笑道：“田将军，你的鼻端与鼻梁交界处，乃主钱银财物之‘财帛宫’也，田将军的财帛宫有青黑之气侵犯，自身主财之红气不敌而退缩，乃主财物巨损之象。由此可判，田将军必因财物损失而叹，又田将军心性豪爽，区区小数，决难令你嗟叹，因此又知所损失财物必甚巨也。”

田忌更感兴趣，他目注张仪，满脸希冀的急道：“张仪姑娘既有此惊人的神通，未知可否助我赢回已失的巨财呢？哎，田某近日，已连输给齐威王万金之巨矣！”

张仪却断然的摇头道：“田将军，此乃天数之算，命运所定，财帛之煞，岂可一朝一夕可变，须知人算不如天算啊……张仪决没此等能耐！”

田忌一听，虽然不敢勉强相求，但怅然若失，满脸失望。他似乎不单止因财物之失，而且极不服气，连输万金，有失他大将军的面子。

孙臆见田忌身居大将军之职，却性如顽童，好胜之心极重，不由又好笑又有点同情，他微一沉吟，便向田忌含笑问道：“田将军与齐威王如何赌马？愿闻其详。”

田忌见精于神数奇学的张仪，亦无法助他，对孙臆更不敢寄望，因为他心道：孙臆虽然精于兵法，但于赌马这等“斗力”的玩意上，他能有什么妙策！于是便半信半疑地简单道：“孙先生，吾与齐威王赌马，双方均出三匹快马，赌三场，跑赢即得彩金若干，但近月来，吾每战皆败，倒霉之极！”

孙臆却毫不放松，追问道：“田将军，你每场所选出赛之马如何？”

田忌不假思索道：“当然是选最佳的三匹马，依上、中、下三等，去迎战对方的上、中、下三马啊！若非如此，更必败无疑！”

孙臆微一沉吟，又问田忌道：“田将军，依你之见，齐威王出赛之马与你出赛之马，整体而言，双方实力如何呢？”

田忌道：“双方出赛马匹，整体实力而言，自然是齐威王胜于田某也！因此吾不得不选最强的马匹出赛，否则连丁点的胜算也没有了！”

孙臆一听，即微笑道：“不然，田将军，彼强你弱，绝不可以硬碰硬，例如打仗，敌强我弱，便决不能以多数对多数，以少数对少数，以逸对逸，以劳对劳，而须以我之长处，去攻敌之短处……赛马也一般道理。”

田忌一听，眼神不由一亮，忙道：“孙先生以打仗之道，应用于赛马，果然了不起……然则田某如何胜回一仗呢？”

孙臆胸有成竹的笑笑道：“目下之势，彼强你弱，宜于强弱分配战术上巧胜，不可力战。这样吧，下一轮赛马，吾随你一道前往赛马场，看看可否赢回一仗。”

田忌大喜，登时转忧为喜，与孙臆、张仪开怀畅饮一番。

三天后，又到赛马之日，秋高气爽。齐威王田因齐极喜赛马，每逢赛马日，必尽出马房精英，与诸将作赛。其中又以齐威王与田忌的赛马最为轰动。

赛马场上，搭了一座高台，分设主客座。齐威王高坐于主座，田忌则坐于客席，四周则是齐国的大夫、将军，台上笑语喧哗，台下战马排列，异常热闹。

不一会，齐威王出赛的战马已排列出来，共计三匹，皆是百中挑一的精壮良驹。但田忌的赛马，却迟迟未出，毫无动静。

齐威王田因齐向田忌大笑道：“田将军，你与吾作赛，连次皆北，莫非已输怕了么？不然为什么不敢排出赛马？”

田忌笑道：“大王少安毋躁，未将这是谋定而动，后发制人啊！”

齐威王大笑，道：“田将军，吾之上马胜于你的上马，中马胜于你的中马，下马又胜于你的下马，按此形势，田将军三场必输，如何后发制人？田将军敢以重金下注作赌么？”

田忌一听，心中犹豫不决，不由向他身边的一男一女瞥了一眼，以询可否。他身边的一男一女，便是孙臧和张仪。张仪见孙臧竟然敢以“人谋胜命运”，助田忌赛马，心中又惊又喜，她一面替孙臧担心，一面亦想一睹孙臧的能耐，便决意随来马场，守在孙臧的身旁。

此时孙臧已审察清楚场上的情势，他微一沉吟，便向田忌从容一笑，点了点头。

田忌见状，咬了咬牙，硬着头皮大胆回道：“大王，田忌每场下注万金，大王敢应战么？”

齐威王一听，不由大笑道：“呵呵！好极了！万金一场，三场若输，便是三万金也！田将军，你若连输三场，吾亦不要你的金银财物，只须好好替吾打赢三大战役，以振国威，你敢答应么？”

田忌尚在犹豫，孙臧已在他耳边低语一句。田忌即大声道：“好！君无戏言，就此决断吧！”

齐威王大喜，决然道：“好！既田将军无异议，便请排出出赛之马来吧！”

齐威王一声令下，他的侍从，已牵出一匹高头大马，金鞍银甲，正是上等骏马。

田忌远瞥一眼，心中先就有点气馁，暗道：吾马房之中，决无一匹可与这等上等骏马相比，这三场赛事，尚有甚胜算……田忌发怔时，孙臧已向田忌马夫悄言了几句什么。马夫即点点头，疾奔而下。

田忌的马夫，疾奔向马房，他按孙臧之意，把金鞍银甲上等马的装备，配在选出作赛的下等马身上；又把银鞍银甲中等马装备，配在上等马上；再把木鞍木甲下等马装备，配在中等马上，如此一来，田忌出赛的三匹战马，下等变了上等，中等变了下等，上等变了中等，与对方的赛马实力之比，发



生了诡异的变化。

马夫把田忌作赛的三匹战马牵了出来，分前、中、后三场排列好位置。从马匹的装备来看，田忌出赛马的等级，与齐威王的出赛马等级一般无异，即田忌的上、中、下三马，对齐威王的上、中、下三马。

齐威王并没瞧出破绽，他傲然地大笑道：“田将军，且好好准备，替吾打赢三场大仗吧！”他一顿，便断然地下令道：“开赛！”

齐威王一声令下，双方的马夫即策马扬鞭，疾驰而出，但见两匹赛马，风驰电掣，向终点奔跑。仅一会，齐威王的赛马便飞越而出，把田忌的赛马拉后了一大截。到终点时，田忌的赛马竟落后了三分之二的路程。

第一场马，田忌输了，而且输得很惨，因为他的赛马实力，竟仅及齐威王的三分之一。

齐威王大笑道：“田将军，你已输吾万金，势必要替吾打赢一场仗也！”

田忌此时心中惴惴不安，但事到如今，也只好硬着头皮道：“大王，输便输了，田某亦必替齐国打赢一仗罢了！但尚有二场，若未将全败，再笑不迟也！”

齐威王见田忌并不气馁，大喜道：“好！好！再赛二场，教田将军心悦诚服，好好替齐国效劳！”

第二场赛马，结局却大出齐威王意料之外，双方两匹中等马，起初尚斗得难分难解，但跑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后，田忌的赛马，却突然疾冲而前，比齐威王的赛马快了近二十丈驰过终点。第二场显然是田忌的赛马胜了。第三场的结果，无论赛程、赛况，与第二场几乎一模一样，均是田忌的赛马，比齐威王的赛马快了近三十丈，因此同样是田忌胜出。

三场合计，田忌二胜一负，赢了一场，喜获万金重彩，恰好把近日输的万金赢回来，不多一分，亦不少一毫，玄妙之极，齐威王田因齐，不由一阵发呆，好一会，才惊喜地问田忌道：“好啊！田将军竟然赢了寡人，好！妙极了……但这绝非田将军的出赛风格，到底有何等高人相助？快告知寡人啊……”瞧齐威王此时的神态，绝不为输了万金而失望，反而欣喜若狂。

# 运筹帷幄

## 第二十四回

此时赛马台上，一片寂静，不但齐威王田因齐，连相国邹忌、众大夫等，亦目注田忌身边的孙臧和张仪，脸上充满惊疑的神色。

田忌此时呵呵一笑，向孙臧拱手道：“多谢孙先生指点，妙策出赛，以兵法之道用于赛马，终助田某赢回万金！”田忌一顿，这才转过身来，向齐威王肃然道：“大王啊，万金易求，将才难得，这位高人，便是吾齐国之人孙臧先生啊！”

齐威王一听，也不待孙臧起身拜见，即把手一摆，急道：“孙先生不必客气，且释吾之疑团，到底以何妙法指点田将军，以弱胜强，赢吾之赛马呢？”

孙臧微笑道：“回齐王，孙臧之法，乃教田将军视马场如战场，彼强我弱之势已定，须以巧妙变化来应战。于是便略加调拨，以田将军的下等马迎战齐王的上等马，又以上等马迎战齐王的中等马，再以中等马迎战齐王的下等马。如此一来，比赛结果，正如战场，可获小胜。”

齐威王一听，喃喃地沉吟道：“彼以下驷，当吾上驷；又以上驷，当吾中驷；再以中驷，当吾下驷；如此必输一场，但亦必胜两场，两胜一输，终获小胜……妙！妙之极了！”齐威王击掌叹道。

他略一顿，目光一抬，灼灼地凝注孙臧，又道：“如此赛马妙法，用于战场，又如何运用？请孙先生不吝赐告！”

孙臧从容地笑笑道：“若于战场，两军对垒，敌强我弱，敌优我劣，则切忌硬碰硬，以己之长战敌之长；而应扬长避短，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兵法上论之，则为不怕局部之损失，集中己之优势，全力攻敌之劣，则局部之胜不难获致，然后集各局部之胜，可取全局之大胜矣！”

齐威王一听，耸然动容，大喜之下，即起而离座，走到孙臧身前，俯身一拜道：“田因齐拜领先生高论，若蒙先生不弃，留归故土，为齐国效力，则乃齐国军民，举国之福也！望先生幸勿推辞。”

齐威王田因齐，久历战阵，身经百战，等闲之辈，绝不在他的眼内，他对孙臆如此重礼求请，简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孙臆正沉吟未决间，田忌忙道：“大王如此隆情厚意，礼待先生，先生幸勿再推辞也！”

张仪亦格格一笑道：“大师哥，你之命运乃‘火浴凤凰’，成就于故土，如今一切已然应验，你还犹豫什么？”

孙臆这才决然的点点头道：“孙臆乃囚徒之身，蒙齐王不弃，礼遇有加，岂敢不从齐王之请？孙臆这便留在齐国，为故国效力吧！”

齐威王大喜，当即毫不犹豫，宣道：“好极了，吾便即日拜孙先生为齐国军师，与田将军一道，合掌齐国的军政事务！”

孙臆拜谢。齐威王目注孙臆身边的张仪一眼，含笑道：“这位姑娘，英气不凡，想必是孙军师的同门师妹，神通本领亦自不凡吧？”

张仪格格笑道：“齐王，你怎知我的来路？”

齐威王亦呵呵笑道：“姑娘刚才失口而呼孙军师为‘大师哥’，姑娘岂非孙军师的同门师妹么？既然乃同门师姐妹，姑娘的神通本事，也必定十分了不起啊！”

张仪一听，这才知齐威王果然不失为贤慧之君，极知人善用，难怪齐国将士，皆愿为他出死力了，张仪正思忖间，田忌已向齐威王含笑说道：“大王，实不相瞒，孙军师与张仪姑娘，皆师承一代高人鬼谷先生，与魏国大将军庞涓乃同门师兄弟也。”

齐威王一听，如释重负的长吁了口气，以手加额贺道：“天助我也！吾正为魏国有庞涓之助，所向无敌，无人可破，寝食难安。天幸如今竟连获孙军师、张姑娘师姐妹之助，鬼谷先生一门三杰，吾得其二，魏国庞涓，何足惧哉！”

齐威王一顿，又向张仪道：“你既然是孙军师的师妹，可愿出任齐国副军师之职？”

齐威王此言一出，满座耸然，因为战国之年，女子甚少涉足朝政，更遑论军中要职了。但齐威王竟破此先例，不但重用，而且欲赐封齐国副军师之职，这对当时的女子来说，只怕比什么“王后、王妃”更荣耀了。

不料张仪不假思索，即淡然一笑道：“不，张仪谢辞大王的一番美意。”

田忌不由大奇道：“张姑娘 这副军师之职 乃无上荣耀 为什么推辞？难道姑娘不想助你师兄的故国一臂之力么？”

张仪却微微一笑道：“田将军，张仪的师兄已出任齐国军师，我张仪过去是孙臧的师妹，现在如此，将来亦必如此；既然如此，师妹助师兄的事业成就，乃天经地义，又何必挂个什么副军师的虚名呢！”

齐威王和田忌一听，这才豁然悟，张仪与孙臧的感情之深，已超越师兄妹了，在张仪的心目中，孙臧的事，便即张仪的事，两人休戚与共，无分彼此，又何必以正副军师的名衔，把他二人分开呢……齐威王心领神会，不由呵呵笑道：“是，是，孙军师即张姑娘，张姑娘亦即孙军师，分甚正副之名？倒是寡人多此一举矣！传令下去，日后张姑娘在军中出入，众军将皆尊她为‘军师妹’罢了！”

齐威王一声令下，从此张仪在齐国三军中的名号，便称为“军师妹”了。张仪也似乎很乐意这个奇特有趣的称号，因为她只格格一笑，并没反对。

自此，孙臧便以一辆特制的木轮车代步，由“军师妹”张仪紧随护卫，每日出入齐国军中 操练齐国三军 教授排兵布阵之法。孙臧赏罚严明，“军师妹”张仪又洞察秋毫，他二人紧密配合，仅花了半年时光，便令齐军脱胎换骨，从一支散漫之军，一跃而成能征善战的钢铁大军，兵力虽稍逊中原霸主魏国，但整体的作战实力，已足可与魏军并驾齐驱了。

此时魏国的国君魏惠王，尚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齐国已发生惊人的跃进。

原来当晚鬼谷子和张仪师徒二人，以“声东击西”的妙计，先火烧庞府，引起魏都大梁城的混乱，然后趁机救走孙臧，却留下监视孙臧的探子顶替孙臧“疯子”的位置，呆在古井石阶上面，动也不动。

庞涓当晚救熄了大火，正欲追查孙臧的下落，不料有人回来密报，说孙臧依然呆在城东的古井栏旁，半步也没离开。庞涓这才放下心来。

眨眼又过了三日三夜，庞涓派出去的人回来报告，孙臧依然在古井旁。庞涓生疑，立刻前去察看究竟。他一看之下，便知上当了，但他决不会声张，以免有伤他大元帅的威名。他干脆将错就错，对手下下令道：“孙臧已然因疯而僵毙，吾与他同门一场，不可令他曝尸荒野，可把他推入井中，填土封闭，永不准开启！”

于是庞涓手下，便把那名顶替孙臆的探子，生推入井，再填土活埋了，从此，魏都大梁城中，果然便永远失去孙臆的踪迹了。魏惠王事后知道孙臆已堕井而死，亦仅微叹可惜，然后便不再理会此事了。

很快又半年过去，魏惠王对赵国夺魏国中山城之恨，一直耿耿于怀，此时见四周边境平静，料想魏国中原霸主地位已然稳固，中山城被赵所夺之恨，不禁又涌上心头。

魏惠王把庞涓召来，道：“赵夺我中山城之事，吾此恨难消！庞将军有何高见？”

庞涓此时眼见孙臆已成废人，虽然或许已被他逃出魏都，但他双足被废，只可爬行，根本已无足为虑，他的雄心不由勃发，极欲统魏国之军，先灭韩、赵，再灭秦、齐，进而一举平定天下，教魏国取周朝而代，成为天子之国。届时他庞涓不但威震天下，甚或可取魏君而居天子之位……因此魏惠王欲动兵之意，恰恰正中庞涓的下怀。

庞涓回道：“大王，中山城距魏甚远，距赵甚近，长途攻战，不利于魏；何不以‘攻近取远’之计，就近直捣赵都邯郸城，赵都势危，则被赵所占的中山城势必不攻而自破矣！”

魏惠王大喜道：“如此甚善，若赵国臣服于魏，则魏后方大定，可徐图进取也。”

庞涓呵呵大笑道：“果然如此，赵都邯郸，与齐国仅一水之隔，吾大军兵临邯郸城下，不但可令赵臣服，且必大大震慑齐国，令彼不敢轻举妄动；待赵国平定，趁势取齐，则魏之中原霸主地位，稳如磐石也！”

魏惠王欣然道：“正当如此！一切依卿之议，魏国三军，由卿方便行事调遣吧！”

庞涓拜辞魏惠王，返回他的大元帅府，即传令三军将领，齐赴府上议事候令。

三日后，庞涓即亲自统率步兵十万，战车五百乘，号称三十万大军，从魏都大梁出发，向北面的魏赵边境快速行进。

其时赵都邯郸城（即今河北省邯郸县），距魏都大梁（即今河南开封市）达五百里。魏国大军北移，虽然行动快速，但亦须五日五夜不眠不歇，方可抵达。

因此魏国大军，离开魏都大梁，北进经封丘、长垣，抵濮阳，亦即魏军北进的三日后，赵国便侦悉魏军正北移的紧急情报了。赵国君成侯赵种，接报立刻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当时的天下大势，乃列国各谋其政，各争其利。魏国、赵国、韩国，前身皆为晋国，彼此属兄弟之国，但魏国恃强，久欲并吞赵、韩两国，韩国因国力最弱，不得不向魏臣服以自保。但赵国则力图反击，周显王十五年，鲁、宋、卫、韩四国之君朝魏时，赵成侯赵种，不但没有参加，反而和齐威王于齐国平陵（山东汶上）相会，北面又与燕国交和，积极与魏抗衡。

而齐国为了削弱赵、魏、韩“三晋联合”，争夺中原霸权，亦正积极拉拢赵国，因此赵、齐两国很快便联手抗衡魏国。

魏国处于西秦、东齐两大强国夹击之下，形势甚为不妙，被逼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西和秦国，集中力量对付近邻的齐、赵两国。

就在赵成侯接魏国大军北进的情报，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之际，庞涓统率的魏国大军，已攻破赵国的边关重镇鹤壁城，距邯郸已不足百里。

赵成侯大惊，向群臣道：“魏军势大，又有魏将庞涓亲征，所向无敌，赵国危矣！”

赵将庄豪进言道：“大王，赵国与齐国结盟，赵国有难，齐国自应救助，何不派人赴齐求救？否则以赵之力，实难抗衡魏之进侵。”

赵成侯沉吟道：“此计虽妙，但未知齐国是否肯出兵救赵呢？”

庄豪道：“赵与齐不但结盟，且相邻为伴，魏攻赵即攻齐，唇亡齿寒，臣以为齐国断无坐视不救之理。”

赵成侯大喜道：“如此，吾即派卿走一遭齐国，务必快马加鞭，速去速回！”

庄豪领令，即率十数轻骑，疾驰东面的齐国，不一日，庄豪已抵齐都临淄城，紧急求见齐威王。

齐威王闻报，果然毫不迟疑，立刻接见庄豪。在场的尚有相国邹忌、大将军田忌，以及军师孙臆、“军师妹”张仪等人。张仪为保孙臆的周全，片刻也不肯离开他的身边，她的身份又很特别，又可自由出入朝廷三军，超然极了，甚合张仪超脱的脾性。

庄豪向齐威王奏呈赵成侯求出兵相救的意思，末了道：“齐王啊，赵国

目下兵微将寡，绝非魏国之敌，若齐不及早派兵相救，则赵将不保，且魏亦因而坐大，对齐国形势亦很不利也。务请齐王明鉴！”

齐威王沉吟不语，他思忖一会，才转向相国邹忌、大将军田忌、军师孙臧等人，沉声道：“卿等有何高见？”

孙臧默不做声，似在思谋，相国邹忌却抢先道：“大王，决不宜出兵救赵！”

庄豪脸色不由一变，齐威王亦奇道：“邹相国，为什么不宜出兵？吾与赵不是已结盟，共抗魏之强横么？”

相国邹忌道：“不然，大王，目下魏国势力，赵国必难支撑，齐若出兵救赵，必惹怒于魏，魏军于攻陷赵都邯郸后，大得地利，挥军东进，则齐国危矣！因此与其引火烧身，不如隔岸观火，积极备战，以防不测。”

齐威王登时做声不得！显然，他虽有救赵之意，但亦畏魏军的强大，他的忧虑被邹忌一言说破，神色便犹豫起来了。救与不救？这当真是摆在齐威王面前的一大难题。因此事关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直接关乎齐国的安危，这教齐威王如何不忧虑重重？

齐国议政殿上，此时一片肃穆，魏国的强势，不但赵国被压得垂危，就连齐国亦感沉重万分。

因此就连大将军田忌，也不敢轻率表态，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田忌又怎敢肩承此重责？

齐威王见两大文武臣属，一是反对出兵救赵，一是心事重重，显见未有决断，他的眉头不由紧皱，目注孙臧道：“情势危急，孙先生何以教寡人？”

孙臧此时才从容一笑，道：“大王，赵国使臣，军马劳顿，何不先派人送他歇息一宿，待明日再做回覆呢？”

齐威王心性聪慧，他一听便知孙臧已有所决，但不便在赵国使臣面前泄露。齐威王立刻点头道：“孙军师所言甚是，庄将军，请先到别馆歇息一宵，明日一早必给答复如何？”

赵国使臣庄豪无奈，只好先行向齐威王拜辞，但仍紧张地附了一句道：“齐王，魏军已兵临赵都邯郸城下，求齐王早做决断啊！”

齐威王道：“放心吧！明早必给贵国一个明确答复便了！”

待庄豪走后，齐威王立刻问孙臧道：“孙先生有何高见？”

此时相国邹忌、大将军田忌，两人心中均不由一凛，暗道：是否出兵救赵，便全在孙臆一念之间了！如此重如千钧的重责，未知他是否可以承担？因此均目光灼灼地注视孙臆，看他如何作答。

只见孙臆从容一笑道：“大王，依臣之见，救赵之事，其一是势在必行，其二暂按兵不动，二大战略，相施并行！”

孙臆此言一出，不但齐威王难明其奥，相国邹忌更一头迷雾，就连身经百战的大将军田忌，亦深感迷惑。田忌也不待齐威王追问，先就忍不住发声道：“孙军师，救赵势必出兵，为甚却又按兵不动呢？这两大策略，岂非矛盾之极吗？”

孙臆微笑略道：“不然，表面看来，这两大策略似有矛盾之处，但两者却可以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也！按目下之势，魏军势大，兵强马壮，其出兵攻赵，不外是欲取赵国之地利，东进图齐，赵国若灭，则齐国必危，此所谓唇亡齿寒的道理也，因此吾决不可坐视，救赵乃势在必行也！此亦即救赵以自保之大战略。”

孙臆朗声而论中原大势，齐威王不禁连连点头，听到此处，他连忙追问道：“既然如此，那孙军师为什么又主张按兵不动呢？”

孙臆续论道：“按目下魏赵之斗，乃魏恃强凌弱，亦是彼此的利益之争。但魏、赵源自于晋，彼此利益犬牙交错，时分时合，若此时全力助赵败魏，则赵必坐大，再与魏联合，则齐国势危也。再者魏攻赵，乃近取而非远攻，而齐欲救赵，则属远救，魏军以逸待劳，吾军远涉疲困，与魏之战，尚未足言胜。因此目下宜按大军不动，只以小军出动。”

齐威王忙道：“以小军救赵，有甚用处？既救不了赵国，又极易被魏军所败。”

孙臆微笑道：“不然，魏军虽强，赵军虽弱，但赵兵善战，其统军大将即赵使臣庄豪，亦忠心为国，只要齐国答应救助，再派出小量兵力做救助之态，则赵国军心必大振，奋起抗魏，则双方必有一番恶战，待双方实力均遭削弱之际，再毅然出动大军救赵，则魏军必败，赵国亦可起死回生，日后与齐之盟必更牢固，此即置诸死地而后生之谋略也。”

孙臆精辟的论析，不但田忌、齐威王心悦诚服，连相国邹忌亦不得不承认，孙臆的谋略，高瞻远瞩，洞悉天下大势，绝非他所能企及，因此也不敢



再坚持反对救赵的意见了。

当下齐威王抚掌大笑道：“吾有孙先生做军师，魏国虽然强横，又何足惧哉！一切依孙先生两大战略行事吧！”

第二天一早，齐威王接见赵国使臣庄豪，果然爽快答应派兵救赵，并勉励庄豪，务必奋起抗魏，支持到齐军捕捉到战机，大举击魏之日，齐威王又即时答应，借兵一万，由庄豪统辖，速返赵都协助抗魏。

庄豪不由喜出望外，当下信心百倍，拜谢齐威王，统领齐兵一万，赶返赵都邯郸去了。

庄豪返回邯郸，向赵成侯回报齐国决心救赵之意。赵成侯信心大增，决心奋起抗魏。

三日后，庞涓统率的魏国大军，果然已抵达，已迅速把赵都邯郸团团包围了。

赵都邯郸城墙高固，壁垒森严，赵国军民，有齐国救助，抗魏决心大增，再加新添近万善战齐兵相助守城，邯郸城登时成了铜墙铁壁。魏军轮番进攻，竟难撼邯郸分毫。庞涓亲自披挂上阵，冲到城下，指名要赵军统帅庄豪出城，与他决一死战，以便趁机攻入城中。

不料庄豪坚信齐国救助之意，全力支持，沉着应战，任庞涓千方百计，只是坚守不出。庞涓大怒，下令全力攻城，但血战七日七夜，双方伤亡惨重，特别是魏军，伤亡近万，依然难以攻下邯郸。

庞涓又惊又恨，他更须防范齐国大军突然从东面背后攻来，须分兵布防，兵力因而分散，竟久攻难下。

就这样，魏、赵双方的大军，在赵都邯郸城下，经多番血战，双方均伤亡惨重，依然僵持不下，而距庞涓挥军北上攻赵，离开魏都大梁时，已达数月之久了。

赵都邯郸的战情，每日均有齐国派出的探子，报入军师府，因此孙臆虽在邯郸的数百里之外，对赵、魏两军的情势，却了如指掌。

这一天傍晚，齐国的探子飞驰而进军师府，在孙臆面前滚鞍下马，急道：“禀军师！赵、魏两军均已伤亡惨重，魏惠王从大梁调派的五万大军，亦已抵达邯郸城下，准备做最后全力一击，赵都邯郸已岌岌可危矣！”

孙臆一听，其他不问，立刻问道：“魏军五万，从大梁调派而来，此讯

息确实可靠吗？”

探子毫不迟疑道：“千真万确！因未将回程之时，恰遇赵国派出向楚国求救的使者，他已身受重伤，见了未将，知吾身份，遂亲口把魏国新增五万大军的讯息转告，求未将尽速返报告齐王，望速派兵相救，赵国使者说罢便伤重而亡，他人之将死，决无虚言。”

孙臧眼神一亮，他先吩咐探子留在军师府，不准外出，随时候命。探子离开后，孙臧向身边的张仪微笑道：“救赵大军出动，此其时矣！”

张仪奇道：“刚才探子所报，魏国五万生力军正好赶抵邯郸，此时赴救，岂非舍弱而趋强么？这并不合师哥你的战略啊！”

孙臧含笑，向张仪耳边低语了一句。张仪不由惊喜地格格笑道：“大师哥、大师哥！怪道师傅说你的兵谋韬略，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矣……果然是鬼神莫测哩！”

孙臧淡然一笑道：“孙臧一切，皆师傅他老人家亲手栽培，吾一来欲凭此消弭天下战祸，二来欲把师门奇学发扬光大，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孙臧说罢，再不犹豫，立刻与张仪一道，离开军师府，直奔齐王宫谒见齐威王。

齐威王见孙臧夤夜紧急求见，知有要事，不敢怠慢，就在晚膳房中，接见孙臧和张仪。稍后，又派人把大将军田忌召来了，田忌匆匆赶到，见孙臧和张仪双双在场，齐威王亦神色凝重，不由大奇道：“大王，发生什么急事？如此紧急召臣来？”

齐威王不答，却反问田忌道：“田将军，齐国三军主力，可抽调多少赴赵？”

田忌精通军务，不假思索便立刻回道：“三军主力，合计三十万，战车千乘，须留二十万兵力，战车五百乘守国，可抽调之数，约为十万兵力，战车五百乘。”

齐威王转向孙臧道：“孙军师以为，赴赵之军足够了么？”

孙臧微笑点头道：“兵贵精而不在多，十万大军已足够矣。”

齐威王又问田忌道：“田将军，此十万大军可随时出发赴战么？”

田忌回道：“大王，十万赴赵大军，孙先生早就从三军抽调出来，日夜训练，士气旺盛，辅以孙先生的奇门阵法，足可以一当十，随时候命上阵杀

敌！”

齐威王一听，叹道：“孙先生事事决谋生机，真将帅之材也！”他一顿，又向田忌道：“田将军，目下已届大举向魏出击时机，吾欲命孙先生为大将军，统领大军入赵，田将军留守齐国，你意下如何？”

田忌一听，心中不悦，因为他生性好动，有此战机，正好驰骋拼搏一番，不料却要他留守不动——但齐威王之意又不便违逆，心中十分难受。

就在此时，孙臆却向齐威王含笑道：“大王，孙臆所学，长于谋略而疏于征战，吾做军师足矣，统领大将军之职，宜仍由田将军出任。”

齐威王一听，他十分聪慧，知孙臆不忘田忌的知遇之恩，有意让他于此役中建功立业，由此亦可证明孙臆对此役必胜充满信心了！齐威王大笑道：“好吧！既孙军师不舍与田将军分离，那便由田将军统领赴赵大军，孙先生任军师，张姑娘‘军师妹’身份，随军参与军机要事！吾便勉为其难，自领三军，留守本土罢了！”

田忌、孙臆、张仪三人一听，均知齐威王已瞧破各人的心事，不由亦欣然而笑，君臣之间，绝无芥蒂。

就在当晚戌时分，齐国十万大军、五百战车，由大将军田忌、军师孙臆统领，成三列长蛇阵，悄然驰出齐都临淄城，向西面疾进。

大军日夜兼程，很快便抵达齐赵交界边关重镇铜城。此地西距赵都邯郸已不足百里，只要渡过卫河，邯郸便不到一日的路程。此时军中将士，均心情振奋，意料大战在即，很快便可与魏兵拼战一场，能救邯郸城中被困的赵国军民，以及赴赵助守城的近万齐军弟兄。

就连救赵大军主帅田忌，亦一样意料如此，因为据前方的探子回报，魏军猛攻赵都邯郸，坚固的城墙亦已塌了一角，全靠守城军民以石块砌护城墙，拼力抗击，邯郸的确已岌岌可危了！

不料就在齐军摆出渡河姿势时，中军营中，一名将领飞马而至前锋，这名将领，姓祁名峰，是直隶军师府的家将，亦即孙臆派去赵国刺探军情，获悉魏国增兵五万抵邯郸的探子，祁峰向孙臆回报后，孙臆就把他留在军师府，随时候命。齐军当晚出发，便是由祁峰引路。

此时田忌正在前锋部署渡河作战之事，祁峰飞马驰至，在田忌身前滚鞍下马，向田忌禀报道：“田将军，孙军师着末将传话，大军渡河，仅须做姿

态，以迷惑对岸的魏军。同时请田将军速返中军营议事！”

田忌奇道：“邯郸已岌岌可危，宜速渡河援救，为什么孙军师尚未做进击的打算？”

祁峰道：“孙军师并没细说，他着末将暂代田将军指挥摆渡河姿态，请田将军务必速返中军营。”

田忌道：“既然如此，祁将军暂代我指挥吧。”

田忌无奈，只好把指挥渡河的重责，交付祁峰将军，然后跃身上马，疾奔中军营。田忌心中又惊又奇，他一面策马疾驰，一面在心中叫道：“孙臆啊孙臆！你到底弄甚玄虚？万一贻误战机，被魏军攻陷赵都邯郸，救赵之战便已输了一半，这弥天重责，教田某如何承担？”田忌心如火烧，焦灼万分，风驰电掣返中军营来了。

# 百变奇阵

## 第二十五回

大将军田忌驰返中军营，中军营中，军师孙臧、“军师妹”张仪，果然恭候多时了。

不久中军营即传出密令，入赵齐军，紧急调动，前锋做后军，后军做前锋，大军折转身去，并不渡河，改向南面疾进。

齐军日夜兼程，从铜城转向阳谷，阳谷直插朝城，再进南乐、清丰，濮阳乃魏国的边关重镇，城中本来配备近万守军，但为攻赵都邯郸，城中守军已调派北上，城中只留老弱病残，十分空虚。

齐军先临濮阳城下，却不攻取，反而擦城而过，向南疾进。

田忌奇道：“为什么不趁机攻取濮阳，以断魏军后路？”

孙臧微笑道：“濮阳虽为边关重镇，但魏军此时已越境攻赵，其重要性已大为降低，吾不击则已，一击必击其命脉要害，如此方能调动魏军后援，此亦有如击蛇之七寸要害也。”

田忌心中惊喜参半，他虽然依从孙臧“避实就虚，直插魏国后方”之计，大军向南疾进，突入魏国腹地，但此举是否奏效，他心中其实并无多大信心。因为这毕竟是孙臧的谋略，初次用于实战，而且事关魏、赵、齐三国的生死之战啊！但事到如今，齐军已插入魏国的腹地，情势瞬息万变，田忌自忖已决无应对之策，只好硬着头皮，依孙臧之计，拼命走下去了。

齐军擦濮阳而过，绝不停留，续向南面魏国腹地疾进。经庆祖、八里营、张三集，插入桂陵（即今河南省长垣县）。孙臧在桂陵略作停留，由“军师妹”张仪相助，于桂陵四周审察，山川地势了然，然后即传令大军续进，锋芒直指魏都大梁，因桂陵距大梁已不足百里了。

此时田忌已有所悟，他惊喜地问孙臧道：“孙先生欲直取魏都大梁么？”

孙臧微笑道：“田将军以为，魏都大梁是否可破？”

田忌道：“魏都大梁，乃魏之命脉，必定死守，虽勉强可破，但齐军实力亦必大折伤。”

孙臧意味深长地笑道：“不错，因此吾军攻魏，宜采攻而不攻、破而不破之策，用意乃调动魏军回防也。”

田忌此时已明白孙臧的用意，遂不再多问，欣然下令，大军直挥魏都大梁。

很快，齐军便挺进到黄河北岸，黄河南岸十里，便是魏都大梁城。

孙臧一面下令前锋大做渡河的准备，一面派出精锐探子，悄悄渡河，深入魏都大梁查探动静，但齐军的中军及后翼，却按兵不动，因此大做渡河准备的兵力，仅是原来的后翼三万兵力而已。

原来的前锋，现在后翼指挥的将领祁峰，眼见后翼部队，反而抢到先行作战的机会，实在按捺不住，便策马驰入中军帐，直接向主帅田忌和军师妹张仪请战。

中军帐中，田忌和孙臧、张仪正议论着什么，祁峰走来，尚未及开口，孙臧甚喜祁峰这位年轻将领，先向他微笑点头，道：“怎么啦？将军？再按捺不住，急于请战了吧？”

祁峰的心事一下子被孙臧说破，脸上一红，笑道：“军师，末将是代表原来前锋三万将士，前来请战，请田将军和军师快下令，三万前锋将士誓要直捣大梁城。”

田忌呵呵一笑道：“祁峰，此事不必问我，连我亦无法回答。”

孙臧微笑道：“祁将军少安毋躁，仗有得你打，而且不打则已，若打必然是惊天大战也！你且回去好好安抚军心，切勿焦躁，一切听令行动。”

祁峰若有所悟道：“末将明白，军师必定在策划一场惊世大战役也！但未知尚要等多少时日呢？”

孙臧微一沉吟，若有所思道：“田将军，派出的精锐探子，已出发多久了？”

田忌道：“彼等渡河而过，潜入魏都大梁，起码已达三个时辰矣。”

孙臧点点头道：“按路程计 应该是探子回报之时 祁将军稍待片刻 且看看魏都大梁的情形如何。”

孙臧话音未落，中军帐外，一名便装探子，浑身水淋淋，疾冲而进，显然是刚刚渡河回来，连衣饰也来不及更换。探子向田忌和孙臧报道：“田将军、孙军师！已得准确讯息，魏都大梁城中，魏国守军已知吾军动向，预料

吾军必攻魏都大梁，因此加紧防范，森严壁垒，准备迎战！”

孙臧微笑接口道：“噢！如此而已？”

探子忙道：“绝不止此！小人听说魏惠王是有安排部署的，一面在魏都大梁死守，一面火速调邯郸庞涓大军回援，以便将齐军前后夹击，一举全歼！孙军师，形势对我齐军极为不利也！”

田忌一听神色一变，正欲发话。孙臧却从容一笑道：“很好，及时带回这重要情报！田将军自有决断，且返军营稍歇去吧！”

探子离开了，田忌已迫不及待地发话道：“军师！吾军尚未进攻魏都大梁，庞涓的魏军便已火速回援，吾军前有黄河之阻，后有追兵，前后夹击，则吾十万大军危矣！情势如此危急，军师如何决断？”

孙臧微笑道：“田将军以为如何？”

田忌道：“目下已达到调庞涓大军回防，解赵都邯郸之围的目的，则吾军应该火速就近退返吾国境内，于定陶休整，再做打算！”

孙臧摇头道：“若然如此，则必中庞涓的下怀矣！庞涓能征善战，他见吾大军退回齐境，必不走回防之路，趁虚于邯郸方面攻入齐境，直捣齐都临淄，届时吾军势必不得不远涉数百里回防，庞涓以逸待劳，待吾军赶回，猝然出击，吾军危矣！”

孙臧这一分析，田忌不由满额冷汗，他这才明白，孙臧之谋略，绝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纵观全面，洞察秋毫，料敌机先，绝非他田忌所能企及。田忌不由叹道：“如此！则庞涓回援之师如何应付，魏都大梁还攻或不攻呢？”

孙臧从容笑道：“魏都大梁，围而不攻，庞涓回援之军，攻而不围，力求全歼，决不容他一兵一卒突入吾齐国境内。”

孙臧一顿，毫不迟疑，即下令道：“传令下去，两万原后翼部队，火速渡河，包围魏都大梁，务必抢占四周制高点，严密围困大梁，不许其一兵一卒出城增援庞涓回援之军。围魏都大梁之役，由徐正副将统领指挥，不得有误！立刻行动！”

当下齐军副将徐正，领令调军渡河围魏都去了。

孙臧又对祁峰下令道：“祁将军，你率三万原前锋部队，立刻变后翼为前锋，回驰桂陵，迅速布防，以待吾中军随后赶至，协同会战庞涓的回援魏

军，吾中军五万未到之前，前锋不得擅自行动，可大张口袋，任庞涓的魏军直驱直进！”

祁峰一听，不由大喜，连忙领令调军驰赴后面百里外的桂陵去了。

田忌此时已有点明白孙臧的用意，他亦按捺不住了，急道：“军队打算于桂陵道上，痛击庞涓的回援大军么？”

孙臧点头微笑道：“正有此打算！”

田忌又急道：“既然如此，为甚吾五万中军又按兵不动？”

孙臧道：“田将军以为，庞涓自赵都邯郸回援，起码需时多久呢？”

田忌道：“就算庞涓日夜兼程，起码亦须五日五夜，方能抵达桂陵。”

孙臧微笑道：“不错，因此庞涓在路上随时可改变主意，中途攻入齐地，则吾军便被动了，亦因此决不许庞涓有丝毫的犹豫，办法是吾大军摆出攻取魏都大梁的决心，魏都大梁受此强大压力，魏惠王必逼庞涓全力回援，而决不容他有喘气的机会！如此三日三夜，待庞涓逼近桂陵，吾中军主力，再悄悄移动，于桂陵后面布下天罗地网，则庞涓必插翅难飞也！”

田忌一听，这才完全明白孙臧要把魏军歼灭于桂陵道上。田忌不由乐得大笑道：“军师奇谋妙计，鬼神莫测，但这到底叫甚名堂？”

孙臧微微一笑，并没答话，“军师妹”张仪，一直默不做声，此时忍不住格格笑道：“田将军，此乃孙军师活用兵法，围魏都而不攻，攻回援军而不围，如此妙用，兵法上乃属首创，或许这便叫‘围魏救赵’的大奇谋吧！”

田忌大喜道：“围魏救赵？不错！不错！果然是围魏救赵！实乃惊世之创啊！”

此时，远在五百里之外的魏军统帅庞涓，正火急地向南驰驱回援，庞涓统帅的二十万大军，入赵攻赵都邯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损失了近五万兵力，才勉强攻占了邯郸小半，亦即把邯郸外围的重镇制高点攻取，庞涓意料，接下的攻城便容易得多了，邯郸城垂手可取。

不料就在此时，邯郸城下的庞涓，却突接魏惠王紧急调令，说齐军从天而降，已渡过黄河，把魏都大梁团团围困住，城中的守军，已派出五万增援庞涓，剩下的兵力，甚难支持下去，因此急令庞涓立刻放弃邯郸，火速回援。

庞涓正值信心百倍，誓要攻取邯郸之际，接此急令，不由又气又急，心中却又惊疑不已，他于邯郸东面，已部署三万重兵，随时准备迎击援赵的齐



军，他更打算于攻下邯郸后，即挥军东进，直捣齐都临淄城，逼齐威王订城下之盟，达此目标，庞涓自负足以建立万世威名，但他意料不到，齐军竟舍近图远，不接近在咫尺的赵都邯郸，却不远数百里，突击魏都大梁，向庞涓施以沉重的压力，逼做回援，灭赵攻齐的大业，也就功败垂成，毁于一旦了，这教庞涓怎不惊怒交加？

但庞涓又绝不敢不回师，因他的根基立于魏国，他对待孙臆的残酷手段，不知怎地，已传遍中原诸侯，他的恶名远播，以致中原诸侯谁也不愿收留他，若魏都大梁被攻陷，魏国被灭，他庞涓不但失去立足之地，只怕天下虽大，也无处容身。

因此无论庞涓有千般无奈，百般不愿，他亦只能立刻从赵都邯郸回师！他的对头人——齐军，似乎把庞涓的弱点洞如观火，明察秋毫，庞涓不得不承认，他已碰上生平最可怕对手了，但是这对手是谁？庞涓直至此时尚无法侦破。他已接报，说攻魏的齐军统帅是大将军田忌，但庞涓深知田忌绝无此非凡谋略，他曾与田忌交手，早几年不是把田忌统率的犯魏齐军击退了么？因此对手若是田忌，庞涓根本不足为虑，但可怕的却是隐于幕后的运筹者，决断攻魏救赵大略的谋者，这才是令庞涓大感惊心，寝食不安的原因。

庞涓无可奈何，只好下令回师，他统率的攻赵大军，于邯郸之役，折损数万，但其后增兵五万，因此在兵员上而言，尚足二十万，依然声势浩大，而庞涓又深知齐国的实力，援赵攻魏的兵力，决不会超出十万，这一点，庞涓的判断倒十分精明，因此，庞涓依然雄心勃勃，他发誓要趁机把攻魏的齐军一举全歼。

在庞涓的催逼之下，二十万入赵作战的魏军，虽已疲惫不堪，依然全速回师，日夜不停，向南面疾进，军中兵将，更苦不堪言，怨声四起，军心已呈危机了，可惜庞涓为了挽回他个人大业的功败垂成，决心要与攻魏的齐军展开决战，以便一举全歼，以建他的万世威名，因此听而不闻、知而不顾、毫不理会。

庞涓的魏军，从邯郸回师，连续三日三夜，向南驰驱疾进，经安阳、鹤壁、阳谷、濮城，直抵濮阳魏国边关重镇。

濮阳城守军将领出城迎迓庞涓，并告知庞涓，数日前齐军擦城而过，并不敢攻城，庞涓一听，不由大笑道：“此齐军实力不足，虚怯之表示也，由

此足证，彼等不敢与吾大军正面交锋，未战已呈败象，吾何足惧哉！下令三军，全速驰进，誓令齐军全军覆没于吾魏境！不得有误，违令者斩！”

在庞涓的铁令下，疲惫的魏军，竟然不在濮阳稍做休整，片刻不停，续向南面的桂陵地域疾进。魏军回师所过路上，尘土飞扬、气势浩荡，在主帅庞涓的限内，犯险入魏的齐军，在他二十万大军的面前，不正如泰山压顶，势必粉碎么？

黄河西岸，桂陵（即今河南省长垣县地域）上空，天上乌云密布，地上河水轰鸣。

百里之内，此时已云集了近三十万大军，集齐魏两大强国的精锐，两军对垒，生死之战，一触即发。

就在庞涓严令魏军全速向桂陵方向推进时，田忌、孙臆统率的十万齐军，早已展开了连串调动部署，由祁峰将军率领的前锋三万大军，早已进抵桂陵北面，抢占制高点，严密布防，仅留下中间的一条大道，做布袋埋伏的袋口。而田忌、孙臆的五万中军主力，亦稍稍移动往桂陵南面，成扇形展开布阵，与前沿的祁峰部队相辅，恰恰成了一个可吞吸万物的巨大布袋仗阵。

孙臆严令，将士偃旗息鼓，不许喧哗，尽量争取时间好好休息，以准备将届的一场惊世大战。

中军帐中，孙臆正与田忌紧张论析，以便补充一切可能的遗漏，张仪亦感受到四周战云的浓烈了，她有点不惯，但感连自己的呼吸也沉重起来了，张仪眉头皱了皱，悄悄地从中军帐营溜了出来，她抬眼望一下铅灰色的天际，心中忽然一动，暗道：师傅鬼谷子曾向她透露大师哥孙臆与二师兄庞涓的命运，说他二人的祖宗风水龙脉相冲相煞，因此两人之中，只能成就一人，而决不能两人共荣，此乃命运所注定，决无可避免，然则此际已届两人碰撞之时，他二人之中，其风水命运，到底谁枯谁荣呢？

张仪心念忽转，蓦地又醒悟师傅曾透露，孙臆和庞涓二人的祖坟，分别位于黄河东岸数十里外的碭山和芒碭山，心道：何不趁此空闲战前，往彼处一察呢？张仪的神数学已甚具根基，而鬼谷子所授的神数学，又包括天机、地脉、人伦三大道，因此张仪对风水地脉之学，亦足可与世上的“地师”争一日长短了。

张仪心性娇逸，不惯军营生活的严谨，随军多日，已令她闷得发慌，她

想起孙臆、庞涓二人的风水妙事，心中不由大动，她也不管你大战在即，溜出军营，令大兵摇船渡她过河，便展开身形，闪电般的向东面的殒山和芒殒山掠去了。张仪的武功加上内力，经多年的历练，已足可与当世的绝顶高手并驾齐驱了。

张仪眨眼便掠上殒山巅，她凭她的超卓目力，很快便发现了一座墓地，她趋前一看，发觉果然是庞涓的祖墓，而此墓碑，竟然变得赤红一片，犹如血染，张仪心中不由低叫一声，暗道“红”者“煞”也，既“煞”人又“煞”己，亦即既伤人又伤己，如此岂非不但庞涓命运已现凶兆，连带其祖脉冲煞的孙臆，亦难逃凶劫吗？

张仪心念电转，暗叫不妙，她也不再逗留，展开身形，掠下殒山，再向南面的芒殒山掠去。

张仪刚掠上芒殒山巅，犹如受她的身形吸引，一道红光，如影随形，竟从殒山升起，直向芒殒山这面射至，张仪惊愕间，红光已射到芒殒山峰顶的北面去了，张仪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暗道：红光起自殒山庞涓的祖墓位置，分明是一道向此地“冲煞”的凶兆，若孙臆的祖墓，坐落于芒殒山峰顶的北面，其所受的“冲煞”便果然厉害极了！未知孙臆的命运是否经受得住此劫？

她转念之际，突听一声脆响，芒殒山巅北面，凌空冲起一团白气，浓如雾，把北面的一角团团罩住，红光射至，竟如泥牛入海，了无影踪。

张仪一见，不由大喜，欣然笑道：“白者乃祥和之气，亦即白龙地脉之气，红光射至，虽然凶烈，但白气亦足以化解，若孙臆的祖墓坐落白气升起之地，那便足证他的命运虽受“冲煞”，亦可保有惊无险、化险为夷也！”

张仪身形骤起，向芒殒山北面掠去，她掠近凝目一看，但见在山巅北面一角，正对远处一座湖泊之地，坐落一座土坟，墓碑只剩半边，但上面赫然是“齐孙氏之墓”五个刻字！而土坟墓顶，依然罩着一团白气，久久不散，奇妙之极。

张仪一见，不由格格一笑，因为她终于亲眼目睹，与师傅鬼谷子齐名的一代兵法祖师的墓地，而墓地又果然隐踞“天龙地脉”，墓中人便是大师哥孙臆的祖父孙武，那孙臆命运的起跌变幻，生死祸福，种种磨劫，其根由便不难判断，他果然是“火浴凤凰、劫后重生”的奇特命运啊！既然如此，行将交锋的“命运、战争”，其胜负已可定判了。

张仪心中的疑虑一扫而空，她也再不逗留，展开轻功，飞掠下山，她渡过黄河西岸，返回军营，前后花了不到半日时间，张仪轻功之高，已足令人叹为观止。

夜已深，月暗星稀，似乎连星星月亮，也忍不住四周战云的浓烈，隐入天际暗角去了。

田忌和孙臧，两人一直留在中军帐中，此时此刻，时间对他们来说，似乎已失去任何意义，他二人惟一关注，是桂陵北面的任何动静。

派出去的探子，已连续回报数次了，所得的讯息，均谓庞涓的大军，马不停蹄，不分日夜，正向此地逼近，根本便把已深入魏国腹地的齐军不放在眼内，田忌心中越来越焦躁，但孙臧却依然一派从容。

探子第六次飞驰回报：庞涓统帅的二十万魏军，其前锋部队，已逼近桂陵北面前沿阵地……探子末了紧张地问道：“前锋祁将军向田将军、孙军师请示，若魏军逼进，他的前锋如何处之？”

孙臧立刻沉声道：“速回去告知祁将军，若魏军逼进，可于四面山头放烟发炮，独留下当中大路，任其推进！”

探子领令，火速返回前沿，向前锋将军祁峰传令去了，前沿阵地上，祁峰接令，心中不由一阵惊疑，暗道：若于大路四面山头放烟发炮，岂非向魏军明示，四面山头有齐军埋伏吗？如此庞涓的魏军如何敢犯险走大路？孙军师用计，当真鬼神莫测，不可思议！

但祁峰跟随孙臧，已有一段时日，深知孙臧之能，因此心中虽然惊疑，但却决不犹豫，遵令部署去了。

中军帐中，孙臧含笑一跃而起，动作十分敏捷，他的“火浴凤凰”神功，已练至第二层中境，双脚的体能不仅尽复，且内力更强，足可与一流高手并列了。只见孙臧欣然道：“田将军，吾等亦届行动之时矣！速令中军五万将士，排阵迎敌！”

田忌又惊又喜，急道：“孙军师啊！你看祁峰于桂陵前沿四面山头放烟发炮，岂非明白告知庞涓，此地有伏兵吗？庞涓敢冒险而进吗？”

孙臧从容一笑道：“兵法有云 虚则实之 实则虚之 庞涓亦知兵法 因此必定以为此乃吾军故放烟雾，阻其前进，他因而必定挥军疾进，恰中吾之圈套也。”

田忌道：“孙军师此举 岂非反兵法而行 来个‘虚则虚之 实则实之’么？庞涓未知是否识破呢？”

孙臧微笑道：“善战者必先纵观全局，而不拘泥于兵法规条，目下魏都大梁，正受吾军强大的压力，魏惠王被困城中，必逼令庞涓火速回援；且魏都大梁，乃魏国之命脉，庞涓的荣华皆在于此，他亦不能不拼命回援，因此魏军的最终目标，是魏都大梁，而非桂陵，庞涓绝不敢犹豫怠慢，就算犯险亦在所不惜，此乃其必中吾计之先决条件也！”

田忌一听，不由抚掌大笑道：“孙军师运筹帷幄，连魏国的大军亦被你调动，当真神机妙算，目下庞涓的回师大军虽仍有二十万之众，但已被孙军师你弄得疲惫不堪，战力已大打折扣，怎及吾齐军以逸代劳！”

田忌信心十足，立刻与孙臧疾出中军帐，指挥五万齐军主力，布兵列阵，准备狠狠痛击庞涓的回师大军。

此时，庞涓统率的回师大军，果然已逼近桂陵的北面前沿阵地了，魏军的前锋将领，乃庞涓的心腹爱将庞本，庞本不但跟随庞涓多年，且是庞涓的同族侄子，甚得庞涓的信任。

庞本统领前锋部队五万，迅速进抵桂陵北面前沿。突接最前面急报，说四面山头皆有烽烟冒出，更有炮声响起，未知虚实，请令是否续进。

庞本策马飞奔上前，四周一望，果见四面山头烽烟四起，隆隆炮声轰响不绝，独剩当中的一条大路，却寂然无声，十分平静，庞本狐疑不定，难下决断，只好火速飞报五里外的中军主帅庞涓。

庞涓接报，率数十卫队，策马飞奔而来，庞涓向前面四周一望，便傲然地大笑道：“此乃齐军故布疑兵，欲阻吾大军救大梁也！”

庞本道：“庞元帅为甚有此判断？”

庞涓道：“汝不闻兵法有云：实则虚之，虚则实之？齐军攻魏都大梁是实，于此地故布疑兵，欲阻吾大军援救大梁，乃虚也！”

庞本又疑道：“但为甚四面伏有疑兵，独当中大路一片寂然，似通行无阻？”

庞涓微一沉吟，即呵呵大笑道：“此足证齐军兵力不足，欲布疑兵而力不逮也！彼等主力已被拖在大梁，桂陵伏兵只得三两，无奈只好于四面山头设伏，方便逃窜，若于当中大路布伏，怎挡吾二十万大军的铁蹄哉？吾大军

只要驰抵大梁，两面夹击，必可令齐军全军覆没！”

庞涓说罢，雄心万丈，斗志高昂，他断然的对庞本下令道：“吾即攻中军为前锋，与汝一道，突进桂陵，誓必全歼齐军于大梁！”

庞涓果然亲率数十卫队，一马当先，统领前锋、中军，决然向孙臆的大路驰驱！他的行进速度实在太快了，因此把后军部队亦拉后了整整十里路。

就在庞涓的中军进入桂陵大道，而他的近五万后军尚在十里外时，桂陵北面，亦即庞涓的后面，突然一阵震天炮响，战鼓轰鸣，三万齐军飞驰而出，以百辆车横住大道，把庞涓的大军拦腰斩成两截。

庞涓此时正在最前沿，他的前锋、中军已全部进入桂陵大道，大道两旁，均是山崖峭壁，后路被堵，便变成有进无退的势局。

庞涓接报，后军已被齐军铁骑、战车，拦腰斩断，退路亦被严密堵住，他心中不由一凛，暗道：齐军的主力正围攻大梁，此地怎会冒出如此强大的齐军部队，庞涓心中虽有疑虑，但他依然信心十足，下令大军不理后军，全速前进。事实上，庞涓亦明白，此时此地，他已有进无退，只有全速进抵大梁，才是惟一取胜之道。

庞涓再向南驰驱两里，前面是一片开阔地，甚为广阔，足容数万大军左右回旋，庞涓一见，大喜道：“天助我也！吾只要抢占此开阔地，稳扎下来，再渡河南进大梁，齐军便插翅难飞也！”

庞涓话音未落，突听一声炮响，开阔地上，突然冒出数万齐军，当中排成阵势，魏军中先锋将领庞本，数十卫队，亦一拥而上，把庞涓护在中央。

庞涓向阵势凝神一看，心中不由一凛，暗道：这不正是孙臆曾在魏惠王面前所摆的“颠倒八门大阵”么？齐军的统帅田忌，其能不过尔尔，他如何摆得出如此精妙阵法？莫非孙臆已归齐国么？庞涓心念电转，不由大骇，但又自负地壮胆忖道：孙臆已成废人，他如何可于军中立足？吾似乎多此一虑也！

庞涓无奈，但并不敢大意，便挥鞭向后一扬，魏军前锋亦排列成阵，齐魏两军，遂成对峙之势。

就在此时，齐军阵中闪出一面“大将田”的旗号，一辆战车疾驰而出，田忌全副披挂，手执画戟，挺立车上，面对兵力尚占优势的魏军，竟毫无畏惧。

田忌挺戟大叫道：“魏将统帅，出来见吾！”

庞涓无奈，只好亦乘车而出。庞涓与田忌已非第一次交锋，此时他大喝一声道：“田忌！你乃吾手下败将，尚敢逞勇？快下战车，束手就擒，可放你生还齐土！”

田忌大笑道：“庞涓，今非昔比，士别三日，你还不刮目相看么？你如此自负，识吾阵法么？”

庞涓大怒道：“此乃‘颠倒八门阵’也！吾岂不识？你逞甚勇啊？”

田忌大笑道：“既识吾阵，敢来破么？谅你不敢，只敢立刻退回赵都邯郸，坐看吾大军攻灭魏国！”

庞涓心中气恨交集，他深知此时已绝无退路，只能拼命前闯了，于是便厉声大喝道：“吾既识此阵，自然可破！吾誓擒杀你这老匹夫！”

庞涓说罢，向身边的先锋将军庞本道：“此阵精妙无穷，非吾亲破不可！但此阵可变为‘长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皆应，攻入者必受其困，吾打阵时，汝等三人，各领一军，但见此阵一变，三军齐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则此阵可破也！”

庞本等三名先锋将领，连忙遵令调动兵马去了。

# 惊天一战

## 第二十六回

庞涓安排妥当，自负已有破阵的把握，因为当日孙臧已向他透露，“颠倒八门阵”可又变“长蛇阵”，而破阵之法便是首尾中三路进击，因此庞涓对破阵倒甚有信心，他并不把田忌放在眼里。

庞涓亲率五千先锋精锐，一马当先突入阵中，他刚入阵五十步，便突见八方旗色，纷纷转换，变幻无穷，根本并非他曾目睹的“长蛇阵”，但见阵中有阵，大、中、小阵密布，形如一个滚圆铁筒，把他围困于内。庞涓在“大圆阵”中左冲右突，拼力冲杀，但竟连齐军的衣角也碰触不着。转了一会，庞涓不由头昏脑涨，他根本已分不出“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八门阵法所布了。

庞涓心中大骇，他左冲右突，均铜墙铁壁，决无出路，又闻金鼓吼鸣，四下里喊声不绝，随而拥出一面锦旗，上书“军师孙”三字。庞涓不由汗流浹背，暗道：不好，孙臧果然又归齐，并已做齐军军师，此阵亦必由他亲自排布，精妙绝伦，绝非他庞涓所能克破！

庞涓惊骇之际，铁筒大阵忽然裂开一缝，一轮精巧的战车，不推自动，滑了出来，车上端坐的，正是齐军军师孙臧！孙臧的身旁，挺立一位绝色少女，正是三师妹张仪！庞涓乍睹之下，不禁一阵目瞪口呆。

孙臧伸手向庞涓一指，微笑道：“庞涓，别来无恙么？你是否想到，会于此时此地与吾相会？”

庞涓见了孙臧和张仪两人，心中已知中了孙臧的大圈套了，因为孙臧之计，鬼神莫测，他之攻魏都大梁，其实不过是逼引自己的大军入局而已，攻魏都大梁只是小部兵力，齐军重兵皆聚于此，今日一战，只怕凶多吉少了！

庞涓心中惊骇，但却向孙臧拱手道：“原来大师哥、三师妹已为齐国贵宾，可喜可贺！但吾等同门一场，似不应绝义而厮杀啊！”

孙臧默然不语，张仪却微哼一声道：“庞涓，你以为该如何呢？”

庞涓呵呵笑道：“你我如今虽各为其主，但同门不应自相残杀，不如彼



此罢兵，各退一步，讲和如何？”

张仪嘿嘿冷笑道：“好一个同门之义，你难道忘了设伏种种圈套，把大师哥逼疯、逼废，九死一生么？若此乃同门手足之情，那吾等为人者，岂非连猪狗也不如么？你倒还有脸说甚同门之义！哼哼，你瞒得了魏惠王，瞒不了师傅的锐目！”

庞涓一听，便知孙臆之被救，乃师傅鬼谷子的亲自出手，他的一番算计，早已被鬼谷子识破了，他无奈向孙臆道：“大师哥，庞涓虽有不是之处，但一山不能藏二虎，且庞涓既为魏国之人，决不能背叛，因此才出此下策，消除魏国的隐祸，彼等各为其主，大师哥也不能怪我！”

孙臆淡然一笑道：“吾与你已非兄弟同门之义，吾之双足已随此而断矣……过去之事，不提也罢！吾今日之战，非为一时一事，乃为消弭天下战祸，不得不为也，你休再狡辩，若欲讲和，除非你魏国大军全数投降，如此则天下可保太平也！”

庞涓一听，大怒道：“孙臆！你逞甚强能？你以为吾便不能破你此阵么？”庞涓话音未落，已抢先闪电般一枪刺向孙臆，心道：擒贼先擒王，吾把你孙臆杀了，看你此阵还奈我何么？

庞涓这一枪刺来，快如闪电，庞涓的武功，本就在孙臆之上，加上孙臆身子已残，内力已失，怎能逃过一枪毙命之危？这亦正是庞涓破阵的惟一方法。

不料孙臆却毫不惊慌，就在他身边的张仪怒斥庞涓狠毒之际，孙臆已疾伸二指，把庞涓刺出的枪尖夹住了，庞涓的枪尖被夹，竟坚如钢铁，任庞涓拼命催发功力，枪尖竟丝毫不动，庞涓大骇，正欲抽回长枪，不料就在此时，枪柄上已传来一股浑厚之极的内力，热如火灼，庞涓手腕一阵剧痛，不由自主手一松，长枪便被弹飞数丈而去，庞涓简直如见鬼魅，他也忘了惊恐，喃喃地道：“这……这到底是什么武功？”

张仪此时才松了口气，她不禁得意的格格大笑道：“庞涓，你知道什么？此乃大师哥新近练成的‘火浴凤凰神功’！嘿，你枉作小人，大师哥他却因祸得福！”

庞涓此时，已失破阵取胜的任何斗志，他仰天长叹一声：“好一个‘火浴凤凰神功’！好一个孙氏祖传兵法大阵！天既生我庞涓，为甚又生他孙臆

哉。”叹声未落，庞涓不理他身后被困的五千魏军，转身落荒而逃！

奇怪的是，孙臆和张仪竟亦不加拦阻，任庞涓只身逃走。

魏军二十万，本已疲惫不堪，只因庞涓的强逼，才勉强应战，如今庞涓抢先而逃，魏军将士哪还有丝毫的斗志？早就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乱作一团，兵败如山倒，庞涓的五万前锋、十万中军，竟全数被齐军歼灭。

庞涓逃回后军，尚幸后军被截断，才得以保留五万兵力。庞涓率五万魏军，从侧面渡过黄河，狼狈地逃回魏都大梁。

此时围攻魏都大梁的齐军，伤亡亦甚众，早已接孙臆的调令，悄然撤出战场，返回齐国境内去了。

田忌、孙臆统率的援赵大军，亦已回师，浩浩荡荡返回齐境，大军战意高昂、兴高采烈，一路向齐都临淄城严阵而进。

田忌坚要孙臆、张仪二人与他一道，共坐于主帅战车上。

田忌回想此役的前后经过，不由以手加额，叹道：“吾齐军与魏国交锋多年，今日才有此惊世大胜，皆赖孙军师的运筹帷幄，齐国有孙军师如此兵法天才，乃天助吾齐国也！”

孙臆淡然一笑，没有做声，张仪却格格笑道：“说起来，田将军也功不可没也！”

田忌笑道：“田某匹夫之勇，有甚功劳？”

张仪笑道：“当日大师哥蒙难，天下谁瞧得起他？田将军却不惜数十里以迎，又让他于赛马场上显身手，才被齐威王发现这一位兵法天才，因此说起来田将军岂非有份知遇之功劳吗？”

田忌大笑道：“实不相瞒，吾当日只是一心想赢回那输掉的万金，才敢冒欺君之罪，邀孙军师上场，幸而孙军师果然一鸣惊世，田某这颗人头才保存至今啊！”

田忌大笑一会，忽地又向孙臆问道：“孙军师，当时你以神功震慑庞涓，本可一举将其击毙，为甚竟如此大仁大义，放他一条生路？又让他率带五万残兵，返回魏都大梁呢？这是否有点放虎归山的意味？”

孙臆微微一笑道：“不然，自古兵法皆有禁忌，穷寇莫追，何况庞涓的魏国绝非真的穷寇。吾就算把庞涓杀了，又把其残兵五万全歼，毕竟魏国实力仍雄，单是魏都大梁，便非一朝一夕所能攻下，若把魏国逼急，他必定向

西面的秦国称臣，联合秦国的力量，则中原之地，非秦魏莫属也，因此吾才故意留下庞涓，让他率五万残兵回去，目的是借此稳定魏国的心，不至于与秦联合，此实乃大势之所使然，不得不如此也。”

田忌含笑点点头，正欲说什么，张仪已抢先笑道：“再说庞涓的命运，尚未于此终结，他尚有十年将帅之运，因此大败而不可灭也！”

田忌道：“此乃张姑娘之判么？”

张仪笑道：“此虽张仪所判，但吾师鬼谷子亦做此推断，因此田将军欲知究竟，便只好问师傅他老人家啦！”

田忌一听，不由耸然道：“你和孙军师二人，一以天下大势为据，一以神机而推断，两者不谋而合，再加一位如仙如神的鬼谷先生，亦做如此定夺，田某岂敢置疑？无奈打起十分精神，待十年后再与庞涓决一雌雄吧！”

田忌、孙臆、张仪的主帅战车，驶抵齐都临淄城外，齐威王亲自骑马出城十里相迎，并与众大臣下马，立于道旁相候。

孙臆一见，立刻示意田忌下车拜见齐威王。张仪是客卿身份，不必拘泥于宫廷礼仪，因此仅向齐威王一福而已。

齐威王与田忌、孙臆执手相见，又执两人之手，并肩登车进城，大道两旁，齐国百姓、兵将欢呼雷动，均欲瞻仰“围魏救赵”一战惊天下的神机军师孙臆的仪容。

齐威王向孙臆笑道：“孙先生，吾以王侯之仪相迎，先生所受之耻，该一扫而清了吧！”

孙臆淡然一笑道：“不然，孙臆之志，乃消弭天下战祸，此志未遂，心愿难了。”

齐威王大喜道：“好啊！那孙先生再大展神通，助吾荡平天下，届时岂非四海升平、和平万世么？”

孙臆默然不答。

齐威王不舍，又追问一句：“孙先生以为如何？”

张仪在一旁格格笑道：“齐王啊，若天下本已太平，并无战祸，大师哥消弭战祸的心愿已了，又何必再去‘荡平天下’呢？”

齐威王一听，这才确信孙臆、张仪师姐妹二人，皆淡泊名利之士，根本不可以富贵荣华动摇其心志，不由有点失望，但亦不由添了几分敬重。

当日返回齐都临淄城，第二天一早，齐威王大宴有功将士，赏赐田忌黄金万两，田忌欣然拜受。赏赐孙臆黄金九千两，取其长久之意，孙臆却只肯受一千金，其余八千金，皆转赐此役死难将士的家属做恩恤金帛，田忌见状，不由大笑道：“孙军师功大于田某，尚只收受千金，田某身为主帅，难道竟不知恩恤将士么？田某亦只收二千金，八千金转赠军中将士吧！”

三军将领均欢声雷动，感恩戴德，齐威王见状甚喜，暗道：孙臆果然节操高洁，连甚为贪金的田忌，也被其感染，变得豪爽了！不过，在场的相国大人邹忌，却不由心中暗叫不妙，暗道：孙臆如此作为，岂非收买人心？如此下去，只怕连邹某的相位亦为其所夺也！自此之后，相国邹忌，对孙臆和田忌便疑心顿起，为日后的权争埋下祸根了，但当时齐威王对孙臆和田忌极为信任，邹忌也不敢有任何嫉恨的表示。

经此桂陵一役，魏国元气大伤，庞涓亦不敢轻举妄动，图霸天下的决心，也只好暂时收敛，天下也维持了数年的平静。

在这数年中，魏惠王虽在桂陵一役受重创，但并不甘心就此惨败，况且魏国久霸中原的余威尚在，中原诸国，也不敢逼迫魏国，魏惠王因此获得一段休整蓄锐的时间。

魏惠王吸取了教训，醒悟魏、赵、韩三国同处中原腹地，合则俱全，分则俱败，因此魏惠王不理庞涓的挑动，在整顿内部的同时，主动与韩、赵修好。不久，在赵保持中立，韩国军队的支持下，先后击败秦、楚两国的进攻。

与此同时，魏惠王也深知，魏国同时应付秦、齐两大强国，是极其艰难的，因此魏国以战逼和，与秦国相会修好，大大减轻了西秦的压力，同时亦令齐国不敢轻举妄动了。

不过，在魏国局势稳定下来，魏惠王始终没有忘却桂陵惨败的耻辱，他为保住中原盟主的地位，举行逢泽（开封市以南）之会，召集诸侯会盟，此次盛会，不仅小国参加，秦国也派了公子少宫赴会，赵国君赵肃侯亲临赴会，声势浩大，令魏国一洗颓风，重振声威。

但亦有不如意事发生，例如韩国本来对魏一向驯服，但此次会盟却没有赴会。韩国大臣房喜对韩昭侯道：“大王莫从魏国之召 大国厌恶有天子 小国才利于有天子，若大王和齐国皆不听从，凭魏国和众小国之力，又怎能将周天子再扶持起来呢？”韩昭侯听从房喜的意思，不去魏国逢泽之盟，反而

赴齐威王、宋桓侯之会。韩国欲借助齐国之力，反抗魏国的压迫，其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逢泽之会后，魏国又重振声威，四边稳定，魏惠王开始淡忘孙臆之败的教训。庞涓亦急于洗脱桂陵之败的耻辱，极力挑起魏惠王吞韩灭赵，独霸中原的野心，魏惠王也甚恨韩国面齐而叛己，于是决定先拿韩国开刀。

韩国在魏国的西南面，是战国七雄中最弱的一国，根本不是魏国的对手，在与齐威王相会时，韩国料到魏惠王必定不会放过报复，因此早就与齐威王密议妥当，假如韩国被魏国进攻，齐国必定助韩国抗魏，因此韩国韩昭侯，虽然已接获魏国即将进攻的警报，也不甚惊恐。

于是，魏惠王令庞涓率军二十万，战车千乘攻韩，力求以泰山压顶之势，迅速攻灭韩国，不给齐国以援救的机会，先攻灭韩国，顺势攻取赵国，则魏国独霸中原、图取天下的雄心，便达一半了。

这样，在中国的历史兵法上的一场惊世之战，又在中原大地再度展开了。

魏国庞涓再次率大军攻韩，庞涓终于有机会洗雪“桂陵惨败”的奇耻大辱了，因为他吸取了十年前的教训，在出兵的同时，便派出大批精锐探子，密切侦探齐国的一举一动，以便抢占先机，随时应变。庞涓的策略是“抢占先机，随机应变”，他绝不敢大意，因为他深知齐军今非昔比，有孙臆的运筹帷幄，鹿死谁手，仍未肯定。

庞涓攻韩，并没投入全部兵力，仅以十万大军攻入韩境，而以十万兵力做机动应变，随时迎击齐军的突击。

韩国被攻，很快便已丢了大片国土，韩都新郑（河南新郑县），亦被魏兵包围了。

韩昭侯大惊，急忙遣使到齐国求救，齐威王久欲夺取中原霸权，见韩来求救，认为大好时机已届，便迅速召集群臣，商讨救韩之事。

相国邹忌，一听便立刻抢先表态道：“大王，此次魏国攻韩，不比前之攻赵，其主帅庞涓，必吸取前次桂陵惨败教训，随时应变齐之突击，因此甚难以机谋取胜，再者魏与赵、秦交好，威震中原，齐国怎可因韩国而再与魏国结怨？若魏取韩，趁势攻齐，则吾危矣！臣以为不可救韩！”

大将军田忌不悦道：“大王，不然！邹相国之言差矣！魏今攻韩，魏强

韩弱，韩必不敌，若不援救，则魏必取韩，赵亦被吞，三晋归魏，则魏必坐大，稳霸中原，届时欲再攻魏，则必事倍功半，齐亦岌岌可危，难于自保也！因此臣以为宜速救韩！”

齐威王道：“一说不救，一说速救，如何判断，孙军师之意如何？”

孙臆此时已是一位年届四十的中年人！处事更老练沉着，他一听便微微一笑道：“大王，若不出兵救韩，韩国必定投降魏国，魏国就必更强大，对齐国的威胁必定增大，因此不救韩国对吾不利。”

孙臆此言一出，齐威王呵呵笑道：“孙先生之论，与田将军如出一人也！”

孙臆微笑续道：“不过齐之军须为齐之利益而战，若过早出兵援韩，便有如齐国代韩而战，一旦两败俱伤，反过来又令韩国坐大，则魏、齐亦须听从韩之摆布矣。因此过早出兵救韩，对齐国亦不利也。”

齐威王迷惑道：“孙先生既说救韩，又说不可速救，这其中的分寸如何把握？”

孙臆道：“目下大势，宜决然答应出兵救韩，韩国知有救助，必信心大增，奋力抗魏，待双方消耗大量，激烈拼杀，只消耗对方实力，然后决然出兵攻疲惫之魏军，拯救垂死韩国，如此便可获大利且得尊重也！”

果然，齐威王大喜，决然道：“孙先生所论精辟之极，吾决采其议！”

齐威王亲自出面，热情接待韩国的使臣，答应决然救韩，鼓励韩国全力抗击魏军。

韩国因得到齐国救援的承诺，信心大增，果然奋起抗击入侵的魏军，但由于韩弱魏强，双方实力悬殊，结果韩国五战五败，陷于危亡境地，同时，魏军亦被消耗了部分实力。

韩昭侯只好紧急向齐国再度求救，韩国使臣向齐威王说：“齐王若不速救韩，则韩只好投降魏国，赵国亦势必落入魏国手上，唇亡齿寒，届时齐国只怕如卧猛虎之侧，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也！”

韩国的危急，使臣的善辩，终于击中了齐威王的心事，他不再犹豫，决然下令向魏国出兵。

此时孙臆亦无异议，连反对出兵救韩的相国邹忌，不知怎地，亦一反常态，力主出兵，且力主兵贵神速，齐军须直进韩都新郑救援，田忌十分惊奇，

但出兵是他原来的主意，因此也不便反驳。

齐威王下令任田忌为大将，孙臧为军师，两人再次配合，率兵攻魏救韩。而“军师妹”张仪，则依旧以客卿的身份随军护卫，其实张仪的“军师妹”名号应该改变了，因为她已正式嫁与孙臧为妻，是名副其实的“军师夫人”了。

田忌、孙臧，统率十万大军，不日挺进到魏国腹地，锋芒又一次直指魏都大梁，威胁魏都安全的攻心战略。

魏惠王吸取了桂陵之战的教训，与庞涓密切配合，齐军刚进入魏境，直逼大梁时，魏惠王已急令庞涓调师回防，不得延缓，因此庞涓早就亲自坐镇大梁。

庞涓接到齐军终于逼近大梁的消息后，喜不自胜地大笑道：“来得好！正好堕吾圈套，十年耻辱今可雪也！”

庞涓待齐军挺进到距魏都大梁一百里，才断然下令，二十万魏军主动出击，向齐军发起猛烈的反扑。

魏军此时与桂陵之役不同，今次有充足的准备休整，兵力又强于齐军近倍，而且是主动迎击齐军，一副不惜展开大决战的阵势。

田忌接到魏军二十万正向齐军扑来的军情，他不禁有点吃惊，急忙与孙臧商议对策，田忌道：“魏军早有准备，集中近倍的兵力，向吾主动出击，看来魏军主帅庞涓已吸取教训，窥悉军师的妙计，抢占先机，逼吾与他决战！魏军兵力强吾一倍，又经休整，以逸待劳，此役只怕甚难取胜也！”

田忌说“甚难取胜”，亦即已失部分信心，意料有失败的可能了。

只见孙臧从容镇静地微笑道：“不然，兵无定法，贵在多变也。按庞涓之性，偏执小气，性狂态傲，此乃魏军失败之因由。”

田忌忙道：“莫非军师已另定妙策吗？计之安出，军师快说！”

孙臧微笑道：“将须善于谋，亦须善于变，庞涓狂傲自负，自以为魏兵骁勇善战，齐兵必不敢敌，而转身奔逃返齐境，吾正好利用魏军此一致命弱点，以一战而决胜。”

孙臧说罢，与田忌密议了一番，部署应变。

当日齐军向大梁逼进的速度已停缓下来，到第二天，魏军已反扑到距齐军不到五十里时，齐军竟转身而逃，迅速向东面齐境方向撤退，仅半日时间，

齐军便已连退原阳、封丘、留光三大城，足达五十里，齐军退兵之速，连庞涓亦大笑道：“齐军来时气势汹汹，退何太速也！”于是下令紧追不舍，誓与齐军展开决战。

第二天早上，齐军退出桂陵。庞涓的魏军随后追至，他发觉齐军留下做饭的灶，只有八万个，便嘿嘿冷笑道：“齐兵大怯矣！”

先锋将领庞本道：“尚未与齐军对阵，将军如何判断齐军兵法？”

庞涓傲然的大笑道：“田忌老矣，孙臆亦日渐无能，三晋之兵素以骁勇惊世，齐军由田、孙二人统领，再用‘直捣大梁’之计，其计已被吾识破，齐兵如何不惊？吾已接密报，齐军人魏本有十万，每人一灶应有十万灶，但此地只留下八万灶，足证齐兵逃亡之兵，已达两万也！”

庞本叹道：“将军谋略，日渐精湛，今番必大胜齐军，以报桂陵之败辱也！”

庞涓大笑，下令三军更勇猛追击齐军。

第二天魏军追击到八里营，发觉饭灶已减至五万，沿途丢盔弃甲，狼狈不堪，庞涓更欣然自得，对庞本先锋道：“如何？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民以食为天，兵将更甚，今齐军饭灶大减，足证其已溃不成军矣！”

庞本道：“将军神算，无人可及！”

第三天魏军追到濮阳，齐军的兵灶，竟已减少到三万个了，一切似乎恰如庞涓所料，齐军似乎真的已溃不成军，十万入魏大军，只剩下不到三万了！

庞涓狂笑，立刻断然的下令道：“三军奋进！一鼓作气，全歼入魏齐军，再乘势杀人齐国，先行把齐国灭掉！违令者斩！”

于是魏国二十万大军，拼命的向溃退的齐军狂追，连起码的探路工夫也弃之不用了，其他的更毫无防范，到后来，庞涓嫌慢，竟弃下十五万步军，仅率五万轻车锐骑急行军穷追齐军，因为庞涓已断定，齐军的兵力已不足三万人了。

此时在距濮阳不到五十里的马陵（河南范县西南）已伏天罗地网，专等庞涓进入，马陵道路狭窄，两旁地形险阻，乃设伏的最佳地点，齐军已进入阵地，一万精锐弓箭手亦夹道埋伏，大军严阵以待。

齐军统帅田忌、军师孙臆，以及孙臆的夫人张仪，此时亲登马陵的最高



点，居高临下，指挥这一场惊世之战。

田忌又惊又喜，问孙臆道：“孙军师，你以为魏军必定会入局吗？”

孙臆微笑道：“田将军放心，吾料庞涓必拼命追击，因为他必定以为吾军已伤亡大半，兵力已不足三万矣，他的心性狂傲偏执，断定此乃报却桂陵之败耻辱的千载良机，岂会不拼命追来也！”

田忌道：“庞涓为甚必会如此判断？”

孙臆道：“吾等不是早就秘密从齐国调兵增援吗？三日已增兵三万，同时兵灶已减至三万，庞涓必定据此判断，齐军已溃不成军也！”

田忌大喜道：“如此魏军必败于马陵也！军师啊，你这条妙计又叫甚名堂？”

孙臆尚未答话，张仪已笑道：“田将军，齐军向北面奔逃三日，兵力增三万，兵灶却减少七万，两者相辅相成，岂非可称为‘增兵减灶’之计？这可是军师的首创奇谋啊！”

田忌不由大笑道：“不错！不错！如此奇谋妙计，果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空前绝后的惊天妙计！”田忌一顿，忽然猛地忆起十年前，张仪判断庞涓的命运，不由又大感兴趣道：“军师夫人，你十年前判断庞涓必败于桂陵，已然应验，然则今回马陵之战，庞涓的命运又如何呢？务请军师夫人不吝赐告！”

张仪一听，并猛地想起师傅鬼谷子的判断，说庞涓的命运，只得十二年荣华富贵，而自庞涓入魏出将拜帅至今，已整整十二年，如此岂非已届于终结之期吗？张仪心念电转，不由微叹口气道：“十二年荣华富贵，庞涓已得；十二年后，只怕得而复失，其命运亦不杀而杀，决避无可避也！”

田忌一听，已明白大半，但仍有一点迷惑道：“请问何谓‘不杀而杀’呢？”

张仪微笑道：“田将军且请稍待，马陵之战行将降临，届时一定会明白也！”

田忌、孙臆、张仪，于马陵制高点论议“兵法、命运、风水”之际，天色已渐暗淡下来，原来已是日暮西沉时分。夜风渐急，田野一片肃杀啸鸣。

就在此时，魏军统帅庞涓，已亲率五万精骑，风驰电掣进入马陵道上。

但见夜色昏暗，秋风萧瑟，一片愁云惨雾，庞涓刚进入马陵大道，不由

猛地打一个寒战，他吩咐侍卫道：“小心前进，不可停顿！”

庞涓依然策马疾奔，他的随行卫队亦被拉后了，朦胧之中，庞涓忽然见大道旁边，有一棵大树，大树的树皮被人削掉，白色的树身上似乎刻上数字，但不知写着什么。

庞涓心中大奇，他不假思索，便策马上前，往白树上的刻字凝神一看，不由如遭雪淹，浑身被寒流封住了！

原来树上刻了一行字 写着：“遇羊而贵 遇马而亡 庞涓死期已届 将命丧于此。”

庞涓目睹树上刻字，不由猛地醒悟，他当日入魏，魏惠王竟立刻封他为大将 其时是羊年 果然是“遇羊而贵”此地却恰好是马陵地域 莫非“遇马而亡”应验于今日么？庞涓不由又猛打了个寒战，他再提不起勇气向前疾奔了，停了下来，四面审察，当他见到马陵道上，两旁山丘夹道，地势险阻，暗道：若然大道两旁伏下弓箭手，则吾五万前锋，死无葬身之地也！

庞涓心念电转，正欲拨转马头，火速退走，就在此时，大道上五十丈远的一座山丘，忽然冒出三人，其中一人大笑道：“庞涓！认得我吗？”

庞涓抬头一看，发声之人，竟然是齐军军师孙臆！孙臆的左面，是齐军的主帅田忌，右面则是三师妹张仪，三人有说有笑，浑不把他庞涓放于眼内。

庞涓心中大骇，但仍傲然的大叫道：“田忌、孙臆！你于此地设伏，亦难阻吾二十万大军攻灭你齐国也！”

孙臆微笑不答，田忌却忍不住轰然大笑道：“庞涓！你必以为吾军只剩三万，溃不成军，因此犯下弥天大错，冒险急进，仅带五万轻骑，便闯入孙军师布下的天罗地网！吾实告诉你，好待你死得瞑目，吾军兵力已增至十几万，吾以十万大军伏于此，先吃掉你的前锋，再集中兵力，全歼你的后军，你尚敢奢想攻入吾齐国么？呵呵！”

庞涓满额冷汗，喃喃地道：“为甚如此？为甚如此？”

田忌尚未答他，张仪以内力传音，格格大笑道：“庞涓，汝这阴险狂傲，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人，你知道为什么？此乃吾夫君孙军师‘增兵减灶’的妙计，诱你入局，且看你有何面目逃生见人？”

就在此时，庞涓的身后，已响起惊天动地的喊杀声，大道两旁山丘后面，十万齐军如天降神兵，如怒潮澎湃汹涌而来，瞬间便把下面五万魏军淹没

了！

庞涓心胆俱裂，忽尔又见山丘上站起无数弓箭手，向逃生的魏兵万箭齐发，无一幸免，他心知无望，就算自己逃得出去，亦难逃魏惠王的斩头治罪，而天下又多闻他的阴险暴戾，绝不肯收留，他不由仰天长叹道：“天下虽大，竟再难容身！罢了！”

庞涓说时，猛地拔出身上的佩剑，向孙臆大叫道：“孙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吾当日夺你双足，今日便还你一颗人头，助你成就万世威名吧！”话音未落，庞涓已横剑向颈上一抹，斗大的人头便噗地掉了下来，无头身亦从马背上倒栽而下。

孙臆见状，长叹一声，下令齐兵，勿伤庞涓的尸身，以便替他下葬，然后孙臆又下令齐军呐喊：“庞涓已畏难自刎，魏军愿降者一律不究不杀！”

五万魏军斗志尽失，登时便死的死，降的降，很快便冰消瓦解了。

然后田忌又集中优势兵力，把庞涓的十五万后军全数歼灭，魏国经此一役，从此便一蹶不振，中原霸主的地位也很快丧失，而齐国则声威大振，诸侯畏服，中原亦因此平静了一段颇长的日子。

这一役，便是孙臆经桂陵“围魏救赵”后，又一次展示的惊世兵法大战——马陵“增兵减灶”妙计奇谋，从此，孙臆的威名，便万世不朽了。

马陵惊世之战，田忌、孙臆率大军班师回齐，途中经魏齐交界的殒山和芒殒山，但见两山对峙，犹如争雄鼎立，十分奇特。

田忌猛地想起什么，连忙向张仪道：“军师夫人，你那‘不杀而杀’之判，果然应验，庞涓并非被杀，而是绝望而自刎，果然神妙极了！但未知如何判断庞涓乃‘遇羊而贵，遇马而亡’命运呢？田某心痒难熬，务请夫人不吝赐告！”

张仪凝视田忌一眼，又看了看孙臆，心中忽然一动，暗道：他二人的运宫，皆已现变化，由此足证两人之前程已有变化的兆相矣！张仪心念电转，便忽地微笑道：“田将军，前面两山，对峙鼎立，乃庞涓与孙郎命运所钟的祖坟所在地也，可有兴趣实地一察？孙郎你说好么？”

田忌大喜道：“如此奇妙之处，田忌当求之不得，怎会没兴趣？去！去！快上山去！”

孙臆亦微笑点头道：“芒殒山果然乃吾祖墓所在，吾正有意上山拜祭祖

先。”

当下田忌、孙臧、张仪三人，弃马车而改步行，在数十侍卫的护卫下，果然闯上殽山和芒殽山来了，孙臧的“火浴凤凰神功”已然大成，他的内力修为，已足与其师鬼谷子并驾齐驱，因此上山根本不畏险阻了。

三人及数十侍卫，先攀上殽山，张仪很快便寻着庞涓的祖墓，因为这已是她第二次登临勘察了。

张仪向庞涓的祖墓定睛一看，只见墓碑上的赤红怪色，已然不见，整座墓地已变得毫无灵气，死沉沉的，望上去，根本教人难以相信，这是一座曾荫生将帅的龙脉之地，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在场中人，也只有张仪自己才明白了。

田忌奇道：“军师夫人，这便是庞涓的祖墓吗？有甚奇特之处？与庞涓的命运又有甚牵连呢？”

张仪微微一笑，也没答话，却含笑道：“田将军，且到孙郎的祖坟地芒殽山一看，你或许会明白些许吧！”

于是众人又上了芒殽山，孙臧儿时曾随父母上此山拜祭，因此依稀尚可辨认所在位置，但张仪却比孙臧更清楚，因为她十年前曾亲临此地。

很快，张仪便领着众人，来到一座土坟前面，但见墓碑上果然刻有“齐孙氏之墓”五个黑漆字。

在众人眼中，这座大坟亦同样平平无奇，连孙臧自己亦仅是感慨万分而已。不过，在张仪的眼中，却见这座大墓通体透出一层祥和白气，因殽山射来的赤红气已消逝，白气不必再与之冲迎接战，因此显得更祥和、更有灵气了。

孙臧此时已跪在坟前，叩拜起来，田忌目睹碑上文字，这才猛然醒悟，孙臧竟然是一代兵法祖师孙武的孙子，他出于对孙武的尊崇、对孙臧的敬佩，也叩拜致祭，数十侍卫，也不敢怠慢，随着叩拜起来。

众人叩拜毕，张仪这才含笑问田忌道：“田将军瞧出什么来了？”

田忌左瞧右察，才猛地一拍大腿笑道：“老天！这等玄妙之学，若孙夫人不说，便把田某想煞，只怕也不会明白哩！孙夫人开恩快解释一二！”

张仪见田忌焦切渴盼的模样，就如顽童似的，心中不由一乐，她微一沉吟，便简略问道：“田将军，庞涓的祖墓地脉，与孙郎的祖墓地脉，乃相冲

相克之凶局，因此他俩的命运，皆受此风水凶煞牵制，自始至终均剧斗不止，直到其中一方的地脉龙气，因邪煞太盛，泄放殆尽，后人夭亡，另一方才得平静……这便是庞涓与孙郎二人分合的一大根源矣。”

田忌仍意犹未尽，又连忙问道：“那庞涓的‘遇羊而贵，遇马而亡’命运，又是如何判断的？这八字偈言，可是孙夫人你亲刻于树上，以致令庞涓绝望而自刎的！”

张仪微笑道：“其实此乃根据庞涓的命运而判，庞涓入魏国拜将，恰好是羊年，因此称为‘遇羊而贵’，又庞涓的旺运得十二年，十二年后即马年，因此断为‘遇马而亡’他终葬身于马陵亦恰好与马年之‘马’巧合而已。”

田忌越听越惊奇，他呵呵一笑，忽然向张仪深深一揖道：“孙夫人的玄机神算，与孙先生的兵法奇才，简直可以并驾齐驱于天下乾坤也！田某佩服，佩服！田某已听出兴趣来，孙夫人可否替田某判断一二。”

张仪目注田忌一眼，只见田忌的“水星”位上，已现出青黑之气。张仪暗道：“水星”乃主人之六十年岁，田将军目下已届五十九，只怕很快便犯“青黑之煞”了。张仪心中转念，也不便直告，便略示端倪道：“田将军寿可登高年，但前程只怕有变，且生变之日必在田将军六十岁上面，宜小心应付。”

田忌半信半疑，转头问孙臆道：“孙先生认为，田某的地位，在齐国尚有惊变么？”

孙臆微笑道：“战时将为先，静时文为重，将帅建功越大，则越有功高盖主之嫌，田将军宜小心应变。”

田忌沉吟半晌，终傲然的道：“田某一生忠君爱国，惹奸人所忌，任他去吧！况且有孙先生在朝中相助，田某尚何足惧哉？”

孙臆淡然一笑道：“不然，富贵非吾所求，目下中原平静，料有一段和平岁月，孙臆消弭战祸的大志已遂，尚去追求什么呢？因此朝中只怕已无孙臆的踪迹矣！”

田忌大惊道：“先生有舍吾而去，退隐江湖之意么？只怕齐王决不让你离开吧！”

田忌率大军班师回齐，齐威王大宴群臣，封赏有功将士的这一天，齐都临淄城中，却已失去孙臆、张仪两人的踪影。齐威王和田忌派人四处追寻，

终难寻获，无奈只好作罢。

孙臆、张仪——这一对兵法玄机大师夫妇，到底隐身于何处？有人说，孙臆夫妇已泛舟出海，到海外建世外桃源。有人说，他二人已重返鬼谷与鬼谷先生一道精研兵法。后世终于留下了一部惊天奇谋著作——《孙子兵法》。但两人到底如何，再无人知悉，成了一个无法破解的千古之谜。